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上海大学虞洽卿



## 写在前面的话

古往今来，东西南北，何时何地都会有爱情的萌生与滋长，也会有爱情的曲折与磨难，甚至还会有爱情的沦丧与衰竭。但无论怎样，爱情都是最能激发人的潜能、唤起人的热情的一种生命源泉。她赋予人生以奇异的色彩，她为人生带来无尽的诱惑，她为人生带来极大的幸福，她也为生活带来许多的烦恼。然而，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是真正的人所心甘情愿的神圣选择。是的，只要活着，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那么，就不会在情场上一无所求，一无所为，否则，那几乎可以说是辜负了上帝造人的本意，成为亚当夏娃的不肖子孙，白白地活了一场……

在古今中外无垠的爱情疆场上，有着扣人心弦的万千气象、五花八门、喜怒哀乐与生死离别……而追求爱情的过程，则总是因不同的人展示着不同的景观，总会显露出追求者自身的性格、修养、素质、才情、爱好与情趣等等。爱情，她需要追求者整个生命的投入，全副身心的体验，殚精竭虑的“谋取”。或伤心伤神，千思万虑，或建功立业，舞文弄墨，或温柔体贴、情话绵绵，乃至哭笑相生、死缠硬磨、决斗拼杀、金钱诱惑等等，往往都是为了成为情场上的胜利者采取的“手段”。这些手段，有的充分表现了追求者的“智慧”，有的则充分显示了追求者的“愚蠢”，更多的也许是介乎这二者之间。总之，在情场上，很能够考验出一个人的智商与品格，也很能见出一个人是否经得住失败挫折，是否懂得和运用“爱的艺术”。

我们在这里，从古今中外绵亘千载，无涯无际的情场上，采撷了一些均属“过去”时态的名人，尤其是文艺界名家的故事，突显着“情场智慧”这一人生的主题，展示其丰富的内容，将情场上“智”与“不智”的种种选择及其结果，主要以传记或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为今天和未来的有愿于在情场上有所作为的人们，提供一面又一面或正面、反面、侧面的镜子，这其中的意义，对那些在情场上寻寻觅觅的人们来说，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毋庸赘言的。

我们深愿这些或长或短的人物传说或传记故事，以及撰写者情不自禁的议论，能够给可敬可爱的读者带来精神上的娱悦和享受，更希望这些平易通俗而又揣摩再三的文字，能够给有心人带来一些进入情场的“须知”或启示。

在篇目编排上，我们是“随意为之”的。然而这种“随意”却有充分的事由：在情场上，实际是存在着一种无可非议的“自由”与“超越”的，即爱情对国别、族别、时代和年龄等众多因素的超越。有鉴于此，我们又何必非要严格地去区别情场中的中国与外国，古代与当代呢？那样板块式的硬性划分，常常有悖于事实。譬如国际婚恋现象的存在与扩大，使严格按照国别的划分陷入困难；婚恋生活的丰富多样使古今婚恋方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非常古老乃至原始式的婚恋方式，可能被视为是最“当代化”或最“现代化”的，而。当代人的婚恋中也并不缺乏那种“从一而终”的古典式的人物。这些复杂的情形，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很难将其简单纳入某一固定的时空框架中去，也很难判断哪种婚恋是明智的，哪种婚恋是不明智的。我们遇到这种情形，既努力去作出正确的判断，又更注重给予客观的叙述，相信读者诸君自己会理解并加以甄别和选择的。

编者

1993年春节于西安

上海大亨 虞洽卿

## 第一章 财神赤脚踏进门

就在李鸿章、左宗棠于上海争权夺利之时，一个穷少年赤脚闯来...没料到雨中一跤摔成了奚老板的梦中财神...利用一只乳罩就挤走了大伙计，在颜料行他初战告捷...娶了她就等于娶到了银子，他有计划地当上了东床快婿...

### 矫情镇物

西太后慈禧圣体欠安已久，直至不能上朝议事，不得已责成恭亲王奕訢协助东太后慈安御殿垂帘，自回长春宫静养。不过，朝中的生杀任免等权项，始终没放，还得由她说了算。

至光绪七年春天，慈禧已卧床不起一年余了。其间密旨各地官员遍觅名医，几度反复后始见些起色，但自3月以来，病情又忽然加重。有大臣前去观瞻御疾，见其瘦得惊人，说话气喘，便在私下里传言大限将至，老佛爷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不久，果然就传来了太后驾崩的消息，但不是慈禧，而是慈安。

3月10日子夜时分，大小太监出动，急召各王爷大臣入宫，由一个姓祝的领衔太监，于黎明前夕宣布了慈安太后驾崩的噩耗。声称太后八日黄昏突然病倒，抢救不济而卒。一时百官俱惊，皆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

是时慈安太后年仅四十五岁。其人生性淡泊，心无城府，系乐天知命一类人物，怎么说崩就崩了呢？尽管大家都觉得蹊跷，却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质问那姓祝的太监有没有搞错，崩了的究竟是东太后慈安还是西太后慈禧？惟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左宗棠敢为人先，大声地用他那口浓重的湖南话说：

“这事怪噢，有莫得鬼哟！”

左宗棠这儿一咋呼，文武官员立即纷纷议论起来。惇王奕訢适才已被这一消息震懵了，闻言才惊醒了似的，厉声质问是什么时候驾崩的。祝太监说，戌时。

戌时当为昨天傍晚，而眼下已是次日黎明了。就算子时通知诸王公大臣，亦已过去了半夜。这等大事，宫内何以能如此沉得住气？个中机密，机警人已不难琢磨了。但左宗棠偏不醒悟，又撺掇惇王等人去验看御医开给东太后的病历单子。

单子有几张，出自两个不出名的御医之手。俱言病状危急，药石难下。惇王等人传看的是病历单上的内容，左宗棠关心的却是开方的时间。他见几张单子全部是10日开的，就又提出两个问题来：既然病是8日黄昏起的，那总应该有9日的单子呀？而且从病历上看，昨日中午就病情危险，却又为何到现在才通知众大臣？

这次不待祝太监回话，惇王便摇摇头说：“东太后尸骨未寒，我等还是换个地方去坐会儿吧，商量后事要紧。”

恭王当时去昌平下葬他的福晋去了，不在京城，为主的就是惇王。惇王虽然悲痛，不知东太后的具体死因，但他觉得此系家事，且事已如此，弄清

楚了或弄不清楚都毫无意义，自己首先得稳住阵脚，再多几个起哄的，岂不乱了朝政？就率先离开东太后的钟粹宫，领着大家去了平常议事的南书房。

天亮以后，慈禧召见军机，用一种沙哑而略带忧伤的口吻说：“没想到，真没想到！”

慈禧还很憔悴，她叹一口气又道：“我们两姐妹相依为伴二十年，眼看快熬出头了，谁知她先去了。”

众臣齐劝圣母皇太后节哀。

“这是我姐姐的最后一件大事了，”慈禧唏嘘着降旨说，“该花的一定要花，不能省。”

众臣喏喏，领旨而去。

仪典果然隆重：凡王公大臣每日三次于慈宁宫上祭，喇嘛唪经，光绪帝奠酒，皇宫一片缟素，哀乐持续百日不断。从昌平急赶回来的恭王，见东太后身后如此哀荣，虽觉得她卒得不明不白，但也说不出什么了。

东太后卒后，西太后病体渐愈，精神一天天好起来，不仅能面见军机，亦能上朝垂帘了。说是眼下春暖花开，圣体康复系季节使然。偏有好事的大监，参劾左宗棠那天的妄论狂言。西太后于是内心不快，视左如疾。但左宗棠戎马一生，劳苦功高，一时也不好动手脚的。

左宗棠是去年初才到军机上来的，并在总理各衙门行走。那时中俄双方关于伊犁之争的交涉以中国赔偿九百万银卢布暂告一段落，折合中国银子五百万两。这边不遗余力议和，七十余岁的左宗棠却还骁勇不减当年，带着个棺材去镇守西北边陲，把气氛搞得剑拔弩张，朝廷遥控不得，方才召其进京，在军机上行走。明里重用，实为羁縻。

左宗棠起初没明白这层意思，真以为自己高升了，很得意了一些日子。谁料来到军机上不久便发现竟一兵一卒都调遣不动了，始知被削了兵权，于是大叫其苦，无限怀念那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生涯。

这样不满的情绪由来已久，难免发牢骚。近日有私交不错的人士闻到了风声，嘱他少说话，言多惹祸。他更生气，加之夏天来临中了暑气，索性抱病不出，告了假。他实在不愿再给打他主意的慈禧跪拜了。

慈禧降旨赏假。

左宗棠病了，慈禧自己的病却好起来，蓦然明白没有他在朝中说三道四，倒是件好事。因此左宗棠一月假满，又请续一月的时候，她欣然恩准。但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明显是闹情绪与生病各占一半的，怎能总是由他？所以她在召见醇王奕譞的时候，特地问他近日见着左宗棠没有。醇王说见过，病情虽不很严重，但兴致不大好。

慈禧“哦”了一声说：“你抽空再看他一趟吧，总是为朝廷立过功的人，年纪也那么大了，问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醇王喜武，博览兵书，早想结纳左宗棠。但宗室家法不允许亲贵和大臣随便交往，平常只能公事公办，是以私交不深。今天有此机会，便欣然领旨走访。

王室亲贵之中，左宗棠独对醇王有好感，平时没少仰恃。如今门上通报醇王来访，不敢怠慢，换了衣冠，整肃迎接。好在亲王念他年老体病，没让他行跪拜礼。两人客套一番坐下，醇王就问他的病况。左宗棠便将如何中暑、如何医疗等，一开溜说来，如同背诵。醇王看他谈话这么起劲，便知他果然情绪与病各是一半。于是笑笑说：“好好养着，大家等你康复后上朝。”

左宗棠惯于英雄欺人，早猜出了醇王的来意，所以先发制人，见醇王劝他削假上朝，便道：“季高我以国许身，自然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素以诸葛武侯自居，也难怪要引用孔明《出师表》中的话。“不过，”他又说，“连日来百病缠身，站不能直，跪不能起，仪节尚不能周全，别的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正寻思与其占着位置不能效力，还不如开缺还乡，恳请王爷体察苦衷。”

老臣上朝不宜跪拜的事实，醇王当然也清楚。但他觉得左宗棠的意思还不全在于此，心下有些明白，笑道：“朝廷历来优待勋臣，倚重老成，想来慈圣也未必肯放你。”

左宗棠说：“现在中俄议和，暂无战事，朝廷皇恩浩荡，慈圣也未必不肯。”

醇王见他言恳意切，心中有数，就抛开这个话题，谈了一会儿兵书理论与实际用兵，不久告辞。

次日参见慈禧，据实奏来。慈禧沉吟了一会儿说：“他的意思我懂了，想是要找个地方去养老吧？”

醇王说：“皇太后明鉴。”

于是，左宗棠外放的命运，便在这一刻决定了。不过左宗棠终非等闲之辈，他虽然口口声声要告老还乡，要敷衍也不容易，得找个好点的地方才行。慈禧想，他虽跟自己闹别扭，自己却还不能跟他意气用事，否则也不能服众。况且他手下的那些将领现多在各地任要职，委实不好随便打发走的。前后盘算遍了，一时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慈禧的决定倒是合了左宗棠的心思，他现在总算明白，督抚才属真正权重，虽说只是威镇方面，限在封疆把关上，毕竟自在一方。而一旦到了朝中，文武百官都是位高权重的大臣，谁拿谁当回事呀。因此他早想趁着余勇去驰骋一片疆土，远离朝廷。至于他为何撻掇诸王究察东太后之死，也是事出有因，缘于他从内奏处太监那里听到的一个消息。

原来京中大臣，各都有一个极好的太监，密切注意宫里的事，随时透露消息，以便审时度势。据左宗棠买通的那个太监说，东太后之死，起自先帝咸丰的一份遗诏。先帝卒前怕懿贵妃将来母以子贵（同治帝载淳由她所生），权大于国，故给东太后留下一份遗诏，嘱咐当懿贵妃胡作非为时出示此诏，命诸臣奉此诏如奉咸丰帝面谕，齐力除之。

此诏为咸丰十一年密旨给东太后的，中间隔朝换代，过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慈禧一直对慈安尽心亲善，视同姐妹，甚至推请慈安独自垂帘。慈安很感激慈禧信任她，就对手下人说西边的待她东边的不薄。既然不薄，还留此诏何用，便在咸丰生母孝全成皇后的忌辰那天（是年2月28日）夜间，独自走访了长春宫。两位太后见面后，屏退所有的太监和使女，径直聊了大半夜。东太后最后掏出那份密诏，当着西太后的面烧了。

就这样西太后的病在稍有起色后又重了起来。至三月初八那一天，着人给东太后送去一盒松仁枣泥糕点。东太后食后不久就大叫头痛，四肢抽搐，很快便不省人事了。封锁东太后暴病的消息，始自西太后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他向总管太监和宫女们警告说，西太后大病未愈，再言传东太后闹病，势必动摇人心，关系社稷存亡安危，谁走漏了风声，就让谁吃不了兜着走。

先帝咸丰是否有此密旨于慈安，左宗棠不得而知，无从查考。但东太后暴病起之于西太后的一盒糕点，则是好几个太监都证实了的。他对西太后如

此陷害东太后颇为不满，加之本来就对明升暗降、削他兵权一事有成见，正好拿东太后之死借题发挥。他一生喜欢算计别人，但一发现自己受人蒙骗就受不了。此时正是出气机会，于是丧事前后屡屡点说恭王等人应该把慈安太后的死因查个水落石出，以致慈禧宁愿打发他去别处了。

一个愿去，一个愿放。双方在心里已达成默契。这当儿，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上了一道密折，极力参劾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奏他在任期间广蓄姬妓，不务正业，敷衍公事，军无纪律，战无准备，所筑炮台等设施，阴雨一浇即行坍塌等。

前不久，刘坤一就连续有折子上来，参劾盛宣怀等人。因所参人员均和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有联系，慈禧碍李情面，未予严惩。今被参劾之赵继元者，安徽太湖人，捐过道员，分发江苏，即李鸿章的大舅哥是也，如此三番五次屡奏不停，慈禧不得不重视了。遂降密旨着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林秘密查访，如情况属实，急速来京密奏。

不日，彭玉林专程来京密见，称刘坤一之言句句属实，又说赵继元自被李鸿章安进军需总局以来，作风拖沓，行事草率，江防设施一塌糊涂。其间，彭玉林曾以巡阅长江水师的身份插手干预过，但却毫无结果。此人仗着李鸿章的势力，拿历任总督都不当回事。

慈禧大惊，始知自己对李鸿章的倚重和庇护太过了。她虽然早就知道他的势力远达两江，但仍没想到会凌驾于两江总督之上。是时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的陆路电报线等大事，均在李手上，其人集南北洋防务于一身，权限太大太重了，倘长此以往，李鸿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她很后悔当初没有听信刘坤一的忠谏，以致连李的一个妻兄都这么有恃无恐。因此，她等不得军机议奏，亲笔批旨：“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

此系杀鸡示猴，敲李鸿章一个警钟。

正好，眼下各督府三年任期已过，可以借此做一个全国范围的大调动了。既然刘坤一奈何不了李鸿章，也就不必连任了。别的地方都好说，惟两江总督一职需要慎重。她找来恭王密议。恭王提了几个人选，她都不满意。她的意思是此人应该不受李鸿章势力的影响。想来想去，忽然就想到了左宗棠。她知道左、李二人素来不和，便说给恭王听。

恭王亦早想把左宗棠排出军机了，他话太多，又自恃军功，打乱了以自己为首的局面，所以跟慈禧一拍即合。但又担心左宗棠在京位居显赫，怕他未必肯去。慈禧笑着望了恭王一眼，意思是你太不了解左宗棠了。

于是一边降旨刘坤一来京陛见，一边就由内阁发出了由左宗棠补授两江总督的上谕。是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闻讯也顾不得再闹病了，当即递了折子，请见慈圣。

人虽还在京，但左宗棠已有猛虎归山之感了。他早已思想明白，拜相入阁都是扯淡的事，出镇方面才能作威作福。而今是即拜相，又出镇，集数职于一身。因为历来的两江总督必兼南洋通商大臣，整个东南地区的商业防务都要靠自己经营策划了，大有英雄用武之地。所以他一听这消息就精神大振，感觉慈禧太后待自己还算不薄，忙不迭地去谢圣恩。

慈禧接到左宗棠求见的折子不免好笑，但她还是欣然召见了。太监们这次也对他另眼相看，扶持他见礼参拜。慈禧照例先问他身体如何，他说虽未痊愈，但尚可以支持。



慈禧又笑。她的本意是给他择一善地去养老，却又不便明说，只叫他不必要太累着。但左宗棠早有返老还童之感，客套了几句衰病老躯，怕难胜任的话，就开始大谈两江的防务和通商事务，显得很有一套。他也知道慈禧有让他去和李鸿章互相监督的意思，表示该查该兴该削的诸项事务，他奏请朝廷后定会建立一套蔚然全新的秩序。至于江防海防等，他一到任就有办法解决。

慈禧觉得他能知道这些就够了，便叫他料理一下，随时准备起程。左宗棠再次谢恩，跪安而出。

因为此系全国范围的督府大调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小事务、琐细繁杂全都安排停当，至左宗棠正式启程的时候就已到了10月份了。慈禧索性好事做到底，又准他两个月假，让他回湖南老家休养些日子，以显皇恩浩荡。此去系江南富庶之乡，左宗棠轻装上路，把值钱的东西送人，不值钱的东西扔掉，带着家眷亲随一路前呼后拥地衣锦还乡。

左宗棠自入仕从戎后，二三十年间不曾回归故里。如今还乡，非同小可，修了祖坟，建了宗祠，在湘阴老家大大风光了一回。至年底才往起任。到了江宁，隔日接事。是时前任刘坤一已在京中，委派江宁知府与督标副将谭碧理等人将两江总督、两淮盐政、钦差通商大臣，以及王命旗牌等关防大印、公文，一一移交左宗棠。

督标中军副将谭碧理原本在左宗棠属下，在剿捻军、平长毛之战中，追随左右，素有福将之称。如今相见，关系自又深了一层。左宗棠嘱其担负防务，不可再让李鸿章的势力行至两江，自己则主要处理商务大事去了。

因为左宗棠在同治初年曾出任过闽浙总督，所以如今出镇两江，算是轻车熟路。上任后有江宁知府、藩司等来拜见。在清廷的汉族官员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堪称三大支柱，支撑着朝廷。曾国藩已于同治末年去世，汉人大员中就剩下李鸿章、左宗棠了。李鸿章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局（主要制造军火）的当儿，左宗棠亦在福州创设了福州船政局，后在任陕甘总督的时候，又于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而且福州船政局及福州船政学堂的规模，都比李的江南制造局的规模大。朝廷上下的人一旦提起他们二人，便并称李、左，然而置李在左前，使得左宗棠很生气，觉得有轻视自己不如李鸿章的意思，便总想与李再争争高下。是时李鸿章人在天津，却总是越过两江总督对他上海的招商局、制造局遥控指挥。如今自己出镇东南，一个是南洋通商大臣，一个是北洋通商大臣，两方至少要井水不犯河水，各安一方才对，再不能让他任意作为了。

上海当时还在江苏辖区，自然归两江总督管。时任上海道台的，是一个叫褚兰生的人，和李鸿章走得挺近，这次左宗棠上任，至今尚未来参拜。因此左宗棠叫手下的一个叫林立平的差官，替他先去拜见。别时，他嘱咐林立平如此这般。

林立平领计而去。他本来就在左府骄横惯了，说话行事都狐假虎威，何况是到主子属下的衙门去，又亲领了主子的密计，自然不会把一个小小的上海道台放在眼里。上海道台褚兰生早知左、李不和，听说左宗棠新任两江总督，暗自叫苦。闻言督府派人来，慌得具衣冠，开中门，亲自恭迎林立平。

差官们平时被吆来喝去，喜欢高声大嗓，只听林立平震如雷吼的一声“褚大人别来无恙”，便把上海道台给吓出汗来了。这哪是问候，比问罪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褚兰生因为自己没有先拜见总督，深感得罪，就忙不迭地道歉请安，抱愧不已。但林立平全不理睬，昂首阔步直往里走，如入无人之境。

他是勤务兵出身，行动敏捷，从大门到客房几步路，居然把褚兰生远远地甩到了后边。他左顾右盼了一会儿，等褚兰生上来，突然大声说：“府邸不小，都赶上我们总督府了。”

褚兰生又要吓出汗来。他再这么吼上几嗓子，非要了上海道台的命不可。“府邸不小”什么意思，还不是说他刮民脂膏吗？赶忙让进客厅，吩咐茶酒。他虽然不愿让林立平看出他家值万贯，可又不敢怠慢，还得用最高规格款待。林立平又说，我们左侯在前方吃苦打仗，也从未享受过这等荣华，云云。

上海道台简直穷于应付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到了宴席摆上，褚兰生原要分宾主，各自落坐，后觉不妥，意欲空出上首，与他分左右坐，想他虽然是从督府来的，但毕竟只一个差官，这样已经很高看他了。自己怎么说也是一方父母，综理上海财政，得算是地方要员，太猥贱了也不好。谁知林立平全然不管这一套，说了声入座，当仁不让地就在上首坐了，不仅反宾为主，高谈阔论，还打着官腔，拖着长调问他上海今年收支如何，前景如何。这显然已超出一个差官的权限了。褚兰生硬着头皮陪完林立平，内心十分窝火。隔日回拜总督，见左宗棠虽然盛气凌人，但倒不似他手下的差官架子大，心里得一些安慰，因此谈完公事，就壮着胆子说了林立平径闯道府一事。他本是试探着说的，看左宗棠如何反应，若是护短，便打住不说。不想左宗棠未曾听完就勃然大怒，厉声喝道：“来人，找林立平来。”

左宗棠不知是真怒还是假怒，等手下人把林立平找来，便拍案而起，斥责道：“你等自以为随我南征北战有功，怎么到了褚大人那里也胡乱造次？上海道台系朝廷命官，哪像尔等职务，凭我奏报就可任免？如此无礼，实属放肆，还不快给道台磕头请罪。”

“喳！”林立平不愧勤务兵出身，朗声应着，果然就给褚兰生跪下了，倒弄得褚兰生很不好意思，慌得上前扶起来。

“再敢造次，决不轻饶。”左宗棠的脸依然板着，余怒未息地说：“回头给褚大人站班送行，不得有误。”

众人齐声喝“喳！”，一一散去。

这边左宗棠又给褚兰生致歉，说请他姑念这班人跟自己赴汤蹈火，平时管教不严，还望褚大人海涵。褚兰生早不知如何是好了，哪里还敢见怪？只说素闻左侯军纪严明，今日得见，果然大开眼界。至于左宗棠所提军火、军饷等事，无不唯唯喏喏，没有一个不应。

又寒暄了一会儿，左宗棠端茶送客。褚兰生正纳闷左宗棠说的站班送行是怎么回事，便很留意。不料行至二门，忽见左边二十余名差官，右边二十余名差官，分两列站满整个走廊，一个个红顶花翎黄马褂，手扶腰刀，昂首挺胸，气氛肃然。这场面很难说是礼仪，还是示威了。褚兰生看见里面连续着麒麟的一品武官的服饰都有，慌得不得了，不知是该抱拳回礼还是该撩袍请安好，更不敢看哪个是在府里造次的林立平了。

褚兰生走出总督府，出了一身汗。

上海道台的这等窘相，一时传遍两江。左宗棠就用这种骄情镇物的伎俩，威名远扬，很快把整个东南地区的财政防务囊括于股掌之中。上海作为五大通商口岸之首，实一风水宝地，左宗棠当然要先拿上海开刀。至于两江军需总局，撤销了赵继元的坐办后，他委任从前的部下副将谭碧理去，并从上到下清除了李鸿章的余部势力。

因为赵继元在任职两江军需总局时拖沓公事，军纪散漫，军械老化，所

筑江防海防设施简陋，不堪一击，就给了左宗棠一个扩编整肃的理由。他正好借此大做文章，下令全部拆除旧的防御设施，即行更新重建。尽管他知道朝廷拨不出军饷专款，但还是一面奏请，一面就地摊派。上海最富，当然任务就最重。褚兰生虽然叫苦不迭，却再也不敢惹左侯了，只好硬着头皮给工商诸界摊派。这还不算完，左宗棠既然是冲着李鸿章干的，自然不会放过江南制造局和招商局。于是，不论是上海的银子，还是粮食和军火等，都源源不断地充到了左宗棠旗下。东南膏腴之地，尽入左手。

李鸿章遥控了数十年的上海财政、军火、漕粮等，就这样告一段落。李鸿章在千里之外的天津知悉后，气得吹胡子瞪眼，差点生出病来。他大骂左季高欺人太甚，吩咐手下克日赴沪，和姓左的全力一争。

不过，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做出布置，便接到安徽老家专差送来的一封家书，说老母病危了。李鸿章纵使暴跳如雷，也只得搁下上海的事，一面物色接职人选，一面奏请朝廷，告假省亲。但尽管他口口声声说上海不过一弹丸之地，却也不肯白白转让左季高，发誓待一切事宜脱手后，非和他争个高低。

两虎反目是不可避免的了。就在两强准备在沪上大动干戈的时候，一个后来把沪上经济带向新时代的少年，赤着双脚来到上海。

时值光绪八年春天。

## 梦里财神

赤脚少年自浙东来，是宁波龙山镇人，名叫虞和德，后来发迹，有一班趋前逢迎的文人墨客赠字洽卿，颇以为然，遂以字行。日后圈中人称之为“阿德哥”或“洽老”的，就是其人。

虞洽卿祖上也曾殷实过的，只是家业传到他父亲那一辈，便开始衰败。他的父亲虞万丰，是个精于挥霍的人，虽有百亩良田，却不经营，惟对酒色两件事情有独钟。同治十年去杭州游玩，迷上那些烟花巷子，就乐不思蜀。次第而进，逛遍城中的大小青楼，风流得不成体统。如是三载，江郎“财”尽，不得已带着一身的花柳病，赧颜回乡。病中听闻素有风流天子之称的同治皇帝亦崩于此疾，不胜宽慰，觉得自己享尽人间荣华，并未逊色于天子，就撒下妻小，欣然瞑目。是时他只有二十七岁，和同治卒于同一个月份。至于祖上留下的那百亩良田，乃至几代人筑建起来的虞氏庄园，早已划归别人名下，虞家已是一无所有了。其妻方氏，倒是一个恪守贞节操守的妇人。她卖了最后几件首饰，又东拼西借地筹了些款子，将其夫君厚礼埋葬后，便携着七岁的幼子小阿德，另在镇头上搭一木屋，以给人缝补浆洗糊口；小阿德亦起早贪黑，靠去海滩上捡蛤蜊换几个铜板，聊补家用。因为小阿德从刚记事就家道中落，所以没有养成公子少爷的纨绔之习，能和阿母相依为命。但尽管二人节衣缩食，昼夜忙碌，境况却依然黯淡，连一般人家都不如。

孤儿寡母就这样艰难地支撑着门庭。

转眼过去七八年光景，虞洽卿到了十五岁。他的故事，实质上也就是在十五岁时才真正开始。这年春天，他从家乡那个小镇子上来到大都市上海。他能得以重整家园，再振家业，直至比祖上弄得还家大业大，也就以此为契机。

虞洽卿的来上海，缘自一个叫虞鹏九的小生意人。虞鹏九也是龙山镇上的，论起辈份，算是虞洽卿的一个远房堂叔。他经营的营生，只是往来于宁

波上海等地，看见什么赚钱，就捣腾什么，做一些小投机买卖。他见虞洽卿这孩子还机灵，又肯吃苦，就有意带他见识外面的世界，将他领到上海来了。

二人在十六铺码头下了轮船，适逢下雨，虞洽卿就赶紧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这次出门远行，对于穷途末路的虞家母子来言，虽是意外之喜，却也是一件愁事。因为兜其家底，方氏连给儿子做一件像样的衣服的钱都没有，只给他做了这么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所以虞洽卿看得格外珍重，宁肯让石子硌疼了脚，让雨水冰坏了脚，也要护着阿母做的这一双鞋子。虞鹏九看他这样，皱了皱眉，劝他穿上，但他实在舍不得，犹豫了一下说：“平时在海滩上捡蛤蜊也赤脚的，惯了。”

虞鹏九不好再说什么，继续往前走。上海毕竟不同于乡下，尽管下着雨，但人和车辆还是拥挤不堪。只见千万只伞在晃动，仿佛一朵朵蘑菇在行走。如果不是虞鹏九牵着虞洽卿的小手，他真不知要被那行色匆匆的车辆人流给裹挟到何处去。

雨幕之中，看得最真切的是那些高个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因为人高马大尤其引人注目。白脸的雪白，黑脸的漆黑，而头发和胡子却是红的或是黄的。这班人男的勾着女的腰，女的则袒胸露背，牵着一只哈叭狗，或者怀抱一只波斯猫，仿佛专门出来淋雨似的。虞鹏九悄声告诉虞洽卿，那便是洋人，他们现在是走到上海的外滩了。

外滩也即黄浦滩，洋人们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位于外白渡桥至新开河沿浦江一带。上海开埠前，这里原是一片荒地，只在近苏州河口那儿，才有几家稀稀落落的居民，叫李家庄。开埠以后，首先由英人把这一带划为“下锚地段”，专供外国商船兵舰使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英人在李家庄建造了英国领事馆，打着自由贸易的招牌，欢迎各国商人来此居住经商，借以扩大租界地盘。于是各国洋人纷纷来此建筑楼房、仓库、货栈等，外滩很快成为各国银行、洋行、商行的集中地。

两人在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中走着，先经外滩花园，不知是雨水淋的，还是汗水浸的，衣衫早紧紧地贴在身上了。

外滩花园在外白渡桥南侧，原是一片沼泽泥洼。租界洋人却突发奇想，在上面填土垒石，栽花植木，始建成一座占地达三十余亩的大园林。院中百卉，多来自欧洲，四季盛开。此外还兼养有珍禽异兽，百鸟成群。园里多处设有供游人小憩的亭台楼阁，中间为一音乐厅。这样即便到了夜晚，园中亦游人不断，可在音乐亭里轻歌曼舞。音乐厅后面，设有喷水池，用以蓄养鱼类等。此园落成之初，曾公然挂出过“华人与狗不得擅入”的牌子。

接着过外白渡桥。

外白渡桥的名称，也是有来由的。苏州河上原本没有桥。咸丰元年（1856年），一个叫韦尔斯的英国商人在吴淞江上架了一座木板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此桥。桥堞上派专人看守着，每人过桥，需交纳制钱一文，车马轿过此，则酌情加倍。后来过桥费又连年递增。同治十二年（1873年），此桥由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收买，仍以此为生财之道，大涨过桥费。民声日愤，戏骂“韦尔斯桥”为“我儿死桥”。因为凡华人车马过桥的，不分显贵，连朝廷大员的面子也不给，实在有损国格。经上海道奏明朝廷，花高价买回。此后华人过桥再不用交费了，因而得名外白渡桥。

虽是雨天，桥下仍有密密麻麻的劳工在装卸货物。他们都盘着辫子，一

望而知是中国苦工。他们看上去很吃力，嘴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尽管如此，仍有外国监工在指手划脚地吆喝，神气十足，看见哪个稍有怠慢，轻则骂，重则动以拳脚。

虞洽卿吃惊地看着这一切，心里若有所动。正不知做何想之际，堂叔虞鹏九催他快走，小声说洋人群聚的地方是是非之地，逗留没有好处。

于是二人加快了脚步。

当天晚上，他们在与虞鹏九生意上有联系的一个熟人家住下来。可能是连日旅途劳顿又淋了雨的缘故，虞鹏九感冒了，又流鼻涕又咳嗽的。虞洽卿虽然也略觉不适，但毕竟年轻，次日一早就起床了。

虞鹏九这次来上海，除要谈一笔生意外，顺便还要把虞洽卿送到一个颜料铺子里去当学徒。如今身体不适，生意也懒得谈，虞洽卿也懒得送，只说过一两天再说吧，托着病体去见人家，人家会忌讳。

雨仍然没有停，二人显得无所事事。因为年龄上有差距，话也就不多，叔侄两个的心情一时很忧郁。至中午，虞洽卿耐不住，试着说：“鹏九叔，您看我自个去行不行？”

虞鹏九觉得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就欣然写一个字条，又告诉给虞洽卿路线，让他先去一趟看看，如果那家做颜料铺子不要学徒了，再来找他。

等雨稍住，虞洽卿便告别堂叔，一路穿街走巷而去。行至中途，阴雨又至，而且比先前又大又猛起来。虞洽卿原本想到了地方便穿上鞋子的，可如今遍地泥泞，路面上全是积水，所以眼看要到地方了，他也没舍得穿阿母做的那双鞋子。他的行囊很简单，就一个小包袱，低了头护着。

很快便淋成落汤鸡。早春的风还很料峭，虞洽卿在风雨里畏缩着前行，甚是狼狈。他想去路边人家的屋檐下避避雨，可人家看他跟个小叫花子似的，嫌脏，就隔着门帘往外轰他。

要去的地方是望平街。沿着望平街走，不大会儿便来到了他要找的那家颜料铺子。铺子门朝南开，上面挂着“瑞康颜料行”几个大大的金字，雨天里显得挺醒目。

到了地方，虞洽卿忽然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畏惧。他在雨水里又冷又怕，不知自己这副样子可不可以进去见老板。低头看看自己那双脏兮兮的脚，觉得再不穿鞋可不像话了。

说起来也是越怕越出错，当他背倚店门，摇摇晃晃地抬起一条腿，往脚上套鞋时，因为失去平衡，不知怎么一滑，竟一头栽到店门上。

店门“咣啷”一响大开，虞洽卿猝不及防像个球似的滚进门去，吓得里面的几个人都惊叫起来，接着听到一个威严的声音喝道：

“谁——？”

虞洽卿想这下坏了，闯了大祸了，如果老板和那几个受惊的人发起脾气来，他这个尚末端住的饭碗不是要砸了么？心下慌急着，赶紧爬起，颤声说：

“我叫虞和德，我找奚汇如老板。”

“原来是新来的小学徒呀。”刚才那个厉声喝问的中年男人忽然变了态度，和颜悦色地说，“我就是，快请进来吧。”

虞洽卿暗自惊讶，简直要被他的一团和气搞懵了。他不知个中缘由，因而奇怪奚老板怎么会如此客气，真是始料不及。看见奚老板和另外几个学徒都盯上了他那双赤脚，虞洽卿更加窘迫，如果外面不是还下着大雨，他没准会羞跑了。

只见奚老板和那几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忽然就又哈哈大笑起来。随后他们又齐刷刷地盯上了他那双赤脚，目光里的意味，竟有些暧昧。虞洽卿越发手足无措了，挠了一下头，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实在失礼，请奚老板海涵。”

“蛮好，蛮好，”奚老板捋着胡须，仍一脸慈祥地说，“你这个学徒，我收下了。”

虞洽卿闻言，惊喜交加，一时激动得连个“谢”字也说不出。这当儿，另一个年纪稍大点的伙计拱手给奚老板道贺说：

“奚先生午间梦见赤脚财神临门，这会儿就应验，我们瑞康号肯定要兴隆起来了。”

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稍后，奚老板吩咐手下人为虞洽卿找来干净的鞋袜，一一换上。同时还嘱咐女工徐嫂，今晚多炒几个菜，再备些好酒，好好欢迎一下这个新来的小伙计。其间，有一个小学徒悄悄地告诉虞洽卿，奚老板为迎接他的到来，动用了府上招待贵宾的礼仪，是他们入徒时都不曾有过的。

虞洽卿有些摸不着头脑。

## 初试身手

虞洽卿进得颜料行，不能说不是天意安排。他只是心疼母亲的一双鞋子，谁知竟成了“赤脚财神”呢？

当时的望平街，整个是一条颜料街。南北对开的几百家店铺，几乎无一例外全是经营颜料的。这条街素有大染缸之称，意为再清净的人，一经涉足颜料街的颜料生意，也要被其样样俱全的颜料和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给浸染得变质，直至面目全非起来。但虞洽卿不这么认为，他觉得瑞康号的奚老板就是一个难得的好人。

奚汇如，上海县人，时年四十岁，祖宗三代经营的都是颜料生意，虽不富足，倒也殷实。到他这一辈，颜料行情看好，就把门面扩大，招了几个伙计，自己只管管帐务等事。因为瑞康颜料行是个老字号的店铺，又奉行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所以生意还算好，加上从没干过什么缺斤短两的事，因此在客户中声誉日隆。

没过几天，虞洽卿便知道自己颇得奚老板欢心是怎么回事了。原来他跌足滚进颜料行的那天下午，奚汇如刚给店里的几个学徒讲完了他适才做的一个奇梦。雨天生意不好，午饭以后就睡了。躺下不久，忽见在一片雷电交加的大风大雨里，一个怀揣元宝的财神来到了瑞康号，给他行礼作揖，问他能否借其屋檐避会儿雨。奚汇如向来乐善好施，哪有不允之理，遂邀其进屋，热茶温酒待之。正欲问其来历，赤脚财神却倏忽不见，他坐过的地方金光闪烁，满屋子里开始滚动金银元宝。

奚汇如大惊，醒来方知是南柯一梦，颇觉奇怪，遂与众学徒说了，问其吉凶。众人知他迷信，皆云好兆头。正解梦释梦的当儿，虞洽卿破门而入。这岂不正应验了赤脚财神临门的好兆头？

虞洽卿亦觉这事颇有点天命安排的味道。

瑞康号是个小店，只有千余元资金；加上虞洽卿，才共四个伙计，所从事的业务主要是从一些厂家及洋行买进颜料，然后推销出去，从中赚些许差

价。

瑞康号规模虽小，但对于此时的虞洽卿来说，已是天大的买卖了。因此，上工的头一日，天还未亮他就早早起来，轻手轻脚地来到老板的上房前，把马桶倒进厕所，用水洗净，然后又走进柜台间，把货架及一切器具擦洗一遍。等他把一切杂务做妥，别的学徒还没起床。

奚汇如——看在眼里，觉得这新来的小伙计颇有心计，手脚也勤快，想起自己那个梦，心中一动，自然更拿虞洽卿另眼相看。一天，他叫住虞洽卿，笑呵呵地说：

“这样吧，阿德，你除去做些杂务活、在柜台上打打下手外，还可以跟着阿金跑跑街，长长见识。”

所谓跑街，就是眼下所说的供销、采购和公关，系店铺里的主要业务。虞洽卿虽然初来乍到，却也知道一般店凡为学徒，头一两年都只能做些勤杂活，正经差事一件也摊不上；至少要过了三年的学徒生涯，满师以后，才能受到重用。如今他一进店就可以学着跑街，当然是老板的格外看重，否则是不会破例如此的，便赶忙鞠躬回道：“多谢奚先生栽培。”

“好好干吧。”奚老板捻着胡须说。

奚汇如破格重用虞洽卿，原也事出有因：一是有梦在先，二是他粗略地懂一点儿麻衣相术，见虞洽卿虽还没有发育成熟，但却脸长嘴阔，天庭饱满，目光炯炯颇有神采，言谈举止透着一股精明，知道这是富贵之相。况且他来店也有一些日子了，做事利索，有条不紊，看得出是一个干事的料。所以奚汇如找来阿金，叮嘱了几句，要他与虞洽卿在外面做事时互相照顾，互为配合。这份安排，对虞洽卿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大伙计阿金却不大以为然，对奚老板的决定略略显出吃惊之色，只是看见老板意决，当下也没说什么，不情愿地领命而去。因为老板有意提拔，虞洽卿自己又善于用心，几个月下来，便对店里业务有所熟悉了。比如对各种不同型号的颜料的产地、厂家、效果，乃至价格和利率，都能烂熟于胸，张口就可说出来。再比如对上头的哪些衙门要烧香，对货源的哪些产家或洋行要着重搞好关系，以及对关键客户如何笼络等，亦能活学活用，灵巧掌握。有时大伙计阿金忙不过来，他也可以单独行动了。

问题就出在阿金身上。

阿金是浙江慈溪县人，和虞洽卿邻县，两人也算是宁波同乡。他大虞洽卿九岁，今年二十四，于五年前来瑞康号学徒，至去年才升到大伙计跑街的位置上。论资格，论年纪，乃至办事经验和能力等等，他都很难把虞洽卿这个小赤脚佬放在眼里。可奚老板偏偏迷信得不开窍，居然把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放到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心中颇不自在。

后见虞洽卿聪明能干，又有头脑，便觉得他是自己的一个对手。因此阿金非但不善待这个小同乡，反觉得他是一个威胁，因而处处设防，时时压制。只要不当着奚汇如的面，他就端起架子，对虞洽卿颐指气使。凡碰见难缠的生意，他都推诿，让虞洽卿去。处理不好当然是过，处理得好那自然又另有说法，旨在消磨虞洽卿的锐气，逼他自动离开瑞康号。

对大伙计阿金的提防和压制，虞洽卿起初没怎么在意。大家既是同乡，又在一起混饭吃，理应兄弟般相处，哪里还能闹别扭？尽管阿金冷眼相向，贪功自大，可他还是不愿同阿金闹僵，因为奚老板早在把他们两个安排到一起的时候就说过，惟和为贵，惟和气才能生财。

殊不料这样的想法，只是虞洽卿一厢情愿，阿金是不要与他“和气生财”的，阿金见他不识趣，就串通店里的另两个学徒，合起伙来冷落他。另二人也比虞洽卿早入徒一两年的，如今仍干着出力却无功的活，自然也对虞洽卿的后来居上有意见，很容易与阿金结成联盟。因此，只要奚老板看不见，几个人就对虞洽卿横眉冷面，吩咐他干这干那，俨然都成了老板。虞洽卿稍有怠慢，他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挖苦他，骂他小赤脚佬。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虞洽卿由此吃了不少苦头。但大家知道他受奚老板的赏识，所以奚汇如在时，就都客客气气地尊称他为财神爷老弟。虞洽卿哭笑不得，心中虽有万般委屈，却都是吃的哑巴亏，说不出什么。

大伙计阿金执意要排挤虞洽卿，虞洽卿渐渐也感到了某种危险。他想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主动出击的好。

十五岁的虞洽卿，远没他后来那样老谋深算，因此一连动了几天脑子，始终没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不料天解人意，赐他机会，总算成功地对付了大伙计阿金。

伙计与老板，身份之间有距离，所以一般不能随便进出奚汇如的上房。除非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方可进入店铺后面的老板住处。阿金和赤脚财神虞洽卿二人因常有生意上的事禀告请示，往来此间便稍多些。

那天下午，两个人从外面回来，径直到后院去回禀商务。不期奚汇如不在，据做家务活的女工徐嫂说，奚先生适才携其夫人和小姐购物去了，也许过会儿就回来。阿金说那就等会吧，一边和徐嫂搭讪。

当时天近黄昏，徐嫂正在洗衣服，那会儿大部分衣服已洗完了，只剩下徐嫂自己的衣服待洗，她舍不得浪费那些泡沫还很丰富的肥皂水。院子里的铁丝上，挂满花花绿绿的衣裳，惹人注目。虞洽卿很快注意到，大伙计阿金实际并无意等候奚老板，用心全在跟女工徐嫂闲聊上。他调笑得很起劲，比比划划的，唾沫星子乱飞。徐嫂蹲着，阿金站着，虞洽卿看到阿金的目光总是游离在徐嫂的领口那里，不时调整一下角度，有点不怀好意。时值春末夏初，徐嫂穿的只是一件碎花上衣，可能由于干活发热，她领口那个扣子没有系住。虞洽卿趋前一步，吃惊地看见她局部的奶子，就蓦然明白阿金的扫描重点了。

阿金说给徐嫂听的，多是些桃色轶闻和趣话，徐嫂就骂他贫嘴，要他走。阿金偏不走，反更嘻皮笑脸地打起趣来，说些更酸更骚的混话。徐嫂一边笑骂他闹饥荒，一边让他帮忙拧晾衣服。阿金倒也乖，拌落开徐嫂的一件湿漉漉的裤子去铁丝上晾，看见旁边挂着一只半干的粉红色乳罩，就用手指捏弄了一下，挤眉笑眼地说：

“喂，徐嫂，这是干什么用的？”

徐嫂顺着他的手指望去，马上红了脸，又羞又急地说：“阿金你别胡闹，那是梦竹小姐的。”

见说是老板的女儿梦竹小姐的，阿金果然不敢再放肆，只把捏揉过乳罩的手指，往鼻尖上嗅了嗅，又瞥了几眼，才耸着鼻子，恋恋不舍地走过来。

“我知道是小姐的，”他笑嘻嘻地说，“可你给我说是做什么用的嘛？”

徐嫂没好气地说：“我不知道”。

阿金还要跟徐嫂打趣，徐嫂却已洗晾完了衣服，看他一眼，转身去厨房预备饭去了。阿金方兴未艾，又看一眼那只摇晃着的粉红色乳罩，回头冲虞洽卿说了句“你先去吧，我帮徐嫂烧会儿火。”便也跟着徐嫂进厨房里去。



虞洽卿沉思着向店铺走去，身后传来男女的笑骂声。眼看走出后院，又鬼使神差地回了一下头。他回头看见那只在夕阳里颤荡着的粉红色乳罩，无比鲜艳亮丽。

于是心里竟怦然一动。

梦竹小姐有购书癖，在阿爸阿妈去别处购物的时候，自个一个书市一个书市地逛，看看天色向晚，才抱着一摞书去和父母会合。

其实，还没等奚老板等人回来，祸事就已经发生。女工徐嫂做好晚饭，又去收衣服。衣服样样俱全，却独不见了梦竹小姐的乳罩。徐嫂心下疑惑，满院里慌里慌张地找。正在这当儿，奚老板等人回来，问她丢失了什么。她不肯说，可又支吾不过去，复找一遍，还是没有，便不敢再瞒着了。

奚老板勃然大怒。

几个伙计都慌了手脚。尽管奚老板并未严令追查，但徐嫂却找到了大伙计阿金这里。阿金吃惊非小，脸腾地红起来，因为他用手捏揉过那只乳罩，这会儿自然心虚。徐嫂就以为是他拿了，追问得很紧。可心虚归心虚，他确实不知乳罩的去向，因此很快又坦然起来。听徐嫂说，今天下午就他和虞洽卿两个人去过后院，觉得那只不翼而飞的红色乳罩，肯定无疑是那个小赤脚佬拿了。这样一想，阿金又有些得意，觉得真是天赐良机，借此足以把虞洽卿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一脚踢出门去。

未等奚老板发话，阿金便自做主张，责令在全宿舍搜查，不信就搜不出来。他的用心很清楚，一是为了洗清自己，二是为算计虞洽卿。谁让他小子胆大包天，自找倒霉呢？阿金对虞洽卿偷拿了小姐乳罩坚信不疑。

因为目标明确，所以便绕其道而行之，否则痕迹就太明显了。他先从另外两个学徒的床铺上翻起，又分别搜了他们的身。一无所获虽是意料中的事，他却装做很生气的样子，所以轮到搜虞洽卿时，便有点穷凶极恶了。他一把抖落开虞洽卿的床铺，将其被子褥子全拆开了摸，居然也一无所获。阿金不甘心，又一把揪过虞洽卿，上上下下地在他身上摸，摸了半天，仍是没有。

徐嫂等人怪异地盯着阿金，看他还有什么节目。阿金十分泄气，虞洽卿那儿没有乳罩显然出乎他的预料。他无精打彩地望了众人一眼，指示另两个学徒说：

“你们也去我床上看看吧，但注意不要弄乱了套。妈的，怪了！”

另二个学徒领命而去。结果刚一掀开被子，被窝里便滚落出一样物事来，大家举目看去，都惊得目瞪口呆——正是那只皱成一团的粉红色乳罩。

众人都惊叫了一声。

阿金自也吃惊非小，这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面对着眼前的现实和众人的鄙视，他的脸青一阵、红一阵，差点没背过气去。

尽管明知被栽赃，中了别人的算计，可即使浑身是嘴，却也辩白不清了。这还在其次，尤为糟糕的是，他至今都不知掉进了谁的圈套。可疑的只有两个人，虞洽卿和徐嫂。前者看上去虽然老诚可靠，但人小鬼大，这种嫁祸于人的坏事不一定干不出。至于后者，亦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他下午把她追到厨房里，连说带比划的，用尽了勾引调戏手段，人家却不上套，终于忍不住，扑上去搂了她一下，摸了她一把，以致她羞辱地流出泪来，声言要告诉老板，他这才清醒，差点跪下，好说歹说才使她软下心。

徐嫂有没有告诉奚老板，尚不可知，反正霉是倒定了。想来想去，想不出个结果，又怕奚老板知道了调戏徐嫂一事更加问罪，慌得收拾起铺盖卷，

径自赧颜去了，众人拦都拦不住。

虞洽卿首战告捷。

如此轻易得手，虞洽卿本人也有点吃惊。当他把奚梦竹小姐的那个粉红色乳罩袖在手里，又塞进大伙计阿金被窝里的时候，非常从容而且沉着，就像随手摘了一片树叶一样轻松自然。

日子一天天过去。没人再提起过这件事。因为阿金一走，活路多起来，忙碌中就把这事丢在脑后了。但那毕竟是他头一回耍花招，心中还是忐忑了许多日子。

无论怎么说，阿金是叫他挤走了，因而他在瑞康颜料行的位置更稳固了。起初，对他单枪匹马地独当一面，奚汇如还不大放心，几次亲自领着他去跑街。没过多久，他便发现这个小伙计做事精细，头脑灵活，反觉自己陪着他倒是多余。索性委以重任，自己负责店里，店外的一切业务，事无巨细，都交给虞洽卿了。这对于虞洽卿更好地锻炼磨砺自己，无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升迁为跑街后，虞洽卿仍不骄不躁，依旧早起晚睡，像从前一样勤劳。通常是别人还没起床，他就把老板上房的马桶倒掉，并且把店铺打扫干净了。这些事情虽小，但颇讨人喜欢。虞洽卿要比别人受重用，也自是情理中的事了。

至于跑街所需费用，虞洽卿的原则是省一分是一分，就像是他自己的生意，一文钱也不乱花的。日久天长，更得奚老板的欢心。对于另外那两个伙计，他不计前嫌，处处悉心照顾，礼貌相待，反倒使他们觉得虞洽卿比走掉的阿金好。

仿佛就为了验证奚汇如的那个梦，运气对于虞洽卿这个小赤脚财神也特别偏爱。那天，他领着两个伙计去一家洋行里进货，刚验好两箱颜料，拖上板车要走，忽看见这家洋行的一个跑街跑过来，神色有些慌张。虞洽卿是这家洋行的老关系户了，因此认识那个跑街，知道他姓王。见状赶忙迎上去，拱手施了一礼，关切地问他怎么了。

王跑街停下脚步，还了一礼，说起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家洋行新进了一批桶装的颜料，因为路途遥远，货在中途的水路上被海浪溅湿了。虽侥幸躲过了风暴，货得以运到上海，但包装颜料的铁桶却全都生了锈，挤变了形，样子很难看，像经历了多年的风剥雨蚀似的。经营颜料的商人见此情景，谁也不肯要这批货，一连在库房压了多日。

货到上海前，原有一些订主的，如今都一一退了契约。王跑街有些门路，因而主要负责推销这批滞货。他也没多少地方好去，不得已打通公证拍卖行的关节，好说歹说才以原价四折的价码，进行拍卖交易。这批货占着偌大的一笔资金，得赶紧脱手才行。王跑街怕那家公证行变卦，因此一路飞跑回来向老板报信。

王跑街粗略说完，转身欲走，虞洽卿却已有了主意，他随王跑街进了洋行，说先看看货再说。王跑街尚不明白他的用意，但彼此有过几次生意上的接触，不好驳面子，领他去了仓库。

库房里光线阴暗，货物堆得乱七八糟。王跑街指着里面一堆东倒西歪的货物，说那就是了。虞洽卿会意，顾自走过去。他就像个行家似的背着手，躬着腰，这儿嗅嗅，那儿瞧瞧，还不时用手摸摸、捏捏，对着光线仔细地瞅。目光踱来踱去之际，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慢慢浮出些许按捺不住的笑意。

虞洽卿反复验货的结果，正像王跑街说的那样：这批货只是外面的包装

铁皮生了锈，挤压得坑坑凹凹的，但究其实质，里面的货色并没有改变，颜料的质地还是好的，未受任何影响。那么，看重的应该是颜料本身呢，还是货物的包装？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虞洽卿忍不住又暗笑了一下。那个起初还不很确定的主意，至此已打定了。

## 喜结良缘

那笔颜料生意，做得曲折而成功。当虞洽卿确信破铁皮里的颜料质量不差时，眼睛立即一亮，走到王跑街和另一位负责批发的主管面前说：“我想提个建议，”他谦恭地说，“贵行去公证处拍卖，费时费力且不说，装运费也是要花钱的。不如处理给我们瑞康号，二位看如何？”

“你们瑞康号？”

虞洽卿目光炯炯地点了点头。

如此狮子大开口，出乎王跑街和那个批发主管的意料，但想到虞洽卿一向做事果断，不说空话，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了。事情诚如虞洽卿说的那样，如能就地处理这批积压已久的货，不仅省时省力，自然也免了一笔装运费。可他们都清楚瑞康号的资产规模，更知道虞洽卿不过是一个帮忙的伙计，因此还是有点信不过。那个批发主管说：

“就算我们在四折的基础上再优惠点，也要五千余元的一笔大款子。小老弟，你能做得了主吗？”

虞洽卿要的就是“在原价四折的基础上再优惠点”这句话。见对方已松口，赶忙接住话茬，断然说：“好，就这么定了。我两个时辰内给你们回话。”

出了库房，虞洽卿怕事情有变，又回头补充说， he 可以把刚才装上车的那两箱货留下，做定金抵押。并表示事成以后，他再另谢二位。那二人连声道好说好说。

谈妥了这边，虞洽卿一路飞跑回瑞康号。见了奚汇如，也顾不得施礼，就兴冲冲地报告说有一笔好买卖。

奚汇如见他说得没头没脑，就让他先喝杯水，歇口气再说。虞洽卿也觉得好笑，擦把汗，这才详略得当地说了大致经过。奚汇如听了，也很高兴，只问他是否把货看仔细了。虞洽卿早就抽样验了好几桶，都只是铁皮生锈，其实铁皮里面还有一层防水油纸的，颜料当然受不了潮，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资金，要四五千元才行。

资金果然成问题。奚汇如原本还有一点喜色的，可一听到这么一个惊人的大数目，就无奈地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奚汇如的泄气，虞洽卿早有预料。照理说，当老板的不着急，当伙计的更没理由着急了。可虞洽卿却不是这样。他对奚汇如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机会本来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到哪里再去寻这等好事？”奚汇如原本也是有点冒险精神的人，听了虞洽卿的话便有些心动，沉吟了一会说：

“阿德，你也知道的，咱瑞康号就那么点家底，资金加起来也就千余元。到别处去借，怕一时也凑不齐，你看先进一部分货怎样？”

奚汇如的这番话，可说是推心置腹了。老板和伙计之间这样平等地商量是不常有的。虞洽卿很有些感动，要为老板做这笔大有利润的买卖的决心越

发坚定，因此坚持全部买进。他认为就瑞康号的情状而言，买进一部分也要做难，全部买进也要做难，索性不如干脆全部买进。况且数量少了，人家洋行未必肯卖。至于资金问题，他顿了一下，提示性地说：“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

奚汇如“哦”了一声，始知他差不多已想好解决资金的办法了，因为虞洽卿随他办事已久，一般不大说无的放矢的话的。就饶有意味地笑了笑，鼓励地说：“你先说说看。”

“您看这样行不行？”虞洽卿内心里虽然着急，却仍缓慢了语调，望着奚汇如的脸说，“以咱们瑞康号的全部家产做抵押，再去钱庄借一两千元；另外，我们的老关系户沪芳染织厂和光荣染坊等都说过近日要进货的，我可先去他们那儿提些款来，款项均在五百元左右。咱们再延缓一下别的开支，足可凑出三四千元。大款交了，小款实在凑不出也没多大关系。我们可跟洋行商议，货分批提，款也分期付款，估计他们也会同意。至于销售，想来问题也不算大，可对那些长期合作的老关系户适当优惠一下。即使这样，我估略转手也可盈利万余元的，您看呢奚先生？”

奚汇如看着虞洽卿，颇有些意外吃惊了。原以为他只在一些小打小闹的生意上精明，会动脑，决没想到他还如此老谋深算。明显是八字还没一撇的事，他却能从容谋划，头头是道，这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材。只是一想到要用自己的全部家产做风险抵押，又有些优柔寡断，迟疑地问：“这事你真有把握？”

虞洽卿用力地点了点头。

钱不扎手。奚汇如终是受不住虞洽卿的煽动，见他胜券在握的模样，自己也就生了孤注一掷的勇气，“霍”地站起身，说：“好吧阿德，我听你的了，咱们去回话。”

虞洽卿言而有信，从报信到说服奚汇如作为瑞康号的老板给洋行回话，并没用了两个时辰。洋行的王跑街等人惊讶不已，自然对虞洽卿刮目相看，因此也就一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按照双方的实际情况，谈妥了价格及分期提货付款的协议。

于是，奚汇如去钱庄办资产抵押，虞洽卿则凭着信誉去沪芳染织厂等处提取预订金，其他伙计也兵分几路，来回取货送货。整个瑞康颜料行，一片日夜繁忙的景象，一连两三个月的时间，店里的学徒乃至奚汇如老板本人，都被虞洽卿指挥的手脚不沾地，连歇口气的空闲都没有。

苦尽甘来，自是大获全胜。三个月后，进的货全部出手。一结算，除去开支和钱庄利息，瑞康号还净赚了一万多元钱，是原有总资产的十来倍。看到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都流到帐面上来，奚汇如喜不自禁，真觉得是财神临门了，当场拿出几块光洋，赏给众学徒。虞洽卿作为这笔交易的倡导者，当然功不可没，自应另行奖赏。但虞洽卿却婉言谢绝，说自己既是店里的人，理应全力以赴的，不必另赏，只是对奚汇如说，他先前许诺过洋行的两个经手人事后有谢的，现在该兑现了。

奚汇如颇以为然，越发觉得这个小伙计在做人处事方面，周到得体，自有一套，遂依言而行。

那以后，瑞康号颜料行又扩充门面，另招了两名新学徒。奚汇如庆幸自己有眼光，留下了虞洽卿这个活元宝。人一得意，很难保证不忘形的，因此到了街上，常有事没事地夸口说：“我说过嘛，我们瑞康号请了个赤脚财神，

如今财源滚滚，不是叫我看准了么？”

虞洽卿当然是叫他看准了，这一点有目共睹。望平街上大大小小的几百家颜料铺子，几乎无一例外都知道瑞康号请了个小赤脚财神，加之奚汇如又这么一宣扬，虞洽卿顿时名声大噪。不久后便有人开始想把他挖走，这则是奚汇如老板始料未及的。

消息传到店内，惹得奚夫人和奚梦竹小姐也好奇心大动。所以，虞洽卿再去打扫他们的上房时，她们便格外留意这位小伙计，间或也有事没事地留他交谈几句，问问他近来的生意和其家中的情况。日久天长，虞洽卿俨然成了奚家的一个成员，彼此有说有笑的，关系十分融洽。

奚梦竹小姐芳龄二八，此前曾在女子中学读过几年书的，所以举止典雅，言语不俗，一颦一笑间，自有一股大家闺秀的气度，况且喜诗爱文，手不离卷，更非一般寻常女子可比。虞洽卿每次看见奚小姐，都觉得她的笑靥里别有一种意味，那意味说不清楚，从没遇见过，既生疏，却又亲切。

一天，虞洽卿去后院找奚老板商量事情，到了天井却想起老板和夫人出门了，去前还跟自己打过招呼的，怎么就忘了呢？暗自苦笑了一下，正转身欲走，忽然听到一个美若琴乐的声音从背后叫住他：

“虞先生——。”

虞洽卿转过身，抬头看见奚小姐手持一卷书，半倚半靠地立在门框边，姿态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秀美。他回应了一声“奚小姐”，却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倒是奚小姐来得大方，莞尔笑了笑，又说：“怎么还没进来就走，有事么？”

虞洽卿亦觉得自己没道理，看见奚小姐正目光幽幽地笑望着自己，不觉脸就红了，慌里慌张地说：“我来看看有没有事做，一切挺好的，所以……”

“所以就来而又走，对吗？”奚小姐打断他的话，笑道，“没事就坐一会儿嘛！来，我们聊聊。”

说完，奚小姐率先挪动莲步，款款地走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那里有几把小椅子，中间一张圆木桌，是奚汇如老板和客人谈生意聊天的地方，当然，他们一家人乘凉就餐，也多在此处。

虞洽卿发现他很怕见奚梦竹小姐。有别人在场还好，单独见她，就会莫名其妙地发窘，不自在。这恐怕是事出有因，关键就在于那只粉红色乳罩，他当时只顾把乳罩塞到大伙计阿金的被窝里去，没做细想，过后回忆才觉得那乳罩的质地不错，温软若绒，手感极好。但那毕竟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想起来十分惭愧。因此面对奚小姐，通常的情况下，他都显得很局促。

在奚小姐的示意下，虞洽卿坐了她斜对面的另一把椅子。时值秋天的上午，阳光穿过葡萄叶子，洒在奚小姐的笑靥上。

奚小姐听她阿爸说，虞洽卿做生意很有一套的，即使对方是刁钻油滑的老奸商，他亦能巧妙周旋，因而早有意跟他聊聊了。她原以为他能跟她说许多话的，就低了头，矜持地看书，想等他先谈开一个话题，再接口叙谈。不料坐了大半天，却动静全无，用眼角的余光看过去，发现他正在看自己，目光竟有些呆痴，不由笑了，抬起脸来说：

“虞先生看什么呢？”

虞洽卿窘了一下，赶忙从她的胸脯上移开目光，信口说：“我在看你看书。”

这倒不失为一句机智的应答。奚小姐“哦”了一声，脸上泛起些微的红

晕，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掩上卷说：“听说虞先生来时正下大雨，怕湿了鞋子才赤着脚。那鞋一定是个好人做的吧，不然咋那么爱惜？”

问题来得太突兀，虞洽卿把不准她话中的意思。但凭直觉，他敏感地觉察到她一定是有所指的，也一定是想知道点什么的。但她具体要知道点什么，他又很茫然，遂照直说了是他家阿母做的，怕踩湿弄脏了，故舍不得穿。再说那天雨水太大了，穿鞋也没用的。

奚小姐又“哦”一声，仿佛是松了口气。

两个人都有了某些想法，话却拢不到一块去。虞洽卿作为奚家雇用的伙计，当然要理智些。而奚小姐作为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尤其该矜持。要说的话，只能一点就过，因此他们谈得并不深入。没过多久，便有一个小伙计因为一件生意上的事来叫他，这次见面就算草草结束了。但虞洽卿走时，奚小姐也站起来，妩媚地一笑说：“没事的时候，虞先生就常来玩吧！”

玩什么呢？虞洽卿怅惘地想。

有了想法，虞洽卿就多少有点心猿意马起来。好在他善于掩饰，没被别人察觉。他现在开始想到：老是当店里的一个伙计，即使干得再好，也只是多赏几块光洋的事；而如果和这个家里的人有了某种关系——比如说和这家的千金小姐有了某种关系——恐怕情况就要好多了吧？

乍一冒出这样的念头，虞洽卿把自己吓了一跳。干什么呀，人家是金枝玉叶，可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学徒呀！尽管已清楚彼此间的悬殊如若天壤，可又阻止不了自己的胡思乱想：无论怎么说，她本人对自己还是颇有意思的嘛。

虞洽卿儿女情长起来了。

转眼到了春节。瑞康老板奚汇如也知道虞洽卿因爱惜他阿母做的鞋子而冒雨赤脚的事，颇为赏识。念他有这份孝敬老人的心，破例恩准他半个月的假，让他去回老家过个年。

按照规矩，每到年终，凡东家都要发给学徒们十二元钱的，一个月一元，称做鞋袜费。虞洽卿虽破例做了跑街，但毕竟才来不足一年的时间，因此奚汇如照顾大局，表面上只让他多领了几块钱，另外加赏的四十块光洋，则是私下里给的。

这就很让虞洽卿感动了。平日里虽有成百上千的钱从他手上进出，但属于自己名下的钱，毕竟从不曾有过这么多。四十块大洋！在虞洽卿看来那是很大的一笔钱了，亮晃晃、响当当的，叫他颇有变成富翁的感觉。但奚老板好像还嫌少，又拿出十块光洋来，让虞洽卿替自己给他的阿母买些过年礼品，并代问她好。

奚汇如如此慷慨，着实激励了虞洽卿，但他实在不好意思再多要了，迟疑地说：“奚先生，这已经足够了！”

奚汇如却手捻胡须，微笑道：“你以后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老板意决，虞洽卿也不好再客套，表示来年更要全力以赴，以不负奚先生的栽培和看重。奚汇如笑说：“这就对了。”

那一年的春节，别的师兄弟们都拿着那十二元钱去赌场上碰运气，或去窑子里找窑姐寻开心，虞洽卿却登上了回家的客轮。想起含辛茹苦的阿母，他热泪盈盈，忍不住归心似箭。

江水汹涌，游子的心情也波浪起伏。想自己当初离开家，衣衫不整，唯一的一双新鞋子却又舍不得穿，可说是赤手空拳去上海滩的。如今回来，虽

不能说衣锦还乡，但兜里毕竟有一堆沉甸甸的光洋银元了。

次日改坐摆渡船抵达龙山镇。

母子相见，自是说不出的惊喜交集，又是哭又是笑，絮絮叨叨了大半天。方氏看见儿子长高长胖了，原本菜色的脸，如今也红润起来，便知他在外面没受多大苦，始才放下心来。又看到儿子从包里掏出几盒精致名贵的点心，还有一大堆白花花的洋时，禁不住满心欢喜，觉得儿子总算没负她的厚望。但方氏平常节俭惯了，过年也没舍得怎么花，说要用来购置几亩地，以便养家糊口。虞洽卿当时还看不到他后来的辉煌前景，觉得阿母这主意不错，所以也深表赞同，就去张罗着买了几亩地。及至若干年后，他成了个闻名上海的首席大亨，拥有百万财富时，才觉得此举实在是多余。但眼下，他们母子的意思是要一点一点地把虞万丰挥霍掉的那百亩良田，统统买回虞家来。用心也算良苦。

假期过得很快，走几家亲戚，串几家门，说过也就过去了。这次时间充足，因此到虞洽卿走时，方氏给虞洽卿做的鞋子有四五双之多。她听说儿子是赤着脚去闯荡上海的，说不出的心疼。

临行前，方氏千叮咛万嘱咐，深怕他步其阿爸后尘，最后她告诫儿子，这些年咱们孤儿寡母的，没少靠街坊邻居的接济帮助，如果真的有了大出息，也别忘了给父老乡亲们办点实惠事，比如像虞鹏九那样，带几个人去外面谋一条生路，也是好的。

虞洽卿一一记在心头。

正月十六那一天，虞洽卿又一次辞别了阿母，登上行程。这一次离家，比上一次的情形大不相同，还有好多镇上的人，也来渡口为他送行。

下了摆渡船，改乘机动船，隔日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未到望平街，虞洽卿一路急走的当儿，迎面被一个笑容可掬的中年人拦住，抬头一看，见是万泉号颜料行的舒三泰先生，此刻正对他拱手施礼。虞洽卿赶忙抱拳还礼，道了一声过年好。

寒暄过后，照理说应该各自散去了，不料舒三泰却不让路，反还朝前凑了一步，低声说：“阿德兄能否陪舒某稍坐片刻？”

虞洽卿狐疑地点了点头。舒三泰起步，引虞洽卿来到就近一家酒楼上，叫了酒菜。二人坐定，舒三泰端起杯子，说了一声请。

虞洽卿不明就理，迟疑地说：“想来舒先生定有见教的，不妨明说。”舒三泰笑而不答，示意他先用酒，边喝边说。

“常言道无功不受禄，舒先生不说明白，这酒，我是不便喝的。”虞洽卿坚持着。

“阿德兄太见外了。”舒三泰说，“不过一杯水酒，何必这么客气？”

一个是不肯先说，一个是不肯先喝，两人僵持了一会儿，各自苦笑。当然，最先妥协的还是舒三泰，他放下杯子，忽然庄重了脸色说：“恕在下冒昧，请问瑞康号给先生多少年薪？”

“六十块。”

舒三泰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请阿德兄去我们万泉号屈驾如何？敝号愿给仁兄加薪，一年一百二十元，平常视情另奖。我们万泉号现有伙计十五名，流动资金五千余元，这些可供仁兄随意调遣。”

果然不出所料，虞洽卿不由心中一动。万泉号的规模大，资金雄厚，这在望平街上，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到了那边，肯定要比在瑞康号更便于施展，

何况舒三泰开的条件又那么优厚。

看虞洽卿有些动摇，舒三泰便催他用酒。两个人端起杯子碰了，又听见舒三泰说：

“舒某人仰慕阿德兄已久，愿将万泉号全权委托先生打理，今请屈就，还望阿德兄赏脸帮衬。”

虞洽卿慢慢地品着酒，低头沉思着。他起初还怀疑舒三泰是和奚汇如串通一气的，值此一元复始之际来套他的话。但舒三泰说得情真意切，谅其不会有诈。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家都在望平街上做生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有何颜面见奚汇如老板和奚梦竹小姐，又有何颜面立足做人？退一步说，如果真这样随风而去的话，舒三泰又会如何看自己，会不会担心自己信不过，靠不住呢？

“我也体谅阿德兄的难处，”舒三泰察言观色地说，“如阿德兄还有什么条件，尽管说，舒某人当尽力的。”

“舒先生如此抬举，阿德受宠若惊，”虞洽卿不得不表态了，他迅速思索一番，这样开口说，“照理是应趋前效力的，以不负先生看重。只是阿德不才，深感愧疚，况瑞康号奚老板待我不薄，视同家人，虞某当知恩图报，不便于此用人之际离去的。故此盛情，阿德心领了，还请舒先生谅解。”

舒三泰脸上有些挂不住，端起杯子默默地喝酒。

虞洽卿也能体察舒三泰的心理，他如此破费，又如此一番好言相请却落得这么个结果，自然不快。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也为了给舒三泰一个台阶，他抱拳施了一礼，说：“阿德虽是晚辈后学，但亦敬仰舒先生大名已久，早欲攀结。如不嫌弃，我愿与先生结为忘年之交，不知先生肯赏脸否？”

舒三泰见他意决，也只有退而求其次了。他觉得虞洽卿谈吐不俗，少年老成，前程不可限量，自也有心结交，因此虞洽卿一提，欣然应诺。

三两句话过去，尴尬的气氛又有些峰回路转。舒三泰年长虞洽卿二十岁，自然尊称为兄。以后逢年过节，或彼此有什么大事小情，约好互相走动。当下两兄弟抛开这一节不提，只谈笑风生地喝酒。

舒三泰私下邀请虞洽卿后不久，舒三泰高薪聘请虞洽卿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瑞康老板奚汇如那里。他坐卧不安，如临大敌，始才后悔起自己见人就夸虞洽卿能干的蠢事。他早已不再拿虞洽卿只当一个助手看了，而是当做他的财神爷、摇钱树和命根子。这么一个活元宝，当真被别人挖去了，那可如何是好。不久又有几家颜料铺子邀请虞洽卿，弄得气氛更是紧张。

一天晚上，奚汇如终于坐不住了，直接去了望平街西头的万泉号颜料行。见了舒三泰，也不客气，未曾坐稳就劈头盖脸地说：“我说老弟呀，虽说同行是冤家，可你我毕竟共事多年，都是老伙计了，你不跟我说一声，怎么就带头挖起我的墙角来了？”

舒三泰一看奚汇如登门，早已猜出他此番的来意。见他这么一说，就更是笑脸相陪。只见他并不矢口否认，反而不住地点头，吩咐手下预备酒席，然后才抱拳一礼，笑说道：“奚先生大驾光临，敝号蓬荜生辉。请请请，我正是有事找奚先生相商呢？”

奚汇如反倒叫他说迷糊了。

原来舒、虞二人自结为忘年之交后，无话不谈，过从甚密。虞对舒说，他的不肯离开瑞康号，实是由于奚家的小姐奚梦竹。她对他有意已久，他亦有过此类想法，只怕高攀不上，才一直搁着，却又割舍不得。如今他已满了



十六岁，家中的阿母不盼他挣钱多少，只望他能早了却婚事，她做母亲的就不用日夜牵挂他了。今望平街东头的天翔号老板又来暗中请他去，不仅高薪，而且许诺把他的婚姻大事一块包办了。他虽没答应他，但心里却很踌躇。

舒三泰是何等机警的人，不及虞洽卿说完，便已明白他的用意了。两人既已结为好友，理应如此知心，况且他素与天翔号的老板不和，自己挖不来虞洽卿这棵摇钱树，当然也不能让他挖走。以他经商多年的眼光看，虞洽卿决非等闲之辈，他长兄为父，自要多方面地关怀扶持他。因此他拍拍虞洽卿的肩说：“阿德呀，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凡老兄我能为你办到的，你尽管放心就是了。”

话虽然说得含蓄，但虞洽卿已听得明白，目的算是达到了。眼下的事只是和奚家的小姐联姻，舒三泰话中的意思也就在此。至于奚家那边的情况，舒三泰了如指掌，估计问题不大，因而大包大揽下来。

君子成人之美，这自不用说，但怎么个成全法，也还要讲究策略。舒三泰见酒菜全上来了，奚汇如还余怒未息，就绕其道而行之，把他那天如何私请虞洽卿，虞洽卿又如何婉言谢绝的情景，一一复述给奚汇如听。末了，他由衷地赞叹说，奚老板慧眼识珠，善待重用一个小孩子，着实好眼法，瑞康号的财源滚滚，怕是挡也挡不住了。

奚汇如这人爱听好话，今见舒三泰这么说，始才放下心来，脸上也就有了喜色，自己端起杯子，和舒三泰碰了酒。

酒过三巡，两个颜料行的老板已谈得十分投机，彼此称兄道弟的，有了些许醉意。舒三泰这才把话题绕回来，说那虞洽卿精明强干，会做人，善经商，固然是可遇不可求，但人心还是不可测。就算他舒某人挖不来瑞康号的墙角，也难保别人不来挖的。据他所知，仅望平街上，就有好几家铺子对他们瑞康号的小赤脚财神虎视眈眈的了。他本人虽然没能用高薪动摇虞洽卿，可保不住他在更诱人的诱饵面前，也不动摇的。

“更感人的诱饵？”奚汇如的心里刚有所放松，闻言又戒备起来，吃惊地说，“什么更感人的诱饵？”

舒三泰故意不答，只是吊起他的胃口，把话题岔开了说：“不知膝下令爱年方几何？”

奚汇如越发吃惊，不知舒三泰此言何出。只照直回答了他的话，说：“小女适龄二八”。舒三泰就说：“这就对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令爱业已到了出阁的年纪，我们当前辈的理应早做安排。而虞先生在贵行劳苦功高，你这个当老板的，不想为他操办一桩婚事么？”

奚汇如机警地问道：“舒先生的意思是？”

“奚先生是明白人，”舒三泰笑望着他，讳莫如深地说：“自不需要舒某饶舌的。但如果别人设计把虞先生挖走了，我可是要为老兄叹惜的哟！”

奚汇如当然是明白人：扯出了虞洽卿，又扯出了小女，焉有不明白的道理？但明白是明白了，心里仍有些别扭，觉得这事多少有点风马牛不能相及。然而近来的情况，实在有些蹊跷，譬如夫人方氏及女儿梦竹，本是两个向来不问家事生意的女人，却忽然关心起虞洽卿来，常有事没事就向自己打听有关他的消息。至于虞洽卿本人，无论业务多么繁忙，只要夫人或小姐吩咐，他都会欣然前往，或购物或买书，忙得不亦乐乎。他刚有所警惕，准备阻止，孰料舒三泰就提出这档子事来。难道他们早已有了某种默契，只瞒着自己这个老糊涂？

思来想去，理不出个头绪，脑子乱成一团浆糊。正不知所以，忽又听见舒三泰说：“奚先生的隐衷，舒某当然也心里有数。令爱乃名门淑女，大家闺秀，配阿德委实屈就了。但人应该往前看。三五年后，没准你我还要仰仗虞先生的面子而脸上有光呢。”

虞洽卿的潜力如何，奚汇如当然更清楚，不然他何以会如此地怕他走？只是小女梦竹向来视如掌上明珠的，就这样许嫁了一个店伙计，别人会怎么说？一时很犯难，低了头喝闷酒。

舒三泰见时机已到，这才拿出他的杀手锏来，一边给奚汇如斟酒，一边说：“据传言，东头的天翔号和兴旺号，也在打贵行的主意。他们见别人高薪聘请虞先生无效，遂另生一计，要用美人来蛊惑了。”

“有这等事？”

“太有这等事了。”舒三泰肯定地说，“不仅他们如此，别处也在想着更损的招数。我真替老兄捏把汗，真该提高警惕了。当然，如果奚先生另有把握，就当我说什么也没说。来，咱们喝酒。”

“不！”奚汇如说，“舒老弟的警告太及时了。”

舒三泰一听有谱，话已有了转机，便知道自己这个月下老是当定了，自然欢喜。为给奚汇如造个台阶，面子上过得去，他表示情愿出资帮虞洽卿，先买瑞康号两个股份，从伙计跃升为股东再联姻，也姑且算是门当户对了，别人说不出什么的。

奚汇如显然已到了穷于应付的境地。同行系冤家，自古如此。如今他瑞康号财源广进，别人早就眼红了，对此他最清楚不过。只没料到人家不只是眼红，还要使这么多绊子。当然不能让那些小人的阴谋得逞。事已至此，哪还能有那么多顾忌，况舒三泰所说，也句句在理，不如让他落了这个人情去。至于股份的事，既然虞洽卿就要成为自己家的人，索性还是自己出让的好，何必再让外人插手？所以他举起杯子，半带酒意地说：“舒先生美意，奚某不敢辜负。小女的事，就全靠贤弟操心了。”

舒三泰自是窃喜。

两人又干了一杯，奚汇如说他不胜酒力，要回。事情虽已谈妥，但奚汇如的内心里却还有些不踏实。舒三泰原本不想多留他，见他意犹未尽，怕其反复，亦知他终是有顾忌，不那么甘心情愿，就又执意挽留了会儿，以掏心挖肺的知己口气说：“叹我不如奚先生命好，连个丫头都没有，不然该反求奚老兄替我促成这份姻缘了。”

这话果然中听，奚汇如脸上始才有了光彩。毕竟是件喜事，不可能反拿脸色给别人看的，于是自动执起酒壶来，又和舒三泰对酌，直至大醉方归。

虞洽卿梦中的姻缘就这样定了。

舒三泰虽然自称和奚汇如是一辈的人，但毕竟才三十几岁，年轻气盛，做事风风火火，颇注重效率。

奚汇如那边刚一点头，他这边就有点坐不住了，把店里的家务事丢给几个伙计料理，自己却没事人似的，跑前忙后，专尽起月下老的义务来。这些天常见他在瑞康号进进出出，面带喜气，不消说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事情果然顺利，不日虞洽卿就成了瑞康号的股东。稍后又请了命理先生，看了两位小新生的生辰八字，初步订下婚期，来日交换了帖子，静等黄道吉日。

这桩婚事于年初提起，至年终就张罗出眉目了。光绪九年12月26日那

天，舒三泰以证婚人的身份主持了虞洽卿与奚梦竹的婚礼。奚汇如人缘不错，虞洽卿亦善于处世，因此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酒席摆了几十桌。

洞房就在奚老板的后院，是靠东边的几间房子。有几个小学徒半晚上去听他们的壁脚，惊得喷舌不已。原来新娘子问新郎官，如果万泉号的老板舒三泰不撮合，两个人是不是就没有了缘分？新郎官却笑说：哪里呀！是他自己拜托的舒三泰的。又说天翔号和兴旺号的老板请过他倒是真的，但谁也没说过要用什么美人计，这也是他自己编出来，让舒三泰去对奚老板讲的。

洞房里传来新娘子嗔怪的笑声。

## 第二章 蓄意进军大洋行

小试牛刀就出手不凡，志在高山于是学会英语...时来运转，洋人送来秋波，瑞康老板再没有第二个女儿可以留住他了...商道亦诡道也，略施奸计便成为颜料大王...妻妾成群的平衡功夫，重金为部属赎回洋妓，策划青楼大典震惊洋场...

### 苦修栈道

一对小新人情投意合，婚后恩爱之情，自不必细说。次年他们得了一子，取名顺恩，是个虎头虎脑的小子，颇讨奚汇如那对老夫妻的欢心。

虞夫人奚氏，是个既温柔又贤惠的女子，况又识文断字，无一不让虞洽卿爱之敬之。这样，虞洽卿就真正成了奚家一个成员。奚汇如老板的一颗心也就落到了实处，平时除了逗逗外孙子、看看戏外，概不过问商务。瑞康号的大小事宜，全权委托给乘龙快婿，自己做起甩手掌柜了。他这样对虞洽卿说：

“老夫老了，奚家家业就全靠你去撑了。”

奚汇如其实不老，才不过四十出头的人，怎么能说老？但如今情况不同了，以前彼此是主仆关系，现在是翁婿关系，再互相说笑，自然不大合适。另外他也清楚虞洽卿的实力，别说这儿一个颜料行的几千元资本，五六个人，就是再给他两个这么大规模的颜料行，他亦能兜得转、玩得开，自己再插手，不是反而不方便么？

虞洽卿当然也清楚岳父大人的意思，也不多推辞，只说自己还年轻，遇到什么麻烦事，还得靠老一辈出谋划策。奚汇如很高兴他这么说，答应做幕后的顾问。

奚汇如还有一个小儿子，名叫梦雄，是奚梦竹的亲弟弟，时年十三岁，还在学堂里读书。虞洽卿和这个内弟的关系处得尚好。每逢节假日，常带他去一些好玩的地方，或者摆出围棋，时不时地对弈一局。尽管他现在已成了奚梦雄的姐夫，但梦雄觉得拗口，还是用从前的称呼，依旧叫他阿德哥。奚汇如和吕氏都曾让他改过来，他不，反说这样更顺口，虞洽卿亦觉得随便些好，不赞成改。

当时虞洽卿十七八岁，正在春风得意，自然踌躇满志，决意要大干一番事业。人家把闺女养了十七八年，眼看养到了如花似玉，忽然嫁给自己做媳妇，焉有不思图报之理？

虞洽卿接过大权不几天，忽然察觉行里的气氛不对。瑞康号现有伙计四名，其中有两个比虞洽卿来得还早，年龄也比他大，他们是眼睁睁地看着虞洽卿走到自己前面去的，直到不能望其项背。其间虽然有能力大小一说，但毕竟乱了先后来到的常理。

特别是现在，虞洽卿作为老板家的乘龙快婿，虽然也和他们一样学徒出身，但衣帽服饰已然与先前不同了，说话不觉也颐指气使了起来，处处显出少年得志的姿态来。有什么不得了呢？那几个学徒私下里议论说，不过靠一点小聪明和小计谋罢了，我们还不屑于为哩。他们都听过虞洽卿新婚之夜的

私房话，掌握了许多机密，因而认为虞洽卿也不过尔尔。

虞洽卿毕竟太年轻，端派头尚不到时候。大家也不能像习惯奚老板一样，习惯他这个小小的东家。虞洽卿有所警觉，但形象已经坍了，再重新笼络人心，一是难，二是怕一时也难奏效。因为那几个学徒，特别是那两个比虞洽卿来得还早的学徒，每向他打躬作揖地请示或汇报工作的时候，两方面都已明显觉着别扭。

虞洽卿自己对他们便只是敷衍起来。但无论如何现在店铺也算是自己的了，如此旷日持久地消沉下去，伙计们倒是轻松了，自己如何向老丈人交待？症结主要是在那两个大伙计身上。可那两个大伙计都是奚老板雇来的人，颇得信赖，他不好擅自处置的，因此一连多日，闷闷不乐。

奚氏看见夫婿不悦，慌得嘘寒问暖，以为他哪里不舒服。虞洽卿看见她，眼睛一亮，觉得她倒可以派得上用场。两人既是夫妻，自然无话不谈，就说了自己后来居上，不足以服众的事。奚氏说那还不好说？换掉就是。虞洽卿要的就是这句话，就通过奚氏之口，向岳父转达了他在店里另换几名学徒的意思。

奚氏不愧为一个贤内助，见了阿爸，添枝加叶地说了店里的事。虞洽卿好运太多，升迁太快，况又年轻气盛，不足以服众原本也在奚汇如的意料中。但他既已退出来，自不好再出场。他本曾明确告诉过那两个大伙计的：店里全权由虞先生负责了，尔等鼎力助之。不知是虞洽卿出了问题，还是他们出了问题，奚汇如自不肯完全听信女儿的一面之辞，俗话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她现在未必还跟着父母近，怕是早就跟其丈夫更亲密无间了，当然会向着虞洽卿说理。所以他沉吟了一会儿，问虞洽卿打算做何处理？

奚氏观察着阿爸的神色，说：“阿德说店里的结构老化了，不能适应新的商场形势，问您老是否该转换新鲜血液了。”

多么堂皇的理由！结构老化，商场形势，新鲜血液，奚汇如忍不住哑然失笑。不知这话究竟是出自虞洽卿之口，还是女儿编出来的。虽是探口风，征求意见，但店里势必要更新换代的意思，已经明白不过了。道理明摆着，若不这么安排，亏损了也不能怪他；好在一朝天子一朝臣，是自古就有的说法。想到此，奚汇如挥了挥手，对女儿说：

“你让阿德看着办吧，尽量妥善处理。”

虞洽卿得了这道口谕，自然窃喜，始才觉得自己果然真成了个全权负责颜料行的东家。因为老丈人的口谕里还有“尽量妥善处理”这句话，不得不慎重。其实那两个伙计本与他无冤无仇的，只是闹点小情绪，尚不值得一辞了之。所以他找来那两个大伙计，简单问了几句题外的话后说：

“我走到两位老兄前面，实出意外。如今叫你们在我手下听差，我自己也犯难，故请两位老兄另谋高就。如果有好地方，自可以走。但我近日想和万泉号颜料行联袂做生意，虽然各自为政，亦应互相监督，我觉得委托你们两个过去比较合适。当然，他们万泉号也会另遣两个人来，监督我们。二位乐意，便可即刻收拾行装。”

两个伙计听了，面面相觑，始知新东家可比老东家厉害多了。虽然名誉上不是解雇，实质上还是解雇，心里悻悻的，很不是滋味。调令突然而至，当然是没有好地方可走的，只能依了他的话，到万泉号里“监督”去。虽然其中一个表示不愿走，但虞洽卿却无留意，只说万泉号和瑞康号往后就是一家了，在那边和在这边是一回事。

二人不得已辞谢而去。

这样处置那两个大伙计，还算妥善，奚汇如比较满意。那两人都跟他跟了两三年了，自有主仆情在其中。

事后，虞洽卿得出一个经验，凡遇到重大的决策，必须由夫人出马，女儿和阿爸交涉，自然比女婿和岳父交涉方便，省时又省力，可谓无往而不利。譬如瑞康号和万泉号联营的事，也是奚氏出面和奚汇如谈妥的。说是联营，其实也没多大关系，不过进货的时候一起去进，把两家的款子合并到一块而已。虽然简单，却大有利图。两家一并进货，数量就大，价格自然优惠。当然，彼此货空或有滞货的时候，也互通有无，帮营帮销。此外也友好了关系，打破了历来的“同行冤家”的格局。奚汇如起初看不到这一点，不知虞洽卿捣鼓的究竟是什么名堂，因而不肯答应，奚氏就跟他软缠硬磨，百般撒娇，不得以才勉强许可他们试试。他近来对自己从前的这个掌上明珠很头痛，她自从结婚以后，好像就不是奚家的人了，对夫婿的话言听计从，对他这个阿爸却阳奉阴违起来。好在他知道虞洽卿只是心大志大，至于独吞奚家家业的想法倒是断不会有的，这一点他心里还比较有数。

尽管两家联营没多少实质上的内容，但生意却红火起来。因为进货价优惠，售货价格自然也可以优惠，销路这就广了。老客户们欢喜，新客户们也闻讯而来，瑞康号和万泉号终日顾客拥挤，门庭若市，日子不久差不多把整个望平街上的生意就全给垄断了。

购销两路上形成良性循环，实在出乎奚汇如意料，又庆幸自己的看人真是看对了。他多少上了点年纪，特别喜欢夸口，全然忘了上次夸口险些叫人挖去虞洽卿的事。这次他又忘了此系商业上的机密，不可乱说的，为了显示自己的女婿有能耐，更为了显示自己有眼光，逢人就说：“你说我们家那个阿德呀，真是什么点子都能想出来。”

众人就问他是什么点子，他就照直说了。大家才恍然大悟，怪不得瑞康号和万泉号的买卖那么火爆，原来是联了营啊。内心不服，就三五一群，或南北对开的两家铺子，或左右相邻的几家铺子，统统合起伙来，如法炮制。

这次夸口，像上次一样，有惊无险，损失还不算太大。因为等大家都优惠销售的时候，瑞康号和万泉号早拉走了一大批客户了。况且他们终不像虞洽卿和舒三泰那样，系忘年好友，所以坚持不了多久，联营的又各自解体了，生意依旧清淡。尽管如此，奚汇如还是后悔自己失言，表示以后再不多嘴了。

虞洽卿就又扩充了门面，另招了五六名小伙计帮忙，加上店中原有的两个和与万泉号调换来的那两个，已有伙计十名，流动资金也达到两万。从此，瑞康号独领望平街的风骚，长达十余年。

队万泉号调换来的那两名学徒中，有一个叫洪雪帆的小伙子，时年一十六岁，浙江湖州人，原系流浪儿出身。涮盘子洗碗以及捡破烂的活，样样干过。但他说话干脆，办事利索，也善于巴结和献殷勤，颇讨虞洽卿喜欢，准备重用，收为心腹。

洪雪帆原本也是刚到万泉号不久的，上面有十几个大伙计压着，况且他衣着寒酸，沉默寡言，所以没被舒三泰发现，只让他干些提水扫地擦桌子的活。但尽管他面垢头蓬，神情忧郁，虞洽卿却能透过他那身不得志的霉气，看出他的精明来。单独谈了会儿话，便发现他言语不俗，虽是出自于最底层的世界，却也见过大世面的，言谈举止间颇会掌握分寸。虞洽卿如获至宝，心想以后要干大事，非得收几个这样的人不可。同时也暗叹舒三泰做事草率，

只会注意那些已被承认的人材，却不善于挖掘，不能算是一个很合格的商人。因为人材是金啊，譬如自己之于奚汇如老板。

虞洽卿主意一定，就蓄心把洪雪帆当做自己的得力干将培养，让他越过众人，直接到自己身边来，带着他去跑街、谈生意，并在处理事情以前，先问洪雪帆的意见。

洪雪帆受此殊荣，当然有种知遇伯乐感想。他在去万泉号之前，还去过许多杂货铺里当伙计。结局都一样，谁也没把他当块上好的材料看。素闻虞洽卿有能有谋，追随了几日，心里有底，觉他果然独具慧眼。但他的路子不像虞洽卿一样顺利。因而学会了明哲保身，不大爱显山露水。况且，虞洽卿和他的年龄不相上下，太突出了，谁知他还能不能容得？因此通常情况下，他总是以虞洽卿为主，自己为辅，不敢乱主仆常规的。

当然，虞洽卿也看出了他的这一层顾虑，虽是多虑，却也可以理解。但他现在要急于找一个替出自己来的人，所以不想以日久天长的相处来打消洪雪帆的忧虑。他是个只争朝夕的人，既已看准了洪雪帆，自然会设法把他推到道上去。譬如两个人一起谈某项交易，眼看到了地方，虞洽卿却忽又说他还有一件别的要紧事，这项交易就全权委托给洪雪帆了。又如手下人向他请示什么事情，他则说自己正忙，可以找洪先生去。

球踢到洪雪帆脚下，只好接着，他断不敢再踢回去的。虞洽卿虽然平常有说有笑的，但严肃起来也挺吓人，洪雪帆有时装糊涂，去问虞洽卿这样处理某某事行不行？虞洽卿就会不悦，沉着脸色说：“是我叫你办事，还是你叫我办事。”

如此三番五次，洪雪帆就不敢再回头麻烦虞洽卿了。虞洽卿的意思很明白，凡交给你的事，你就是该事的全权代理人，不该犹疑不定，做不下主。洪雪帆知道了他这个脾性，不得不处心积虑地处理每一件事，好在都没有出错。虞洽卿表扬得很及时，知他果然是个可以独立行动的干将，便把店里的大小十数名伙计叫过来，当着众人的面，委任洪雪帆为店里的大伙计跑街。是时，洪雪帆到瑞康号还不到半年时间。

这个洪雪帆，日后自然派上了大用场，成为虞洽卿所有私人生意的代理人，一直追随效力到虞洽卿生命的最后时光，为他挣的钱，绝不止百万千万。此是后话，按下不提。且说前任老板舒三泰见到这番光景，心疼得直顿足，十分懊悔自己放跑了一条大鱼。明明是自家宅上的摇钱树，怎么反栽到别人院里，不如再移植过来。一天，他找到虞洽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说老弟呀，你给我的两个人，也不如我的一个洪雪帆厉害，现在我得要回来了。怎么个赎法，你尽管说。”

虞洽卿早料到了他这一着，不由也笑了，说：“舒兄怜才心切，实在可佩可敬。只是洪先生在我这干的挺好的，我不便赶他走。你去问问他的意思吧，洪先生愿走，虞某不留，至于赎法不必谈的，那就见外了。”

舒三泰实在是憋不住了才来的，闻言也不客气，径直去找洪雪帆。回头还嘱咐了虞洽卿一句，不许他出面插话。见了洪雪帆，先陪了笑，数说自己的不是，多有慢待，望其宽大为怀，不计前嫌，再随他回万泉号。至于薪俸问题，自不用说，绝对另眼相待。

洪雪帆猛丁看见从前的老东家，心里一怔。听其一说，方才明白来意，心头自有无限的感慨。他拱手施了一礼说：

“感激舒先生美意，有此番回请，洪某一生无憾了。只是在下不才，不

好出尔反尔。况且瑞康号待我不薄，虞先生悉心提携，恩同再造。若虞先生不驱赶洪某，在下是万难赴往别处的，还请舒先生另请贤能，体察在下苦衷。”

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活脱脱另一个虞洽卿。想起当年私请虞洽卿的情景，舒三泰觉得恍如昨日，真是好一番感慨在心头，不禁惊服虞洽卿的能耐着实厉害，连笼络人心的本领也如此到家了。回头见了虞洽卿，大叹自愧弗如。

洪雪帆没被舒三泰请走，虞洽卿自有些喜出望外，越发看重他了。那洪雪帆倒也不负他的栽培，掂得起，放得下，里里外外成为一把好手。常言说士为知己者死，洪雪帆经历了许多的地方，还从未遇见过像虞洽卿这样赏识他的人，焉有不思图报之理？

虞洽卿还嫌不够，为巩固其关系，从他的岳父那里又受到启示，也如法炮制。来年春节回家，见大姑家的一个表姐的女儿已长成待嫁的淑女，便亲自穿针引线，配与洪雪帆为妻。那个表姐的女儿姓田名芳，姿色还好，但辈份上却是虞洽卿的外甥女。因此，尽管他的年龄只比洪雪帆大两岁，由于这个缘故，双方又在主仆关系上平添了一重翁婿关系，决定了永远的隶属关系。虞洽卿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其雄韬大略已初见端倪。

洪雪帆成了虞洽卿的甥婿，没有不卖命的道理。这与虞洽卿因成为奚汇如的女婿而着实效力，具有异曲同工的妙趣。这样便腾出了虞洽卿的时间，他本人可只去琢磨一些大的事情了。碰到节日或心情好的时候，他也能像奚汇如那对老夫妻一样，带着夫人奚氏去看看戏、购购物、逛逛赛马场……，日子极尽逍遥。

虞洽卿毕竟还没走出望平街，或者说还未经营过颜料以外的生意，所以他所琢磨的大事情也只是雾里山水，一时并没有眉目。至于那日子的逍遥，也同样有很大限度，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中下层的小生意人，跟那些一掷千金的大商人比起来，又不知寒酸了多少。

初步的打算是走出望平街。望平街虽有几百家颜料铺子，但较之整个上海而言，实在是太小大小了。这一意识的觉醒使虞洽卿非常惊讶，觉自己颇有井底之蛙之感。好友舒三泰以及助手洪雪帆早看出了他的心事，俱言以他的头脑和智慧，理应放眼高远，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虞洽卿何尝不想如此，只是尚无门路，轰轰烈烈不起来而已。一天夜间，三人聚到一处，忽然说不下棋也不闲聊了，谈点正事。于是温了酒，摆出几样小菜，一边开怀畅饮，一边畅谈上海乃至整个大清帝国的形势。三人一致认为时逢乱世，正是造英雄、出英雄的大好时机。这时候，你不英雄，别人也要英雄的。而与其让别人英雄，索性不如自己英雄。

说这些话时三人已有了几分酒意，历来酒壮英雄胆，即使不英雄的人沾了酒也满口的英雄。但究竟英雄何为，何谓英雄，三人暂时还迷茫。不过，当时的大清王朝，已到了国势颓危、日影西斜的地步了，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的内患刚刚平定，中俄伊犁之争才议和不久，法军又由越南打过来，入侵福建，现已占据基隆、淡水等地，要求占据台湾，赔偿兵费五百万法郎，否则将继续犯进。西太后慈禧及醇王奕譞并左宗棠等人力主一战，还发布了“晓谕天下臣民”的宣战诏书，由上海的《申报》全文刊载，以振民气，说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特揭其无理之情节，布告天下”云云；但恭王奕訢及李鸿章等人，却力主议和，说是轮船、大炮均不如敌，僵持日久势必丧土失疆，情状不堪危矣。



虽然慈禧决心背水一战，奈何主和一派的实力也颇大，绝不仅李鸿章等几个胆小怕事之流。当时法国人屯兵淡水，为达目的，法军司令官孤拔下令封港。于是，南起鹅銮鼻，北至苏澳，长达三百三十九海里的海面上，战舰巡逻，把关架炮，严禁一切船只出入。这一来水路成了绝路，殃及各国。通商停顿不说，还文报不通，音讯断绝，损失已不止中国一方了。因此忙于进出口贸易的英美等国，纷纷出面抗议，要求停战罢兵，调解双方议和，尽早恢复海上交通。

时值慈禧五十大寿那年秋天。

朝廷内部如此，举国上下亦然，或主战或主和，双方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再说上海，作为五大通商口岸之首，自开埠以来，租界不断扩充，畸形膨胀，故又有了“十里洋场”之称。目光所及，全然是一个花花世界，仅旗帜一端，就足以乱人眼目。譬如法国的三色旗，英国的米字旗，美国的星条旗，日本的旭日旗等等，包围着满清的黄龙旗，俨然一个万国之都。至此，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其繁华之状，不仅在中国的其他城市难以找到，就连清王朝的帝都北京，也同样不能望其项背。光绪十年间，上海的电讯设备又遥遥领先，先后在市区内成立电气公司，架设了路灯、电话等新鲜事物。然所有这一切，多是租界的洋人所为，目的为垄断经济，所以当说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景象。

那晚，虞洽卿等三个人因为喝了一些酒，一时话多起来，一致赞成国家与法人开战。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洋人来上海的设银行、办工厂、廉价收买中国劳动力然则高价出售产品的行为，愤愤难平。看到白花花的银子都落到了远道来的洋人兜里，着于心不忍，难以袖手观之。但此系国家大事，朝廷都奈何不得，他们三个只能枉自嗟叹。但三人杯来盏去，慢慢议出些眉目，觉得让虞洽卿去当洋人的买办倒不失一计。

洋人买办，实为走狗，还何以称之为计？这自然只是他们三个的理解，或者说他们的说法。虽然有点一厢情愿，却也不是没一点道理。所称计者，意为打进洋人内部，把洋人赚走的银子再赚回来，倒也冠冕堂皇得很。

所谓买办，辞典上的解释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里，即为外国资本家经营企业，购销业务的代理人是也。国家一穷，又一弱，国人就自觉矮了三分，再想出人头地，以为非仰仗洋人的势力不可。所以为了发家致富，不少人就攀此捷径，跻身当了洋买办。买办果然荣光，被称之为“高等华人”，人前人后，出尽风头。

上海的第一个买办，名叫穆炳元，系浙江宁波人氏。他原是清兵的一个小头目，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英军攻陷定海时被俘，经不住威胁利诱，卖身投靠英人。道光二十二年，英舰侵沪，大举登岸。是时穆炳元已熟说英语，被派赴阵前，充当英人翻译并任总务，开始了他卖国求荣的生涯。英军进驻上海，上海开埠，穆炳元又被派上更大的用场，承担包揽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贸交易。据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说，无论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

穆炳元在华洋交易中巧取豪夺，积攒成巨富，一跃而成为上海的头号闻人。为巩固发展穆家产业，他又广收学徒，教习他们英语及有关外贸交易的手续和事项，这时穆炳元早已令人刮目相看了，全不管他屈身卖国那一节，只知道他的家大业大，因此闻名乡里。他招收的那些学徒，也就多为同乡青年。后因商务繁忙，穆炳元应接不暇，便将他的学徒们一一引荐给外商，自

已退下来，从学徒身上提成抽利。

此虽为上海洋人雇佣中国买办之始，但毕竟算是第二代买办了。所以上海的买办中，迄今为止，仍以宁波人为最众。如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怡和洋行大买办杨坊等等，无一不是宁波人。旅居上海的宁波商帮为最大，最成气候，亦以此为渊源。

其实买办的工资，一般来说并不高，但人们看重的是买办这一职务，而非工资，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是也。工资可以忽略不计，其他收入来源可观，比如依附于外商掠夺，从中分肥抽利；又比如耍些瞒天过海的伎俩，两边哄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获利就不可计数了，据史料记载，一个月薪为二十五元的买办，不出三年工夫，就可家产万贯，成为一个“面团团”式的大富翁，这岂是那区区二十五元月薪所能积累下来的？所以买办一职倍受青睐，是有增无减，日益走俏。

生财有道自不必说，升官当然也有道。只要当了买办，就可以奔走往来于官场，明为洋主子穿针引线，暗中却结交官绅势力。美国贝德福的洋行里，有个买办叫吴健彰，他是广东省人，年轻时来沪。小刀会起义期间，他有个兄弟在其中，名叫吴健文，得悉队伍要在咸丰三年8月10日起事，私下里通知其兄暂离美国洋行，回家躲避。吴健彰却不顾其弟舍身泄密之情，认为此系立功的大好机会，就通知了上海的清兵守将，回头又告密于洋主子。

因为清军及英法各国已掌握了这一情报，所以小刀会起义那天，猝不及防，未及成事便遭血腥镇压，死伤无数。小刀会领导者黄威阵亡，刘丽川率余部投靠了太平军。吴健文乃黄威部下的一个小头目，见清军及英法联军有的放矢，攻守自如，始知在兄长那里走漏了风声，禁不住仰天长叹，亲兄弟反目。他自知无颜追随另一领导者刘丽川，便半道杀回，左冲右突，亲率二十名亲兵杀开一条血路，直冲进美国的贝德福洋行，要亲手杀了吴健彰这个一母同胞的长兄。但敌众我寡，未及见着吴健彰的影子，吴健文与二十名亲兵便中弹身亡。吴健彰出来收敛其弟尸首，早已血肉模糊，却还有一口气存在胸中。吴健文血目圆睁，吐了其兄一口血痰方才瞑目，凡见者无不叹为观止，美国人亦称为英雄。

吴健彰平乱有力，当然功不可没，由清兵守将奏报朝廷，降旨封为上海道道员。吴健彰既然出身于买办，自然还会为洋主子效力，对洋人以筑路等为理由变相扩充租界的事，大尽地主之谊。筑路如此，别事亦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

吴健彰以买办之身登上仕途，得授高官，别的买办自也不甘居后。因为凡朝廷大员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私人生意，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莫不如此，所以务必和洋商打交道，这就需要买办帮忙了。因此买办跻身官场，亦能捐官入仕。徐阔是浙江慈溪人，原在宝顺洋行当买办。他先捐了个光禄寺署正，同畜意进军大洋行治四年又报捐员外郎，进入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因经营颇有起色，受到李鸿章赏识。同治五年，李鸿章出面保奏徐阔四品衔。再如怡和洋行的大买办唐景星，亦在暴富后捐了一个道员，分发福建。买办的势力，由此可窥一斑而识全豹。

然而买办毕竟身为华人，却为洋人办事，说到底是为虎作伥，历来为稍有爱国心的民众所不齿。所以三个人酒醉了，心却不醉，皆避讳着这一点，只称说当买办倒不失为一计。虞洽卿苦笑。另二人不解他的笑意，互相对望了一眼。舒三泰试探着问道：“怎么，阿德弟没有当买办的兴趣。”

虞洽卿还是苦笑，端起杯子说：“世人如何看待买办，姑且不提，但光有兴趣又有何用，路子到哪里找去？”

舒三泰不以为然，以为凭他这些年的关系网络，联系个把洋行还是没问题的，因此表示自己去活动，不信就挤不进去。虞洽卿连忙摆手，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他颇有点自知之明：就算舒三泰联系了路子，光靠眼下的这点小聪明，进去了也无益。别的不说，仅英语这关就过不去。不懂洋情倒也罢了，再不懂得英语，那还不得叫洋人当猴耍？

闻此一说，舒、洪二人也感为难。但洪雪帆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他踊跃着说：“我觉得以虞先生的才干和魄力，无论洋商业务有多复杂，也都能胜任的，即使不懂外语，也不致于被洋人耍，我以为不妨一试。”

虞洽卿深深地看了洪雪帆一眼，没说话。他就此看出了洪雪帆的弱点，虽敢做敢为，但没人督着，难保不出岔子，因其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依他之言，果然不被洋人耍，也要不了洋人的，那还何必跑到洋商那里去？但他也是好意，不好妄加指责，因此把目光转向舒三泰，问他是什么意思？

舒三泰老于世故，当然不会像洪雪帆那样轻率，沉吟了一会儿说：“看来要进洋行，洋语是务必学的了。”

洪雪帆对此事很有兴趣，因为一旦虞洽卿当上买办，他便进可以随着去，退则可以留在颜料行独撑门面，自己既与虞洽卿结定了翁婿关系，当然希望他好起来，只有他兜里的银子装满了，自己才能跟着往兜里装，所以他始终表现得很积极。闻言又立即说道：

“学洋话我倒知道一个地方，咱们望平街西头的基督教堂里，就有一个青年学会，每晚都讲授英语。但不知此组织有什么规定，要不要托人引荐什么的。”

“有就好。”舒三泰说，“只要老弟有心学，我包你进青年学会。”

洪雪帆也说：“虞先生尽管去学，瑞康号的事我全干了。”虞洽卿颇受鼓舞，决心去“叽哩哇啦”一回。至此，三人话已投机，谈得很拢，连连碰杯，至天亮方散。

虽然八字还没一撇，但众人已看到曙光。所以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一晚时，三人俱言侥幸。虞洽卿的发迹，正是以这一夜的通宵酒话为契机，直至走上上海的商业领袖地位，岂不侥幸？舒三泰之力主虞洽卿当买办，像洪雪帆一样，自有个人的目的在其中。他这人野心不算大，只要闻名乡里，在这望平街上成为头号人物就行了。以他的精明和才干，达此目标绰绰有余，不然他父亲也不会在他只有十八岁的时候，就让他独撑门面。现在万泉号有伙计近二十人，流动资金三万多元，当数望平街规模最大的店铺了。谁知半道杀出个虞洽卿来，棋高自己一筹，怎么也走不到他前面去。因为瑞康号虽然不比万泉号大，但飞速发展，大有超越之势，况且，虞洽卿有赤脚财神之名，传得又邪乎又快，反倒比自己的名字响亮起来，因此内心颇为不安。不如让他走出望平街去。

此系其一。二是虞洽卿若真的当了买办，于自己当然有好处。自己给他托关系、找门路，他断无不思图报之理。只要买办随便透露一点信息，比如洋商近来的贸易重点，你就可以早做准备，发笔投机的财。

有此两点，足可以让舒三泰热心此事的。至于交情，自又不必多说。所以次日一早他就向人打听了入基督教青年学会的手续，等到了黄昏，便托人替虞洽卿报上名了，下个礼拜一晚上便可去学习。

虞洽卿当然欣然而去。他素以粗通文墨自逊，实质上是以贬而扬矣。幼时在家读过三年的私塾，到现在夫人奚氏又藏书千册，虞洽卿耳熏目染，也是大有收获，谈笑说话遂能斟酌词句，颇见文雅。听说英语比汉语好学，虞洽卿平添信心，把眼下的全部心神全放在英语上了。

教会的英语课由牧师任教，学生全是华人青年，只在晚上传授。这些人几乎没一个是为知识而学的，大多别有用心。尽管说是青年学会，但每一个青年基本上都家有娇妻爱子，年龄到了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不等。说穿了是一些穷而想富的人。

虞洽卿在里面算是比较富足，也最年轻，因而挺受人欢迎。虞洽卿因为后来，好些地方听不懂，不得已就得向他们讨教。授课授到十点钟，再跟着老同学们补习一会儿，虞洽卿每晚回来的时候，一般都要到深夜的零点多钟了。这惹恼了奚氏，夜夜孤灯长伴，自然有意见。虞洽卿顾不得陪夫人，每天深夜回来已人困马乏，倒头就睡。夜夜盼郎归的奚氏岂有不窝火之理？

虞洽卿夜间听讲，白天温习，昼夜叽哩叭啦地念叨，便如同中了魔道一般，对奚氏的寂寞自是视而不见。

一天夜半，奚氏好不容易等回虞洽卿，见他还全神贯注地咕噜着什么，一时性起，不由分说夺下他掖下的外文书和笔记本，哗啦一声扔了，狠狠地说道：

“你当清教徒去吧，我还不当修女呢！”

奚氏羞恼成怒，虞洽卿当然也火冒三丈，他从未受过这个，更不明白奚氏何来这么大的火气。奚氏正在气头上，厉声厉色地挖苦他婚前千方百计地骗人家良家妇女，这会儿却玩腻了，就想丢在一边了。

这样南辕北辙，使事情无形中恶化了。虞洽卿勃然变色，怒骂道：“别以为我沾了你们奚家的光，说老实话，不看你家老头子的面子，我还不要你这臭婆娘呢。”

这就扯得更远了。奚氏冷笑了一声，反唇相讥道：“这么说我还稀罕你了？你吃的用的占的，哪一样东西不姓奚？谁沾光谁受屈，心里还不清楚？我倒奇怪世界上还有沾了便宜又卖乖的人哩。”

两个人翻来复去的，就纠缠这么几句话。这样较起劲来，俨然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肯甘败下风，连少说一句都不肯的。

这一次的争吵，彼此伤害了感情。如果说虞洽卿先前还没想过另觅新欢或纳妾的事，但从这一夜开始，他却想了起来。

奚氏当然不知道虞洽卿的心思，还在伶牙利齿地数落着，诉尽了委屈和苦衷。虞洽卿看看散落一地的书纸，自然气不打一处来，厉声斥责她捡起来。奚氏觉得她平常就是服侍他惯了，他才这么拿她不当回事，如今两相闹翻，哪里还有言听计从的道理，所以偏不肯捡。虞洽卿原本也不指望她捡的，正好找个理由，扬手甩过去一个响亮的巴掌。

巴掌突如其来，出乎奚氏的意料。她一蹦老高，终于骂出那句很伤虞洽卿自尊心的话：“好啊！你个小赤脚佬。”

这样一巴掌显然就不够分量了，必须施以拳脚，否则不能解此侮辱。一面拳打脚踢，还一面纳闷，婚前那么文静雅气的一个小姐，一旦到了婚后，怎么就如此粗俗不堪了呢？

当时他们还住在奚家大院里，老两口住上房，小两口住配房，彼此虽然相距有一段距离，但还不至于互相听不到动静。那是他们小两口结婚几年来

头一次动这么大的干戈，况又吵了一夜，自然惊动了那边的老两口。奚汇如装作没事人似的使劲咳嗽了两声。

小两口的肉搏战这才得以休兵。

所谓水涨船高。奚氏愈不愿意虞洽卿学洋语，虞洽卿学洋语的劲头就愈大。日常生活当中，随便看到任何一样东西，诸如颜料、柜台、桌椅或厕所什么的，无一不用英语咕噜一遍。这样过了两三年时间，只读过三年私塾的虞洽卿，就能说一口颇像样的洋泾浜英语了。

## 蛟龙入海

三十岁以前，虞洽卿做人处事还是比较讲究分寸的。不然，他早就离开瑞康号颜料行，另攀上别的高枝了。奚氏说过他吃的用的全是奚家的话，让他耿耿于怀。好在奚氏后悔失言，不止一回向他道歉。他那晚当然也说了不少过头的话，不便咬住奚氏不放。另外奚汇如老两口一直拿他善待有加，这是他万难辜负的。

如今，虞洽卿在瑞康颜料行效力已达十二年之久，整个青春时光都过了大半，也算对得起瑞康号了。为给岳父大人一个交待，他把洪雪帆从跑街的位置上换下来，让内弟奚梦雄上去。稍后，又让梦雄熟悉自己掌管的财务等事，旨在让他能独立支撑颜料行的门面。他不想一拍屁股就走人，规模比他来时大了一二十倍的瑞康号，毕竟有他的心血啊！

虽然去向未定，但并不妨碍他做准备。当他把洋语说得像汉语，或者像他的一口浙东土话一样流畅的时候，心下便明白自己在此处的日子不多了。但事情并没有如期进行。其间，舒三泰的老母病丧，他回乡下老家服孝，一去两三年。等他回来，跟他有关系的那几家洋行里，早已另换了别的负责人，因此还得另外再铺路。但舒三泰表示一定尽力，让虞洽卿先做好准备，一有眉目，就来通知。

运气要来，挡也挡不住的，虞洽卿对此持着乐观的态度。就算舒三泰终是找不到去处，他亦信心十足。多年的经历告诉他，机会俯拾即是，终会降临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事情不出所料。一天，他和舒三泰去一个朋友那里去打探消息，正走间，忽然听见洪雪帆在背后喊，说有要紧事。

洪雪帆追上来，气喘吁吁地说，他刚才和奚梦雄去进货，半路被一个洋人拦住，比比划划的，像要打听什么，样子看上去挺着急的，估计是丢了某种东西。他和奚梦友有事在身，又不知他嘟囔些什么，本想甩开洋人继续走路的，但转念想到了虞洽卿，觉得有必要弄清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就让奚梦雄先去了一步，自己示意那个洋人在此等一会儿，然后就跑来追他们两个。

于是三人折路往回走去。

那是个块头挺大的洋人，正呆在那里傻乎乎地等。他周围站满了中国人，但却没一个懂他的话。虞洽卿分开众人，上前“哈罗”了一声，抱拳一礼道：

“Good morning, Sir。”

洋人面露喜色，总算碰到一个懂英文的人了，立即回问了一声好。

虞洽卿又说：“Can I help you？”

洋人擦了一把汗，松一口气，把虞洽卿当救星似的感激了一番，就唏哩哇啦一通，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舒三泰洪雪帆等人听得大眼瞪小眼，而虞

洽卿未及他说完，便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洋人日前收到一份通知，是他失散多年的父母所在地的法院给他的。他父亲已死，母亲业已病危，受理他们产权的法院多方查询才找到他的地址，通知他赶回去接受遗产。这洋人也是悲喜交集，不小心把通知书丢在刚才坐的人力车上了。这可是非同小可，因为母亲住地、法院名称、乃至联系人等，他一概没能记住。那不是一封普通的信，洋人反复说，那是几万英镑的一笔巨产啊！

虽然时已数九寒天，可洋人仍说得汗流满面。巨额遗产固然让他心疼，但不能应约而见离散多年又在弥留之际的母亲一面，尤令他汗颜。虞洽卿对此深表同情，安慰了几句，表示会尽力帮他。

虞洽卿让洋人留下住址，答应最迟两天后给他回话，让他先耐心等着，别急。回头又对舒三泰和洪雪帆复述了一下事情的大致经过。二人也觉得事情非同小可，理应急人所急。于是三人分头行动，去就近几家人力车行了解情况。瑞康号发动了店里的全部人马，万泉号亦然，满街上乱截人力车夫。是日晚上，还是早年和下层人士打交道最多的洪雪帆依照洋人提供的线索，在一个小弄堂里，拐弯抹角地找到了那个人力车夫。

车夫一天里拉几个洋人，心里当然有数。但那个车夫上了点年岁，反应比较迟钝，洪雪帆给他提示了半天，他才忽然一拍脑门说：“是有过这么一封信。”但他连中国字都不认识，更不知那曲里拐弯地洋字母写的是些什么，拾起后就随手扔到垃圾堆上了。

“还好，”洪雪帆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总算没把它当卷烟纸烧掉。”

几个人又分头去扒拉垃圾堆。

是夜月黑风高，洪雪帆带着好几个人提着灯笼在垃圾堆里翻。洪雪帆最后虽也弄得灰头土脑，全身臊臭，却毕竟扒拉出了那封价值不菲的信件。

次日一早，手持那封皱成一团却又一字千金的信，虞洽卿和舒三泰一道去找了那个洋大人。洋人说不尽的千恩万谢，当即请这二位恩人进了一家高级饭店。席间，洋人一再声言要好好地报答虞洽卿，问他要什么？他说自己不知是给银元、珠宝还是他们国家的英磅好。

虞洽卿已心有所动，自然不会要他的谢金，故不屑地一笑道：“我等只是急阁下所急，交个朋友就是，谢字不必说了。”

这封失而复得的信件，别人不知道份量，洋人自己最清楚的，所以表示朋友要交，谢礼也一定要给的。又说他来沪城这多年了，像虞洽卿这样仗义轻利的华人尚不多见，当然希望交成朋友。双方态度都很坚决，一时议不出个眉目。虞洽卿故意看看舒三泰，仿佛很为难，要向他请教该怎么办。洋人倒也识趣，知他二人有话说，忙说要去一趟卫生间，借故离席而去了。

此事大有文章可做。早在信未找到之前，舒三泰就有了警觉。就在众人忙着寻找车夫和信的当儿，舒三泰自去打听那个洋人的身份和在沪的情况去了。得知此洋人自英国的泰晤士河畔来，世袭的贵族出身，姓凯斯普诺，在英国驻沪领事馆供职，任领事秘书，同时还在工部局兼职，是公共租界当局的头面人物。舒三泰闻讯吓了一跳，始知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让虞洽卿这个赤脚财神给逮住了。

舒三泰最近已通过路子联系了一家德国商人新办的鲁麟洋行，这家洋行急欲找一个精通商务的华人打开局面，但因为路子拐弯抹角，关系不硬，所以对对方回话说，进人可以，但得有个有名望的洋人担保才行，否则不便接受

推荐。舒三泰原本想用重礼打破他们的这一条件，或者用重礼托一个洋人出面担保，谁知半道就杀出这个叫凯斯普诺的大块头来，何不叫他做个保人？

“就让他出面担保吧，”舒三泰说，“这样，我们即可谢绝他的谢礼，落个人情，他对我们也算有了交待。”

虞洽卿也是这个意思，称言此计甚妙，说没准以后还有更大的事情要麻烦这家伙，不妨把关系留着慢慢用。“但不知他与那德国的洋行有没有关系？”虞洽卿又说。

舒三泰说没事的，他既是公共租界的头面人物，关系自然遍及各国洋商。就算没关系，他亦可以出面去找。

二人嘀咕了一会儿，计议停当。佯装如厕的凯斯普诺，业已回到座位上。又喝了几杯酒，洋人复提出谢字，虞洽卿摆手止住，指着舒三泰，提出了上述事情。凯斯普诺倒是个爽快人，满口答应，说他和德领事馆的领事还挺熟的，没问题。

此事就这样说定了。

回到店里，虞洽卿把帐簿等东西移交内弟奚梦雄，又去见了丈人。尽管奚家父子料到这一天迟早会来到，但接受起来仍不免觉得突兀。

奚汇如知道留他是留不住的了，便退而求其次，希望能把大伙计洪雪帆留下。洪雪帆的精明能干，他早有觉察，故指望他能留下来帮助儿子支撑门面。因为他已五十余岁了，是真老得不堪重负了。

虞洽卿当然能体察丈人的心思，但他却苦笑了一下说道：“此人虽命比纸薄，然心却比天高。我一走，不知他要怎么折腾呢。况他和梦雄弟互相小瞧，怕是扯不到一块去。姑且让他随我走吧。”

虽是舍不得洪雪帆这一得力干将，但虞洽卿的这番话，却字字句句都敲在奚汇如的心上。他也看得出来，洪雪帆虽然出身卑微，但智勇过人，若不是比他更有心机的人，怕着实不好驾驭。因此奚汇如提醒女婿，既然知道此人不易驾驭，就应留他一点心。虞洽卿含蓄地笑了笑，说：“也算他运气不济，正好碰上了我。”

奚汇如说：“你心里明白就好。”

虞洽卿又安慰丈人道：“我人虽然走了，但心还是在这儿的。这儿是我的家，我还能到哪里去。梦雄弟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当哥的自然不会坐视。您老已到了享福的年纪，凡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这几句话颇中听，奚汇如的脸色方活泛了些。想到他这一走，务必要搬家，深怕以后没有父母在身边，女儿独个跟着虞洽卿受委屈，就又说了些教养无方，小女不懂事之类的话。虞洽卿能领会他的意思，赶忙表示万事不会出差错，请岳父放心。奚汇如说这就好，回头嘱咐梦雄这几天好好学生意。

洋人办事利索。不出一个星期，凯斯普诺就转来了鲁麟洋行的聘请通知。虞洽卿大喜，立即去洋行报到。德商看在凯斯普诺这位租界要人的情面上，安排虞洽卿一进去就做了行里的跑楼。跑楼即副买办，只要干的好，买办一职是垂手可及的。报完到，理应回谢凯斯普诺的，他因为虞洽卿的事推迟了行期。当然，没有虞洽卿，他连行都不必行的。报到这天，正好是凯斯普诺回国继承遗产的启程之日，当虞洽卿表示要为其饯行的时候，他却“挠挠”地摆着手，顾自乘船去了。别时，归心似箭的洋大人倒还没糊涂，说不久就会回来，有事还可找他。虞洽卿要的就是他这句话，欣然挥别。

别了洋人，回头还要告别他埋头苦干了十二年之久的瑞康颜料行。这是

桩大事情，他准备到饭店里去订几桌酒席，把行里所有的学徒们一并宴请，大家跟他跑前忙后的，别时理应有所表示。不期老丈人这回猜到了女婿的心思，走到了虞洽卿前面。等他送洋大人回来，院里屋里已摆了好几桌酒席了。

奚汇如与虞洽卿这对老生意搭档，虽然早已是翁婿关系，但真到了别离的时候，彼此还是动了感情，说话间眼圈都红了。谈到伤心处，两人还拉起了手，又握又抖的，让人瞠目。

舒三泰忍俊不禁，就在旁边打趣说：“怎么像哥俩似的，真没见过你们这一对翁婿。”

“还说呢，”奚汇如回笑道，“这回准又是你帮着挖了我的墙角。”

舒三泰叫冤，众人哄堂而笑。

参加这次别宴的人，除瑞康号的全班人马外，还有对面和相邻几家店铺的老板。大家少不了一番庆贺，祝虞洽卿此去财源广进，生财有道。因为人多，所以热闹，但唱主角的，还是奚家一对翁婿。

“阿德呀，”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奚汇如端起一杯酒，正了脸色说道：“这些年，瑞康号亏了你跑前忙后，才有了今天，奚家家业也才得以兴旺。老夫知你劳苦功高，特敬酒一杯，略表老夫寸心。”

话说得真诚，人听得也动情，只见翁婿碰杯，彼此一饮而尽。二人如此亲近，不顾繁文缛节，彼此推心置腹，实属难得，一时传为望平街佳话，人人皆知。

“岳丈太抬举小婿了。”岳父那番话博得满堂喝彩，女婿自也要说一段话的，只听虞洽卿说道：“想当初小婿初来上海滩，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何曾有人正眼看待？惟岳丈重怜，收容门下。岳丈知遇之恩，如同再生父母，没有岳丈就没有阿德的今天。值此别期，阿德愧无报答，惟有借酒代心，岳丈请。”

翁婿又是一声响亮的碰杯。

这又是一番掏心挖肺的话，听者无不感慨系之。这番翁婿话别的场景，别开生面，令人扼腕叹息。翁情真，婿意切，两个杯来盏去，不知真到了伤心处，还是有了几分的酒意，各自竟泪水涟涟了。

于是四座俱惊，面面相觑。世上自有“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一说，就在众人都看得神彩飞扬，喝彩叫好时，只一个人深受牵动，内心充满了感情，这人就是一旁的洪雪帆，只有他最能体会这种深入骨髓的离别情。他当时正在他们中间倒茶斟酒，因而把这一情景看得无比真切。他和虞洽卿的命运大致相同，他多么希望当自己离开虞洽卿的时候，他也能对自己如此看重。

正思量间，只见奚汇如端起一杯酒，环顾了一下众人，声泪俱下地说道：

“阿德呀，这一回，老夫我抱愧再没有第二个女儿可留下你说完，仰脖喝下一杯辣酒。

虞洽卿唏嘘不已。

一旁的洪雪帆，自也感动得流出泪来。

虞洽卿百感交集地别了岳丈等人，携妻带着地去鲁麟洋行上任去了。时值光绪二十年冬天。

## 浪起鲁麟



上海一直持续着病态发展的状态。至上个世纪末期，洋人在沪经营引进项目已包罗万象，无奇不有，像洋妓院、澡堂、剧院等一些色情和娱乐场所，也相继开设。

据光绪十五年的统计，上海人口已逾百万，准确数字为一百一十六万。这样，上海城区的街道和住宅日渐拥挤紧张起来，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光绪二十年，上海知县黄承宣受命清理南市的黄浦江浅滩时突发灵感，以为在此修筑一条马路倒不失为良策，遂向上海道建议。时任上海道台的，也姓黄，名祖络，江苏无锡人。他业已清楚时下的交通状况不佳，洋人车马横冲直撞，伤亡华人市民的事件屡禁不止，故觉得知县这一建议切实可行。但他手中权小，而且没钱，所以又将黄承宣的禀文呈报两江总督。这时任两江总督的，早就不是左宗棠了，他在法国军队侵占福建的时候，又被慈禧调往前线御敌。当时左宗棠已七十余岁，连朝见慈禧一般都不跪拜了。慈禧调他来，只是借重他的威望坐镇，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去南方督师。左宗棠焉有服老之理，又带着个棺材，“鞠躬尽瘁”而去。

时任两江总督的，是张之洞。张之洞原在军机、内阁等处呆过，深得慈禧赏识，后出镇广东，担任总督。他在中法战争期间，所募的军械、粮饷充足，并从英国的汇丰银行贷过一百万两银子，有力地支持了军费。因而慈禧认为张之洞是那几年放出去的最得力的一个大员。

张之洞当时亦被上海交通困扰多时，便转奏北京拨款，设局兴工。凡慈禧交张之洞办的事，张没有办不妥的，如今张来奏禀，慈禧自然也就欣然恩准。翌年冬天，张之洞责成上海道黄祖络亲领其事，着手筹划“上海南市马路工程局”事宜。

南市马路工程局，也是上海最早的市政机关，由黄祖络亲任局长，黄承宣任副局长，下设办事员及工程具体负责人员若干。清理浅滩的原班人马不撤，就地即行破土动工。马路北从方浜口起，南至陆家浜口止，共占地三十八亩七分六厘二毫弱，全线长计八百零四丈，宽计三丈许，年底竣工，即现今南市区的南马路。

之后，原班人马又继续清理江边浅滩，计划开筑一条与外马路相对应的里马路，以减轻外马路负担。

此为上海马路之先河，市政建设从此出现一片前所未有的局面。稍后吴淞开埠总局创立，先后又在浦东、闸北等地筑路。清政府不惜巨款投资上海的市政建筑，实有把上海当做经济龙头之意。因此，虞洽卿在这个时候进军洋行，正是天赐良机。

鲁麟洋行位于公共租界西侧，占地十五亩。它的后台是德华银行。德华银行总部在德国国内，光绪十六年来上海设立分行，是继英法两国来沪开的最大的银行之一。鲁麟洋行竟有这样一个财雄势大的靠山，实出虞洽卿意料之外，他不禁窃喜。

鲁麟洋行专做进出口生意，进口货物以颜料为主，兼营西药、五金、军服、玻璃等；出口货物则以大豆、粮食为主，兼及桐油、丝、纱、茶、酒和盐等。生意清闲时节，也常根据市场需要兼营其他，可谓凡能赚钱生利的，无所不做。

虞洽卿上任以前，虽也猜想该行的经营规模和范围，但仍没想到会是这么大的阵势。不用计算，洋行的资产，至少也得有瑞康颜料的百倍之巨，这自又让他喜出望外。

事情尚未经手虞洽卿就喜上眉梢，自也有些缘故：此人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办大事的人，素以才智过人自诩，而这一遭正是蛟龙入海，其势难测。左宗棠只知道把自己比做诸葛武侯，却不知另有一人把自己比做他的。虞洽卿志在经商，当然不会成为左侯。但他最敬重左宗棠转战南北，总能出奇制胜。虞洽卿要把左宗棠的那些谋略用到商务上，做一个商场上的左侯，或者说虞侯。

为证明自己的文韬武略，虞洽卿曾在象棋上做过验证。他一般不屑和某个人单独对弈的，一般同时要找三四个人。他熟读过两三本棋谱，可以走盲棋，所以通常是和奚汇如、舒三泰、洪雪帆、奚梦雄四个人开战。棋盘摆好，他连棋子都不执的，听得某某走了炮二平五，他这里就应一声马八进三，由旁观者或他的学徒们代他走棋。即使那几盘棋都走到了紧急关头，他亦能方寸不乱，应对自如。

那四个人中，一般要有三个人输的，唯洪雪帆能和他经常走成和局。洪雪帆虽然不会下盲棋，但只要亲手执子，棋步可走得条理清晰，进退有方，算是思维最缜密的一个。有时他差不多能赢虞洽卿的盲棋，却不赢，只求和局。洪雪帆虽然能把棋步隐藏得不留痕迹，别人无法识破，虞洽卿心里则有数，曾私下里说过他这大可不必，不过游戏而已。虞洽卿也有挺惨的时候，有几次他四路兵败，各局皆输。但他说这也过瘾，输得干净利落了，好再重整河山。这当然是扯到棋局以外的话了。而他的下棋，本身便不仅仅是棋盘上的对弈，所以大家也都能听明白他的弦外之音，知道他这是在以棋喻人，以小喻大，虞洽卿常对洪雪帆说，对于输赢，可以不很在意，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可另当别论的。

虞洽卿的浙东老家，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谚语，说是喂一头猪也是喂，索性不如弄一群猪来喂。喂猪如此，别事亦然，他深明个中精奥，常常津津乐道，如今到了可以大展身手的鲁麟洋行，自然欢喜。

洋行的总董事，名叫贝莱多·卡杜，来自德国的柏林，时年四十二岁，大胡子，宽肩膀，是个很方正的汉子。他原在德国国内的金融系统里呆过多年，财会专业出身，后随德华银行来上海设立分行。银行的收入当说是不错了，他却并不以为满足。他发现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大有可为，遂另辟蹊径，以德华银行的名义办了鲁麟这么一个分属机构。由此举不难看出，卡杜是那种既有头脑又有野心的人。

虞洽卿也是这类人，因而与他一见如故，谈得投机。当然，洋董事卡杜是别有用心。他在虞洽卿上工的头一天就和他聊了一个上午，还有面试的一层意思在其中。虞洽卿具有多年经验，对市场尤其是对颜料市场的行情滥熟于胸，因此对卡杜的问题对答如流。他平常最擅长的就是下盲棋，因而说到购销两事的一些规划和设想，侃侃而谈，头头是道。这实在出乎贝莱多·卡杜的预料，因此他对虞洽卿印象极好，让他先安顿熟悉一下，即日负责行里的购销两事。

采购及推销，在任何公司或厂家，都算是顶顶重要的两大业务了，当系肥差。卡杜急于打开局面，不惜重金收买人心，因此行里雇工的薪水一般都比别的洋行高。这对于虞洽卿来说，自又是意外之喜。

买办和跑楼不同于别职，自然是有油水。鲁麟洋行的规定是，凡推销一宗货物者，可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每采购一批可供出口的货物者，则可提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佣金。这算是多劳多得的计酬法，不算月薪。

因为初来乍到，虞洽卿不敢掉以轻心，只卖力地干着分内的事。稍有超额，也怕引起别的同行的嫉妒，生出排挤之心。洋行的业务毕竟主要是销售颜料，这是他熟悉的，因此任务都能轻松完成。这样脚踏实地地干了足有半年，颇得洋董事卡杜的信任，决意重用，提他为跑楼领班。

一年以后，上海的颜料行业出现紊乱的状况，忽涨忽跌，行情不稳。颜料原本就是一项利小本大的生意，一些专营进口颜料生意的洋行见此情景，不再屑于此行业，转而经营别的项目。颜料行业越发乱套了。

早有调查商场形势的材料上报到贝多菜·卡杜的办公桌上，俱言颜料行情动向不定，各大洋行都转营别业去了。这些消息纷至沓来，堆满了卡杜的办公桌。卡杜饶有兴味地敲着烟斗，一页一页材料翻过，看得分外仔细。

然后通知开了一个董事会。

别的董事和总经理及经理等人，早也风闻此讯，如今又传阅了颜料行情动向不定的调查材料，所以一致认为本行亦应早做打算，把库存的颜料及时脱手，不再进货，等市场趋向稳定时再另做计议。

会议进行到这里，本应由总董事提议另议别的进口项目了，但贝多菜·卡杜却不，又明知故问了一句：“诸位都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众人的看法早就是一致的，所以虽不知他的想法，仍都点头示意。他说：“这就好。这样我们可以把别的业务暂放一边，专攻颜料一项。”

会场大哗。众董事面面相觑，不知他此言何出。只见卡杜敲着他的烟斗，示意安静，听他讲出具体的意见。

卡杜的见解着实高明。他认为既然大家都认为眼下的颜料生意不可图，那么市场调查来的这些情况无疑是确凿准确的了。颜料市场不稳，恰好证明了颜料生意可图。因为就眼下的趋势看，各大洋行非但不进颜料，库存的货物恐怕也都急于脱手。果真如此，三两个月后，货源必定断绝，价格便会回升或猛增。这样，我们不仅要屯积现有的库存颜料，还要广进。一旦市场货空，颜料告急，我们独家抛向市场，届时垄断上海整个颜料行业者，就非鲁麟莫属了。话说到最后，他又加重语气道：“物极必反，冷极必热，历来为商场之常情，诸君以为然否？”

卡杜这一番话，当然不无道理，众董事哑口无言。董事中有一半以上赞同他的决策，认为不妨孤注一掷。但另有一少半则特反对意见，道理明摆着的，太冒险。几个持中立意见的则折衷说，库房的存货可以屯积，但是否还要继续进货，应该另做商量。

董事中原有规定，凡遇上重大的事项，须有三分之二票数通过或否定，方可决其行。但卡杜意志坚定，态度不容反驳。他点了一下人头，发现把那几个持中立意见的再争取过来，即便凑不够三分之二，亦占绝对优势了。因此，他越过众人，目光直扫过去说：

“你们几个一向敢做敢为，为我所敬重，今日怎么也犹豫不决起来了？这样吧，成功了大家分成，失败了后果由我一人承担。诸位董事意下如何？”

这就不好回答了。洋行的股份是集体的，分红人人有份，都是为了行里利益，岂有一人承担失败后果的道理。因此不仅那几个持中立意见的，连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受到了鼓动。

卡杜原计划进二百吨颜料，后经磋商，暂进一百吨。一百吨也超过了现有的流动资金周转能力。因此，卡杜又责令暂停其他业务，并去德华银行贷来一笔款子，克日赴德国进货。

这样一个大动作，自然要保守其机密性的。但因为不是全体通过，持保留意见的那几个人难免有怨言生出。况且他们的股份小，人微言轻，尤其觉得不是滋味，不满卡杜的言行，时有流露。因此洋行决策层的这一内部机密，不日走漏了风声。

虞洽卿知悉后，心里恍然有所悟：怪不得这些天洋行的各类业务都松弛下来，原来暗中进行着一个计谋。他本是销售颜料的一个最拿手的干将，近日却忽然没有任务了，这也引起了他的警觉，但更多的却是疑惑。如今风闻此讯，不禁暗自叹服起总董事卡杜的眼光来。

任务没了，他又闲不住，本打算再去争取做别的事情，以表示自己的忠心的，但到了董事办公楼门口，忽又停下，觉得既已掌握了这一情报，别的交易自然不多，何必多此一举？所以又半道返回去。

回家见了洪雪帆，说了这事，并不住赞叹洋人的胃口大，魄力也大，会做生意。洪雪帆却猛丁插了一句，说：

“洋人的胃口大，谁的胃口又小了？”

洪雪帆的这句话，也许是因不服洋人而随口发牢骚似地说出来的，但对于虞洽卿，却无疑是一个当头棒喝式的提醒。他一拍脑袋，也说：“是啊，谁的胃口又小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样，胃口大的人，不小心撞上胃口更大的人了。当下两个人低声窃语，策来划去，商量起一桩大得连他们自己都吃惊的事情来。

进入鲁麟洋行后，虞洽卿为在洋人面前留下好印象，不敢擅自造次。但洪雪帆却暂时闲着，如今闲了一年多，实在闲坐不住了。

所谓那桩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吃惊的事情，也就是继洋人打颜料市场的主意以后，打洋人的主意。两个人算是一对老搭档了，一向配合默契，相辅相成，这次又是一拍即合。虞洽卿没任务也得去洋行坐班，工作就主要压在洪雪帆一个人身上。好在他闲了那么久，有的是劲头，欣然领命而去。

洪雪帆的工作，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有两项：一是把各洋行的库存颜料，无论多少，一律买进来，然后原价销售一部分，一分钱都不要赚的，另一部分则屯积起来。第二步是继第一步走，组织一些善于传播新闻的长舌妇，满世界散布“颜料行情看跌”的信息。是时，鲁麟洋行的进货船只还在途中。

这两项工作是如此简单，自然难不住洪雪帆。何况虞洽卿有言在先，销售颜料的时候，不仅可以不赚钱，连赔钱都没有关系，目的当然是为“颜料行情看跌”的谣言服务。

上海的颜料市场，主要集中在望平街上，再由此处分发四方。如果望平街的枢纽不传，货主和用户一般是搭不上话的，仿佛一对未婚的青年男女，枉然情投意合地暗送秋波，没有一个牵线搭桥的媒婆出面，互相难以联姻。所以只要把望平街的工作做好了，整个上海的颜料市场，自可控于股掌之中了。

这实在有点天假其便的意味。无论虞洽卿还是洪雪帆，莫不是从望平街出来的，二人之于望平街上的大小几百家店铺，从东到西，从老板到学徒，无一不滚瓜烂熟。因此拿望平街做文章，等同于囊中取物。

“颜料行情看跌”的消息，先是由某个店铺的女工说起。她对另一家店铺的女工说：“你不知道吧，颜料生意没做头了，供大于求，谁再做谁就要砸了。”

另一个女工恍然说：“我说我们东家怎么就不进货了呢，原来他早就知道了呀。”

两个一致点头说有道理，就去找第三家的女工泄密。所谓“三人成虎”，第三个女工听到的消息，就是某某因做颜色生意而破产了，伙计女工都解雇了，那个惨哟，别提了。第三个就对第四个说，不要紧，反正我们东家准备改行了，你们呢？

到了第七个向第八个饶舌的时候，第八个反而对第七个说，我们东边的那一家进了一百块钱的货，五十块钱都没人要，这会儿正跟佣人发脾气呢。完了完了，颜料生意是没办法做了。

第七个还没对第八个说，第八个何以就这样感叹起来了？原来这消息已从东往西传了一圈，现在又循环过来了。只见满大街上走动的全是神秘兮兮的女工，她们把颜料生意糟踏得糟烂透顶。这消息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但经不住大家的一再传播，所以没影的事反比有影的更叫人觉得可信。望平街上的经营者，不过是一些倒买倒卖的小商小贩，哪里经得起这番真假难辨的口舌，一个一个从柜台后面走到街上来，看别人的动静。大家莫不如此，货就只出不进了。至于消息准确与否，谁也不去考证。而炮制这一谣言的洪雪帆，却连个面都没露。真可谓无风起浪与此同时，鲁麟洋行的百吨颜料来到了上海码头。

贝莱多·卡杜掌握的还是早期的情报，依照他的判断，颜料市场经过前一时期的跌宕，现在应该到了稳定上升的时候了。因此，那百吨巨货上岸以后，他还不慌不忙，以为称霸上海的颜料市场，指日可待。

依他的意思，这批货还是多屯积一些日子的好。但别的董事反对，因为占压资金不说，还耽误着别的生意不能做，认为可适当抬高价格售出。卡杜恨大家没眼光，但也不好再独断专行，答应陆续出售。就在议价的当儿，望平街上的信息反馈到他的办公桌上，俱言坏了，颜料行情暴跌了。

卡杜大惊，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这结果是他所没想到的，也不肯接受。又责令人员速去核实，查出暴跌的原因来。他手下的几个情报人员倒是很称职的，很快落实清楚，说是由几个长舌妇女的谣言引起的。

既然是谣言，自是无中生有，卡杜方有些放下心来。他怕的倒不是暂时的冷清，而是怕其他的洋行和他的计划撞了车，怕行情的跌落是由于货源充足所导致。他又着人下去调查，随时禀报行情。

鲁麟洋行的这一百吨颜料，是这年八月上旬开始筹款，下旬才去进货的。至9月底，货物得以进入库房。期间，为是否尽快抛出这批货，董事们先后召开了好几次会议，时间在不知不觉中一晃而过，市场却一直未见好转。

转眼到了12月，方案还未商议清楚，圣诞节却不期而至。卡杜当然是不肯贱价出售，就是赚得少点他也不肯干，否则屯积的这批货物就等于赔了。卡杜内心虽也焦急，但还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在跟整个需求市场比耐力。

情况越来越恶劣，不仅价格上不去，用户那里几乎就没有人再进货了。便宜也不进，因为他们卖得更便宜，根本无利可图。卡杜开始有些沉不住气，把不准自己究竟是不是错了。货出不了手，当然谈不上分红，因此鲁麟洋行的圣诞节过得没一点气氛。这一来士气低落，原先持赞同意见的也开始不满，卡杜成了孤家寡人，急得脸红脖子粗，围着桌子团团转。圣诞节过后即进入1896年，这批积压了整个95下半年的陈货，实在不能再积压了，他向人喊道：

“把虞洽卿给我找来。”

虞洽卿当时借口“贱内坐月子生病”告了假，住在北苏州路旁的公济医院里面。此院为几个西方传教士所办，始建于同治三年，是上海的第一家西医院，医生大夫全是洋人，护士工友则是雇用的中国人，服务甚好，但主要就诊对象则是洋人和所谓的高等华人。此医院即现在的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虞洽卿的夫人坐月子是真，但病则是可以不看的，况且这回生的是个女孩，很不讨他喜欢。他知道这时上班没用处，总董事跟董事经理们在较劲，去了反倒惹是非。但他人虽在医院，却密切关注着颜料行市。卡杜有一帮人搜集情报，虞洽卿亦有洪雪帆时刻给他汇报信息动态。

洪雪帆目前的工作很紧张也很难做：既不能出面露马脚，还要行之有效地在暗中阻止望平街的各颜料行进货。好在他先前在社会底层混过，三教九流里都有一帮相好的哥们儿弟兄，可随时为他活动。因此工作进行得很严密，基本上没有疏漏。但鲁麟洋行拖了半年还不肯妥协，则叫他心里没谱。如果洋人再硬着头皮坚持一段时间，难保不出岔子。

“那家伙硬是不松手，”洪雪帆担心地说，“我们可就砸了。”

卡杜如此镇静，也出乎虞洽卿的意料。他要是真能坚持到底，情况可确实不妙。卡杜的圣诞节没过好，自己的春节怕也同样过不痛快。因为在卡杜不惜巨款进货的当儿，他亦抖落了家底，让洪雪帆屯积了一批颜料。现在已是阴历腊月了，手中没有钱，年关眼看成了难关，心里自然着急。

“卡杜是个很有毅力的洋人，”他对洪雪帆说，“他很有谋略。不过他身边的那些董事现在在闹内讧，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你不妨坚持几天。说到底这是一场毅力的较量，谁沉不住气谁惨。我想去施加点压力，你这儿把好关就行。”

这当然是打气的话，卡杜若是执意不妥协，虞洽卿也拿他没奈何。不过，洪雪帆本人也是不肯轻易认输的，颠来倒去他忙活半年了，没有泄气的道理。因此他说：“我倒没关系，主要是你这里。”

“我就不用管了，”虞洽卿说，“大不了我们一起过个没钱花的年关。”

这仍然是句打气的话。不过，他的口气这么坚决，也确实给洪雪帆以鼓励。洪雪帆又斗志昂扬起来，说：“好吧，首先是洋人没过好圣诞节，我们才没过好年的，算不得吃亏。不信他还能坚持到明年。”

正这么说着，洋行突然来人，传话总董事叫虞洽卿去一趟。虞洽卿对洪雪帆笑了一下，说：“这就有戏了，你先去吧。”

二人出了公济医院，分头而去。

果然有戏。焦头烂额的卡杜找虞洽卿来，也是逼急了，想听听虞洽卿的意见。他知道虞洽卿在望平街呆过，关系广，门路多，但话又不便明说，因此他责令虞洽卿再去跑跑行情，说他已不信任那帮负责市场调查的人了。

虞洽卿领命而去。又在医院呆了两天，回来对卡杜说：“谣言惑众，颜料行业供大于求，价格怕一时不能回升了。”

这话是卡杜早就料到的，所以不满意。但每一路的情报都是这么说，也不能独怪虞洽卿。莫可奈何地踱了会儿步子，他说：

“你谈具体点吧，比如你的看法和意见。”

虞洽卿说：“尽管行情不稳，价格暴跌，我仍认为大人屯积这批货物是明智的，非平庸之辈所能为。我们中国有句话，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大人不必同一般人计较的。我们前后屯积了半年时间，理应再坚持一些日子。”

急于脱手，则前功尽弃。但现在看这批货又成了累赘，致使资金周转不灵，不妨先以合适的价格抛售，另图他谋。眼下说东道西者，虞某时有所闻，大人当从大局出发，以服人心。万物皆可生财，决不唯独颜料的，请大人早做定夺。”

这一番话，说得相当机智，由不得卡杜不斟酌了。利害关系、人情世故、商情行市、远忧近虑，都让虞洽卿一一挑到了明处，对卡杜可说是一个不小的警告和打击。但虞洽卿也给他指出了前路的，并赞扬了他的做法“非平庸之辈所能为”，又叫他得一些安慰。

“眼下的情况”，卡杜又来气地说，“不是价格方面的，而是根本就没人进货，你还能奈何？”

卡杜的情绪显然是糟糕透了，比起他先前的样子，狼狈了许多。眼窝深陷，胡子乱糟糟的，看上去有些苍老。虞洽卿看得分明，心里窃喜，嘴上却又激了他一句说：

“降价处理，我们就已经亏了，若他们还不识趣，索性不如坚持到底。反正全上海的货源，就只我们库房里有了。”

卡杜吸了口气，心想，难得这个中国人还能跟自己意见一致。但现在所受的压力，已使他喘不过气来，董事们纷纷要撤股，德华银行的贷款虽然不要利息，但也早过了期限。这半年来的人力财力全用在了颜料上，别的收入甚微，若再一意孤行下去，人心势必涣散，洋行解体大有可能。尤为气人的是，有人说他根本没能力销售这批货色，只有堆在库里。

“这也欺人太甚了！”虞洽卿火上浇油说，“我虞某撕破脸皮也要替大人推出这批货。”

“撕破脸皮”的意思，卡杜当然也懂，是说他不惜求爷爷、告奶奶，给人叩头下跪也要帮他卡杜争回这个面子的。卡杜果然很感动，使劲握了握虞洽卿的手。洋行本有三四个买办的，但那几个人均说销售无路，如今虞洽卿能为他动用望平街的老关系，又让他看到了希望。他拍拍虞洽卿的肩膀，说：

“你先去看看吧，价格视情况而定。”

虞洽卿当然不会去望平街敲定什么价格的，那对他来说完全不必要。见了洪雪帆，两个人又密议一番，各自依计而行。

望平街的颜料商行，并不知道自己在与洋人较劲。他们点货不进，只是为个人利益考虑。尽管明知道“颜料行情看跌”的消息始自街上的几个长舌妇之口，不足为信的，但谁也不肯用白花花的银子去冒险，虽然是谣言，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

一连几个月没人进货，谣言也就显得比预言还要准确了。但尽管如此，却不妨碍用户购货。大家怕积压，就折了价优惠，至年底货就全告罄了。

告罄了仍还有人来购货。

这事就有些费琢磨了。柜台后面的老板复走出来，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面面相觑。终于有几家铺子憋不住，说是赔就认赔，亏就认亏，不能看着到手的买卖不做，就相邀拖着板车去进货。但是走到半路，遇见几个人往臭水沟里倒颜料。问其缘故，那几个人气呼呼地说：“颜料都一分钱不值了，留着何用？”

几个人惊得全无话说，又空了车子返回。他们当然不知道，那几个人是洪雪帆雇的，就为倒给进货的人看。他们一走，那几个人也就不倒了。

出了这等怪事，望平街是没法不乱套了。一时人心惶惶，皆说颜料成了

怪物。腊月初五那一天，也不知怎么搞的，所有的厂家染坊都派人来到望平街，皆要进货，而且是大量地进货。他们说：“你们怕赔，我们不怕，进多少我们包多少了。”

这又叫人慌了手脚。

腊月初八晚上，兴旺号颜料行又出了一桩怪事。当时已是夜间的九点多钟，街上黑灯瞎火的，他们却运来满满一板车的货。几个小伙计皆蹑手蹑脚的，如同做贼，卸货的时候，话也不说，只打手势。

兴旺号位于望平街的中心位置，尽管行踪诡秘，却也瞒不过对面和左右邻近的几家铺子，各家老板伙计纷纷警觉地出来，询问是怎么回事。兴旺号人马却皆不作答，只管卸货。

这就越发稀奇了。等货卸完，几个人一把拽住走在最后的一个小学徒，又是哄又是骗又是求，一个劲地问他。小学徒起初不肯说，但他不说别人就不放他走，最后很无奈地把手指竖在唇上，压低声音说：

“告诉你们吧，颜料涨价了。我们老板是通过关系才搞到这点货的，他不让说。”

尽管声音很低，但大家却都听明白了。人越围越多，全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给气坏了。他们更气兴旺号老板，觉得他黑心，太不够意思，这么重要的消息，岂有不打个招呼的道理？于是大伙拥门而入，一个个上前兴师问罪，俱言大家都在望平街上做生意，都在混颜料这碗饭吃，怎么可以好事独吞？

不料兴旺号老板却不买帐，冷笑一声，吹胡子瞪眼地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换你们掌握了这么个情况，也未必肯说与我知。”

众人虽一肚子气，却让他说得没词了。想想真轮到自己有这门路，怕也要秘而不宣的。自古同行是冤家，如之奈何？大家不得已消了气，复满脸陪笑起来，恳求他千万别再卖关子了，大家好不容易街坊邻居了这么多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让你吃面，我们得喝点面条汤吧？

兴旺号老板面有难色。

众人期待地望着他，又催。

“好吧。”他下了老大决心似地说，“我说。”

兴旺号的老板，名叫葛云亭，浙江绍兴人，时年四十六岁，手下有学徒四名。葛云亭平常为人老实，不善交际，是望平街上出了名的木瓜。

木瓜才好做文章。拿他做突破口，是虞洽卿和洪雪帆两个人反复商量过的。况且，兴旺号又位于望平街的中心位置，即使一句话不说，一举手一投足也能牵动整个望平街的。而如果改用瑞康号的奚汇如，或者万泉号的舒三泰二人，固然更容易成事，但难保以后不引起人的疑心的。所以两人决定从一个毫无关系的铺子入手。

洪雪帆密切注视着望平街上的动静。腊月初七下午，看见葛云亭穷极无聊地走出来，仿佛又要去打听颜料行情。洪雪帆跟在他后面走了一会儿，断定了他的行动路线，便着人速报虞洽卿。

葛云亭本是漫无目的地出来走走的，他实在被眼下的情景搞得有点懵。柜台及库房的存货都空了，几个学徒不干活却还得吃饭，万分头痛。来到街口，忽然看见一个衣衫锦簇的贵人，觉得有点面熟，仔细一瞅，才认出是虞洽卿。

虞洽卿可真比以前气派多了，穿一身的绫罗绸缎不说，面部也红润白胖



起来，正和几个洋人说着什么。葛云亭知道他在某洋行任职当买办，心里一动，觉得不妨向他打听一下颜料的行情。于是就壮了胆子，远远地喊了一事“虞先生”。

打拱作揖的当儿，葛云亭尚无多大信心，担心虞洽卿已认不出他，或者根本不认识他，尤其看到虞洽卿跟洋人打手势时亮出的那只钻石戒指，至少得一两千银子之巨，更觉得气短，很没谱，哪里会知道虞洽卿专在此处等候他？只见虞洽卿闻声回头，抱拳还礼，尊称了他声“葛先生”。

虞洽卿得到洪雪帆报信，专等葛云亭在此。那几个洋人，当然也是临时胡乱找个由头拉来做道具用的，目的只是为了把戏演得更逼真些。看见望平街上的老熟人，就告别那几个洋人，回过头来和葛云亭寒暄，那几个洋人全不屑地看一眼葛云亭，昂首阔步走了。

一别多年，两个人当然有一番客套，相邀着去了旁边的一个茶馆就坐。看起来虞洽卿对过去的街坊邻里之情看得还重，不然不会别了洋人来跟自己说话的，葛云亭稍为心安地想。问到近来生意状况，葛云亭愁容满面，不得不说实话：兴旺号早已货空料尽，濒临倒闭了。

虞洽卿愕然失色，扼腕叹道：“中计了。”

葛云亭受惊非小，忙问他何以中计。虞洽卿又是一番浩叹，环顾一下四周，方才低声说了实情。他说上海的各大洋行早在数月前就已秘密联盟，概言不做颜料供应，其实私下里屯积着，待求大于供时，再高价抛售市场，准备狠宰我华商一次。就是现在，洋商们仍在造谣。

葛云亭立即傻了眼，敢情那“颜料行情看跌”的谣言，是洋人造出来的呀！虞洽卿又说：

“洋人玩的是欲擒故纵的把戏，你怎么就偏听偏信了呀？妖言惑众，害人不浅。葛先生当早做准备才是，不然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什么忙。”

说得轻巧，准备哪是好做的？各洋行里都说没货了，总不能去人家库房里抢？葛云亭知是中了洋人的诡计，尤其叫苦不迭，只问虞洽卿，估计洋人能到何时开库。虞洽卿苦笑说，刚才那几个洋人还跟他商量，价格涨不到一倍，出售二字是不必谈的。

消息从洋买办嘴里说出来，当然准确无误。葛云亭把虞洽卿看作是贵人，是高等的华人，因此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正沮丧间，忽又想出一个主意，因为他听虞洽卿说了一句“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什么忙”的话，是否意味着他眼下还能帮呢？赶忙叫苦连天，请虞洽卿帮他寻条路子，说：“虞先生，你关系广，路子熟，就拉葛某一把吧！兴旺号再不做生意，全家老小怕连饭都吃不上了。”

说话间眼圈已红，老实人的眼泪差点掉出来。虞洽卿劝解不得，沉吟了一会说：

“葛先生宽心，街坊邻居那么多年，我阿德断无坐视之理。只是我现受洋人之禄，自应忠洋人之事，此商业机密，我委实不该说的。既然说了，也当急葛先生之急，我暂给你弄点现价货应急，还请葛先生不多言才是。”

葛云亭立即表示他断无泄密之理。

于是当时敲定，次日晚间去某某处接头。现价虽比原价上升了两成，但毕竟比坐吃山空好多了，因此葛云亭说不尽的千恩万谢，视虞洽卿为救命恩人。

照理说，葛云亭断无泄密的道理，奈何虞洽卿让他做的就是纸里包不住

火的事，自然无密可保。况且当夜向他吵嚷的人中，虞洽卿的好友舒三泰、翁丈奚汇如、小舅子奚梦雄都在内，他如何能沉得住气？

说完捶胸顿足，言称自己对不住何德。众人这才恍然，自是深信不疑，纷纷称赞阿德倒还惦记着望平街上的老少爷们，同时痛骂狗日的洋鬼子不是东西，害得大家上当受骗，半年没做生意。

葛云亭惭愧的当儿，瑞康号的奚汇如和万泉号的舒三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各自退出。事情既然能在虞洽卿那里得以解决，他们当然是不怕的。只是有点不满，这么重要的消息，也不提前招呼一声，着实可气。不料虞洽卿却说：“我近来夫人生育，入院就医，事情千头万绪的，哪知你们生意不好的事？你们也真是，到了现在才找我，早时到了哪去？”

虞洽卿从他的偶像左宗棠那里学来的英雄欺人的伎俩，至此已开始应用，反弄得那二人没话说。好在虞洽卿对他们格外照顾，销给他们的是“内部价格”，比给葛云亭的货，低了四成，这又叫他们欢喜，觉得还是“朝中有人”的好。

再说那晚云集在兴旺号的人，见奚汇如等悄悄撤了，立时一怔。有个反应敏捷的老板明白过来，一拍脑门，说：

“和阿德哥有关系的人都走了，我们还乱骂些什么？”

于是一屋子的人又吵嚷起来，乱嘈嘈地商议怎么办。葛云亭手底下有了货，所以无忧，心想反正是捅出去了，索性不如闹大的好，再说这么多人在他店里乱，心里也烦。他们让他再去虞洽卿那活动活动，他哪还敢去，就推着众人说：

“去找奚先生他们吧，翁丈出面，做女婿的不能不给面子。”

这话提醒了大家，就提了烟酒，去瑞康号求情。当时奚汇如和舒三泰正在议事，见状不好推辞，就答应代表望平街的老少爷们走访虞洽卿。

虞洽卿显出一副盛情难却的样子，说葛云亭那人多嘴，奚、舒二人又多事，真是害他不轻。但奚、舒二人的店铺当时在望平街已是数一数二的了，威望日重，有群龙之首的模样，故想借此机会抛头露面，以期众望所归，所以俱言不给大家货，他们二人的货也不好进的。虞洽卿仿佛是没辙了，说价格上的事，只给二人优惠，别的就断无照顾的能力。二人说葛云亭那个价格就行。

到了这个份上，货源才是关键，价格自不看重的，总比待洋商涨到一倍时合适。众店铺盼颜料，如大早盼云霓，如今终于货源临门，谁还会觉得价格上吃了亏？至于究竟是谁赚了钱去，全不理睬。

冷了半年的颜料市场又热起来了。此回行情上涨，旷日持久，自又叫人始料不及。

颜料市场本无事，是有人在兴风作浪。这一冷一热不要紧，供销两路全乱了套。譬如有人把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各色颜料全倒进一只水缸里，即便那水再清静，也没办法不一塌糊涂了。

市场乱到了这个地步，人就没办法不慌手脚了。但那个一手把水搅浑的人，这时却从后面走出来，说：

“让我看看。”

光绪二十二年底至二十三年初，上海颜料行业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阿德哥的名字与这历史一阶段息息相关。人们在“赤脚财神”的名头上，又封他一个尊称，说是“颜料经营之神”，后又简称为“颜料之神”，终日

供着。道理明摆着：只有神才能做到拨乱反正或拨正返乱。

既能为颜料之神，未必就不能为颜料之鬼。此后上海的颜料行业，神鬼并行，再也没有安宁过，不是货源充裕价格猛跌，便是存货告罄价格猛涨。往日精明过人的颜料商们，此时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如同木偶一般任其摆布。

上海开埠后，历来都有先锋城市之称。什么新鲜事都可以形成一股旋风，继而席卷全市。一如百年以后，这个都市又率先示范，掀起一阵“全民炒股热”一样，好消息不断，坏消息成堆，令人来不及决定是应该高兴或伤心。这当然都是些题外的话，有见花落泪，见月伤心之嫌，故按下不表。

颜料行业热闹起来，全上海人都卷进去，争先恐后地进入颜料批发或零售业，颇有前仆后继之势。当然也有清醒者，比如《申报》和《新闻报》两家报纸，就能走出来批评时事。

《申报》说：

连日来沪上歪风四起，妖气临城，颜料之俏，恍若巫婆或佳人；巫婆跳大神，佳人回眸笑，无不狐媚百生，大有一顾倾国，再顾倾城之势。真个绝代魔鬼、千古佳人了。

《申报》如是说，《新闻报》当然不甘居后，辟出整版载文说：“颜料生非，万物涂炭，决非无风起浪耶！奈何时风不古，人心不正，上海始成大染缸，实属人云亦云之祸耶。”道理有人明白，也只是事后诸葛，没有多少实用的。因为那时插手颜料行当的人，好多不懂业务，只是一窝蜂涌来。因此供求双方，破产的不下千百家。报纸再出来放马后炮，当然没人领情。至此为止，市民才畏颜如虎，无不谈颜色变，见颜就躲。空前绝后的颜料风潮，自当告一段落。

颜料风潮的平息，当然得益于虞洽卿。

是时为光绪二十三年夏天，神出鬼没忙活了大半年，当然是大获丰收。洋董事卡杜不知底细，还以为虞洽卿好歹销出去了那批滞货，而且赔钱不多，因而尤其看重他。殊不知虞洽卿长袖善舞，明扣暗赚了数不清的银子。因此，从此往后的颜料市场，稳也罢，不稳也罢，他都没心思去管了。因为他得回过头来，清理一下自己的财富了。对于那堆银子的具体数目，究竟是几十万呢，还是十几万，他一直还没有搞清楚。

## 青楼大典

虞洽卿现住海宁路，是租来的院子。海宁路离任职的鲁麟洋行近些，相对来说，也比较繁华，沿街有戏院、剧院十几家。海宁路的娱乐业，一直位居上海首位。最早的虹口电影院，就设在海宁路的乍浦路口，时为光绪年间，是虞洽卿搬到海宁路以后的事。

虹口电影院为一个西班牙商人所创建，他名叫雷玛斯。他在国内犯有故意杀人罪，流亡到中国。当时有好多像他这样的外国盲流，来上海避难。上海因为与各国通商的缘故，把关不严，时有不同国籍的无业游民随商船偷渡而来，上岸后就混迹于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之中，各国政府都奈何不得。

雷玛斯随身携带一架陈旧的放映机，和几部破损残缺的短片。过了一段逍遥法外的日子，知道没事了，便开始抛头露面。他见海宁路还算繁华，就租借一座茶楼放映他的短片。茶费以外，又添收客人制钱三十文，生意居然

不错。后来雷玛斯和茶楼老板闹翻，另在乍浦路口大兴土木，建了一座电影院。

此为上海影院之先，取名虹口电影院，座位达二百五十个，收费涨到五十文制钱。影片全是从西洋进口过来的，上演的第一部片子为《龙巢》。这时候的影片还是无声的，只有图象，但仍然引起很大的轰动，观众踊跃，卖座率甚高。

雷玛斯发现此业大有可为，又在海宁路口修建了一座规模更大的电影院。此院放映厅为三层楼，装璜华丽，设施考究。影片不济时亦演戏剧，座位达七百五十个。稍后，又有普沪影戏院建立，地址在海宁路北。普沪影戏院是一个俄国人办的，名叫郝思倍，是个混血儿，父亲是葡萄牙籍，后随其母迁居俄国。本世任初，西人林发亦来凑趣，将海宁路南的鸣盛梨园改造为爱伦影戏院，从规模到装璜，均比前两家气派，内设有商店、餐厅、咖啡间等，西洋女服务员不下二十人。

因为几家影戏院相距甚近，竞争得颇为激烈。为招徕顾客，大家各施巧计。维多利亚院后来就增设了交谊舞厅。雷玛斯本是一个在逃的流窜犯，却在中国一举而成为巨富，真是出乎他意料的喜事。

中国的电影业，实以上海的海宁路为发祥地。海宁路上影戏院密布，自然比别处热闹些许。虞洽卿来此之初，差不多已有能力修建一座不错的宅院了，但他没建，说造房安家系大事，不建则已，建就建个像样的。

而到此时虞洽卿已财大气粗，说话办事更有魄力。在揽来数不清的银子后，便开始着手做他想做的事。他请来风水先生，持罗盘，定方位，勘察地形，着手建一座大院落，后称虞公馆。

虞公馆于光绪二十四年大兴土木，次年春天竣工，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耗资近百万元，系海宁路上最大的一座建筑，也是全上海最大的私人住宅之一。

公馆落成后，虞洽卿乔迁新居。整个海宁街上都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数以万计的人前来贺喜。只见一座中西台壁的高大华宅赫然矗立，两扇大门漆黑如墨，镶满锃亮灿烂的铜钉，高墙里面是一溜五间的三进大厅。前一进为中式结构，是二层的石库门楼房；第二进为西洋结构，是三层洋楼，后进为中西混合结构，也是三层，却显得更高。这三进楼房两边，又有各式厢房，大小不下数十间，分别为帐房、轿马房、汽车房和雇工住房等。每一进楼房之间或两边，又设有假山、水池、花园等景点，把整个公馆衬托得云蒸霞蔚，紫气缭绕。

然后又配备各色服役。

据记载，仅虞公馆雇用的家丁、使女、卫队、司机、秘书、厨师、勤杂工等人员不下一百二十人之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贵家庭。

虞洽卿住西式洋楼的二层，三层为他的女儿的绣房。一楼中间三间会客厅，东西两间分别为秘书室和他自己的书房，各设有沙发、写字台、电话等。这里为虞洽卿一切私人生意的遥控中心，一些重要的策划和商业密令，都是从此处传达出去的。

会客厅宽大明亮，阳光充足，墙壁上疏雅有致、错落有序地悬挂着王庭坚、祝枝山、唐伯虎等人的真迹字画，为主人平添几分儒雅之气。

有了门面，自然也就有了名气。虞洽卿广交朋友，从此跻身上流社会。诸如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苏淑太道台表树勋，两江总督兼南洋通

商大臣端方，以及英国驻沪领事馆的洋大人凯斯普诺等，都是他的座上客，常来常往。虞公馆可谓是贵人盈门，名流满堂。虞洽卿也由此身价倍增。

比起虞洽卿后来的社交圈子，眼下虞洽卿与之交道的这些达官贵人可要逊色多了。随着虞洽卿名声的响亮，来他这里做客的人物也越来越多得让人叹为观止。比如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沪军督都陈其美，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乃至称王称霸上海滩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以及工商两界的头面人物叶澄衷、闻兰亭等，无不三日一聚，五日一会，过从甚密。

这些军政要人、工商领袖、帮派巨头、租界洋人们，聚集在虞公馆里，或商谈国事，或密谋机要，于品酒啜茶、谈笑风声间颠覆河山，实在不可以小视。虞洽卿就左右逢源于此类风云人物之间，日渐养成气候。

这是后话。

虞公馆那么大，自然有闲房住不了。虞洽卿连讨两房姨太太，也是这年秋上的事。他虽然早已厌倦大太太奚氏，但话不能明说，只道他想再要个儿子。

奚氏自生大儿子以后，颇不争气，一拉溜生了三个女孩。因此明知虞洽卿说要讨姨太太生儿子的话是借口，却也奈何不得，只好叹口气说：“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吧，别忘了我们娘几个就行。”

自从早年吵过那次嘴后，奚氏变得乖多了。虞洽卿见奚氏这么说，倒也动了一下恻隐之心，但那时男人的梦想，总是要妻妾成群，否则便不足以标明其身份。

和奚氏商量的只是纳妾生儿子，见她不敢阻止，愈发有恃无恐，索性一下讨了两个妙龄女子来。奚氏不悦，拿他问罪，他却煞有介事地说，万一二姨太不会生育，还得依靠三姨太，这样保险系数大些。

二太太是浦东县人，名叫田桂芬，年方十六岁，为给老母医病，不得已才给人做小。她人生得不是多出众，但也还算标致，尤其是在年龄上占了绝对的优势，虞洽卿当时已比她大了一倍了，因此还是格外喜欢疼爱她。

三太太是江苏无锡人，名叫李月萍，时年也是十六岁，生得如花似玉，颇有风姿。她是来上海串亲戚的时候，偶然被虞洽卿看上的，虞洽卿径直追至无锡，以重金纳之。

一个月间讨得两房姨太太，虞洽卿也该收敛一下了。他安顿二太太和三太太分别住在后一栋楼的二楼和三楼上，忽觉得尚有一楼闲着，有必要再纳一房姨太太。这想法早被奚氏料到，鼓动老二老三力阻。三太太颇会撒娇，虞洽卿很听她的，因而一时没了主意。况且，他的理由本是生儿子，两个月后，见老二老三先后怀孕，只得暂时打住。次年，老二老三各得一子，分别取名为顺慰，顺懋。

田桂芬和李月萍，都算是良家妇女，出身农民，没受过多少教育，因此出谋划策帮着虞洽卿拿主意的，还得靠大太太奚氏。这无形中提高了她的身价。因此，尽管她不得宠，但老大的位置却是动摇不了的。但三个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终究少不了争风吃醋的事，还是给虞洽卿添了不少麻烦。

奚氏身为正室，却不得宠，哪里受得了这一份寂寞？况且正值如狼似虎的年纪，不免要在背后使些手脚挑拨两个小的泄泄心头火，二太太三太太都还小不懂事，爱使小性儿，加上唆使，两人间就常常是兵戎相见，让虞洽卿犯难。

每每虞洽卿一到后楼，两个太太就都倚门而立。有时想去三楼，却在经

过二楼时，被二太太拦下。当着下人的面，虞洽卿只得前去抚慰。在上面盯着的三太太见状便跑下来，一边向虞洽卿嗔怪撒娇，一边与二太太刻薄相向。

如此几次吵闹，虞洽卿也感到头痛，索性把大太太也从二栋里请出来，让她住三栋的一楼，自己一人住二栋。想要哪房太太的时候，不用亲自去了，着人叫来，如同天子对待三宫六院的妃子一样。这种安排虽然也免不了三个女人闹是非，但总算自己的耳根清静了一些。

光绪二十七年春，虞洽卿借助鲁麟洋行的后台——德华洋行的名誉，创建了惠通银号，专营融资和放贷，是时他还在鲁麟洋行任职，当然要靠洪雪帆来做具体的工作。但洪雪帆却像另有私人活动似的，常常是连他的人影都不见。

这时候，虞洽卿手下已有两个得力干将，当然首推洪雪帆，主要负责外面的一些私人事务，算是虞洽卿所有生意的代理人。另一个总管家陈四同，主要负责内务，诸如家丁、使女、司机等，都由他管辖。

陈四同是宁波龙山镇人，是虞洽卿专门从老家物色来的。他粗通文墨，记忆力过人，凡人的名字、电话或地址，不用落笔记下，听一遍就能不忘，而且做事仔细，颇讲章法，因而深得虞洽卿赏识，委以总管家重任。

虞洽卿找不到洪雪帆的人，便找陈四同来问。陈四同在虞公馆重权在握，没有一个人是他不敢管的，即便那三房太太，大事小情也要给他讲一声。惟独洪雪帆，让他惧怕三分。洪雪帆虽不是虞姓的人，但资格却比他老得多，因此洪雪帆的事他不敢过问。洪雪帆自也拿他不当回事，出来进去连个招呼都不打的。今见虞洽卿问及，有意卖他，回话说：

“洪先生这些日子一向行踪神秘，小的不知。”

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让虞洽卿知道，洪雪帆居功自傲，独来独往，他管辖不住的。不料虞洽卿勃然变色，怒斥道：

“人去了哪里都不知道，你管的什么家？”

这也是借题发挥，是教陈四同以后不敢麻痹大意。陈四同脸上挂不住，额上渗出汗来，这是他进虞公馆以来，头一次挨主子的训斥，况且他年龄比虞洽卿大，自然难为情。不过虽然洪雪帆从没对他说过去向，他还是派人盯过梢的，因此略知一二。今见主子发了火，不好再搪塞，据实答道：

“小的失职，请虞先生鉴谅。只是洪先生功高，小的不敢明说。”

虞洽卿“哦”了一声，始知他话中有话。但他现在顾不得这些，只催促陈四同快说。陈四同喏喏说：

“据小的所知，近来洪先生多去三洋泾桥一带。”

“三洋泾？”虞洽卿吃惊地说，“你怎么不早说？”

陈四同又喏喏，却说不出什么。好在虞洽卿也知道他奈何不了洪雪帆，没再多责备，挥手让他下去。这边着人去调查洪雪帆的行踪。一查，洪雪帆果然是经常出没于三洋泾桥一带。

虞洽卿这一惊非同小可，一面着人继续打探，一面思虑对策。洪雪帆出入于那个地方可不是什么好事，没准儿魂已被勾走，得快想办法。

三洋泾何许地方，值得虞洽卿这样重视？原来三洋泾系租界属地及华人居住地的一个交汇点，通常指的三洋泾一带，是宝善街、文运街、江西路、霞飞路等几条街道。这些街道上除设有以卖淫业主的中式的枇杷庭院、杨柳楼台之外，还兼设有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洋妓院。

上海的外国妓女的引进，以英人最先。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便有随军

洋妓开始活动。起初，洋妓只接待英国的绅士官僚，后为扩大业务，广辟财路，于咸丰年间向中国富商开放，生意颇火。稍后，法国、美国等国的妓女也纷纷来沪安营扎寨，洋妓卖淫自此别成一业。三洋泾桥一带，是华洋妓女汇萃，卖淫业最集中的地段。

妓院究竟有多少家，具体数字不可考，早在同治三年，据英国驻沪领事馆的巴夏礼说，在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中，每一千所华人居住的房屋里，就有六百六十八所是妓院窑窝。这说的当然只是中国妓女。至于洋人妓院，在三洋泾区，亦是每五所房屋里面就有四所，剩下一所也必定是赌场或别的藏污纳垢的场所，比如销售春药的商店等。

于是，十里洋场上淫风习习，歌舞笙乐日夜不绝。清朝末期有一本题为《洋场繁华小志》的书，这样记载说：

……水天佳话，海国闲谈，竞绮丽之衣冠，启升平之鼓吹。琅玕大道，无非行乐之场；窈窕深国，尽是销魂之藪。试观皎好之集，唇市烟疑，聚人物于九洲，遍梯航于四极。红楼处处，尽贮娇娃；绿酒家家，又每多妙俪，堪风流能几何也？……

洋妓系西产东进的舶来品，颇受一批风流绅商和无聊文人的垂青，以“开洋荤”为乐事。关于洋妓，颐安主人在《上海市景词》中，有诗赞曰：“肌肤嫩白眼生波，腰细裙宽着地拖。面障黑纱频频顾，西方妙妓亦情多。”为泡洋妓而倾家荡产的大有人在，倾家荡产仍不思回头的，尤其不在少数。

洪雪帆常去这种地方，虞洽卿就不能不着急了。他以前是自己最得力的干将，今后也仍然有好多事情要他去做。不过，洪雪帆何以如此大胆，把正经生意丢在一边不说，还把他的夫人田氏——虞洽卿的甥女田芳也给晾在一边，倒是需要认真琢磨的。

虞洽卿也算够警觉的了：洪雪帆确实不满已久。虞洽卿如今又修公馆又讨姨太太的，而洪雪帆却还什么都没有。虞公馆落成后，洪雪帆和妻小住第一栋楼的二层上，共五间。楼下是管家陈四同和保镖们的住处。住房虽然宽敞，但终究是寄人篱下，洪雪帆早就不悦了。

当面要求自不好开口，其妻田氏虽也对她表舅不满，觉得自家男人风来雨去，不应该这样寄住虞家。但她为人老实，也只憋在心里，不敢有不满的表示。洪雪帆见指望她不上，愈加愁闷。见虞洽卿连讨二房姨太太，豁然开窍：不妨就去外面鬼混几天去，也聊作抗议。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自己风流无比，还能拿我奈何？

谁知一去不回头。洪雪帆去的是一家英国人开的妓院，院名为众星拱月。他去那儿不久，便有一群新妓上岸。其中有一个叫伍尔切妮的，明眸皓齿，碧眼金发，况伴有丰乳肥臀，又会说几句中国话，叫洪雪帆一眼看上。伍尔切妮年方十八岁，刚入道就遇上了洪雪帆，算是来中国接待的第一个嫖客——也是唯一的嫖客，因为洪雪帆把她包了，不许妓院的老鸨再让她接待别的客人。当然，这需要花大价钱，但洪雪帆不在乎。

本意是做给虞洽卿看的，不期就深深地陷了进去。就在虞洽卿正思虑对策的当儿，田芳也已风闻，把状告到他这里，说洪雪帆最近鬼迷心窍，昼夜不归，要他这个当舅舅的为她做主。

这事虞洽卿已做不得主。别人不知道洪雪帆的用意，他还是能看出点眉目的，因此反责怪田芳说：

“这事你也不早说，到了现在这地步，我能奈何？”

意思是田芳不该跟他当舅的疏远，一经发现男人有什么动向，应该及时禀报，否则不堪收拾了，他也回天无力。田芳这才傻了眼，不知该跟自家男人近，还是跟舅舅近了，只是低了眼睑，嗒嗒说：“我早也不知道的。”

虞洽卿仍然有些气，但他知田芳是无辜的。奚氏在旁边又是劝他又是劝田芳，心想这倒也好，你连讨两房姨太太，当然管不了甥婿嫖娼的，看你怎么收拾？嘴上却说：“田芳老实，成日孤伶伶地守空房，不知多可怜人，你就替她做回主嘛！”

虽明里说田芳，暗里却也说自己的。田芳才守了几天空房？倒是她本人，顾影自怜了好多年。究竟是在说谁可怜，虞洽卿当然能听得很清楚，冲田芳一摆手，不耐烦地说：

“你先下去吧！容我再想想办法。”

田芳嗒嗒而退，行至门旁，人还没有走出去，又被虞洽卿唤回，忽然说：“除此以外，你还知不知道他有什么别的想法？”

“他”，当然指的是自家男人，田芳立即口吃起来。问题来得太突兀，而且不知其所指，故嗒嗒了几声，也没说出什么话，觉得男人即使千错万错，这会儿也应该护着他，因此她掩饰说：“没，没听说他还有别的想法。”

奚氏不明就里，过来插了一杠子说：“有想法也不能答应他，不就是想妻妾成群嘛？那可不行，男人没有一个不喜新厌旧的，到时候可就苦了你了。”

这话又是说给虞洽卿听的，所谓指桑骂槐。虞洽卿狠狠地瞪了奚氏一眼，怪她这个时候还乱凑趣。奚氏不敢再言声，低了眉眼看田芳。田芳已有点琢磨出舅舅话中的意思，觉得这倒是个机会，不妨探探他的口气，便说道：“我想起来了，他倒说过这么一句：哪天舅舅这儿不用人了，我们就回乡下老家去住。”

田芳的话当然是绕了个弯子的，因为不能明说想要另立门户。虞洽卿“哦”了一声，越发知道洪雪帆在闹情绪，正欲说话，奚氏却已代言，这回她也看出了点眉目，因而很快站到自家男人一边，说：

“乡下一切不便，雪帆只是说说罢了，未必就肯去。城里不是挺好的吗？要多热闹有多热闹。他是给你说着玩儿的。”

奚氏的话，不失机智，一是留住了洪雪帆这个人，二是挡住了田芳提什么要求。她知道自家男人的事业需要洪雪帆出力，但又怕洪雪帆得寸进尺。但田芳这回老实得很，率直地说：

“这里热闹是热闹，但不如乡下清静，所以我们都想去乡下住。”

只要有“清静”两个字，什么话都不必再说了。话刚出口，田芳又怕这话说得太不留退路，忙又补充了一句说：“主要是我们那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老想到乡下那片天地里去。”

奚氏一副颇不以为然的样子，还想再反驳点什么，却被虞洽卿阻住，他又“哦”了声，说：“我知道了。”

田芳赶紧退出去。她一走，奚氏立即凑过来说：“哼，说什么孩子不懂事，想到乡下去，我看全是他们两口子想单另过。”

虞洽卿闻言，笑望着奚氏，饶有意味地说：“你既然知道了，应该怎么做？”

“我们对他们已不错了，”奚氏愤愤说，“那么大的一层楼，全让他们一家住，还要怎么着？”



“话也不能这么说，”虞洽卿说，“洪雪帆对我们虞家还是有功的，况且又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

奚氏听了这话忽地泄了气。若论起亲戚关系，洪雪帆之于虞洽卿，尚不如虞洽卿之于奚汇如更近，可虞洽卿不是还一样地另立门户了么？将心比心，洪雪帆如今想跳出去，也不为过。可是给他另建一座庄园，那得花费多少啊！

“这只是其一。”虞洽卿说，“还有一件棘手的事：如何处理他泡洋妓？”

这话提醒了奚氏，她灵机一动说：“两件办成一件，洪雪帆暂也不好闹别扭的。你不妨给他赎回来那个洋妓，总比另盖一座公馆合适。再说，我们不是要办房地产公司吗？当然还得他当经理什么的。那时，他看中哪座楼房就搬哪座楼里住好了。”

奚氏通常就是这样帮虞洽卿的，只要不是吃醋的时候，她的头脑总是很清晰，也颇有主张。虞洽卿很赏识她这个建议，当下就宽衣解带，爱抚了一番寂寞已久的奚氏。

去“众星拱月”赎那个叫伍尔切妮的洋妓女，当然要托英领事馆的凯斯普诺先生。凯斯普诺有言在先，说过有事可找他帮忙的话，自不好推辞。

妓院的总董事是个叫阿加莎·詹尼弗的女人，虽然徐娘半老，却还风韵犹存，特别是好奇心极强。凯斯普诺的意思是，无论她开多少赎价，他都替虞洽卿垫上了。虞洽卿帮他找回那封价值连城的信的事，让他铭记于心，觉得保荐他去洋行供职不算多大的谢礼，这次正好补上。但阿加莎却根本不提钱的事，说租界当局的领袖人物光临，请都来不及，哪有提钱的道理，看中院里的哪个女孩，只管带走就是。“不过，”她话又转回来，说，“我也多少有个条件的。”

凯斯普诺不大屑于到这种场所来，只是虞洽卿待他有恩，使他能及时见到他病危的老母亲，得以遍请名医，使母亲康复，现在他已把老母接到了上海，大恩大德不能不报，因此他催促阿加莎说：“有条件就好，尽管说。”

“我说过，钱字不提，”阿加莎又重复了一遍说，“我倒要看看请您出面的那个中国人是什么模样，都把您这么大的驾给惊动了。”

凯斯普诺不明白她何以要提这么一个条件，于是耸耸肩说：“有这个必要吗？”

“太有了。”阿加莎说，“不过，人你现在就可以领走，我去通知他们。”

于是这桩事情就算谈成了。阿加莎所要通知的人，当然是伍尔切妮和洪雪帆，是时两个人还在雅间里亲昵。伍尔切妮从此可以不做妓女了，当然喜出望外。但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洪雪帆重金赎她呢，因此高兴之余，自又流出些许莫名其妙的泪来。一边收拾行装，一边蹦着高儿亲她的密司洪。洪雪帆很担心，说她只能做他的二太太，不知她会不会肯，他是深怕委屈了她的。不料伍尔切妮满不在乎，说是只要不做妓女，做三太太、四太太都没关系的。

洪雪帆放下心来。但事情来得太突然，让他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更多的也是欢喜。他怕那个叫阿加莎的老鸨变卦，叫伍尔切妮简单收拾一下重要的东西就行，其他用品以后自会给她买更好的。伍尔切妮却极重感情，东西虽有取舍，但凡洪雪帆以前给她买的东西，一律裹到皮箱里。

几分钟后，草草收拾就绪，二人别了阿加莎，走出妓院的大门。洪雪帆怕阿加莎再有别的变故，因此辞谢的时候，也是慌慌的，不敢多问。反倒是

阿加莎从容，祝他们以后的夫妻生活美满恩爱，又嘱洪雪帆多照顾伍尔切妮，说她初来乍到，在中国人地生疏。洪雪帆一一应诺，只想快点离开此地。

直到出了三洋泾桥一带，看看后面没人追来，始知不是妓院开玩笑，实是自己太多虑。同时心里明白，此必是虞洽卿所为。虞洽卿何以如此，他也不必去想了，现在该回过头来高兴才对。因此牵上伍尔切妮的手，一路雀跃着往家走。

家当然还在虞公馆，他差不多有半个月没回过了。此番回来，自要重新安排一下。他叫田氏从中间那间房搬出来，两个女人各住东西两间，他和孩子在中间住。东边为中，西边为洋，平时想到哪个屋里去，就到哪个屋里去，风流之状，自不可细次年，二太太生下一子，得名洪中英。名字取得很直观，即为中英混血之意。小家伙倒真也汇萃了东西两方的长处，聪明、个大，黑头发、黄皮肤，眼睛却是褐色的，分外有神，颇讨洪雪帆欢心。这是他的第四个孩子，田氏已生下两男一女。洪中英长到三岁的时候，比人家五岁的孩子个头还高，洪雪帆越发得意，更加珍爱之。母以子贵，洋二太太也就更加得他的宠了。

中国人讨洋人做老婆，在当时的上海还是鲜为人见的，因而虞洽卿的这一做法，很叫洪雪帆知足。当然，关于这种安排的用意和目的，虞洽卿什么也没说。越是不说，洪雪帆越是不好再闹情绪，只能欣然去做事情了。在他们这两个老搭档之间，话自然不必多说的。

洋大人凯斯普诺转述了洋老鸨阿加莎·詹尼弗的话，虞洽卿不能不去一越。对于妓院，这以前他是不大涉足的，因为父亲死于花柳病的事，他还没有忘记。

“众星拱月”院的生意颇好，昼夜嫖客盈门，富到巨商大贾，穷到落魄文人，凡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不常来常往，因此财源广进，老鸨的胸襟也自然就宽大起来。院中少一两个妓女接客，一般影响不了大局的。阿加莎因而说她不在乎钱。

不在乎钱，自然要在乎人的。阿加莎来中国经营妓院已十余年了，还从未碰到过如此刺激好玩的事情——中国嫖客赎英国妓女。因此她坚持要看看虞洽卿这个人，何以有如此兴致魄力。

第二天晚上，虞洽卿应约而至。阿加莎见了，觉得他气宇轩昂，谈吐不俗，始知果然不是平庸之辈。尽管此次是初次谋面，但因为有一笔交涉在前，所以算是有了人情基础，二人谈得很投机。临到分手，关系自又有所深入，阿加莎问道：

“怎么就没见过虞先生到敝处赏光？”

对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虞洽卿颇有好感，调侃地一笑说：“听说贵院没有特等名妓，所以不便骚扰。”

院中的妓女，有高、中、低三个级别之分，分别供应各种层次的人士享用。阿加莎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调笑道：“好男自应配好女，只怕虞先生不识货色，看不出谁是特妓。”

据虞洽卿后来向朋友吹嘘说，他们之间对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事就发生了。虞洽卿还说，原以为好歹讨过三房太太，有些本领的，但跟阿加莎一过招，才知道只算是花拳绣腿，一样也拿不出手去的。他自称没少从那个阿加莎身上学东西，回来向三个太太施展，皆不是对手。据他说，专为此事，三房太太化敌为友，联合起来对付他。

阿加莎以特妓的身份，专事侍候虞洽卿，也是不收费的。她今年四十五岁，却春心不老，很看重玩乐二字。阿加莎原也出身风尘，在伦敦曾是一代名妓，自来到中国开了妓院后，手下有姑娘几十名，一般不用她出场了。况且，客人们各自有相好的姑娘，倒把她晾在一边，无人问津了。今和虞洽卿接触，只图好玩，至于收费二字，她是不屑提的。

这反叫虞洽卿不好意思。白白领走一个姑娘不说，又占人家的便宜，况又从人家那里长了那么多见识，不好不思图报的。因听说“众星拱月”院已开业十年整，灵机一动，觉得这倒是个回报的机会。

所谓回报阿加莎，只是一个说不准是馊还是好的主意。他建议阿加莎扩大规模，打出自家的招牌，正好借此开业十周年的机会，开个联欢晚会或者其他什么名目的庆祝活动，保准能名声大起进而独霸色情行业的。

阿加莎何等的机警之人，拍手称妙。此事大有文章可做，她当然更清楚，因此和他一拍即合。

两个人策划起众星拱月院开业十周年庆祝活动来了。

妓院搞“建立十周年院庆”的活动，旷古至今，当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众星拱月院始建于光绪十二年，起初规模不大，只有六七名妓女。而且是租的房子。后来生意不错，光绪十五年又增设歌舞项目，将原租的房子买下，另建起三层春楼，意为三个等级。至此，众星拱月院始算粗具规模。众星拱月院的正式建成也从这一年算起。至光绪二十年，妓院设施已相当豪华，妓女增至三四十名，并公开对华人开放。起初为招徕生意，也接待过少数贵族华裔，但不像后来这样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现在是光绪二十五年，妓女已增至五十九名了。

院庆前的半个月，阿加莎就多方活动，广贴海报，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后又垒台子，搭帐篷，整栋楼上都张灯结彩，挂满了锦缎条幅。楼上楼下彩旗飘飘，笙乐喧天，不曾开始，就叫人触目惊心了。

院庆活动为三天，即光绪二十五年9月14日至16日。三天里，昼夜不停。院庆于14日上午9点开始，鼓乐齐鸣，总董事阿加莎致了开幕词，租界头目及有身份的华人，到会发表了庆贺演说。

此为开幕之始。盛况空前的妓院庆典活动继续深入。除妓女们以外，新老院友们就是主角。别人见虞洽卿给五十九名妓女订做了五十九套旗袍，自也不甘居后，有给五十九名妓女每人一只胸罩或三角裤衩。更有出手大方的院友，干脆赠送五十九只钻石戒指，或金项链，或银耳环，或胸花、手镯等等。

五十九名妓女，有了如此一身珠光宝气，没法不花团锦簇了。众妓女向拥挤的人群抛千种媚眼，弄万种秋波，飞吻频频，目不暇给，真真把整个沪城给搅得淫风荡漾了。整个三洋泾桥一带，万人空巷，交通秩序全乱了阵脚，车马行人纷纷驻足停下，引颈观望。妓女们在人山人海独领风骚，况且她们又兼人高马大，碧眼金发，焉能不一顾倾城，再顾倾国。

光绪二十五年9月20日，院庆活动落下帷幕，用“圆满成功”四个字已不足以形容。

这样，众星拱月成了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几乎把所有妓院的风水都占尽了。一连两三个月，三洋泾桥一带的其他妓院都冷冷清清，这边却门庭若市，生意火爆。

《申报》等媒介单位可忙坏了，一个个辟出专版，派出记者队伍，把此

事报道得沸沸扬扬，如火如荼。嫖娼狎妓蔚然成风，上海变成了一座淫城。

10 月份，总董事阿加莎毅然远涉重洋，另运来二十名国色天香的美女。为感激虞洽卿，她从这二十名中挑出五名含苞未放者，待虞洽卿一一享用后才投放市场。至这年年底，阿加莎又吞并了霞飞路上的另两家春楼，一为吉卜赛妓院，一为西班牙妓院。从此，众星拱月院荟萃了各国名妓。

众星拱月院生财有道，别的春楼自也不甘居后，纷纷如法炮制，隆重推出了五周年院庆或十五周年院庆或二十周年院庆。沪城变成货真价实的淫城了。

### 第三章 声誉鹊起上海滩

戏耍洋老板而荣升买办...丐帮寻衅，投靠清帮，捐官入仕...与法租界斗法，确立在宁波帮的声望...八国联军入侵，江山危亡...

#### 荣升买办

光绪二十六年初秋，虞洽卿突然下了一道屯积大豆的命令，并派最得力的干将洪雪帆，亲去采办。以往虞洽卿下命令，一般都要和他说明目的和用心的，但这次没说，洪雪帆也就没问。

洪雪帆知道，中国的粮食便宜，每年的秋后，各大洋行都要向国际粮食市场出口一批农副产品，想来虞洽卿是要抢在洋人之先，然后兜售给洋人。配齐人马，洪雪帆即日起程。但起程前，还是多问了一句：数量以多少为限？虞洽卿轻轻地吐出两个字，说：“无限。”

洪雪帆的领命而去不提，单说虞洽卿何以要屯积无限量的豆子。原来各大洋行为了在华收购农副产品时不出现互相竞价的冲突局面，今年协议实行分工负责制，收粮食的专收粮食，收棉花的专收棉花，收丝茶的专收丝茶。鲁麟洋行因本国欠收，国内有进口粮食的任务，所以争取到专门出口粮食的特权，而粮食中又专以米和大豆两项为主。米是向国际市场提供的，而大豆则是与德国政府鉴订的合同，数量一百万吨。这消息又被虞洽卿提前知道了，因此早做准备。

虞洽卿早期所创建的惠通银号，规模虽不算大，但却使他手上的钱活泛。现在，他的大儿子顺恩已经长大成人，十五六岁了。由于出身商业世家，自小耳濡目染，所以少年老成。虞洽卿就让顺恩在后方筹措“军饷粮草”。顺恩的工作，主要是把惠通银号的帐簿封起来，将所有储户的存款只进不出，另将贷款并利息一律收缴上来。这当然难不住他，欣然领命而去。

储户皆不知惠通银行已空，因此并没有来提款，只道虞洽卿家大业大，没有不放心的。至于贷款者，见是虞大公子亲来收缴，不敢怠慢，分别将款数并利息付上。当然也有一些手中无款者，有些怨言，怪他们期限不到怎么就收利息，但顺恩从他阿爸那里学得嘴皮子功夫颇到家，自能讲出其理由，因而没遇见多少难缠的角色。

洋行督办粮食，多在秋后。有时为了煞价格，等到冬天甚或年底再出口的，也是不在少数。这年，鲁麟洋行的出口业务比较集中，且合同有期，所以提前行动。头头脑脑的董事经理开过会以后，总董事卡杜又马不停蹄，召来全行的十几名买办和跑楼，另开一个会议，内容当然是采购大米和大豆两项，分两拨人马同时行动。卡杜惯用物质奖励下属的伎俩，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要求大家暂停别的业务，专攻大米、大豆两项，届时论功行赏，成绩卓著者，物质奖励以外，另行衔赏，比如原是一般购销人员的，可提升为跑楼；原是跑楼的，可提升为买办；原是买办的，可提升为部门经理，依此类推，直到升任董事。

卡杜的这个命令，下在仲秋，粮食刚刚从田地里收回，可谓非常及时。孰料尽管是提前行动，却还是晚了一步，浙江、安徽、江苏一带的大豆，未

曾脱粒便被洪雪帆的人马订购一空，几乎都给抢收完了。等洋行的人马赶到，农民们早把洪雪帆的订金装到了荷包里，自然不会再另卖别处。因此，这年的大豆，未及入围，就被洪雪帆打包运走。农民们还以为占了大便宜，省了大力气，不期半个月后，大豆的价格就凭空升了两成。

大豆行情看涨，实出洋行大人贝莱多·卡杜的意料。据调查市场情报的人员说，中国的满洲这年闹蝗虫灾，庄稼欠收，故有了南粮北调的任务，粮食已被官方收去。所谓南粮北调，当然也是实情，但却让虞洽卿盖住了尾巴。因为今年不同以往，各洋行的出口业务有定向的目标，卡杜若是细追细究，肯定会查出内部出了拆台的。

卡杜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顾不得往这方面费脑子，只是一面着人继续调查，一面着手控制大豆市场，试图再把价格调整回来。这就有点愚顽了，实非聪明人所为。莫说大豆，就连其他粮价，也因江南制造局的船只南粮北运，不断上涨，价格何以会低落？况且，大豆已所剩无几，人家宁可不卖那点存货，也断然不会削价兜售的。

这一回，卡杜的韧劲用错了地方。

转眼到了深秋。费尽千难万难，采购大米的任务总算侥幸完成，款项所费却超出了预算的五分之一。百万斤的大豆任务，八字尚无一撇，满打满算还不够十万吨。这又是祸不单行了，鲁麟就像上次屯积百吨颜料时一样，又阴影重重起来。

那次是光绪二十三年，这次是二十六年。鲁麟洋行虽另在别的业务上补回了那一次的损失，但无论如何也经不起这一次的折腾。于是就有人私下里传言，总董事卡杜固然在小打小闹的生意上有些许才干，但一轮到大事，必栽跟头不可。这话传到卡杜耳里，绿眼珠子气成了红眼珠子。

气也没奈何，不能像别的董事那样，分红时凑来，倒霉时撒手。当然了，纵使他想撒手不管，也没人接他这个烂摊子的。因为粮市苦于没有货源故，价格一涨再涨，普普通通的黄豆，大有向珍珠玛瑙看齐的趋势，因此，这个大霉，鲁麟洋行是倒定了。卡杜此次做的不是一般的生意，而是跟国家政府订的合同。那边的款已预付，货却收购不到二成，焉不气红眼珠子，卡杜是真没辙了。

没辙脾气就坏，就乱骂人。看见派出去的买办无不两手空空地回来，他更气不打一处来，厉声质问怎么回事。买办们不好回话，怕说无货显得自己没本事，说别的也搪塞不过去，没货的消息，总董事早就知道了，可还不一直让他们采办吗？所以就捡好听的话说，只道粮市看涨了。

涨价的事，大家各自都清楚，因为侥幸购来的那十万吨豆子，也是涨价后才收的。此话焉能搪塞得了卡杜，他又暴跳如雷咆哮道：

“涨也得买！”

整个秋季，买办们几乎天天挨骂挨训。唯一的例外是虞洽卿，他最清楚豆子的事。当初分派任务的时候，他踊跃要求采购大米。大米虽是出了点故障，但毕竟是把分内的活儿干了。起初，总董事卡杜有言在先，谁完成任务早，谁就可以休养一段时间。如今豆子告急，卡杜本人都夜以继日地盯在班上，虞洽卿自然也不敢休息，他马不停蹄地转购大豆以后，还多少凑了点数的，因此卡杜还算客气。骂来骂去，买办们有些憋气，原指望当买办风光的，谁知连龟孙子都不如，走狗都不如，皆觉得窝囊。又一日，卡杜恶狠狠地向大伙发号施令：

“把全上海的粮食，给我颗粒不剩地买回来。”

这是狗急跳墙，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因为上海的粮食是有数的，全买回来又怎样？一个叫胡仔的买办，不知是不识趣，还是故意顶撞，仰起头说：

“回大人话，全上海的粮食业已告罄了。”

“蠢货！废物！饭桶……”卡杜这几天骂中国买办骂惯了，净捡些刻薄恶毒的字眼骂。骂了还不算，左右开弓，上去煽了胡仔两个响亮的嘴巴。因为他骂了那么多人，还没谁像胡仔这样顶撞过他。骂了又打了还不算，又飞起一脚踹过去，跟着喝道：“你给我滚到一边去！”

胡仔是宁波象山县人，和虞洽卿算是同乡，但胡仔来鲁麟洋行比较早，况在此之前，原也在别处干过洋买办的，颇有些门路。胡仔为人颇正直，虞洽卿那些伎俩，比如上次捣腾颜料拆洋行的台的事，他略有所闻，只是因为同乡，才没有戳破。不过，他因此有点看不起虞洽卿的为人，既食君禄，理应忠君之事，岂能背后阴谋？因此平素很少和虞洽卿来往。孰料山不转水转，这次多亏了虞洽卿了。

卡杜让胡仔滚一边去，当然是解雇的意思。胡仔说的“全上海粮食告罄”的话，虽有顶撞之意，但也并非没有道理。他的意思是只要卡杜明白，上海，乃至上海周遭的地区都没有文章可做了，应该另谋他策才是。谁知谏言不听，反挨了顿拳脚呢？从地上爬起来，满身已沾满了泥巴，觉得话已无法说清楚，又当着众人的面受此大辱，只有辞职一路可走。

汗颜之际，虞洽卿却躬身向卡杜施了一礼，上前说道：“大人息怒，虞某有话要说。”

那会儿的十几个采购人员，一个个面面相觑，皆不敢言。虞洽卿这一句话，反倒惊得卡杜一愣，他的气还没出完，只是“嗯”了一声。虞洽卿又说：

“回大人话，适才胡先生所言，实无冒犯之意。据虞某所知，上海粮市无所作为，不妨转战南北，另图他计。我国有句俗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胡先生一向恪职竭力，决非畏难之士，大人当思他无从效力之苦衷，格外开恩。况我行值此用人之际，辞退胡先生，势必影响人心士气。我国又有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大人不妨重用试之。”

这一段话，软硬兼施，卡杜虽然头痛，却也不便再义气用事了，只命令胡仔立功赎罪，说看在虞跑楼的份上，留行察看，望不辜负行里的看重和虞跑楼的情分。

胡仔喏喏退去。受的侮辱虽然是不明不白，却也无法和洋人赌气，因为买办一职俏得很，你是不想走，别人还想拱你呢，当然不能说一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然后拂袖而去，因为老婆孩子还得靠他这碗饭活命。

对于虞洽卿的那份芥蒂，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亲不亲，故乡人，没他仗义进言，不知自己此番是什么光景。因此当天晚上，胡仔备了一份厚礼来虞公馆求见，看见虞宅那么大阵势，尤其惭愧，觉得自己不如虞洽卿那么会混事做人。因为同是买办，不，虞洽卿才只是个跑楼，自己那住处比这虞公馆，可真是天壤之别，焉能不自惭形秽。见了虞洽卿，两个人好一番感慨，皆骂洋人不是东西。

此为胡仔第一次到虞公馆，又是老乡，格外受虞洽卿礼遇。沏了名茶，温了好酒，鱼翅燕窝等名菜摆了一桌，叫胡仔颇受感动，觉得在洋人那里受的气，至此才有些消解，面上有了点润色，但两个人毕竟交情不深，话也无

法谈得体已知心，所以酒饭过后，起身告辞。

虞洽卿知他有心事，也不多留，亲送到大门外。胡仔是乘着马车过来的，上了车子，却发现他送给虞洽卿的礼品，此刻又回到车上。一问车夫，方知酒饭之间，虞洽卿已着手下人原样奉还了，胡仔过意不去，二番着车夫送回去。这边还未扬鞭策马，虞洽卿又打发手下人奉还。如是三番五次，虞洽卿不得已另换了相应的礼物回送他，各自才算了事。别时，虞洽卿执着胡仔的手说：

“胡兄，你我同在洋行混事，当属难兄难弟，老兄有事，我阿德断无坐视旁观之理，所以谢礼不可再提，否则就见外了。”

这一下倒弄得胡仔挺惭愧。

此后，胡仔可没少在人面前数说虞洽卿的仁义，这在他是发自内心的。通过这件事，胡仔觉得虞洽卿虽然好耍手腕，但多用于洋人，对同事倒还颇重情面的。

此类伎俩，使得虞洽卿名利双收。善于笼络人心如此，也难怪阿德哥的名声走一路响一路了。

冬天来时，总董事卡杜又分别召开董事会和采购人员会议。原来他和国内当局订的合同已到期，那边着急催货，每日都来电询问，闹得他坐卧不安。会上议定，一是高价收购大豆，直至不惜代价；二是着人分赴福建、广东、甘肃等地，开发新市场。

想起上次虞洽卿推销滞货有经验，这次又委以重任，令赴河南、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带，收购大豆，时间均以半个月限。

半个月对于别的买办而言，实在是太紧迫了。虞洽卿虽然也说太紧迫，内心里却一点也不慌张。会后，各路兵马克日起程，虞洽卿虚晃一枪，刚出上海便又趑回来了。他用不着顶着寒风北上的。

此刻，正好阿加莎·詹尼弗新从英国运来一批十六七岁上下的妓女，打电话过来请他，便欣然而去，只是嘱咐家人，无论谁来找他，就说去山东河南等地了。因此，当别的买办风餐露宿的当儿，他在“众星拱月”妓院的特等雅间里高枕无忧。

一连半个月，虞洽卿在“众星拱月”院忙得不可开交。至第十六日夜间，方才潜回家中。其间，洋行曾不断来人探听情况，但家人却说自半月前出门后，一无消息。洋行的限期为半个月，虞洽卿却故意耽搁了一天，为的是要做得更像模像样使洋行更不加怀疑。

当晚，虞洽卿密电驻扎在附近码头上的洪雪帆，次日靠岸。洪雪帆在外地已经两三个月了，虽然顺恩供给他的经费充足，但他还是挂着家里的洋二太太，此刻得令，自是归心似箭。他的人马本在上海的南部，却不得不绕道西北，雇船从水路抵达上海。次日下午，虞洽卿出现在总董事卡杜的办公室里。他虽然未经车马劳顿，但却显的十分疲乏，在妓院泡了半个月，体力消耗得太多，一眼望去面黄肌瘦，两眼发黑，比那些经历了许多风尘和辛苦买办犹有过之。卡杜见他这样子，当然分外感动，上去握住他的手说：

“虞先生，辛苦了。”

虞洽卿说：“蒙大人错受，虞某虽死而无憾！”

随后出来看货。只见虞洽卿一摆手，手下人便把一麻袋又一麻袋的黄豆搬进仓库，总数已超额完成指标任务。打开包看，黄豆灿若星辰，金光闪闪，又叫卡杜好一阵悲喜交集，拍着虞洽卿的肩膀，连声说：“干得好！干得好！”



卡杜并不识货，看不出这种豆子系江浙一带的产物，形状上就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豆子。但这却瞒不过老买办胡仔，看到这堆积如山的江浙豆子，胡仔始知这次灾难重重的黄豆交易，又是虞洽卿暗中使手脚了。但他有恩于自己，知道了也不能讲出去。

洋行开了一个庆功会，总董事卡杜亲给虞洽卿斟了庆功酒，并当即宣布：虞洽卿由跑楼而升职为买办。

虞洽卿荣升买办，这是众人所看到的；众人不曾看到的，是他在荣升买办的同时，赚了洋行数十万的银子。

## 捐官入仕

光绪二十七年初，上海人口逾一百五十万。市政建设虽在开筑马路方面卓有成效，但市民的住房却紧张拥挤起来，一时房地产业看好。

首做房地产生意的，是那些有资本的绅商。虞洽卿当然不甘居后，亦看准了这一大有可为的行业。不过，别的绅商所做的，多是闹市地段的房产，他却另辟蹊径，一口气买下了闸北顺征里、升顺里地区的六十三栋房产，使许多人为之迷惑。

闸北顺征里、升顺里一带，在当时还很偏僻，既远离闹市，交通也不发达，而且，房屋也多数老旧、残破，有些已成为危房了。这样的房产，价格当然便宜的多，但是又怎么出售出去，又何以谈得上赚钱呢？

虞洽卿早就要做房地产生意，这在亲朋好友中已广为人知。但大家谁也没想到，他看中的竟是闸北那么个破地方，又是那么一片岌岌可危的旧房子。签订购置合同的前几天，好友舒三泰、岳丈奚汇如等人极力劝他，希望他不要做这种赔本生意。因为闸北那地方离城区繁华地段那么远，花钱买霉气是显而易见的，何苦来哉？

不料虞洽卿并不以为然，依旧一门心思地忙着跟人签合同。大太太奚氏素能理解支持先生的事业，此次却不明白虞洽卿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依她的意思，房地产业赚钱，当然不可以不做，但务必要有的放矢。但她的意见，虞洽卿未必肯听，因此就鼓动兄弟奚梦雄来劝阻。其时，梦雄业已娶妻生子，颜料行生意经营得也不错，和虞洽卿很合得来。见姐姐甚为看重此事，便来到虞公馆。

姐夫与小舅子见面，少不了一番寒暄。这时，虞洽卿已配备了秘书，凡不重要的客人或事务，他一般不出面的。但小舅子梦雄不是普通的客人，虽料到他是为房地产一事来做说客，但还是亲迎入书房，沏茶招待，奚梦雄对他这个姐夫本很信服的，知他言必行、行必果，谁反对也不管用，只是此次事关重大，虞洽卿孤注一掷地买那片房产，差不多把整个家业都押上了，委实欠慎重。因此，根本无心品茶，只等话入正题后，好把看法提出来。

这边二人入坐不久，又有一拨亲朋故旧来访，连望平街兴旺颜料行的葛之亭也来了，俱是大太太奚氏鼓动的说客。奚梦雄看看时机成熟，率先陈言说：

“姐夫做事，一向有的放矢，素为小弟敬仰。今购闸北六十几幢房产一举，却让我等困惑。弊大于利，已不足述，只说经商做买卖，要看准行情，做市场调查颇为重要。现今房地产业虽然看好，但也有地段之别，如闹市、租界华界交接处，无不能为。姐夫去路僻人稀的闸北投注，实为舍近求远，殊

无保障，望姐夫三思。”

奚梦雄一般是以“阿德哥”称呼虞洽卿的，后年龄稍大，遂不再用，偶尔见面，就只说事，免去称呼。今天一连叫了这么多声姐夫，足见事重。话音刚落，在座的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阻止，声势实在浩大。

等大家稍停，虞洽卿打一个手势，笑望着众人说：

“大家的好意，虞某心领了。只是诸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现况而言，我国国力日弱，列强势力却日见强大。国民中凡仁人志士者，无不提倡实业救国。而兴办实业，必先瞩目上海，有如列强大举来华，亦先瞩目上海同理。上海潜力无穷无尽，此为我选购闸北地段的第一点理由。其二，时逢乱世，政府惧外，百姓必遭其殃。上海南北的江浙数省，本系膏腴之地，却受战乱和苛捐杂税祸害日久，民不聊生，无业者纷纷来沪。这样，上海人口势必膨胀，住房亦势必紧张。但闹市寸土寸金，不是无业游民立足之地。如此，闸北岂不可为？第三，闸北确属偏僻地带。房屋也皆老朽，然地皮便宜，价格实惠，一旦别人注意，我们再去怕就为时晚矣。有此三条，闸北的生意不但是非做不可，而且要从速而去做。”

听此一番话，一个个都哑了声。几天后，虞洽卿逆流而上，毅然在合同上签了字。

值得一提的，老搭档洪雪帆，是他这个计划的唯一支持者。他差不多和虞洽卿一样，能把目光放得长远。当然，洪雪帆也有个人的目的。因为自虞大公子顺恩代他接管了惠通银号的事务后，他一直在做一些流动性的生意，虞洽卿哪里需要，就抽调他到哪里去，因此，饱受车马劳顿之苦。若要经营房地产，则必由他洪雪帆出面。虞大公子纵然能干，却也担当不了如此百万资产规模的业务的。这样，他就可以稳定下来，甚至可以把家也搬了过去。

结果不出洪雪帆所料，虞洽卿果然把此重任委派到他的头上。此次投注为大动作，故专门成立了闸北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下设闸北顺征里房地产经营公司和闸北升顺里房地产经营公司，为总公司的两个下属单位。总公司的总经理宝座，当然非洪雪帆莫属，同时亲管升顺里公司。顺恩则在经营惠通银号的同时，兼管顺征里公司。虞洽卿把顺恩安排于此，一是让他把门守户，二是让他学做房产业务。当然，眼下一切还得以洪雪帆为主。

这样的安排，洪雪帆也满意。觉得追随虞洽卿跑前忙后十多年，如今算是熬出头了。虞洽卿本人也是这意思，他对洪雪帆说：“看中哪座楼房不错，你就留下自己住吧。”洪雪帆会意，不日装修好一栋三层楼，然后便携妻带着地搬出虞公馆了。大太太田氏说：“舅舅这回总算做了件好事。”不过，房产总公司的董事还在虞洽卿手里，洪雪帆仍是一个有面子的代理人而已。

半年以后，闸北房产公司开始盈利。那时楼房等还没有装修好，就一边销售，一边修缮。一时间人马很忙活。两个分公司，顺征里的规模较小，又是大公子顺恩主持，所以洪雪帆格外照顾，先突击把他那儿装饰完毕，才自带人马到升顺里公司去。虞顺恩坐享其成，自然敬重洪雪帆，觉得他这人挺大度。只是事业是自家的，阿爸却把经营大权交给他这么一个外人，心中有些不满。有意干出点样子来，好让阿爸看看，自己已是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干将了。

房产生意火爆，价格一日一涨，顺恩配有秘书、财会、卫队等手下若干，俨然一个小老板。一天下午，他正在办公室里清理帐目，忽然进来几个歪带

着帽子、斜愣着眼的短打扮汉子。几个人皆横眉立目，只说有事，硬往里闯，门卫都没拦住。一进来，也不客气，顾自找了位子坐下，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为首的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眼睛细小，下巴尖削，他没像别的人那样一进来就坐下，而是手托着礼帽，看也不看办公桌后面的顺恩，慢慢环顾了一下周围，突然说：

“还不错嘛，就住这吧。”

这话真是莫名其妙，不知是说给谁听的。顺恩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听见另一个瘦长的汉子说：“住这就住这吧，看装饰还他妈凑和。”

“听见没？”又一个粗短的汉子说：“我们兄弟要住这了，你们看给哪栋楼房合适？”

一个脸上有几颗麻子的汉子说：“依我看，办公楼收拾得最漂亮，我们干脆住办公楼得了。”

这几个汉子的话，一个比一个气粗，一个比一个蛮横，把顺恩的秘书张艺丽小姐给吓坏了，脸都变了色，手足无措地呆愣着，不知如何是好，只眼巴巴地望着顺恩。

顺恩公子哥儿出身，自有一帮纨绔子弟为相好的，平日里逛窑子、吸大烟，也像面前这几位汉子一样吊儿郎当过的。因此他并不把面前这几位当成一回事，觉得这几个家伙不过是虚张声势，况且又是在自家的地盘上，怕他何来？若依他几年前的脾气，早就把枪顶在这几个家伙的脑门上了。但父亲虞洽卿和总经理洪雪帆一再关照过他：无论别人如何对你，也要保持态度温和，因为我们是做生意赚钱的，对别人一定要忍让。顺恩怕他们不放心他，当即拍了胸脯，保证不和客户发生冲突。因此，如今受这种窝囊气，也只得暂时隐忍了，克制着说：

“诸位请坐，有事不妨慢慢说。”

来人一共五个，另一个尚未说话的是个豁嘴。这时豁嘴发话了：“不是已经说明白了吗，还说什么说？”

顺恩气往上顶，却仍然耐了性子说：“敢情诸位要买房，或者租房吧？不知看中了哪处？我可以带你们到处去看看，满意了再定。噢，对了，也可以先付款或付押金的，办完了手续再看房子也不迟。”

豁嘴说：“倒还挺麻烦！我们哥几个住房从来不办手续的，再说了，没钱办得什么手续？不如先住下。”

顺恩好笑，说：“这位先生说话挺有意思，没钱办手续，自然也没法买房的。我们这里不做赊帐的生意。兴许别处有，诸位不妨去看看。”

这是要他们走路。但顺恩这回算是碰上硬茬儿了，几个人既然闯了来，岂肯轻易就走。瘦长的汉子闻言，立即大惊小怪地说：“哟嘿，我们住这儿是给你捧场，你倒不识抬举。你小老弟人不大，赚钱可真赚得迷糊了！”

“识趣的快安排！粗短汉子显然也按捺不住了，接口说：“哥几个住这儿住定了。”

为首的络腮胡子一直没说话，只是手托礼帽，坐在顺恩办公桌对面的一张凳子上，饶有意味地盯着一切。

一旁，那个麻脸汉子拿了斜眼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女秘书张艺丽。张艺丽年方二八，本在一个戏班里唱戏，被顺恩迷上，从此张艺丽不再演戏，和顺恩形影相随，顺恩走到哪，她就跟到哪，待顺恩坐镇顺征，她便当了他的秘书。可能是原来唱戏演出跑惯了的缘故，顺恩本想金屋藏娇，让她呆在家里

的，可她坚决不干，顺恩拿她没奈何，就让她出来接电话，理理资料什么的。

张艺丽被那麻脸盯得心慌，赶紧低下头去。没想到麻脸却一步步逼上前来，伸手在张艺丽的臀部上拧了一把，淫笑道：“这妞的屁股还挺丰满的。”张艺丽吓得哆嗦了一下身子，跟到顺恩身后藏起来。麻脸汉子兴味正浓，又一路嘻笑着追过去。虞顺恩气极，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见他一拉抽屉，忽地拔出一只锃亮的手枪，厉声喝道：

“住手！”

顺恩可谓少年豪气，枪口冷冷地对准麻脸上几颗比较集中的麻子。至此他已然明白，这几个家伙纯粹是找茬来的，那还有什么好客气？

麻脸愣怔了一下，随即又嘿嘿地笑起来，并未见丝毫惧怕，因为与此同时，络腮胡子的礼帽哗啦一抖，一个同样黑洞洞的枪口也对准了顺恩。

顺恩大为光火，高叫了一声“来人！”，唿啦几声响，大门洞开，闯进来几个全副武装的保镖，几支短枪分别对准了那几个寻事挑衅的汉子。

闸北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共有保镖十个，因为总部设在升顺里，那边分有六个，这边派了四个，一个个皆虎背熊腰，枪法超群。保镖队长身怀绝技，有飞檐走壁之能，但他人在升顺里那边，否则这几个人不够他自个收拾的。眼前尽管四个对五个，但四个保镖武器精良，而且皆有功夫在身，自然不会把几个对手放到眼里。只是络腮胡子的枪口距虞大公子只有咫尺之遥，因而不敢造次。

另外那几个人却也不含糊，皆“嗖嗖”地从裤腰或靴子里拔出短刀匕首。于是屋子里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当儿，门外忽然传来一声喊：“诸位请住手！”

循声望去，是总经理洪雪帆赶到。

洪雪帆此时前来，倒不是碰巧，而是公司的其他人员见状不妙，赶紧打电话报告了他。

一进门来，洪雪帆赶忙请双方都放下武器，络腮胡子的人自然不理睬他，洪雪帆就让自己这边的人先放，顺恩当时已两眼冒火，索性一拼了，也不肯放。洪雪帆佯怒，责令那四名保镖放下武器。保镖们素知他处事有方，他一来，自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缓缓把枪撤了。洪雪帆又给顺恩递眼色，上去把他的枪也下了，回头挥手让保镖们散去。看看顺恩还余怒未息，张艺丽也已吓掉了魂，因此又让他们也退出去。

洪雪帆转脸赔笑，冲络腮胡子说：“诸位大驾光临，想是为生意而来，敝人来迟一步，尚请鉴谅。虞公子年轻气盛，一向喜欢舞枪弄棒，故不知轻重，多有冒犯，还请诸位海涵。敝人姓洪名雪帆，是这里的总经理，各位有话不妨与洪某说，凡洪某力所能及之事，决不推辞。”

麻脸在张艺丽那儿没捞到便宜，适才又被顺恩的枪顶了半晌，这会儿便想把气撒到洪雪帆身上，说：“我们不付钱买房的事，你也不推辞吗？”

洪雪帆不以为怪，反笑道：“这位先生有所不知，我们的总裁虞洽卿虞先生，向来乐善好施，广交各路朋友，不过几间楼房，断无推辞之理。既然先生一时手头不方便，不必说“买”字，洪某做主，送先生一栋楼如何？”

麻脸憋气，一时无话可说，转眼望向络腮胡子。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此时这屋内顺征里公司的人只剩下洪雪帆一个，自然不用再持枪动械了，络腮胡子收回枪，同时也命手下收回武器，并责备麻脸道：“休得与洪先生无

礼。”

洪雪帆舒一口气，料定此事有背景。见这伙人中以络腮胡子为首，便拱身施了一礼说：“看先生貌相，决非等闲平庸人物，如有难处，洪某当倾力助之，能请教先生大名么？”

络腮胡子一怔，也抱拳还了一礼，浅浅一笑道：“素闻虞先生门下有一得意干将，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我等名号不足以言说。今来叨扰，皆为目下落魄，欲讨一席之地栖身，洪先生真肯赏脸么？”

“生意要做，朋友自然也要交，哪里值得动干戈？来人，上茶，各位稍坐歇气，我着人安排就是。”

这是应酬话，但真要应酬不下，也得实际行动。

洪雪帆在里边应付之际，顺恩在外边，又调来升顺里处的另六名保镖，连同身边四名保镖一起守在门外，专等里边谈不拢时，便大打出手。

顺恩在屋外枪上膛、剑出鞘，洪雪帆在屋里却是一团和气，不愠不火。下人进来奉茶，洪雪帆又客气地向络腮胡子问道：“不知诸位喜欢哪一栋？”未及络腮胡子答话，麻脸便蛮横他说：“我们不住就不住，住就要住办公楼。”

这显而易见是刁难了，意在敲榨已是毋庸置疑。

洪雪帆略一思索，心想这几个人的背景尚不清楚，不如先安顿了他们再作道理，于是爽快道：“诸位既看着办公楼好，就住办公楼吧。”

那几个人原是无理取闹，耍赖欺人，哪料到洪雪帆会如此慷慨，一口答应？一时间反面面相觑，没有话说了。但说出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自应落地有声，就相商着要封办公室，在此住下，络腮胡子到底不愧为一个小头目，斥责手下道：

“洪先生如此仗义，你们不可再胡闹。这样吧，我们去住二楼，一楼还可办公，别影响了生意。”

办公室虽然宽敞，但架床住人确实不大方便。但二楼是虞大公子和张艺丽寻欢做乐的地方，洪雪帆有些为难，但也无奈何，硬着头皮领到二楼。二楼布置得富丽堂皇，香气袭人，那几个家伙十二分满意，自行住下不提。

洪雪帆安排了他们。出门吩咐众保镖不可造次，只保护好虞大公子便是。又再三嘱咐顺恩，这是一伙讨债鬼，背后必有来历的，因此万不可轻举妄动，待先弄清这几个人的背景再说。见顺恩应了，便自去虞公馆汇报请示。

既然是讨债敲榨，一定不会是小数目，否则不值得闹这么大的动静。洪雪帆当时没有打发他们走，实是怕他们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一旦价格开出来，照付太亏，不照付自然又不好收场。因此，他和虞洽卿的看法不谋而合：他们既以住房为由，不妨就让他们住房，然后再思对策。

两个人谈话的地点，是在最后一栋的一间地下室里，这是一间密室，平时很少启用，除大太太奚氏和总管家以外，别的人概不知道。地下室里装有电话、上海市区图和五口通商口岸图以及保险柜等。二人来此谈话，足见事关重大。

听洪雪帆略述完事情的概况，虞洽卿不胜感叹，愧疚地说：“阿帆呀，我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

洪雪帆闻言一怔，继而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

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又道是树大招风。上海每有暴富者，必要一经官府鱼肉，二给流氓地痞朝贡，如同过河必先造桥一样，名为铺路。凡疏忽其中之一，或厚此薄彼，轻则散失万贯家产，重则身家性命不保。因此，大凡

聪明的商富绅士，皆棋高一筹，未等盘剥到头上，自己便先提了金银珠宝或古董珍玩等物，送去巴结。否则，挨了鞭子又拖不过河，花费却要十倍百倍于此，那就惨了。

虞洽卿名声日大，蓄富百万，自然早已有人注目。只是看他人还聪明，等他送礼上门。没想到一等再等，虞洽卿这里却毫无动静。洪雪帆素知乱世行情，消息最快，早就劝谏虞洽卿攀个后台，以打通各路关卡，再求发展不迟。不料虞洽卿却不以为然，他觉得经商和官府、帮派互不相干，井水不犯河水，何苦侍候那些不相干的人。

结果人家就找上了门来。因此他后悔当初没听洪雪帆的话，算是一大失算。洪雪帆觉得他知道利害就行了，徒然嗟叹于事无济，转了话茬说：

“远的不去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清那伙人的后台，否则不便行事。”

这才是当务之急。虞洽卿也回过神来，凝眉苦思。但他平时与帮派流氓势力素无来往，因此理不出个头绪来。想起洪雪帆早年在下层社会混过，还得指望他，就说：

“我对这类人很生疏的，还是你来想想办法吧。”

洪雪帆何尝不在想，只是一直也没想出个名堂而已。上海的流氓帮派成群，大小无数，络腮胡子又不肯报姓名，让他一时往哪里去想呢？”

上海开埠后，各路流氓地痞一向猖獗。他们东一撮，西一股，凑在一起聚党结盟，势力日成规模。早期的流氓团伙，有庙帮、塘桥帮、草民国、糖囤等组织。太平天国革命时，一些帮会势力乘机加入地方团练等官府组织，后太平军失败，此类人功不可没，得以加职晋衔，气焰越发嚣张。

虽已官帮一体，但打家动舍的本性始终不变。譬如民间营造房屋，有些帮会头目就趁火打劫，视屋之多少，定价轻重勒索，俨然如征官税。主人不堪其扰，央人说情，他们反增其价，没完没了。只要达不到目的，就在人家上梁立柱之日，稳坐其上，使人无法如期完工。

帮派之中，青、洪帮势力最大，最成气候，各地都有党羽，有枪有炮有功夫。为首者，端坐上海，却能与各地通声气；闭门不出，便能于千里之外调兵遣将，令人畏之如虎。此两派系中，盛行拜老头子之风。帮中规矩森严，等级分明。辈分低者，只知执行帮主的命令，却一辈子连帮主的面都见不上。帮内弟兄一方出事，百方呼应，连官府都被其左右，奈何他不得。

19世纪末，帮派局面有些紊乱，凡恃强好勇者，均能另拉一杆子人马，画地称霸。于是入流或不入流的流氓团体，大小无数，经营项目扩大至方方面面，欺男霸女、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听得出名堂的，有剥猪猡（拦路抢劫），接财神（绑肉票）、放白鸽（拐卖妇女）等等，无一不是拿手好戏。上海为流氓恶棍的巢穴的情景，黄亦坝在《淞南梦影录》一书中说：

上海流氓伎俩，几乎层出不穷，向惟游手之徒，掀然兴风作浪，近且有以巾幗而向青皮者结队成群，横行于虹口一带，号曰十姊妹党，泼皮讹诈，无恶不做，虽屡经犯案严惩，而胭脂虎毒焰横施，依旧不稍悔改，甚至一言不合，则露体赤身，沿街叫骂，丧尽廉耻，事出罕闻，鸡犬不得安宁。每至一处，动辄持械斗杀，沪上真无奇不有哉。

称雄称霸的帮派团体，除青帮以外，又有天津党、闽粤党、湖南党等组织。这三党当中，据说以天津党为最凶，举手就抢，飞腿就夺，连一句话都不说，一个手势都不打的，倒也果断干脆。后来又有泰西各国来的进口无赖，攒聚于虹口外国客寓中，对沿街的店铺商栈强赊硬买，持棒殴人，市民们畏

之如狼。再至于后来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一伙，本不在正党正派正帮的，却又自成一体，四面结网，八方钻营，日渐建立健全了上海的流氓机构，更是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好在他们三人目前尚是小雏，还未成事，洪雪帆不用搜求到他们那去。

听洪雪帆把上海的流氓势力略述一遍，虞洽卿有恍若隔世之感。帮派组织已成如此气候，又如此擅长巧取豪夺，自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先前小觑，如今看来再不可大意了。

经过洪雪帆的明察暗访，终于弄清了那几条汉子乃是丐帮中人。闸北一带，现系丐帮地盘，帮主姓贺名飞舟，湖南洞庭湖人，时年五十二岁。七岁那年父母双亡，自行乞讨，十岁流亡至上海。上海的叫花子是有组织的，各路乞丐都有自己的地盘。小飞舟初不懂此道，只满街乱乞，结果吃了不少苦头。直到十五岁那年，才得以加入丐帮。

丐帮帮主不行乞，自有各路乞丐上贡。因此他表面上虽也穿得破破烂烂的，可家里却蓄积巨富，拥资百万。贺飞舟人小机灵，看见帮主身边人等并不行乞，只管监督各路乞丐，如乞丐有私昧所乞贵物的，报与帮主，即行重罚。他觉得这一差使不错，便想跻身进去，但这些人均是立过大功或资格很老的，才被帮主收为心腹，得此“钦差大臣”之职。一天，他从一个贵夫人手里抢过一个皮包，里边银元除外，还有替换首饰若干，如项链和金戒指等。

这个皮包价值昂贵，但贺飞舟看也没看，就如数交到了老帮主那里，自此得到信任，委以“钦差大臣”之职，从此背着手巡视各地段乞讨业务。丐帮中残废者甚众，或瞎眼，或耳聋，或缺腿，或断臂，无残不有。像贺飞舟这样的手脚灵便者，尚在少数，因此为众所惧。况且他现又被老帮主收为心腹，颐指气使，打人时出手狠，下力重，威名日重。不过，贺飞舟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凡是她一个人逮住了弄虚作假的，概不上报，既和人家平分了所乞得的财物，也落了个人情，因此在丐帮底层人物中的地位有所奠定。

光绪十二年夏天，贺飞舟已渐渐权大于主，故发动“宫廷政变”，逼老帮主禅让退位。贺飞舟至此统领淞沪丐帮，凡不顺者，皆设计除之，故有“梟丐”之称。从此丐帮的谋生手段，已是强乞硬讨，讨之不得，必以武力相向，不达目的，非弄你个鸡犬不宁不可。后丐帮与各帮之间通了来往，又广招门徒，势力日大，越发有恃无恐。贺飞舟因组织有方，生财有道，以心黑手毒著称于世，在江湖上威名日重。

闸北地盘是从天津党手中争夺过来的，为时不久，当时有一场恶战，自不心说。贺飞舟原以为虞洽卿会知道这地方已另易其主，既想在此立足，自会到他门上进贡。不期三五个月过去，不见动静，因此就责其手下上门骚扰来了。大闹顺征里公司的，就是他派的几名手下。这倒也出乎洪雪帆的意料。从前天津党统辖此地时，他与其中的几个小兄弟有过一两面的交情，得以仰仗情分，彼此相安无事，谁知说话就换了别主。不过，贺飞舟的为人以及他当上丐帮帮主的传奇和轶事，他倒也略有所闻，同时知他早已蓄积百万，不大重财，只重名声，因而关键是要抬举他。

回头与虞洽卿说了，两人皆自认倒霉。一面着人照顾好霸住办公楼的那几个丐帮分子，一面备了厚礼，二人驱车去了丐帮总部。当时已是子夜时分，但事不宜迟。行前，虞洽卿要一人带一只手枪，或多带几个随从，以防不测，被洪雪帆阻住，说人多给对方造成警惕心理，反于事无益，枪自然也不能带的，丐帮关卡也层层重重，凶器必被搜出，同样毫无益处，最好是长衫便服，

礼下于人，否则不利于谈判。

虞洽卿想想以为然，没再坚持。

二人与丐帮帮主谈判自费了一番唇舌。贺飞舟见是虞洽卿亲来，又携了重礼，大觉面上有光。双方谈了近两个钟点，总算谈妥了价码，不必细述。

事后，顺征里房产公司的经理虞顺恩受到了处分，勒其秘书张艺丽辞职，回二楼闭门不出，不得插手任何公务。因为顺恩是为了保护她才掏出枪来的，以致局面恶化，丐帮索要的钱数也以此为理由加了一倍，所以总裁和总经理认为，公司里有这么一个骚首弄姿的女子抛头露面，招蜂引蝶，于生意和声誉上都无益处，故责饬回避。

虞大公子虽然不满，张艺丽本人也牢骚满腹，但亦莫可奈何。

这样，闸北房地产公司的决策大权，全数归到洪雪帆手里，这叫虞顺恩甚为不满。洪雪帆比他年龄大了许多，自不跟他计较。

又过了些日子，洪雪帆为避免后患，也是出于对公司长久利益的考虑，规劝虞洽卿说：

“丐帮骚扰一事，虽然算是过去了，然有其一，未必就没有其二。丐帮纵然无事，却保不准别的帮派不来捣乱。这件事告诉我们，如果手中的拳头不硬，莫说赚钱，便是自己口袋里的钱也不能保住。凡在上海滩混事的，大到豪绅巨富，小到流氓妓女，无一不有来历的，墙倒了有人扛着，天塌了有人顶着，故此才有恃无恐，得以立足成事。我们次之所以受小人闲气，实与背后无大靠山有关。即便手下有这若干，遇上茬也是无济于事。今后我们在上海立足建业，实应有人兜着才是。”

这一番话，正好说到虞洽卿的心里。这次事件，多亏洪雪帆跑前忙后，才得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若是贺飞舟性起，召天下丐帮云集于此，公司非给踏平不可。因此对洪雪帆的话，格外看重，问其靠山何事？

洪雪帆说，当然要上结官府，下联帮派，否则徒劳无益。虞洽卿说先捐一个官衔吧，然后才好结交官场势力。洪雪帆也是这意思。二人商定各帮派的关系由洪雪帆去疏通，虞洽卿则立即着手捐官事宜。

于是二人分头行动。

帮派虽然是恶势力，但既在江湖上行走，便不能不讲一个“义”字，至少表面上如此。况且洪雪帆与此类人也略有薄交，找个路子宽的帮中朋友列出名单，一一送过礼去即可。后就攀上青帮的一个头目：在十六铺作威作福的陈世昌。此人以赌发家，广收门徒，系青帮第二十二代掌门人，辈分为家谱上的“通”字辈。时居上海的青帮分子，多为二十四代或二十五代徒孙，因此陈世昌位居辈首，是当之无愧的“老头子”。

青帮自明朝元顺年间（约公元1340年间）兴起源远流长至今。本来，青帮家谱中只有二十四字相传授，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悟学”。这二十四个字，亦即二十四世系。其中的“清净道德”这前四个字，有教派之意。从“德”字辈及其后的“文”字辈开始，才正式成为帮派。因此二十四辈以后的辈分，皆为后来补续的，帮内视之为世系外子孙，顺序依次为“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明乾坤”。

青帮以南粮北调的漕运起家，盛行前清百余年。清嘉庆皇帝年间兴起海运，于是漕运中道衰落，青帮组织紊乱，成员多数流于社会。上海开埠后，他们云集于此，以各种手段谋生。至太平天国兴起，众人又汇聚一处，应募



清军平乱。此为青帮复兴时期，以后没再解体。

上海青帮传至陈世昌手时，成员已进入社会各个阶层，势力无限膨胀，以十六铺码头为党部据点，广开赌场、妓院、餐厅、影剧院，自成一霸。洪雪帆找到他那里时，只献重金，不多言语。陈世昌虽然黑心，却还讲一点义气，问他是否有事。洪雪帆笑笑，说了丐帮讹诈公司一事。

丐帮比之青帮，当然又不能比。陈世昌发话要为洪雪帆的公司出口气，索回所诈款项目及面子。洪雪帆怕事情闹大，极力劝阻，只说以后有事能多照应就是了。陈世昌一口答应下来。

虞洽卿打通官府也很顺利。通过同乡朱藻三的面子，攀上上海道及两江总督。由他们出面保奏，以鲁麟洋行买办和顺征里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总裁的身份，向大清朝廷捐了个候补道台，分发江苏，等机会委任。时值光绪二十六年底。

道台本是个虚衔，又是候补，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补得上。但虚归虚，却也是个极有脸面的事。况且，朝服总是要发的。从此出入官场，交际面扩大，做起生意来就更方便了。并且，怎么说也算是个官员了，今后不论是官府还是地痞，都不能不给面子的。

穿上官服，戴上顶戴，陡增几分轩昂之气，虞公馆少不了又是一番热闹。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虞洽卿一心经商，本无入仕之心的，如今融官商于一体，方知为官自有为官的好处。

上结了官场，下联了帮派，生意就做得稳当起来，处处绿灯，处处放行，因此这两项投资虽花费颇巨，但是收益甚丰，可谓无往而不利。虞洽卿的名声也就日益响亮，尤其在旅居上海的宁波人中，后来居上，颇受瞩目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虞公馆大肆操办荣升道台庆典的时候，称霸闸北的丐帮帮主贺飞舟也来贺喜了。别看他叫花子出身，礼物却不薄，而且前呼后拥的，十分威风。看见他亲自前来，虞洽卿心中自然得意，面上却十分客气。交谈中，虞洽卿拜托贺飞舟看顾顺征里公司，贺飞舟赶忙满口应承。

## 义挽狂澜

名声响到了宁波同乡会，也就响到了上海的整个工商界。因为凡上海的工商头目，几乎全是浙东人，而且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宁波同乡会组织。自此宁波同乡会便成为虞洽卿立足上海的一大支柱。

上海因为辟有各国租界的缘故，通商有路，经济发达，所以各省市人纷纷来上海求生存，谋发展。据说那时在街上走动的人中，能有百分之二十的上海籍本地人就算意外了，其中百分八十则全是内地来的或租界的洋人。因此，人众籍杂，冲突时有发生。为立稳脚跟，免受外乡人欺负，各省市的人按籍贯聚拢到一起，成立同乡会一类的组织。而来上海旅居的外籍人中，浙江人最众，浙江人中以宁波人最多，所以宁波同乡会在上海势力最大，人们称之为宁波商帮。宁波帮指义较广，包括宁海、镇海、定海、奉化、慈溪、鄞县、象山等县区。宁波因境内有甬江流过，所以又简称甬，宁波人亦简称为甬人。甬人善贾，会做生意，自古有名，在全国各地都享有盛誉。上海的富商阔绅，无疑以甬人最多，如严筱舫、叶澄衷、朱葆三，以及后来的虞洽卿、傅筱庵、刘鸿生等人，都曾名噪一时，先后多次掀起过上海的各种商业风潮。

甬人极重同乡情谊。全国各地，凡有甬人群聚的地方，大都有宁波同乡会一类组织。上海的宁波同乡会始建于清嘉庆皇帝二年（公元 1797 年）。百年以来，不断扩充，发展壮大跃居各地同乡会之首。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这段历史时期，宁波同乡会执上海工商两界之牛耳，人才辈出，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可小觑。

因此，宁波人来到上海，大都先去联系同乡会，仿佛一加入组织，自己的身家性命就有了保障似的。几年来，虞洽卿发了些财，捐了个官，想为同乡做点事的愿望也就开始萦绕心头。当初离家时，阿母方氏曾叮嘱过他，混不出名堂也就罢了，混好了，别忘了给父老乡亲们办点实惠事。况且，宁波同乡会的组织者都是些名流人物，虞洽卿于是琢磨跻身进去。

事有凑巧，这几年宁波同乡会发生了好几起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件，虞洽卿作为宁波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事迹早已在同乡会中传开，并以行事果断稳健为众人称道，于是便被邀请过去议事，每次都对妥善处理诸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同乡会重视。

第一个邀请虞洽卿介入宁波同乡会组织活动的人，是严筱舫。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了。那天，他正和家里人用晚餐，忽有人来报，说严府的严筱舫先生有请。

严筱舫名信厚，浙东人，系宁波同乡会的老牌人物。早年曾在李鸿章手下执事，历任驻沪运械筹饷襄办、督办等职，后经李鸿章保奏，署任长芦盐务帮办，以盐务起家，积资巨富。若干年以后，又在清光绪二十八年，与南洋通商大臣兼邮政大臣盛宣怀一起，组织发起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担任部理职务，盛宣怀早年亦在李鸿章手下的江南制造局任职，可说是李鸿章所有产权的一个代理人。因为同在上海待过，所以此二人彼此旧情不忘，过从甚密。这当然是以后的事，姑且不提。

眼下，严筱舫担任宁波同乡会的会长，兼任四明公所的总董事，系商界领袖，在同乡中颇负盛望。一听说如此位尊身贵的人来邀请自己，虞洽卿格外激动，晚饭也没顾得吃完，立即着人备车前往。

到了严府，严先生正在家等候，亲自迎出门外。两人虽未见过面，但彼此的名字早已听说过。两人礼毕，互通了籍贯年龄等项，一见如故。谈起上海时势及同乡情谊，颇为投机。

严老先生请自己一个无名晚辈，当然不会仅叙“乡亲”二字，虞洽卿很识趣，谈至推心置腹处，见严筱舫无端地感叹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做事要靠年轻一辈了，心下会意，忙接口道：

“严先生老骥伏枥，壮心不减当年。如果严老先生有事，只管吩咐晚辈就是。”

严筱舫也正是这意思，要的就是他的这句话，不觉脸上有了喜色。原来虞洽卿赤脚闯荡上海滩等事，他早有耳闻。素听人说这个年轻人有勇有谋，胆识过人，今日相见，果然谈锋甚健又不失谦恭。见虞洽卿主动要求出力，也不客气，就欣然一笑说：

“老夫所主事的四明公所，明天有个会议要开，届时请虞先生参加，并担任本会书记员如何？”

虞洽卿虽料到此番相请必有大事，但仍没想到会是这等好事。严老先生明里是请他担任会议书记员，实是给他一个跻身同乡会上层机构的机会，因此，赶忙起身施礼，应承道：“多谢严老先生看重，阿德断不敢负先生栽培。”

那个晚上，是虞洽卿大有收获的一个夜晚。从严府回来，已近半夜，却仍高兴得睡不成觉。次日一早，他麻利地洗漱一遍，未到时间便来到了四明公所。

四明是宁波的别称。据资料记载，该地正中间有大山一座，名会稽山。此山怪异，主峰上有四个大洞穴，望下去不仅不见幽暗，反露光明，仿佛洞中贮金藏银，因而才昼夜放光。山上终年云蒸霞蔚，色彩斑斓，因此宁波有四明一称。

四明公所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都设有分支机构。相传凡有宁波人居住的地方，必有四明公所。上海的四明公所规模最大，凡来上海的甬人，为联盟结党形成势力，曾发起“一文捐”活动。即一人捐一文钱。宁波人多，又日积月累，捐款渐巨，就在北门外二十五保购得一块地皮，约四十亩，开始造房建屋，停放灵柩，周围筑有院墙，空余地方为义冢。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小刀会为配合太平军而起事，遭到英法联军的血腥屠杀，满城血流成河。四明公所也被烧毁，破坏无遗。咸丰十年，战乱平息，四明公所复得以重建。

四明公所的土地祠，是旅沪甬人用来祭拜家乡土地神灵的。后增设的除财局，是一个慈善机构，专为救济或抚恤那些孤寡穷困或老弱病残者，当然，服务对象只限于旅沪的宁波人。甬人亡后，均可将灵柩暂停于公所内，一年内仍不转运者，可就地掩埋，此即称为义冢地。但义冢以外的，则多为旅沪甬人领袖的坟地。

所内栽柏植松，修碑刻文，望过去一片葱绿青翠，如同帝王皇陵一般，充满肃穆之气。所内建有正殿和后殿，皆高柱宽檐，凝重坚固。这两个大殿，分别为甬人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济元堂在两大殿的旁边，为历届董事开会议政的地方。

虞洽卿早到。所内除去一些工作人员走动外，别无人迹。虞洽卿便沿着路径把各殿堂浏览一遍。正殿壮丽肃静，巨大的神龛座落于供桌上，墙壁上挂着宽大的布画像，这便是四明公所历代董事的尊容了。画像的空白处注有简要文字，介绍各董事的生平、籍贯、创业史及一生大事纪略等，虞洽卿不由肃然起敬。

“事在人为”，虞洽卿喃喃自语他说，“未必我就做不到他们那样。”

这天要在此处召开的会议内容，虞洽卿略有所知，昨晚严筱舫向他略述过一些了。主要的议题，是四明公所与法租界的冲突一事。

光绪二十四年，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慈禧迫于国际国内的各种压力，终于撒帘还政，让光绪亲政，自退于颐和园。光绪受挟制长达二十余年，如今慈禧归政，不禁龙颜大悦。4月中，即公历6月11日颁发了《明定国是》的诏书，从此开始了为期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但维新变法太迅猛，牵到了慈禧的头上。慈禧先下手为强，成功地发动了戊戌政变，把光绪囚禁于瀛台。

于是，太后重新出廷训政，光绪又成了木偶皇帝。在光绪皇帝的心腹中，康有为虽侥幸逃脱，但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却落入慈禧之手。9月28日，慈禧亲下懿旨，将谭嗣同等人斩首示众，戊戌六君子殉难，百日维新运动流产。

中国朝纲紊乱，外国人自然欢喜，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上海法租界以筑路建厂为借口，大肆扩充地盘。四明公所被法人看中，勒令搬迁。早在去年

11月，法租界公董局就发出通告，责令凡租界沿边周遭等处，不得停放棺柩，更不准扩占或购筑墓地。今年1月6日，法驻沪总领事白藻泰正式发出通知，限四明公所在五个月内搬走所存全部灵柩。四明公所当然不迁。5月11日，法租界公董局申请征用四明公所的全部占地面积。滑稽的是，此申请是递给法国驻沪领事馆的。法总领事自然同意。侵吞别人的土地，本是一厢情愿，四明公所当然不听话，法人便很恼火。法国总领事白藻泰说，为安全起见，四明公所应及早议价出售转让，他不希望再像上次一样，发生什么不必要的血案。

法人所说的上一次血案，发生在二十年以前，是光绪四年的事。那件事，虞洽卿虽然没有经历过，但对其惨烈之状却早有所闻。

早在法租界建立伊始，即把四明公所划入租界以内。只是扩充有个过程，才一直搁置了这么久。但因为双方临界，时有摩擦，矛盾日深。至光绪四年3月份，法租界以修筑马路为由，要求四明公所搬迁。到5月3日，法租界当局见四明公所没动静，便派了巡捕保护，准备强行拆除。法国佬欺人太甚，他们的做法激怒了不少有血性的甬人，认为冢地是甬人自己花钱买来的，凭什么受他欺负。况且，挖租坟，毁灵位之事，历为国人之大忌，因此大家联合起来，坚决抵制巡捕的暴力行为。

法人恼羞成怒，公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七名甬人，受伤者过百。这一来，广大甬人更加气愤，持棍舞刀赶走了法巡捕，然后包围了法租界路政负责人的住宅，强烈要求对方取缔筑路计划。法人又开枪射击，死伤者无数，惹了众怒。

甬人当时在上海已成声势，皆无惧色，真是一个倒下去，十个百个站起来，当天晚上便聚了上万人。法人不讲理，人们盛怒之下放火烧毁了法人路政处的房子。于是士气大振的人们又涌向法租界公董局，三日三夜围得水泄不通。法国人急调水兵登陆上岸，开枪射击，死伤者无数。

法人的野蛮暴行，不仅惹怒了甬人，连上海籍并其他省市的人，也来参战助威，局势恶化到白热状态。最后，清政府出面交涉，以赔款了结此事。四明公所虽伤亡惨重却也取得了两项权利：

（一）法租界放弃筑路计划，凡四明公所房屋坟地，永归宁波同乡会董事经营，免其迁移；

（二）四明公所及其属地，永久免税。

劫后余生的四明公所，就这样得以保存下来，旅沪甬人把那些死亡的弟兄，以厚礼葬之，并抚恤其家属人等，甬人之间也从此更加团结。孰料事隔二十年以后，法国人又故伎重演，再次打这块土地的主意呢！

法国人贼心不死，四明公所就永远处于危机之中。这一次的改建医院和学校，和那一次的筑路，异曲同工，都是法国人试图扩充地盘的借口。如今，四明公所又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还能否再次逢凶化吉呢？作为一个甬人，虞洽卿为公所的命运忧虑。

第二个来到会议室的人，是叶澄衷。

叶澄衷的本名叫叶成忠，由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改取澄衷的学名。据说老先生愤世嫉俗，对世道颇为不满，见他这个小聪明好学，可望成事，故赠其名，意为澄清世道，衷心救民众于水火。因此叶澄衷后来时常自嘲，说他辜负了先生的厚望和嘱托。

这样说多少是他谦虚，凡旅居上海的甬人都知道，他可没少做有利于同

乡民众的善事，也是个众望所归的人物。叶澄衷籍贯浙江宁波镇海，经营五金起家，此时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大买办，分别创建有叶澄衷中学和上海燮昌火柴厂，同时还经营着拥有一百艘船只的沙船航运公司，捐官道台，分发浙江，是华洋两界屈指可数的大富翁之一。

初来上海闯荡时，叶澄衷亦是赤手空拳。那年他才十五岁，在黄浦江边靠摆一划子度日。一天上午，一个手忙脚乱的洋人来到江边，要他摆渡到浦东去。可能那人有急事要办，一上船便不住地引颈张望对岸，不等划子靠稳，一步跳上岸，大步流星而去。叶澄衷觉得这洋人真是好意思，迎风顶送他一程，却连一文钱都不给，好话也不说一声。但他也不好意思叫住那人要，直到那人背影消失，才悻悻地收回目光。

正要往回划，忽见一个皮包还在划子上，便知那洋人果然是有急事的，不然他即便忘付了船钱，却不会把他自己的钱包也忘了的。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沓沓的纸币，还有支票、货物凭证、合同书等。

那一沓沓的票子是外币。叶澄衷扔下橹，系好划子，就那样抱着膝盖坐在原处，等那个洋人回来。一直等到夕阳西斜，叶澄衷饥饿难奈时，洋人才慌里慌张地赶来。打开叶澄衷递给他的包一看，里面的钱一点不少，便欢天喜地把叶澄衷抱起来，一连转了好几圈。

感恩戴德的洋人，当然要对这个中国少年回报，他出资建起一个五金交电行，要叶澄衷去经营。叶澄衷的发家致富，也就以此为起点。这一段拾金不昧的故事人人皆知，对叶澄衷后来树立人格形象作用甚大。至现在，他已和严筱舫一样，成为宁波同乡会的总董事、甬人领袖，在同乡中颇孚众望。

今天的叶澄衷，显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对着正殿里排列的历届董事像注目良久，因此没看到一旁的虞洽卿。但是虞洽卿却早已注意到他了。虞洽卿在门边驻足了一会，看见叶澄衷回头，赶紧趋前一步，深深地施了一礼说：“叶大人，您早。”

听见声音，叶澄衷不觉一怔，见面前这人，三十几岁年纪，长脸阔嘴，剑眉大眼，精干结实的体魄，透着一股干练、英武之气，略有些诧异，他还不认识虞洽卿，迟疑地说：

“你是？”

虞洽卿又恭身施了一礼，说：“敝姓虞，和叶大人还是同一个县的老乡哩，今天是严大人叫我来做会议书记员的，还请叶大人赐教。”

叶澄衷沉吟了一会儿，忽然点点说：“噢，我想起来了，严先生和朱葆三等人给我提过，说宁波人中又出了个颇有作为的年轻人，名叫虞洽卿，就是你吧？”

“正是。”虞洽卿听说严筱舫及朱葆三等前辈常说起他，自然欢喜，很响亮回答了一句，说：“叶大人德高望重，虞某仰慕已久，愿听大人教诲、吩咐。”

叶澄衷见他是个办事的人，脸上现出喜色，就不客气地说：“教诲不敢当，在下也是徒有虚名。不过事情倒可能有的，届时还请虞先生尽力。”

虞洽卿求之不得，因此答应得很快。两人是同乡，又互有好感，彼此一见如故，很快消除了陌生感。

这期间，其他参加会议的董事们也陆续来齐。二人约好以后再谈，一起步出正殿，向济元堂走去。叶澄衷坐了主席座，和严筱舫一左一右。虞洽卿则在角落里的案桌前坐下，铺好文房四宝，一等会议开始，即行记录下诸位

董事的发言。

抬眼望去，只见满屋子的社会名流、达官贵人，随便其中哪一个，无不是腰缠百千万。其中许多人虞洽卿虽未见过，但他们的名头和事迹却都早有所闻。在他们当中，虞洽卿还得算是穷小子，比都不能比的。好在他比他们年纪轻，而年轻正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不夸张地说，这些人头上都有一方天，整个上海的金融经济，差不多全在这些人的股掌中了。

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严筱舫正和叶澄衷低声商议着什么。剩下的那些董事们则品茶聊天，说东道西，不时还发出阵阵笑声。这让虞洽卿有些吃惊，觉得今天商议的是关乎四明公所存亡安危的事情，气氛应该肃穆才对。

虞洽卿坐的位置孤立一旁，他抬头望了一眼主席台，看见叶澄衷皱起了眉头，严筱舫则靠着红木雕花的太师椅背，仰头闭上了眼睛，会议室的这等气氛显然让他们两位老人不大满意了。稍停了片刻，叶澄衷目光巡睃了一下众人，回头对严筱舫说人到齐了。

严筱舫坐直了身子，不怒而威地咳嗽了两声，会议室内的嘈杂声嘎然静止，大家转眼望向主席台。叶澄衷宣布会议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当然是资历最深的严筱舫。他的目光扫视众人，语调缓慢而低沉他说：“诸位公董：昨日上午，我公所接到法公董局一纸通知，要本所迁出转让，今召集大家来此，就为相商此事。此事关乎我公所存亡大计，务请各位格外用心。下面，请叶澄衷叶大人转达一下法人通知内容。”

叶澄衷站起身，环顾一下四周，手扶着桌沿说道：“前日，法租界公董局开会决定，征用我公所全部土地，作为改建学校，医院之用。昨日，我们又收到他们的决议通知，限令我们拆迁四明公所。法人对我虎视眈眈矣，此番卷土重来，断不肯善罢甘休。为此，我和严大人商量请诸位董事来此共议对策。减望大家同心协力，诸公劳神了。”

话音一落，董事们纷纷叫嚷起来，仿佛才知道此事似的。有的说，让我们把自己的产业拱手让给法国佬，根本办不到。又有的说，戊寅年中法双方本有过协议的，规定公所永为我甬人产业，任何道路、阴沟都不能打此通过。今法国人出尔反尔，公理安在？天道何存？还有的说，这祖坟宗冢岂是说迁就迁的，惊扰冥灵且不说，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怪不怪罪且不说，我等甬人岂不成了不肖子孙，还有何面目立于人世呢？云云。

虞洽卿飞快地记录着。毛笔在纸上飞舞。掀过去一页纸，再掀过去一页纸，渐渐所记录的言语就有些似曾相识起来。起初他也很为这些慷慨激昂的发言振奋，字也写得尤飞凤舞，颇为酣畅淋漓。但公董们牢骚了半天，却翻来覆去还是这一类话，没一个拿出具体对策来的。虞洽卿不知还要不要笔录下去，莫可奈何地朝严、叶二人望去。

严筱舫业已不耐烦，听厌了这些空枪空炮，又咳嗽了两声，挥手止住大家，冲叶澄衷说：“列位稍停，不妨听听叶大人的高见。”

“对于法公董局的无理要求，”叶澄衷拍案而起，愤怒地说，“我的意见是老办法，四个字：不予理睬。”

董事们见叶澄衷态度决绝，也便一致拥护不予理睬的对策，看他法国人能奈何我们？虞洽卿初亦觉得这话在理，欣然笔录。但却又转而想到大敌当前，火烧眉毛，这样的对策也断然不会有用的。如果不予理睬，法人便会让步，又何必开这么个会？

但大家一时也都拿不出别的方案，就暂行决定不予理睬。散会以前，叶、

严二人叮嘱大家，这段时间务必警惕，一有不测，及时聚合。

不予理睬，当然也得算是一种策略，可以理解为无声的抗议。但据理力争的抗议尚不足以使法国人收回成命，更何况是无声的抗议？法人见四明公所半个多月没行动，便又进而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公历6月1日，法公董局找到严筱舫，直接向他本人下达了征用公所土地的命令，限期一个月。

严筱舫的态度亦很决绝。7月1日，严、叶二人再次来到济元堂，召开四明公所董事会，虞洽卿仍担任书记员。

这次的气氛不比上次。那天还有人痛切陈辞，虽是干打雷不下雨，却也慷慨激昂，可今天，连放空枪空炮的也没了。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是要动真格的了，再僵持下去，恐怕会遭横祸。一月限期，今天已到，说不准会议未散，法国人就包围了会场。因此一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肯乱发议论了。

通牒虽然下了三番五次，可此番看来真是最后通牒了。此刻，二十年前的那场血案一一浮现在众人眼前。于是，有人提出好汉不吃眼前亏，因为硬顶也未必顶得过去，有道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另外有人提出，不如高价兜售地产，敲他法人一个竹杠。还有人说，事隔不过二十年，法国佬再次找茬，肯定要比上次下的赌注还大，我等当小心为是云云。

今天的这些发言，全都是长法国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持妥协意见的人占了多数。另有一些不肯妥协的，则又苦于无万全之策，不住地唉声叹气，士气低落。

笔握在虞洽卿的手里，觉得无比沉重，会议已开了半天，纸上却还没记录下一个字。正痛苦万状间，忽听“啪”的一声响，有如霹雳，众人立即安静了。

循声望去，只见叶澄衷已经怒目圆睁，拍案而起，未曾说话，人先激动得颤抖起来。只听他说道：

“诸位董事，今法人强行征用之地，乃我义冢之所，岂可拱手让人抑或抬价出售？我辈董事若屈服于法人淫威，出卖义冢之地，不但愧对我所有宁波同乡，将来亦无脸赴黄泉见先逝之亲朋好友。诚然，我等乃甬人，自应倡导代表甬人之利益，但我等更是中国人，更应倡导代表中国人之利益。我辈任重而道远，岂可在洋人的恫吓面前低头？小人死于利，君子亡于义，大丈夫视死如归，有何惧哉？！”

一口气说完，叶澄衷已是满脸通红；一口气记录下来，虞洽卿也已是满脸通红。一个说完、一个记完后，两道火辣辣的目光越过众人，正好撞在一起，二人各自都在对方的目光中受到鼓舞。就是在那四目对视的一瞬间，久经风云变幻的叶澄衷，已深切而敏锐地察觉到：四明公的命运，并不维系在这满屋的董事身上，而是寄托在虞洽卿这类年轻一代的身上。

士气有些回升，不少董事也斗志昂扬起来。叶澄衷作为总董事兼同乡会会长，当然一呼百应，一锤定音。因此会上当场做出决议：坚决抵制法租界公董局的勒令，并委托严、叶二人为代表，上访上海道台及有关衙门。

时任上海道台的，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姓蔡名钧。此人只知平安保官，哪里能拿出什么主张来。一方父母官为民撑腰一类事，说说可以，真要出面和洋人交涉，那是连他自己的腰板都撑不起来的，莫说为民撑腰了。

蔡钧既拿不出主张，又怕乱子闹大，只得把此事上报给了两江总督。时任两江总督者，是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刘坤一。光绪八年，左宗棠曾接他此任，他则被慈禧遣到西北，任陕甘总督。刘坤一是个鸦片鬼，半日不抽便六神无

主，况且又广蓄姬妾，大小姨太太不下十人。他受不了西北地区的苦寒风沙，屡次上奏想要调回两江。

慈禧当初从两江抽调走他的用意，实是要左宗棠监督李鸿章，以免李独霸天下。刘坤一悟出了这个理，又上奏朝廷，言他若再有机会出镇两江，定当秉公执法，不屈于任何地方势力，忠心报效朝廷。是时慈禧业已削弱了李鸿章的军权，由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调任进京。李鸿章原是文华殿大学士，为内阁五相之首，就让其任在总理各衙门行走。明为升迁，实为羁縻，和当年对付左宗棠用的是同一条策略。

李鸿章既已进京，遥控两江自有了困难。因此慈禧想到苦苦上奏了十五年之久的刘坤一来。刘怎么说也是一个老臣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刘坤一在出任陕甘总督期间，把西北地区弄得不错，在筹集军饷粮草等事务上也还算及时。因此在光绪二十三年，降旨准奏，复任刘坤一出镇两江总督。

蔡钧把球踢到刘坤一那儿，刘坤一当然不买帐。想到李鸿章现在京中失意，不妨再给他一脚。当年刘坤一由两江这一富庶之地调走，全是由于过分畏惧了李鸿章，以致在西北苦寒地带煎熬十数年之久，因此心存芥蒂，不满已久。四明公所的抵制态度坚决，法国人的征地态度亦蛮横，当然不好处理，因此复把蔡钧的禀文，转呈总理衙门。

李鸿章在总理衙门接报后，大骂刘坤一没用，不是东西。但做此官，行此事，虽然明知刘坤一官报私怨，一时却也没奈何。这么一个乱麻团，他当然也不会接受，就把球又踢了回去，责令上海道台蔡钧出面与法国驻沪领事谈判，同时又训令清廷的驻法公使，与法外交部交涉。

蔡钧只好硬着头皮去谈判。

法国的驻沪总领事还是白藻泰，当然态度仍十分傲慢，毫无谈判的诚意。蔡钧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万别让李鸿章和刘坤一干起来，拿自己做文章。他本想一推了事的，谁知到头来还是得自己处理这个乱麻团？真是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如今惊动了总理衙门和朝廷，再不早点完结此事，这个小官怕真就保不住。因此他的态度很谦恭，并不因白藻泰的傲慢无礼而介意。

第一轮谈判毫无结果，第二轮也是一样。7月14日这一天，蔡钧又苦着脸来到法国领事馆，提出建议说，如果法方放弃四明公所的征地，他情愿另觅一地白白赠送，而且还可补助千金，资助法方筹建医院和学校。

这样的让步，只能让人感到可怜，毫无实际的益处。白藻泰当然一口回绝，咬定四明公所不放。7月15日，法租界当局再一次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上海道台出面，立即责令四明公所迁让。

窝囊透了的上海道台蔡钧真是四面楚歌。虽然惧洋人凶恶，却也不便为虎做伥的，因此找到四明公所的严筱舫等人说：“你们早做准备吧，我是管不了了。”

早做准备当然是好，只是已没时间准备了。

上海道台一退出，四明公所更没了保障。虞洽卿得知这一消息后，预感情况不妙。法国佬对朝廷命官的百般让步和苦苦哀求置之不理，要大动一场干戈怕已在所难免了。

虞洽卿心想既已搅到此事中去了，理应坚持到底。7月16日一早，他便赶到四明公所。事情果然糟糕，远远看见一群人围在公所的四周。走近了，看清是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和法租界公董局的人员带了大约三百名法国水兵和



一群巡捕，把公所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包围，同时封锁了通往四明公所的各条道路。五十米以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法国水兵，不准任何人进出，将公所整个儿封锁了。

白藻泰亲自指挥。他一面命人强行拆除四明公所的大门和围墙，一面命法巡捕带领水兵冲进所内，将里面的馆丁、洗衣工人等逐个往外驱赶，枪托子乱挥乱舞。

这阵势非同小可，虞洽卿暗叫不好。因为在公所内不仅有历代甬人董事的灵位、棺槨、坟墓、档案等物，还有一千多名包括洗衣工在内的短衫朋友，这是些新到上海不久的甬人，因暂无居处，先在四明公所落脚。这么多的兄弟，未必都肯听法国巡捕的话，乖乖就范。而一旦冲突起来，难保法人不乱开杀戒，从而酿成大祸。

果不其然，片刻传来所内馆丁及洗衣工人的叫喊怒骂声，有的已同法国巡捕和水兵们厮打起来，扭成一团。这当儿，只见一个粗壮魁梧的汉子分开众人，将几个法国水兵和巡捕推到门外，拦住说：

“这是我们宁波人的地方，你们凭什么闯进来？又凭什么赶我们出去？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还有一点王法吗？”

王法之于法国人，不啻于对牛弹琴。那些巡捕、水兵平日里飞扬跋扈惯了，哪里会听一个中国工人讲道理？几个水兵推开他，照样挥舞着警棍枪托驱赶众人。

见法人不讲理，汉子又一声断喝，怒目圆睁，破口大骂起来。

虞洽卿认出来那个挺身而出的汉子名叫沈洪赉，浙东宁波人，系短衫朋友中的领袖人物，此人性情勇烈，重义轻利，在低层民众中极负盛名。今日一见，果然是条汉子。虞洽卿顿生爱惜之意。他怕僵持得久了，沈洪赉肯定要吃亏，因此不顾戒严水兵的拦阻，快步跑过去，死拖硬拽把沈洪赉拉出了四明公所。

沈洪赉不认识虞洽卿，不知他拉自己是何道理，以为他也与法租界有瓜葛，或是胆小怕事，就一边挣脱，一边冲虞洽卿发火道：“你怕洋人你自顾逃命去吧，我可不怕。横竖不就这一百多斤吗？老子跟他们拼了！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没准我还能赚他妈的好几个呢！放开我！”

虞洽卿却不管他怎么说，死拽住他不放，一直把他拉到一个僻静处，方才松开他说：“沈先生，我并不是怕洋人，而是他们有准备而来，我们则无防范措施，不如先退出这是非之地，回头再想办法。”

“没有办法好想的，”沈洪赉怒气冲冲他说，“法国佬欺人太甚，只有鱼死网破一条路了。好了，我谢谢你这位先生的好心，你走你的，不用管我了。”

说完就要走，虞洽卿赶紧又拽住他，见他果然是一条好汉子，更怕他冲动起来，拿脑袋去撞法国人的枪口，索性摊开了说：“沈先生临危不惧，令人佩服。但我等皆赤手空拳，法国人却是荷枪实弹，与之交战，无异于拿鸡蛋碰石头，此其一。没你主持带头，那些短衫兄弟不致冒险拼命；你一退出来，他们也会安全活命，那是一千多条性命啊！你不能不考虑，此其二。办法一定会有的，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吧。”

此番话说得有理，沈洪赉不好一意孤行。半信半疑地看了虞洽卿一眼，说：“好吧。”

于是二人远离四明公所而去。路上，虞洽卿做了番自我介绍，沈洪赉才

恍然有所悟。因为虞洽卿的名字他早也听说过，只是未曾谋面而已，素闻此人智勇过人，在鲁麟洋行对付洋人很有一套，既然他说有办法，就或许真有效办法。

上午9点钟，两个人来到一所阔大的府第门前，这便是虞洽卿要带沈洪赉来的地方——叶澄衷叶大人的居所。

未曾经门房传达，正好碰上叶澄衷走出。原来四明公所遭劫的事，已有手下人飞报给他了。他没想到洋人会这么快下手，正要去看个分晓。见虞、沈二人迎面走来，知是从四明公所来的，赶忙迎入客厅，连茶也不顾得吩咐，就要他们赶紧介绍事情的始末。

事情来得太突兀。叶澄衷听完二人的叙述，只是低头不语，一时想不出什么良策来。抬头望见虞洽卿正望着他，便叹口气说：

“依二位之见，我们当如何动作？”

沈洪赉的想法还没改变，愤愤他说：“叶大人，请您发动我宁波同乡会，跟法国佬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再也咽不下这口气了。”

“不。”虞洽卿挥手阻止说，“同乡会多衣冠中人，诸事难办。而我们的四明公所内，却皆短衫朋友，这些兄弟姐妹遍布上海各行业，又多是重乡情讲仁义之上，大有可为。依阿德愚见，不如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跟洋人斗，他们顾忌不多，反更容易成事。叶大人看如何？”

多日以来，四明公所的一系列事情大大牵动着虞洽卿的神经，因此上面的一番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虞洽卿知道叶澄衷这人宽厚仁义，而且颇有公共事业心，因此才明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换了别人，他是万不肯说的，一是别人不一定采纳，二是怕人家说他“妄言犯上”。四明公所的诸董事怎么说也是些社会名流，哪用得着你一个年轻晚辈多嘴。

虞洽卿看叶澄衷为人厚道这一点，颇为准确。这次事件后，两人结成了忘年好友。

叶澄衷也真是把四明公所安危牵挂在心上的人。连日来他和严筱舫日夜磋商，每每茶饭无思，夜不能寝。今见虞洽卿说到发动短衫朋友和法国人对阵，豁然开朗，顿感败局又有峰回路转之机了。他感激地拍了一下虞洽卿的肩膀，中肯他说：

“虞先生谋略过人，所言极是。同乡会多系衣冠中人，委实难办诸事。就拿我叶某人来说吧，枉有个道台虚衔，说话行事却多了数不清的禁忌，与孙猴子之紧箍咒无异。为公所之存亡，我虽死而无憾，据理力争亦义不容辞，但如让我率众抗争，就有苦衷了。还请二位海涵。”

一席话说得掏心挖肺，二人点头表示理解。叶澄衷又继续说道：

“纵观形势之恶化，谈判交涉已是无济于事。与法人说理，犹如与虎狼谋皮，万难奏效。只有奋而抗争一策了，依叶某愚见，虞先生沈先生年轻有为，可领头抗争，当此重任。”

当时，虞洽卿虽已家财万贯，却还是个平头百姓，尚未捐那个分发江苏的候补道的，因此叶澄衷主张他去。在叶澄衷看来，沈洪赉有勇无谋，让他独自当此重任殊难放心。但虞洽卿面对跃跃欲试的沈洪赉，不便太强出头，故说：

“虞某位卑言轻，又与短衫兄弟不很相熟，怕大家不听我号令，反误大事。愚见此大任非沈先生莫属，沈先生乃布衣中的首领人物，振一臂而百人

应。阿德不才，愿为沈先生出谋划策，奔走效劳。”

沈洪赉本爽快人，当然一口应承，表示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但具体怎么闹法，心中却没谱，又茫然地转向叶、虞二人。

有虞洽卿在背后协助沈洪赉，叶澄衷自然放心。但此事要讲究个策略的，断不能像二十年前那样一气之下就烧法国人的房子，导致流血赔款等重大后果。望着成竹在胸的虞洽卿，知他已想好了主意，就鼓励他说说看。

虞洽卿的确已想好了办法。刚才在四明公所那个乱糟糟的场面中，一看到沈洪赉这条威武刚猛的汉子，便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如今谈了这半天，尤觉此人可派上大用场。他知道以自己目前的资历，还没有到能够号召一方的火候，而与沈洪赉配合，则正好可以弥补自己在人望方面的不足。他见两个人都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便献策道：

“我是这样想的：沈先生在短裆朋友中素有威望，可借此发动大家罢工，而叶先生在工商界更是众望所归，可发动大家罢市。这些兄弟姐妹遍布上海各行各业，且人气可用，定能成大事，所谓不闹则已，闹就闹他个天翻地覆，不怕他法国佬不服软。捆住他的手又绑住他的脚，看他还怎么横行，也让他们领教一下我们甬人的厉害。”

二人一致说好。

事关重大。总方针虽然定了下来，但具体操办的问题，诸如步骤、经费、选择各行业首领等等细节，还需妥善筹划。三人又密议了一番，直到午后才计议停当。

事不宜迟。用过午饭，三人做了一下分工，各自依计而行。

叶澄衷在送二人出门时说，事情成败就全系在他们两个身上了，并且表示说，他这就去动员工商界，在舆论和经费方面全力支持配合此次行动。其间一切损失，概由工商界承担。行动愈快愈好，可趁法国人气焰嚣张之际，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并应立刻派人印发号召罢工罢市的传单，通知各行业甬人响应。最后，他坚定而果断他说：

“你们二位任重道远，这就去分头行动。我叶某人第一个响应，今天下午就关闭我属下的一切店铺、钱庄和工厂，只要法人不妥协，我就永远停业不干了。”

是夜，十多名短裆兄弟在沈洪赉的带领下来到虞公馆。虞府以招待贵宾的规格，设宴摆酒款待众人，令这些吃惯了粗茶淡饭的短裆兄弟十分感动。虞洽卿见这些人个个虎背熊腰，无一不是铁塔似的汉子，心下欢喜，欣然端起杯子，向大家敬了酒，一饮而尽后说：

“列位同乡兄弟前来敝处，虞某不胜荣幸之至。众所周知，法国佬欺我太甚，视我等甬人为蝼蚁，屡挑事端。今日下午，叶澄衷叶大人已率先行动，关闭了其属下所有的店铺、钱庄和工厂。虞某不敢落后，亦响应停下了我个人所有的私生意。其他如严筱舫严大人、朱葆三朱大人等前辈的商号店铺，也已相继罢市。今我和沈兄召集各位来此，旨在请诸位号召发动各行业的兄弟姐妹响应罢工。我们冲锋在先，工商两界在后面为我们撑腰。罢工期间损失的工钱，由工商界照发补偿。惟愿我们甬人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与法国佬斗争到底。成败在此一搏！身为四明儿女，理应为四明而战，一切就看众兄弟的了。虞某所有的人力物力，尽听诸位调遣，虞某概不吝惜。”

话说得豪爽且富于煽动性，一时群情振奋，虞公馆一片欢声雷动。分手时饮了壮行酒，众人皆一饮而尽。

短裆的意思，是指那些处于社会底层靠苦力糊口的人。旧时富人穿长袍马褂、绫罗锦缎，穷人穿不起，服饰自然不讲究，而且因出力流汗，常是赤膊短裤，因而得名。但就是这样的一个阶层，力量却不可低估。只一两天工夫，上海的市面全乱了套。7月17日那天，各行各业的甬人纷纷从自己的岗位上辞职而去。18日，不仅宁波人不干了，就连上海的其他市民也先后加入到罢工罢市的行列中来，助以声势，壮以威风。19日，凡所有在外国人——不管是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或其他各国人——家中当保姆、帮佣、厨师、车夫的各类人等，以及在外国轮船、洋行、银行、工厂或公司里做事的中国雇工，一律甩手罢工。

事态不可避免地闹大了。

公共租界的所有外国人这下可吃尽了苦头，平常他们自觉高人一等，现在可没人侍候了。洋人的饭菜无人做，垃圾无人倒，小孩无人照管，出门则连个车夫司机都找不到。日用百货也一概买不到，因为街上的大小商店全都封门了。

无人侍候还在其次，连日进斗金的轮船亦瘫在了黄浦江边。其他如洋行、银行、公司、工厂以及商场等，也一概停了摆。事情由法国人引起，别的国家却代人吃苦头，自然有些不大乐意。终于有沉不住气的，先后私下指责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及法租界公董局，要求法方做些妥协让步，不可将罢工罢市风潮蔓延恶化下去，影响大局和公众利益。

法国人四面楚歌，腹背受敌，自是叫苦不迭。甬人如此巧妙而又猛烈的报复，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法国方面的当权人物有要坚持的，有要做些许让步的，一时意见不一。

虞洽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见火候已到，明白自己已具备了和法国人交涉的资本，便在7月19日那天，只身一人前往法国驻沪领事馆。那会儿，总领事白藻泰正气得暴跳如雷，冲手下人大动肝火。领事馆和公董局的其他人怕他和虞洽卿这位华人代表谈崩了更坏大事，便委派一名副手代表法方谈判，但嘱其不可轻易让步，视情而决。

见总领事避而不见，虞洽卿心下会意，胸中已有了三分胜的把握。两人坐定，虞洽卿立即对那位副手不客气他说：

“今虞某受托而来，代表全体甬人向贵国提出严正要求：法方必须退还我四明公所。”

此位副领事，官做得不如白藻泰大，但涵养功夫却颇深，颇懂以静制动的道理。虞洽卿满面怒容，他则满脸微笑，淡淡说道：“虞先生不妨慢慢谈，请问贵方有何理由？”

这无疑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谈判，虞洽卿早有准备。只是他有些激动得难以克制，闻言立即从兜里掏出一份文件，拍在对方面前说：“此系我大清国光绪四年，亦即公历1878年8月15日，由当时的上海道台储兰生与贵国当时的总领事李梅二人，就第一次四明公所纠纷案签订的协议书。双方均在上面签字画押了的，白纸黑字写得分明，还用再说别的理由吗？”

副领事装做不知此事的样子“哦”了一声，说：“上面写些什么？”

虞洽卿狠狠地瞪了法副领事一眼，见他要拿协议书去看，伸手按住。虽知道他是明知故问，可还是拿起文件，朗声宣读起这份经年的协议书来：

……查上海前因四明公所义冢地内欲开马路，于同治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华洋民人在法国租界互斗，华人毙命七名，法界房屋被焚一案，两国相查，

日久未结。本道现奉通商大臣沈、苏抚宪吴饬知，本总领事奉驻京大臣白饬知，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国驻京大臣的面商，略云：所有法等国民人遭焚房屋物件等一并在内，由中国偿还关平银三万七千两；共毙命华人七名，由法国自愿给恤银七千两，彼此交割完案。此后，法国租界内四明公所房屋冢地，永归宁波董事经营，免其迁役。凡冢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屋、种植，致损葬棺，由本总领事馆公董局令巡捕等随时照料，以全善举而敦和好……

读到后来，虞洽卿沉浸于那场风闻已久的血案中去，语气不由有些加重。而读到这里，目光却忽然离开文件，出其不意地喝问了一声：

“协议书墨迹未干，我无辜亡命的七位华人兄弟尸骨未寒，你等又故伎重演，出尔反尔，请问阁下是何道理？”

“这个，”法副领事猝不及语，猛丁被他问住了，“这个”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来。但他毕竟来华多年，又朝夕在官场上混，因此很快反应过来，咳一声说：

“虞先生有所不知，用你们中国的话说，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那时沪上人口尚稀，留此墓地无伤大雅，自可理解。现今上海人口猛增，用地吃紧。如此人口稠密之处仍停棺埋尸，既妨碍建设，又影响市容，故贵所拆迁，乃形势所迫。”

此人如此刁钻圆滑，出乎虞洽卿预料。二人又各执其理，唇枪舌剑了一番。虞洽卿见此谈判难见结果，遂收起文件愤然而去。别时他警告法副领事说：一切后果由法方担承。

路上，虞洽卿才渐渐平静下来。他心中明白，法国人之所以负隅顽抗，是因为他们仍心存侥幸，所以必须继续加大打击力度。因此他家也没回，直接去找了沈洪赉等人，和他们一起继续奔走呼号，组织发动更多的人加入到罢工罢市的行列中来。同时，动员《申报》及《新闻报》等舆论机构，奋起遣责法租界当局。至此虞洽卿已从这次行动的幕后站到了前台。

与此同时，叶澄衷、严筱舫等人也积极配合，组织发起了一次工商界人士大游行活动。7月20日，广东同乡会出面相助，也参加了游行示威的队伍。21日，湖南同乡会、苏北同乡会、天津同乡会、安徽同乡会等上海各民间团体和组织也先后上街游行抗议，全上海形成一股支持甬人斗法人的浪潮，总动员人数达五十余万众。

这次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风潮规模空前，为上海开埠以来的头一次。法总领事白藻泰气急败坏，公然下令法国水兵和巡捕开枪。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损失惨重，当天（21日）就有十六人死亡，受伤者达三十余名。

二十年后，四明公所血案再一次酿成，震动了上海各阶层人士和清王朝政府。到22日，文化界和学生也来助威，参加游行。于是，法租界周围人潮如涌，喊声震天，抗议的声势如火如荼。

事情坏到了不堪收拾。23日，英、美、德、日、意各国再也沉不住气了，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组织了一个调和团，竭力斡旋调停，要华法双方各行约束，适可而止。

法国人被逼到了角落里，进退维谷，只好同意谈判。于是，7月24日，上海知县黄承宣出面，会同叶澄衷、严筱舫、虞洽卿三人，来到法国驻沪领事馆进行官方谈判。叶、严二人为工商两界的领袖，前者为商界，后者为工界。虞洽卿当时虽无官无职，但叶澄衷说少不得他，因此也得以代表短衫朋

友参与这次官方交涉。

谈判进展得分外艰难。此次谈判，名义上虽是上海知县并工商界领袖人物出面，但真正与法人针锋相对地舌战的，却是虞洽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法方的谈判主角仍然是那个副领事。他和虞洽卿是老对头了，这次自然又是针尖对麦芒。但今天的局面略有不同。外面的形势越来越对法国人不利，副领事的心理压力很大。在他看来，祸是总领事白藻泰惹的，收拾局面却要自己出头，因此心里有几分不情愿。

在这次中法交涉中，多亏叶澄衷带了虞洽卿来。虞洽卿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又能对付日常法语，整个谈判期间，或晓之以理，或诱之以利，或施之以威，面对法方代表的无理刁难，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交锋。

虞洽卿今天吸取了上一次的不够冷静的教训，泰然自若，思路却特别清晰，乘法方唇滞舌拙之际，忽地站起来说道：

“我提请阁下注意，如租界当局不及早妥善处理这一纠纷的话，这罢工罢市的浪潮势必蔓延下去，且必然是旷日持久。届时，我大清朝廷及上海地方政府并工商各界人士，怕亦爱莫能助。那些短裆朋友，众所周知，全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闹得时间再长，于他们也不致有多大损失。因为他们一碗稀粥就可以果腹，拼块布片便可以遮体，或餐风，或露宿，大不了回家种田，大不了沿街乞讨，他们又有何惧？而诸位就不同了，漂洋来华，不就是为了发展事业吗？如今诸位连衣食尚且无着，别的又从何谈起？惟望诸位从大局出发，三思而后行。真逼急了那帮兄弟，恐怕事情就不仅仅是罢工罢市了。果真如此，我等亦无力回天。我们不希望兵戎相见，干戈相向，敬请阁下好自为之吧。”

这一席话，字字句句捅到了痛处，法方谈判代表面面相觑，一时如泄了气的皮球。

于是，双方做出一个临时性约定：

- （一）法方对四明公所停止军事行动；
- （二）华方由知县布告安民，照常开市；
- （三）善后工作及具体方案，待江苏藩司来沪后再行处理。

尽管谈判收益不小，奈何软弱之国无外交，清廷的外交政策历来卑颜屈膝，因此此次交涉，只能说是取得了部分的胜利。

公历8月上旬，江苏藩司聂楫樾来沪处理此事。本来，事态正在朝有利于华人的方向发展，但北京的朝廷和地方官府却无缘无故地矮人三分，只想着息事宁人，对法方一让再让，使本来已倾斜过来的形势，又很快地倾斜过去。

是年8月10日，在江苏藩司聂楫樾和上海道台蔡钧的干预下，由聂楫樾做调停人，上海道台蔡钧和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二人代表中法双方，就四明公所一案签订了一份不合理的协定，内容如下：

- （一）四明公所之地，仍归甬人，但此后不得再掩埋新尸或停置棺木；
- （二）华方毙伤人等，援引同治十三年成例，由法方酌情予以抚恤；
- （三）另将八仙桥西首空地划归法国租界，起造医院学校。

八仙桥西首的那片空地比四明公所的面积还大，达五十余亩，因此法国人没受半点损失，法租界的实际面积反还扩充了两倍半。

消息传到虞洽卿耳中，他当然十分气愤，万没料到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

却仅仅换来这么一个窝囊透顶的结果。

当然，四明公所总算保住了，这对旅居上海人的宁波人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胜利。虞洽卿在这次席卷全市的华洋纠纷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声望与日俱增，并由此脱颖而出。上至官场，下至市井，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大多都会交口称赞的。

虞洽卿开始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这为他跻身上海闻人之列打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不然两年之后他的捐官道台一事，或许就不会那么顺利。

## 江山沦陷

光绪二十六年初，鲁境出现义和团聚众闹事。慈禧得报，有意弹压，降懿旨着原任山东巡抚的毓贤就地剿之。因为义和团闹事是冲着洋人洋教的，所以毓贤非但不剿，反还助其势力，济以军械粮饷诸方便，故义和团日渐成气候。慈禧不悦，着派袁世凯赴鲁平乱，召毓贤进京陛见。袁世凯有意立功，大肆兴兵围剿，有赶尽杀绝之势。义和团受创甚重，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离鲁赴往冀北。

毓贤离职来京待罪期间，态度坚决，屡次进谏，云：义和拳者，皆为义民，况有神鬼莫测之能，大堪重用。当此国弱夷盛之际，再除拳民，实非善举。

毓贤的意见立即得到端王载漪并内阁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的一致支持和赞许，于是二人联名上奏，言义民不可杀，因为义民皆有神灵附体佑护，刀枪不入，杀必触犯天威；况拳民所举旗帜，皆为“扶清灭洋”，不如召其进京收为御用。

慈禧心有所动，态度暧昧了些许，搁下毓贤抗旨不遵的罪状不提，但也不好委功，故降懿旨着其克日起程，赴任山西巡抚一职。这样，毓贤的官位既没降也没升，算是调任。毓贤心有不甘，说他主要放心不下义和团一事。这当儿，各路飞报义和团行踪的奏折纷至朝廷。

义和团兴起于仇洋反教，打出的旗号是扶清灭洋，匡正国室，替天行道。因有原任山东巡抚毓贤的庇护，于是有恃无恐，早在应召入京之前，就大肆焚烧过教堂、洋货。凡与洋字有关的，义和团一律采取打砸抢烧的政策；所有与洋人来往或信洋教的中国人，一律被他们视为二毛子，逮住了格杀勿论。

受创于袁世凯的进剿后，义和团迁往河北。慈禧的态度见缓，早有流星探马报信，故拳民在天津的涞水县再举义旗，一路向北，沿途将琉璃河、长辛店、霸州、通州一带的铁路、电线等洋务设施洗劫破坏无遗，至光绪二十六年4月，攻占了大运河的交通要塞，兴兵直逼天津。

端王载漪等人深信义和团的神力，因此力谏慈禧重用之。慈禧那时已是六七十岁的高龄，“戊戌政变”后重新训政，曾遭各国公使白眼，因而对洋人怀恨在心。她也觉得义和团若果然有神力相助，召来与洋人对峙，倒不失为妙策，故降旨宣召义和团克日进京护驾。

义和团以“凶神恶煞”自称，因恃有刀枪不入之术，故一个个袒胸露腹，勇猛无比。首领者称作“大师兄”，传言可行走如飞，力敌千人。他们确信消灭西洋并东洋，只在眨眼之间。由于义和团闹得动静大，传言又颇神奇，慈禧也就深信不疑起来。

义和团未等诏书下达，便已拥兵入京。原来在此之前的五月中旬，义和

团曾和八国联军有过一战。但在这次狙击战中，义和团并未发挥其神力。那是在廊坊，八国联军从天津登陆不久便遇到一支义和团。义和团由大师兄张德成亲自统领，全力退敌。但尽管他们口中念着“刀枪不入”的咒语，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不幸中弹倒下的仍是一批又一批。八国联军虽然没有领教着义和团的神力，但义和团前仆后继迎着枪口冲锋的那种神勇，却使他们叹服不已。

义和团狙击失利，只好溃退，再次宣布“战略转移”。于是张德成率余部退至京城，决定重整旗鼓，准备择日再战，称言廊坊一战非黄道吉日，故才有此失利。

义和团进入京城后，把廊坊战役失败的那口恶气全撒到洋商洋教头上，大开杀戒。这加快了八国联军进京的速度。

八国联军的统率是英国海军提督，名叫西摩。这会儿的联军，实际上只有七国，即英、美、法、俄、日、意、奥，德国尚未参战，总人数只一万余。联军的任务是平定北京的拳民之乱，保护各国驻华人员的安全，当然，这也是列强兴兵侵华的一个最堂皇的理由。

义和团的前身叫做义和拳，系白莲教的一支余脉。白莲教兴起于宋朝末年，在此后的元、明、清三个朝代里，一直在民间秘密流传。白莲教是由佛教的一个宗派演化而来，始源于佛教的白莲宗，后来自立门户，得白莲教名。此教曾盛极一时，因而民间的武装团体多借助白莲教的名义举旗起事。

义和团入城后，先来到卧佛寺、白塔寺等庙宇道观。他们驱逐走原来的僧尼道士，设立神坛，在那里扎下营寨。进而四处出动，挨家挨户搜查洋货，就地聚拢，一把火烧光。他们又对洋人大开杀戒，并放火焚烧洋教堂。

影响最大的一次行动是焚烧西什库教堂。这一次，被皇帝立为大阿哥的溥隽的生身父亲端王也亲自参与其事。

端王即端郡王，名叫载漪，是惇亲王绵恺的儿子。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欲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后因反对意见颇多，只好放弃废立，仍保留光绪的皇位，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当时光绪已年逾而立，和同治一样无子嗣，虽明白慈禧立大阿哥也是废立之意，但他此时已被软禁于瀛台，当然没奈何。

端王当然是赞成废立的，因为一旦儿子继位，他自己无疑就成了太上皇。故此端王竭力拉党结派，巩固势力，同时联络各国驻京使节，意欲得到他们的支持。不料各国公使组成的外交团并不买帐，英美日法一致反对。其中法国公使的态度尤其坚决，表示如果中国朝廷无端废黜光绪另立新主，法国政府将不承认新继位的皇帝。另外，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亦明确表示反对废立，当然，理由全推到了外国人头上，说是要注意国际影响。两江总督刘坤一电奏清政府说：

“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

光绪当了二三十年的傀儡皇帝，戊戌变法流产后又遭软禁，实是千古罕闻。慈禧见众意难违，一时也没奈何。端王载漪却按捺不住，认为是洋人坏了他的好事，因而对洋人怀恨在心。义和团兴起后，他便试图借助义和团的势力给洋人一点颜色看，免得他们再干涉清廷内政。撺掇慈禧召义和团进京，就是他的主意。

端王这人原就刚愎自用，加上儿子立为大阿哥，尤其不可一世。他连光绪皇帝都不放在眼里，自然更不会把几个外国公使当成一回事。公历的5月



18日这一天，他亲率义和团包围了西什库教堂。西什库教堂在顺治门西，里面有教士教民三百余人。随着端王一声令下，整个教堂立刻被大火吞没，有嗷嗷怪叫的教民从烈火中狂奔出来，又被端王着人赶回。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烧焦的人肉味数日不散。

事情闹大了。次日，驻扎在天津港口的各国海军于英国战舰上召开紧急会议，推举英国海军提督西摩为总指挥，率领七国联军克日进京救援，同时派出日本海军先行占领塘沽车站，围攻大沽炮台。

端王等人早有决战之心，接到联军赴京的探报后，急电天津官军和义和团包围外国租界，形势一触即发。天津如此，京城尤其混乱。五天以后的一个夜晚，义和团又在天安门一带焚烧了所有洋人开设的店铺、教会、医院等。据说在烧西药库房的时候，大风突起，不仅烧了洋人及二毛子，连带附近三千余家民宅也被焚为灰烬，还差点烧着了故宫。前门一带成为焦土。

外国公使馆即惊且怒，次日联合起来，发出一份公告。其中的三项要求，越发激怒了主战的慈禧及端王等人。那三项要求是：

- (一) 请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
- (二) 立即废黜大阿哥溥隽；
- (三) 着派联军进京，保护各国公使并维持京城治安。

端王和太后无不气得暴跳如雷，击桌拍案，发誓拼死一战，当即传令义和团围攻各国公使馆。幸亏有主和派力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古训，慈禧才发觉自己有些冲动。但她怒气未消，降旨着人通知各国公使立即离京，否则不保安全。

八国联军进京的路上，虽有官军及义和团重重设卡，处处狙击，但因兵精器锐，所以仍是所向披靡。慈禧原本有过求和之意的，怕取胜不得，反不划算。但今外国人已欺到她头上来了，让她归还朝廷大权，那还有什么可商量的？于是降下懿旨，着军机处即拟宣战诏书。

这道旨意和端王不谋而合，他恨不得把所有的洋人都赶尽杀绝才好。宣战诏书一经布告天下，即行筹备军务。虽然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西洋各国，端王却毫无惧色，言大清臣民数众，况官军以外，又有义和团神力无边，何所惧哉？因此他力劝圣母皇太后降旨，立即围剿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以期在八国联军进京之前先发制人。

慈禧余怒未息，当然准奏。于是端王着派甘军统帅董福祥、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等人领兵前往，将各国使馆团团围住。外交团惧于声势，皆不敢出使馆半步，惟德国的一个名叫克林得的大使，自恃内有洋兵五百护守，外有八国联军进逼，因此不以为惧，出来理论。正好遇上“大师兄”张德成的手下，见是洋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刀砍了过去。

据说德使克林得死得颇惨。那一刀只伤及脸部，并未致命，张德成将其押解至端王面前，请赏发落，端王让人把他吊在树上，一刀一刀剐之，凌迟长达两个小时，然后割下头来高悬示众，赏张德成及其手下千两银子。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甘军及义和团众兵勇蹿房越顶，四处出击，一片喊杀之声。但那五百洋兵据险一方，负隅顽抗，竟然久攻不下。闹腾了几天，才只破了台基厂的头条胡同，此为英国使馆区，人早已撤到别区。

董福祥的甘军有一万五千余众，张德成的义和团亦不下二万五千余人，况后来又从天津调来炮队及禁卫军等，累计不下五万人。算下来一百个中国兵打一个洋兵，但却持续两个多月，硬是没能攻下。

没能攻下使馆区的原因，还是人心叵测的缘故。据说一些主和的大臣，如军机大臣荣禄等人，对太后及端王等主战的一方阳奉阴违，暗使手脚。当时清廷的全部军权均在荣禄的手里。他害怕联军一旦攻破城池打进北京，势必要追究他的罪名，所以暗示他手下能操纵的兵将，枪往空中放，炮往远处打。这样，公使馆即使没有那五百洋兵把守，也断无不安然无恙的道理。因为甘军及义和团的大刀长矛杀不进去，怎么说也情有可原，而专门从天津调来的炮队日夜发炮无数，竟没把使馆轰平，岂不是咄咄怪事？

荣禄既然主和，自少不了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支持。荣禄密电东南各省，着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出面和上海各国驻沪公使签约，订立“南省自保章程”等卖国公约。京师这边早已撕破了脸皮，水火不能相容，况八国联军步步进逼，眼看兵临城下，值此大兵压境、火烧眉毛之际，原指望各地官军火速赴敌救驾，而刘坤一却订起了南省自保章程，反保护起洋商洋教甚而要剿灭义和团来，岂不是卖国无疑？慈禧、端王之流亦是愚蠢至极，清王朝已国弱勢颓，却义气用事，同时和东西洋十来个国家开战，实在目光短浅。

清廷君臣如此，不失败反倒是怪事。连日败讯频传，直隶提督聂士成苦苦战死，天津失守，围困租界的官军及义和团做鸟兽散。八国联军继续推进，一路攻克了廊坊、霸州、固安。奉命巡阅长江水师的大臣李秉衡调赴通州御敌，抵挡不住，拔剑自刎于疆场，以身殉国。节节败退的直隶总督裕禄，到北京城东时只剩游兵散勇数十人，自愧无颜见主，复往回杀，联军大惊，俱言不想大清有此忠烈之臣。奈何裕禄已寡不敌众，左冲右突之际，只剩下总督一个光杆司令。英国海军提督西摩怜惜英雄，令手下围而困之，捉活的。是时裕禄已血染战袍，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头颅，以身殉国。

八国联军连战连捷，终于光绪二十六年7月20日攻进北京。慈禧自知大势已去，亦无从议和，便把头发梳成汉族女人模样，罩一套粗蓝布裤褂，挟带光绪等人，乔妆改扮西逃。这样的事情她已有经验，因为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进圆明园时，她也逃奔过一次。虽然事隔四十年整，但毕竟是轻车熟路，倒也从容。走前没忘了处死一批在她看来危险的大臣，以及光绪皇帝最心疼的珍妃。她赐珍妃投井而死，这以前一直把她打在冷宫里。据说光绪为给珍妃请命都跪下了，哑着嗓子喊了慈禧数声亲爸爸。亲爸爸这一称谓由来已久，是光绪四岁登基那年，慈禧就让他这么叫她的。但慈禧并不为所动，着人把光绪架上逃难的马车，冷笑一声，眼看着侍从把珍妃推到井下，才扬长而去。

是时为七月二十一日凌晨。

八国联军里面，有日军八千人，英军三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奥地利并意大利两个小国合计派了一百一十一人。另外德国皇帝为给德国公使克林得报仇雪恨，亦出兵七千人东犯助战。但德军来得较迟，实质上先行抵达京城的是西摩统领的七国联军，不算德国民，总人数为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一人。德军与七国联军合并一处后，瓦德西伯爵被任命为八国联军的总司令，西摩佐之。

慈禧此番逃难，径直逃到了古城西安。然如此之千里迢迢，风餐露宿，慈禧却美其名曰西狩。

八国联军进京后，义和团的命运很惨。大师兄张德成战死，幸免者无几。从起事到失败，他们共杀各国洋人二百三十一名，所杀的“二毛子”则成千上万，所砸所毁洋物洋货，自又不计其数。

为了收拾残局，慈禧不得不重新重用李鸿章。李鸿章是继恭亲王奕訢之后，在洋务方面最有经验的一个大臣。在朝廷对西欧各国宣战开战期间，李鸿章权大于主，慈禧虽明知调兵不动是李鸿章在背后捣鬼，却也奈何不得。李联络华东华南的重兵在握者——南京刘坤一，武昌张之洞，山东袁世凯等，都拒绝承认6月21日的宣战诏书，一口咬定此系未经皇帝亲许的战书。当时李鸿章任职两广总督，驻扎在广州。看起来李鸿章当时的做法还算明智的，虽不能左右朝廷政策，却能使各省当局明哲保身，因此东南半壁江山避免了联军的入侵。现在，大局糜烂，唯一能力挽狂澜的，当然非李鸿章莫属。

直隶总督裕禄已自杀殉职，慈禧在西安降旨李鸿章接任此职，同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在同治十年到光绪二十一年间，李鸿章曾担任此职长达二十五年，对于直隶那片土地自有一份久违的情感。他7月下旬从广州启程，船过上海时又停了下来，因为他对北京的形势已没有信心，所以电奏西安，拒绝北上。慈禧当时对他的感觉非常复杂，恨不得降旨灭族为快。然而慈禧那会儿已权弱勢微，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因此8月7日又重新降旨，任命李鸿章为中国谈判的首席代表，全权议和的大臣。但李鸿章仍然犹豫不决，担心各国如此兴师动众，未必会有议和的诚意。

好在各国之间也内讧纷争，联军因此并未向中国宣战，声音只是为了镇压叛乱才派遣远征军。如今义和团即平，各国公使得以安全救出，既不宣战，大批的军队再停留在北京这个帝国之都就不好解释。因此俄国人率先班师回天津准备谈判，并且在各国公使及联军提督会议期间，声音不可对中国提出太过分的要求。俄国人的态度所以这么温和，自是老谋深算，别有所图。骚乱之际，俄国人乘机另派人马占据了满洲；此刻讨好中国，就为了让中国割让许之。俄国人如此，出兵最多的日本人自不甘落后，对中国的态度立即暧昧起来，大加亲近。法国虽口口声声对中国没什么企图，实是静观势态趋向。反正坐地分赃，决不会没自己的份，索性不如表现得大度一些。美国人更聪明，居然发表了一个“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的声明，以示其最为公道。

四大强国如此明争暗斗，其他几个小国自也主意不定。唯一的例外是德国人，态度无比蛮横，要求必须处死慈禧、端王及甘军统帅董福祥等，否则按原计划行事：踏平北京。这固然有报仇心切之意，其实也是借题发挥，好让中国明白他们的损失最惨重，割地赔款时应考虑德国居首。

议和的趋向已经明显。9月上旬，西安又电催李鸿章启程。李鸿章在上海静观事态，逗留了足有一个月，这时才决定动身北上。但为慎重起见，他又电奏西安：朝廷必须委派庆王和荣禄与他一起参与谈判，他才能同意议和之行。这次交涉，李鸿章是步步为营，慈禧则节节失利。但事已至此，不敢耽误，慈禧降旨准奏。

于是，在俄国人的保护下，李鸿章于9月15日北上，18日抵达天津，开始着手议和之事。荣禄果然是吃力不讨好，尽管没有他的虚张声势，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区早就烂碎如泥，但各国认为他参与过攻击使馆的军事行动，俱言荣禄没有资格对话，拒绝他参与谈判。李鸿章一再恳求，但无用处，不得已让荣禄去西安，嘱其削弱端王等人的势力，以便于议和。荣禄当然明白李鸿章的用意，虽明里委派他去西安公干，实是让他乘机逃命，因为各国公使非但不领他枪下留人的情，反还要求将他处死。于是，荣禄欣然赴西安不提。

只剩下李鸿章和庆王二人议和。

二人的身家性命尚需外国人保护，因此“议和”二字自然是徒有虚名，当不得真的。是时除俄国军队已撤退天津外，其他联军还驻扎在北京。他们要求朝廷还都，否则不必谈判。要求朝廷还都的用意，实是要求光绪重新亲政，太后退政，这一点慈禧比谁都清楚，因此一口回绝，电令李鸿章坚持在联军撤出京城并和平解决争端以后，朝廷方可班师回都。

李鸿章处在夹缝里，真是两头受气：慈禧自是不肯退位，而且还乱发脾气；八国联军也是惹不起的，不能不去赔笑脸。李鸿章这年已七十七岁高龄，连日来绞尽脑汁又费尽唇舌，气力一天不如一天。万般无奈中，他和庆王密议对策，电令东南各省督府声援议和，要求惩罚开罪于各国公使的大臣将领，先行转移联军的注意目标。东南诸省并没和联军开战。反还保护洋商洋教，因此联军方面还是多少要顾及一点面子的，况且严办罪首也合他们的本意，因而态度有所缓和。但有一点他们咬定不放：必须拿慈禧一并问罪。

问罪慈禧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李鸿章纵然对其不满，不得已还得竭力维护。李鸿章对联军代表说：宣战诏书既非皇帝亲降，自然也不一定是太后本意，祸源只在端王等一些顽固派身上。杀端王等人，慈禧也有些过意不去，但为保全自己，只得同意严办罪臣。

扯来扯去，径直扯到光绪二十六年底。公历1900年12月3日，双方暂时达成协议，正式着手议和之事。12月24日，东西洋十一国政府联合公布了一项共有十二条款的照会。照会抵达西安，慈禧召见军机，试图能有所减免。但荣禄受李鸿章之命在先，此刻又在军机中受重用，因此力谏太后不妨全盘接受，他日再做计议。这当然也是搪塞的话，因为双方一签字画押，白纸黑字，他日还能有什么计议？荣禄的用心其实很简单，一是不敢有违李鸿章，二是对方列出的罪犯名单里也有他的大名在内，借此立功赎罪，好让洋人开恩。罪犯名单里亦有慈禧在内，因此老佛爷本人亦不大敢一意孤行，只争取了惩办罪犯权，另在无关紧要处做了些小改动，于是次年1月16日勉强接受照会的要求。最后清廷的解决办法，主要包括下列几点：

（一）惩办罪犯。联军最初的要求，务必处决清廷十二名官员死罪，其他酌情惩办。主要包括庄王、端王、军机大臣刚毅、山东巡抚毓贤、原任山东巡抚后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毓、李二人都曾支持过义和团起事，所以联军要严惩处死——以及甘军统帅董福祥及徐桐等。至于慈禧及荣禄的名字，当然已从中抽出。慈禧的处理办法是：赐令庆王自裁，端王充军新疆、终身监禁，毓贤即行正法，董福祥革职，赐刚毅自裁，徐桐收狱审判。因李秉衡已于疆场自刎殉国，所以无从问罪，只夺回原官了事。其他或重或轻，处罚不等。然后扩大范围，凡与义和团有关的官员，均受株连，从判处极刑到削职查办或充军发配或留职察看的，涉及全国官员一百一十九名。

（二）赔款。赔款总数共计六千七百五十万英磅，折合中国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因为国库告急，商议分期付款，定于三十九年之内偿清，年利四厘，以海关、厘金、地方关卡税收及盐务等税收做抵押保证。赔款各国的数字分别为：俄国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两，占赔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德国九千零七万零五百一十五两，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法国七千零八十七万八千二百四十两，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七一；英国五千零六十万零五百四十五两，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一二点二五；日本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占总数的百分之七点七；美国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

占总数的百分之七点三；意大利两千六百六十一万七千零五两，占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九；奥地利四百万零三千九百二十两，占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比利时八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五两，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九。其他如葡萄牙几个小国，因未参与联军出兵，所以赔款数目也少，共计为一百二十二万两千一百五十五两，只占总数的零点三，因此愤愤不平，说中国政府欺弱怕强，打了你们反给人家那么多赔款，不打你的才给这么一点点，太没道理。但八国联军得了实惠，自然要说几句风凉话，说你不动一枪一卒就白捡便宜，也应该知足了。三个小国实在兴不起大军，不得已做罢。

（三）其他重要条款：

（1）派代表团专程赴德国并日本道歉。这是因为混战期间，日本公使馆的一个书记员也曾被董福祥的甘军所杀。

（2）各国设置常驻卫队以保护使馆。

（3）拆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与沿海之间的其他炮台。

（4）两年以内不得输入武器。

（5）北京至沿海的关键地点驻扎外国军队。

（6）在义和团肆虐过的四十五个城镇，停止考试选官五年。

此为《辛丑各国条约》的主要条款。

从光绪二十六年夏到二十七年秋，清政府倾尽人力物力，几乎全忙于和各国签约这一事上了。当时双方已都有些疲于应付，终于公历 1901 年 9 月 7 日决定完结此案，由李鸿章并庆王二人和十一国代表正式签署《辛丑各国和约》。9 月 17 日，联军撤出北京城。但慈禧行动迟缓，直到次年的 1 月 7 日才姗姗班师还都。

此刻的京城已今非昔比。只见满城疮痍，遍地狼藉，慈禧很有些意冷心灰。她对李鸿章议和的结果十分不满，况且，赔款辱权之极，也并未改变俄国侵占满洲的初衷。俄国趁火打劫，早在八国联军进京的同时，另派二十万军队入侵满省，打出的旗号当然也是镇压义和团骚乱。至那年 10 月，已先后占领禧琿、吉林、齐齐哈尔，直至占领清代的陪都盛京（今沈阳），现已全面攻占满洲各省。这样，慈禧不能不拿李鸿章问罪。慈禧早在西安时就电责李鸿章：“既已议和结约，俄国人又在满洲大动干戈，是何道理？”同时在皇帝面前痛责李有严重的亲俄倾向，对朝廷不忠。

光绪为给李鸿章一个开脱，又着其与俄谈判。李鸿章受过俄国人的保护，自然有些许的亲俄倾向，但这只是隐衷，一经慈禧说出来，立即有些受不了。他一面赴盛京与俄谈判，一面电奏西安，建议朝廷给俄国些好处，否则空言交涉无济干事。此时，联军在京的压力已经撤了，慈禧当然不再会对李让步，因而抱定满洲不放。她电令李鸿章据理力争，寸土不让。她的用心很明显，如果李鸿章此次不能赶走俄国人，那她就好拿他做文章。

这道圣旨是光绪二十七年公历 10 月 16 日下的，李鸿章当时在去谈判的路上，因此没有看到。后圣旨追到盛京，和李鸿章一前一后。李并不以为然，和盛京守将曾祺一起见了俄国公使维特伯爵并俄国军事长官阿列克塞也夫。李鸿章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十分危险，擅自做主：如果俄国克日撤军的话，他可以答应俄国在满洲的某些特权，比如边防贸易等等。但当时的满洲已全在俄国的控制之下，这些特权自不能满足，所以维特伯爵根本不睬他的苦心，一口回绝。

李鸿章再一次处于夹缝之中。

据说，李鸿章晚年有过反叛的意思，试图在广州独立，并秘密联系过孙中山等为联盟，兴兵清室。但史料记载此种说法不甚准确。其实，他只是像左宗棠一样，自恃功高盖世，多少有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架子，如此而已。不过，此番的中俄关于满洲的谈判失败，李鸿章的处境就有些不妙了。李鸿章还要坚持，欲再开些优惠条件，不相信俄国人就不给自己这个洋务领袖一点情面。但随行的庆王却说：“俄国人蛮横，上头态度又决绝，不妨暂缓些日子再做计较吧。”言下之意是要他好自为之，千万别得罪了老佛爷那头。庆王毕竟是近支亲贵，消息灵通，慈禧欲对李鸿章做文章一事早有风闻，因此此番劝其明哲保身。

李鸿章何尝不知道明哲保身？只是两头不讨好，面子上颇有些抹不开，于是悻悻回京。慈禧成心刁难李鸿章。人未坐定，西安又来电催问结果。李鸿章也认了真，建议清廷必须让步，否则他无能为力。慈禧勃然大怒，言李鸿章吃里扒外，搞洋务把自己都搞成洋人了，着皇帝亲下御旨，令李鸿章即行与驻京俄使再行谈判。驻京俄使也毫无情面，拒绝谈判。

李鸿章戎马一生，调南遣北，可谓为清廷社稷跑断了腿。到了现在，既走投无路，又年老体弱，羞惭交加致死，卒时七十八岁。

是时为光绪二十七年公历 11 月 7 日。

## 第四章 称雄独霸黄浦江

调停华洋诸案大显身手，拉上了朝廷的关系...为了实业救国，筹建华商武装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戎装绅士...涉足水运交通，问鼎船帮...

### 大闹公堂

李鸿章的死讯传到西京。慈禧才算多少了却了一块心病。不过，眼下国势已如此颓危，俄国人又赖在满洲不走，少了李鸿章这么个人，怎么说也算是少了一员力将。此刻再想起他生前的种种功劳和好处来，不由也有些心酸，因此降旨重礼敛葬并厚恤家小，以示皇恩浩荡。

李鸿章身后哀荣，不必细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职务非同一般，当然要善派亲信人物，她想到了现任山东督抚的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期，光绪曾密令袁世凯派兵包围颐和园，但袁却事先报告了慈禧，使她幸免于难，自然要视袁为心腹中人。因此宣召袁世凯进京领旨，赴天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统率华北所有的军队。袁世凯大权在握，为他以后的称帝打下了基础。这则是慈禧所没想到的。

接任李鸿章全权议和及大臣等职务的，是庆亲王及军机大臣王文韶。王文韶这人素对洋务不感兴趣，如今让他兼任此职，自然不会比李鸿章出色。因此中俄关于满洲三省之争日久不见结果，以致英日联盟插手此事。俄国岂肯让英日干涉，自和法国结盟，相互间剑拔弩张，皆为了瓜分中国地盘而已。光绪三十年早春，日本拒绝和俄国谈判，公历2月10日，日本和俄国互相宣战。

中俄之战皆为满洲，因此战争在满洲进行。满洲刚经历了俄国军队的洗劫，如今硝烟又起，自是受创重重。小日本尚不及俄国的一个角落大，沙皇哪会放在眼里，但日本的陆军在东方是最强大的，天皇正想借此机会向列国炫耀一下自己的武力。于是双方各恃其强，好有一场恶战。

东北三省如此，其他地方亦然。上海作为各国在中国最大的租界所在地，尤其一团糟。原来自《辛丑各国和约》签订实施后，洋人越发气焰嚣张，处处干涉起中国的主权来，何以会不乱不糟？

这一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闹公堂一案。

所谓大闹公堂案，是光绪三十一年间的事。四川的官眷黎黄氏因丈夫病故，不得已回广东老家。途中，她携带细软银两并婢女们绕道上海，不知怎么被英租界的巡捕给撞上了。问题就出在那一群如花似玉的婢女身上，共有十五名，个个青春貌美的，颇惹人注目。英巡捕将其一并拿下投入捕房，指控黎黄氏为拐卖妇女的人贩子。

立案以后，租界当局着会审公堂审理。会审公堂是租界工部局属下的一个机构，成立于同治七年，专事剥夺中国在租界的司法权。因为此案牵涉到朝廷命妇，自是主权所在，所以上海道责成副会审官金绍成为主审，英副领事德为为陪审官。经过审讯，事实有所澄清。金绍成认为：“黎黄氏乃朝廷命妇，蓄养婢女是大清条例所允许的。况其夫病亡，她携带婢女回原籍也

是情理中事，不足为怪，更不足以论罪的。”

陪审官德为门显然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私下里曾斥责过那个多事的巡捕，但在表面上还很固执，一口咬定黎黄氏是人贩子。因为事情既然从一开始就错了，不如干脆坚持错到底，岂能与华人论什么是非！金绍成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官员一样，惧洋怕外。见德为门口气坚决，不得已让步说：“既然如此这样，不妨先把黎黄氏转收于女押所，再行发落。”

黎黄氏现羁押于英捕房，凶多吉少。因此金绍成见争取无罪释放不成，便退而要求暂转押于中国的女押所，意思是只要先把人要回来，别的自然好计较。但他的用心太浅显，如何能骗得过德为门去？倒是金绍成的这一让步，反使他更加放纵起来，哪还把大清的法律和朝廷命官放在眼里？厉声斥责金绍成如此轻描淡写，又如此糊涂其事，根本不配做主审官。既罪名未定，何以谈转押？

德为门当众污辱咆哮，金绍成自也受不了。如何处置黎黄氏还在其次，大庭广众下说他配做主审官，让他面子往哪搁。因此也勃然变色，冷笑一声道：“西牢未设女监，却把一个女流关进去，男女混处，请问阁下是什么意思？”

德为门本人之于黎黄氏一个半老徐娘，当然没什么意图，但金绍成却把帽子扣到了他头上，不由大为恼火。情急之下，就更解释不出何以要把一个女犯关进西牢，只好气急败坏他说：“你这样的人，如同刁民，没有资格和我同堂会审。”

陪审官喧宾夺主，骂了主审官不说，厉声宣布黎黄氏一案为拐卖人口案，同时差人押解西牢。至此，会审二官已把面皮撕破了。既已反国，还有何可顾忌？因此金绍成的态度也坚决起来，以主审官的身份宣布黎黄氏一案尚无定论，差人解往女押所，听候发落。

如此针锋相对的审判同时发出，中国的差官和英国的巡捕各执行主子的命令，而黎黄氏只有一个，焉有不打起来的道理？英巡捕恃势欺人，冲上堂来将金绍成的朝服撕破扯烂，意在让他当众丢丑。殴打朝廷命官，在中国是大逆不道之罪，因此举座皆惊。主官被打，金绍成的差役们自然不会坐视，大家纵身上前阻止英国巡捕的暴行。当时在场听审的华人甚众，见此情景，也都怒形于色，上前帮手。于是华英双方大打出手，公堂顿时混作一团。

时值光绪三十一年春。这时候，东北三省的俄日之战正好也到了高潮。这年的3月，日本军已占领了旅顺口，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俄军溃退到库页岛登陆。3月底，日军在对马海峡一战中彻底摧毁俄国海军，眼看大功在望，但恰就在这当儿，日本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因支出过多，致使后援匮乏，于是影响士气，皆无战心。俄国人岂肯坐失战机，又重整旗鼓，二番杀了回来。

满洲依旧一片硝烟弥漫。

虞洽卿参与到大闹公堂案中，自也是在情理中的事。因为这些年的华洋纠纷颇多，此起彼伏，而每次必请虞洽卿出面。比如那次惊动全上海的四明公所一案，就主要是由他解决的，他在处理华洋交涉的事务中已颇有名望。

闹完了公堂，事情并没有终止。因为会审公堂系租界机构，最后当然还是华人吃亏。消息传开，全市华人大哗，纷纷聚集于英巡捕房前理论公道，要求英方释放黎黄氏，并向主审官道歉。这对于英国巡捕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根本不予理睬。众人大怒，差点把巡捕房给掀了，抗议之声惊天动地。



英巡捕岂甘示弱，纷纷罢岗，租界的四周越发混乱。

两相僵持不下之际，处理此事的担子忽然落到了朱葆三一个商人身上。上海道和主审官都奈何不得，朱葆三能有何作为？所以差人去虞公馆，叫虞洽卿来议事。

虞洽卿听说朱葆三朱大人有请，知有要事，晚饭也来不及吃，换上衣服匆促出门。

朱葆三本名朱佩玠，字葆三，以字行。这一名一字都是他父亲朱裕芳起的，意为珍珠来自宝山，取其谐音也。朱裕芳武官出身，道光末年任职浙江平湖县的乍浦都司，后官做到清政府的水师统带。

朱葆三于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生人，籍贯在浙江定海，自然也属于宁波商帮。朱来闯荡沪城的时候也是十四五岁，经人介绍，先在一家经营罐头食品及五金器皿的小杂货店里做学徒，同时，自学英语。四年以后，该店经理病故，他一跃而荣任经理。朱葆三就这样开始起家，商业上靠他的同乡叶澄衷支持，官场上靠好友袁树勋开路，扩大经营，渐成巨富。袁树勋历任上海道、山东巡抚等职，后官做到两广总督。官商两面有叶、袁二人做后盾，朱葆三无往而不利，被推举为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历来为虞洽卿所仰慕。朱葆三年长虞洽卿二十岁，系前辈人物，在宁波同乡会中除了严筱舫、叶澄衷两位元老外，就数朱葆三的资历深了。朱葆三做人处事颇为耿直，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凡属公益事业，一概少不得他，故威望颇重，享誉甚高。

其实这几年来，虞洽卿虽尚不能望朱葆三之项背，但他自己的事业却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他看到洋行不如银行实惠，遂于光绪二十八年离开鲁麟洋行去了华俄道银行，出任买办。次年春天，因俄国侵占满洲，民怨沸腾，生意不好，又甩手而去，改任荷兰银行的大买办。荷兰银行财大气粗，规模仅次于英国的汇丰银行，因此虞洽卿十分满意，在此行一连任职二十四年之久。他当初创办的那个惠通银号，此时也差不多具备一个中等银行的规模了，存来贷去，财富自是越积越多。

车子一路穿街越巷，不大会儿来到朱府。虞洽卿虽仰慕朱葆三已久，但彼此私交并不深。守门的一听他报家门，立即拱手往里请，说朱大人专在客厅等候。

虞洽卿进门的时候，朱葆三亲迎出门外，执手相让。同他一同恭候的，还有周金箴、施之英两人，当然也是工商界的知名人物。几个人见了面，一行过礼，分宾主坐下，照例还要寒暄几句。

朱葆三开口之前，虞洽卿已猜到了朱葆三所要说的话。

果然不出所料，只听朱葆三说：“今晚朱某召集三位大驾光临，实也受命于人，不得已而要连带大家的。不知官眷黎黄氏一案，三位可曾有过风闻？”

这样大的风波，上海还有谁不知？三人点点头，表示略有所知。

于是朱葆三又说：“日前，正会审官关炯之关大人、苏淞太道台袁树勋袁大人等，曾一同出面，与德为门评理，但毫无结果。昨日，载涛、端方等五位出访外国的大臣途经上海，知悉此事后，责饬苏淞太道台袁树勋选派几位公正绅商出面调停，务使事态不再恶化下去。这样，袁树勋就把朱、虞、周、施四人选中。”

这消息倒有点出乎另三人的预料，但他们一致表示义不容辞。朱葆三见三人首肯，有些放心，独把目光望向虞洽卿，诚恳他说：

“虞先生在上次的四明公所及周生有事件中出力最大，功劳最高，与洋人交涉方面颇有胆识和策略，所以我等力劝袁大人请你出马，你务必要再施身手，全力办好啊！”

虞洽卿说：“多谢朱先生栽培，阿德不才，愿为大家效劳。”

见虞洽卿应允，朱葆三觉得此事可成。复向三人宣布了另一个消息，说载涛、端方两位大人要在明日召见他们四位，大家应有所准备才是。

准备自然要做，但一时却想不出主意来，因此四人议定，不妨明日见了载、端两位大员，听听他们的高见，再做定夺不迟。

此话题告一段落。四人边品茶边闲聊起来。平常都是忙人。难得一聚，自然聊得十分尽兴。朱葆三年长另三位，关系多，路子广，所以消息也来得快，忽然说：“醇王府可能要出一个皇上，列位可有所知？”

又要出一个皇上的事，这三人着实不知，一个个皆敛容正色，欲听朱葆三道其端详。

原来端王载漪在光绪二十八年被发配到新疆充军后，其子大阿哥溥隽也跟着遭殃，被慈禧废黜。这样，皇子宝座就一直空虚着，招惹得亲脉近支皆紧盯住不放。但端王府的大势已去，恭亲王府虽曾显赫一时，因奕譞仙逝，小亲王溥伟虽袭父职，毕竟不过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自然闹不出多大动静。因此尽管各王公亲贵均有一争之意，但有资历问鼎皇子之位的，却非醇王府莫属。老醇亲王奕譞死后，长子载沣袭职王位，后被慈禧重用于洋务各方面，十分得宠，在皇宫中的势力比当年的恭亲王犹有过之。《辛丑和约》后，慈禧就是委派醇亲王载沣率代表团赴德、日两国道歉的。那会儿载沣才二十岁出头年纪，游说列国，终使德皇放弃了踏平北京的计划。载沣由此脱颖而出，兼署总理各国衙门事务，并在军机上行走。光绪三十年，载沣喜得一子，取名溥仪。此子的出生正好赶在慈禧又要另立皇储之时，因此朝廷内外纷纷言，皇储非出自醇王府莫属。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牵强，说是醇王府寝园的西山那里，埋着老醇王奕譞。寝园上生有一棵枝大叶茂的银杏树，即白果树。白果树下卧王，因此组成一个“皇字”。“皇字”又谐音“皇子”。溥仪立为皇储，自然没得可说。

八字虽无一撇，却经不住一传再传，醇王大有众望所归之势。载沣既要为皇父，亲兄弟载涛自然也身价倍增，因此明天的召见非同小可。何况当今皇帝光绪本名载灃，原本就是醇王府人，和载沣、载涛乃同父兄弟。今御弟载涛召见，无异于御驾亲临。

说是闲聊，却论起国政，自是大有用意其中的。朱葆三把话题绕到这儿，另三人有所明白，一致表示自会慎重其事。

夜色已深，三人起身告辞。朱葆三也不多留，起身送客。别时，言好明日一早再来朱府会齐。

朱葆三前面提到的周生有事件，是不久前才发生的。那是去年的12月份，当时日俄在满洲的争夺战已经打响，俄国海军初告失利。俄军溃散之中，一艘军舰逃到了上海港避难。靠岸以后，俄国海军一面休整，一面游玩待命。

其中有两个水兵在三洋泾桥一带大逛窑子。后来乘黄包车去南京路，下车后扬长而去，不言钱事。那个车夫恨俄人侵占满洲，今敌不过日本人，却来上海跋扈，因此不肯罢休，追要车钱。俄国水兵受了日本人的气，正好无处撒，非但不给钱，反大打出手。

水兵惯于舰上做战，如今手中无炮，又在陆地上，因此尽管两个对一个，

一时却也占不了车夫的便宜。一水兵性起，抓过路旁摊上的一柄斧子迎头劈去，车夫机灵地一躲，斧头却落在一个行人身上，当场无辜丧命。

事情闹大了。两水兵无心恋战，抱头鼠窜而去。但车夫及旁边的人却一路紧追，径直围住俄使馆。无辜身亡的那个人名官叫周生有，因此这件事称之为周生有事件。

俄使袒护，不肯交出那两名肇事的水兵，激起了众怒。人们要求一定要严惩凶手，否则就闯进使馆去。

虞洽卿知悉后，挺身而出，要求俄使妥善处理此事，否则一切后果由俄方负责。俄国人亦知虞洽卿这人颇有煽动性，况且本来是自己无理，闹大了实无好处，便同意付出一笔恤金，厚葬死者，并向那位车夫及死者家属道歉。至于那两个水兵，俄国租界答应押解回国，严加处理。此事总还算顾全了中国人的面子，虞洽卿才算做罢。

有了处理四明公所及周生有等事在先，如今邀请虞洽卿调停大闹公堂一案，自然不足为奇。在虞洽卿自己，能入“公正绅商”的行列，也满心欢喜。何况此事惊动朝野，当是一次极露脸的机会。不说载涛那位御弟了，仅端方端午桥大人也是官居一品的皇亲贵胄啊！据悉端方将出镇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要是靠上了他，可比朱葆三靠上袁树勋还要管用呀！因此尚未见面，虞洽卿已有些雀跃了。

次日一早，穿戴整齐，会同朱葆三等三人前往上海道府邸，一起拜见了那两位不可一世的大员。礼毕，端方手拈胡须，巡视了众人一眼，方才慢慢说道：

“本官陪同载涛大人等出访外洋，途经上海，闻知公堂一案越闹越大，不堪收拾。故请诸位出面调停，平定各方。待事成之后，本官定奏明太后并皇上，论功行赏。”

众人表示不负皇太后及皇上圣恩，不负端大人所望。端方有些满意，最后把目光落到虞洽卿身上，说：“素闻虞先生处事有方，擅长调停，此案关乎我大清条例并司法权，务要尽心竭力，妥善处理啊！”

虞洽卿施礼答道：“请大人静候佳音。”

载涛没怎么发话，想是要保持御弟威严的缘故。稍后，又商量了些细节，即付诸行动。载、端等五大臣出访外洋不提，只说虞洽卿等与英人交涉的事。

虞洽卿的洋朋友凯斯普诺，已于上年离任回国，不然有他在领事馆，事情兴许就好办多了。朱葆三前往租界工部局交涉，虽磨破了嘴皮，几天下来却没一点结果。周金箴、施之英二人有些泄气，向朱葆三叫苦说：“洋人连我朝廷命官的面子都不给，何况我等几个商人？”言下之意，是不得已要退场了。朱葆三亦被折腾得身心疲惫，早有退意，但他身为主将，退堂鼓是不好打的，只叫周、施二人先去忙手头上的事，他自己再和虞洽卿想想办法。

这样就只剩下朱、虞两个人，官司越发不好打了。虞洽卿知道朱葆三早已有退出漩涡的意思，便顺水做了个人情，说朱前辈年纪大了，不宜跑前跑后，只在府上候信就是了。朱葆三巴不得如此，客套几句，自由虞洽卿去了。

自十五岁那年闯荡上海滩以来，虞洽卿日渐养成一种逆流而上、知难而进的脾性，因为越是棘手的事，越容易事半功倍，有一劳永逸之利，为此，他对人侃侃而谈说：

“人易为之，我则避之；人难为之，我必为之；易为之事，趋者必众；趋之者众，获得必薄；难为之事，趋者必寡；寡独为之，获得必厚。中流砥

柱，方显英雄本色。”

因此对朱葆三等三人的中途退场，虞洽卿并不在意，反觉得一个人正好轻装上阵，无所顾忌，更利于成事。况且，他在载涛、端方两人面前做过保证的，这桩事理应归他完成。回家深思熟虑了一昼夜，计已定妥。

虞洽卿的谋略还是老办法，找来那些短裆朋友，发动各行业罢工。此招数他已轻车熟路：不给英国人一点压力，他们是不肯轻易妥协的。虽是故技重演，但也自有新意：差洪雪帆、沈洪赉等人煽动大罢工的同时，他另攻德、俄、日、法、美、荷等驻沪领事，殷切陈辞道：

“沪城乃大清国土，自应按大清律办事。英副领事德为门却不屑一顾，当众辱骂我主审官，实属非礼无理之行为。况英巡捕公然殴打我主审官，为我国人不能容忍之暴行。望各国领事主持公道，申张正义，我清廷上下，全看友邦各国做何反响。若不得公正处理，我商民各界实难再与各国友邦合作。诚望大家出面公正调理，俾使上海得以太平。”

这种手段，虞洽卿自称为“以夷制夷”的策略，果然奏效。原来英人自恃来华最早，处处高人一等，在公共租界里素以“老东家”自居。比如工部局，本系公共租界的集体机构，议员以十一名为限，美、德、俄、日四国，每国只有一人入选，英国一国却占了七名之多。因此各国对英国不满已久，正好借此机会联名出面干涉。

一方面有中国市民大罢工，另一方面有各国领事施压力，真是犯了众怒。英人迫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和虞洽卿达成如下协议：

- (一) 撤去德为门的陪审官职务，遣送回国；
- (二) 英驻沪领事馆向中国官方赔礼致歉；
- (三) 撤去殴打华人法官的巡捕头职务，余者解散；
- (四) 黎黄氏一行尽数释放；
- (五) 由上海道安民布告开市，由英租界当局责饬巡捕即行上岗。

这次事件的调停可说是大获全胜。苏淞太道台袁树勋并正审官关炯之，俱赞虞洽卿功不可没。

此事前后闹了一个多月。不久，载涛、端方等五位出访外洋的大臣回国，又在上海稍停，听说喜讯，特意着人请虞洽卿来，当面表彰，表示回京后定当奏报朝廷，重奖赏之。但虞洽卿已看出清廷穷途末路，因此不愿封官受赏，表示作为一介商人，只求太平盛世就足够了。见他这样，端方也不再坚持，只嘱苏淞太道台袁树勋多加照拂，袁没有不应的道理，虞洽卿觉得这就很好。

不消说，虞洽卿又一次名声大噪。

## 戎装绅士

载涛、端方等五人出访外洋，主要目标是美国。原来日俄在满洲开战，双方都不怀好心，早被国人所识。虽是在中国的地盘上，但却干涉不得，因此光绪建议派员访美以亲近美国，促使日俄退兵。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向对中国很同情，倡导过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慈禧亦不愿满洲生灵涂炭，赞成其行。

于是两宫降旨，着派载涛、端方等人出使美国，请求声援。美国早有将满洲开放为通商口岸之意，欣然答应。罗斯福出面调停，要求日俄双方罢兵，实行和谈。和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进行。

是时，俄国军队大势已去，日本又告粮尽弹绝，因此没有一个不领罗斯福情面的。和谈自有许多争执，不必细述。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历1905年9月5日，日俄终于缔结和约，规定双方在十八个月内各自撤出军队，但可保留少数驻军权，用以卫护各自的铁路，人数定为每公里不得超过十五名士兵。稍后，日本人以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为由，希望清朝政府能有所表示。

李鸿章死后，中国的亲俄倾向渐弱。但日本人的话虽客气，亦让清廷为难，不乐于表态。慈禧并光绪共同召见军机大臣商讨此事，同时电询各省意见。9月底，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说：“此次日本占东三省优势，断无慨然送还中国的道理。然所得过奢，则我太亏，又招欧忌，彼亦不为也。但日本之为中国，正所以自为；欲强日本，不能不存中国，不似俄专欲愚中国、吞中国，纯乎损我益彼。故此，无论如何定义，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矣。”

张之洞的建议代表了军机及大部分省市督抚的意见，况张之洞一向被慈禧认为是“最得力的人”，因此率先首肯。慈禧点头，光绪自不能摇头。于是两宫降旨，着醇王载沣并王文韶二人，前去和驻京日本使馆议议。这年的12月23日，中日在北京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议定日本将满洲归还中国，但中国则把辽东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此约规定开放十六个港口，并同意鸭绿江南岸由中日共同开发森林。这样，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就大大地优惠于俄国了。

无论怎么说，日、俄二国只在满洲有部分特权，行政管理权却在名誉上归还中国政府了。

在日俄战争的冲击下，清廷有所警醒，提倡并发起了立宪运动；并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实业救国大计。两宫联名下诏，宣布“变法”，实行“新政”。后来成为实业家的著名学者张謇说：“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

实业救国，实是形势使然。消息传达到上海，一些商绅并实业家们奔走相告，皆有大施身手之意。

然实业救国虽名誉上合理，但真要实行起来，自也有难处在其中的。虞洽卿早有一抒抱负的心思，只是势单力薄，不便妄动。这倒不是因为资金不多，名望不响，而是手中没有一支保护自己产业的合法力量。

所谓合法的保护力量，自是指武装团体而言。虞洽卿想到这一点，还是从租界洋人那里受的启示。因为公共租界区设有一个万国商团，六百余人，人人荷枪实弹，隶属工部局管，是个专门保护外商利益的武装团体。洋商有此组织，所以有恃无恐，与华商贸易时大施敲诈盘剥之手段。华商一经发现上当受骗吃亏，去与洋商理论，这时万国商团便出面了，华商皆奈何不得。

因此虞洽卿欲建一个华人武装团体，虽不求欺压洋商，但至少可以和万国商团抗衡，不再受欺，重要的是，有了这么一个组织在那搁着，用也好，不用也好，足以向洋商示威，利益自然就有了保障。

思虑已定，虞洽卿立即动身去找朱葆三。那次大闹公堂案后，两人的关系明显地亲近起来。见了朱葆三，也不客气，直言其事。朱葆三对虞洽卿好感已久。原以为大闹公堂的那件事后，虞洽卿会独揽其功，进而图谋个什么官衔的，不期虞洽卿非但没有受官享禄，反还在载涛、端方等人面前力陈：若没有朱葆三等人出谋划策，他也不会这么快就制服了那伙洋人。

说这话的时候，朱葆三并不在场，但他的好朋友袁树勋则在的。袁据实

转达给朱听，朱焉能不对其好感？现在听了虞洽卿的陈说，觉得虞洽卿的这个提议非常可取，大大有利于宁波商帮。但组织一个华团武装，也不是朝夕间的事，规模小了不当用，也让万国商团小瞧；规模大了，又一时去哪里凑那么多的钱购置器械并装备等？况且，这利益是集体的，资金由谁出？

见朱犹豫，虞洽卿有些焦急，考虑到朱的顾忌所在，力陈说：“朱大人，兴师动众地搞武装商团，当然要花一大笔钱。但这笔钱是有价的，收益则是无价的。哪头轻、哪头重，朱大人定能比我掂得清。”

言下之意，是要朱葆三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动其会费，大投其资。但虞洽卿实在太乐观了，不知会费皆是有名目的，比如投资何方，救济何处，都有去处。活动经费当然有一些，却又未必够用，况且只他朱葆三一人，也做不得主。所以朱葆三抱以苦笑，沉吟道：“此事尚需慢慢筹措。”

虞洽卿是个急性子，一听慢慢筹措，就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了。他知道朱葆三也是个爽快人，不大拖泥带水的，如今这么说，必有难处。而如果慢下去，等到筹措完毕，恐怕老佛爷又要撤销“实业救国”的诏书了，因为她的本意就不大诚恳，是无奈于皇帝苦争力谏方才做此让步。说不准哪天她收回成命，实业不倡，还要武装团体何用？况且，又以何名目组织，恐怕到时也是个问题了，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虞洽卿着急，朱葆三于心不忍，但还是明确告诉他：“会费那头是不好指望的。想想看，是否还有别的筹资办法？”

见有此说，虞洽卿不免有兜头一瓢凉水之感。但当着朱葆三的面，不好表现得太泄气，喃喃说：“别的筹资办法？”

朱葆三点点头，又说：“如果诸位董事都同意，会费也不是不可以出，但数目有限，所以还是要想别的办法。”

话说到了这份上，再苦求也没有用处。不过，喃喃重复“别的办法”的当儿，忽有一个主意冒上心头，于是，虞洽卿又说：“办法是有的，只不知朱大人肯不肯出面助之？”

一听有办法，朱葆三也转忧为喜。这是虞洽卿头一回求他办事，而且是公共事宜，不能慷慨允之很有些过意不去，所以催问虞洽卿的办法，表示只要可行，他朱某人断无不出面的道理。

虞洽卿要的就是他这态度。见有转机，心情也好起来。呷一口茶，慢慢说道：“只要朱大人出面，此事就十有八九了。咱们的武装是为实业而兴，而上面提倡实业救国，不能不投资。这样，朱大人可上访上海道并苏淞太道袁大人那里，寻求支援。总商会出面，合情合理，政府当会拨款助之，此谓一；还有一计，也得仰仗大人情面：在我广大绅商间募捐。朱大人在上海如日之在天，振一臂而万人响应，断无不捐的道理。这两条路子，估计走其一即可。会费既然不好挪用，朱大人也不用再为此犯难，实是阿德不知底细。不知朱大人以为然否？”

这两条路子，无一不可行。朱葆三马上松了口，说定当尽力。

两人又合计了一番，觉得眼下国难当头，各国赔款尚支付不清，而利息又年年加重，因此不好再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了。这主要由于苏淞太道袁树勋是朱葆三的私交朋友，为此等公事牵涉他，多少有些犯不上。况且，虽不在资金方面麻烦他，也势必要在别处麻烦他的，比如成立商团武装，配备枪支弹药，俱要申请地方批准的，否则就不能保证其合法性。

于是第一条路暂时打算不走了。至于第二条，朱葆三觉得问题不大，不

妨一试。以他的号召力，让上海的绅商出几个钱，虽不致趋之若鹜，但也绝不致没个回声的，因此赞成这后一条路，并且表示带头捐款。虞洽卿也表态说，募捐一经开始，他也紧随其后。

找到了出路，还得有几个人捧场才行。朱葆三列举了叶澄衷、闻兰亭、傅筱庵、宋汉章等几位名流绅商，让虞洽卿一一去找他们联系，看看他们的意见再行商议。

叶澄衷等几个人，亦是虞洽卿所要依次去找的，只是朱葆三坐在会长的位置上，所以才先来找他。见他提及另外这几个人，与自己不谋而合，就表示立即去拜访。有这些头面人物居首，图谋可望成功了。

于是两人做了分工：朱葆三去官府上打招呼，虞洽卿自去联系叶澄衷等。隔日，虞洽卿会同那几个人又一次来到朱府，把组织商团的事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自分工着手。

组织华人自己的武装团体，不受洋人的欺凌，自然符合每一个商绅的利益要求。在这华洋杂处的上海滩上混事，大家已深受过势单力薄之苦。因此虞洽卿这个设想一提出来，众人皆拥护，只是要从自己兜里往外掏钱，又多少有些不情愿，气氛不大踊跃。

好在叶澄衷、朱葆三、傅筱庵这几个人的态度一直很积极，和虞洽卿一起八方动员，四处呼号，并专为此事开了一次动员大会。上海总商会出面募捐，这事无形中就顺利了许多。

傅筱庵也属宁波帮，和虞洽卿同年，因擅长钻营之术，产业倒比虞洽卿的还雄厚。他的籍贯是浙江镇海县，与虞洽卿是地道的同乡，但彼此因为都是家大业大，互相小瞧，所以平时并不大来往。

傅筱庵原在美商美兴洋行做买办，后因为生意上的来往，在给江南招商局承办器材时，乘机打入制造局。江南招商局本是李鸿章一手操办组建起来的，经营者是他的产权代理人盛宣怀。李鸿章死后，盛宣怀的势力已根深蒂固，因此并没受多大影响，反把招商局、制造局的大权都揽过来，成为盛氏产业。他先后被慈禧任命为南洋通商大臣、船政通商大臣、邮政大臣等要职，在晚清的官商两界，可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盛宣怀手下时，傅筱庵昼访夜晤，屡次论说商务，为盛氏所欣赏，视其为智囊。后傅氏发现，盛家大权有一大半操纵在盛夫人的手里，于是又百般讨好其妻，极尽谄媚之能事，颇讨盛夫人欢心，遂收傅筱庵为螟蛉义子。这样，傅筱庵也算是盛氏家族中的一员了，愈发受重用。是时盛宣怀已年逾六旬，大小姬妾不下数十名，终日游荡在这些美女佳人之间，不大思正事。况且，盛氏烟瘾极大，有两个人专为他烧烟泡，故把招商局、制造局的等经营大权一并交到傅筱庵这个义子手中。傅筱庵并不觉得满足，在这同时，另在虹口设祥大五金交店，买断了祥生船厂。

现在傅筱庵已家大业大，并有吞并盛氏产业之欲望。上海总商会创建于光绪二十八年，本是叶澄衷并盛怀宣两个人率先发起的。盛怀宣既已不大过问商事，因此傅筱庵替而代之，成为总商会最大的会董之一。考虑到他还年轻，盛氏才没让他接任自己的会长之职。但傅氏在总商会，亦是举足轻重。因此就眼下的情况而言，虞洽卿比起他的势力实在是逊色了不少。

两个人皆年轻气盛，各自好强，致使他们此后的关系一直很微妙。稍后，虞洽卿的长女文秀，适值二八，许嫁盛怀宣的幼子盛冠中为妻，多少削弱了一点傅的势力。那以后，两人的关系更加微妙起来，致使互相在暗中使绊，

此是后话不提。

目前景况还好，傅、虞二人初识不久，尚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因此能合作。为鼓动士气，傅紧随朱、叶二人之后，捐银一千两，支持这次组织武装团体的募捐活动。众绅商见朱葆三、叶澄衷、虞洽卿、傅筱庵等头面人物都捐了款，自不能落后，踊跃出资出物者一时甚众。

从提议到筹款，历时两个月，终于集得一笔二十万两银的款子。于是广贴海报，招募商贾入伍，后凑足人数四百余名。

光绪三十二年春天，此武装组织正式在总商会宣告成立。中国官方虽已同意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但公共租界的洋人却不大满意，尤其是万国商团，视其为别有用心，拒绝提供教练员。为不给洋人刺激，虞洽卿等人在给组织命名时颇费脑筋。后经再四斟酌，定名为万国商团华人体操会。

这个名字，听上去仿佛隶属于洋人旗下，因此洋人那一关才算过去。洋人还欣然赠送长短枪各 20 支，并由万国商团副会长克里西斯和另一个头目担任教练员。后此团体又改名为万国商团中华队。

朱葆三、叶澄衷、钱达三等人为幕后董事、商团委员，虞洽卿自任会长。傅筱庵因事业太忙脱不开，只在名誉上挂了个副会长职。他不跟虞洽卿争，其他人也就自然退后，虞洽卿实际上成为这个组织的直接领导者。

会员操练的场地当然也在虞洽卿的地盘上，在闸北房产公司那儿辟出一块空地，稍加平整为操场。商人习武，毕竟是件新鲜事，因此开操那几天，惊得许多人来看热闹，盛况空前。

开操典礼颇隆重，对天放了二十四响的大炮。但因为会员毕竟都是商人，平常穿惯了长袍马褂，举手投足一派儒雅之气，如今却穿起这粗布质地的紧身体操服，一时极别扭。况且时值春末，天眼看炎热起来，正正规规地跑几圈，未曾正式操练便一身汗湿，行动颇不方便。三两天过去，众人的稀罕劲也过去，不愿再受那些纪律约束，开始悄悄地开小差。到了下个礼拜一，这个四百余人的团体差不多就走掉了一百多人了。士气大跌，剩下的人也无精打彩起来。

这可不是个好现象，弄不好前功尽弃。当天晚上，虞洽卿差手下人按着名单一一前往通知，说星期二有紧急行动，大家务必提前一小时入场。

训练时间每天定为两个小时，即上午 9 点至 11 点。提前的这一个小时，大家皆不知何事，俱被那“紧急行动”几个字吓住。次日一早，便没有一个不在八点前到的。只见会长虞洽卿早已威风凛凛地立在操场当中，左有正操练员，右有副操练员，三人皆一身戎装，居中的虞洽卿更是全副武装，他头戴军帽，紧袖束身，脚蹬高腰马靴，一条锃亮的宽皮带深束腰间，左右两边分别挎有匕首鞘和手枪。

会长平常忙于会务，不必躬身亲练，更不必着一身戎装的。比如朱葆三、傅筱庵等人，在开操典礼那天，穿的也是一身便衣。今见会长本人都这么全副武装，不敢怠慢，自动在操练员的号令下列队集合。一等报数完毕，操练员宣布请虞洽卿训话。

虞洽卿跨前一步，目光威严地巡视了一下队列，开口道：

“各位绅士先生们，今天提前一小时召集大家来此，实是事出有因。体操队成立伊始，我们就宣称过这个武装是自己的，为保护我广大华商的利益而兴起。想想我们当初何以屡屡受气，还不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拳头不硬吗？现今我们四处求援，八方呼号，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如果我们只有三天的



热情或兴趣，自行解散，不就更让洋人小瞧吗？诚然，商人习武，有诸多不惯。但我们既在训练中强身健体，又可捍卫我们华人的尊严，实是一举两得。鉴于组织中现有不积极的因素，我虞某人愿和大家一起操练，把我们的这个团体，练成一支劲旅。过会洋教练员们会来，我们要抖擞精神，不能让其小觑，否则我们皆愧对那些捐资捐物的父老兄弟了！”

话说得掏心，众人皆听得动容，因此一个个皆气宇轩昂起来。

稍倾，洋教练克里西斯等人来了，看见今天的阵势，队形整齐，口号洪亮，大不同于往日，对着虞洽卿竖起拇指，连声说“OK”。于是，在洋教练的指挥下，虞洽卿走到队伍的前列，在口令声中操练起来。

虞洽卿十分认真，不论是跑步、弯腰、踢腿、拳击，还是射击、摔跤，他都不退缩，一一率先去做。会长如此，士气于是大受鼓舞。以后，会员们在每天两小时的操练中，基本上再没有无故迟到或不来的了。

这样，华商有了自己的武装组织，有些商人本身就是体操队员。因此在外商贸易的过程中，华商自然不必再处处让利于洋人，或吃了洋人的亏也不敢去讨帐了。至光绪三十二年底，中华体操队已壮大到五百余人，其中，长枪四百支，短枪二百支。万国商团为表示他们支持这个华人机构，又送炮两门，战舰一艘。

## 问鼎船帮

虞洽卿平常不大回镇海老家，老母方氏也不大愿来上海住，说是不喜欢城里的喧哗。

老家当然也早已是今非昔比。虽只老母一个人在家，虞洽卿还是建了座二进二出的大院子，配了一名家丁、四名婢女。这样，老太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自然就再不稀罕上海的“喧哗”了。阿母有了人照料，虞洽卿也就不常回去了。

不过，这年他得回去一趟，因为有两件大事非他亲去不可。这是光绪三十三年。春天里，他投资在家乡龙山镇修筑了一条轻便铁路，直通县城镇海，然后可转车至宁波、上海等地。春天投资春天动工，到九月份已全线铺通。前几日，他已先后收到镇海知县并龙山镇都司的来电，要他前往参加通车典礼。

第二件大事是他的老母今年秋上值六十岁大寿，自又不能不去。虞洽卿的本意是要把阿母接到上海过寿的，但方氏说寿不在家过在哪过？在她看来，虞公馆即使再大再气派，也不过一个旅栈而已。

阿母虽在乡下住，却时时不忘对虞洽卿的家教。早在儿子初闯上海滩以前，她就叮嘱过他，以后混不出名堂倒也罢了，一旦混出了个样子，可别忘记为父老乡亲们办点实惠事。方氏觉得丈夫当年臭名远扬，如今儿子造福乡里，也算给虞家祖上增光，把丈夫丢过的面子挽回来了。

虞洽卿也早有此意，只是告诉阿母不必操之过急，要等机会成熟。果不其然，光绪三十年他赴任荷兰银行的买办后，立即投资在龙山镇创建了一座学校，先是小学，继而中学，命名为“阿德学堂”。次年5月，他把镇上的一家诊所买下来，扩建为一座中西综合的医院。凡小学生均不收取学费，凡老年患病者均不收取医药费。9月份，他又差人在镇上建了一座邮电所，设置了电报业务。此外，前年浙东闹水灾，他又出资支援地方清河淤，筑海塘。

凡此种种，使虞洽卿早在乡里闻名。也就因此，地方官府凡遇到财政紧缺或欲上马什么建设项目的时候，皆去找方老太太，由她向虞洽卿开口。当然，他们也很会办面子上的事，例如由龙山镇的团练出面，派了四名兵勇轮班给虞家大院值班站岗，看家护院，而且饭也不吃，饷也不要，感动得方氏不知道如何是好。此外，虞洽卿不可能年年回家，龙山镇都司打听到方氏的生辰，从方氏五十岁那年以后，年年出面组织众乡绅给方氏举行贺寿典礼，方氏自又泪湿花眼。

地方给方氏的这点恩典，虽是表面文章，但做得漂亮，因此虞洽卿也十分看重。去年冬上，都司借给方氏送过年礼物的机会，大套近乎。说咱龙山镇托您老和虞先生的洪福，学校有了，中西医院有了，河也清了，海塘也筑了，可说是啥都不缺了。不过，咱龙山镇要是再有条铁路，可就更能发达了。

都司的一番话，全是赞颂之辞，方氏听了自然受用，高兴得合不拢嘴。但后边的“铁路”一条，她却不知所云。于是都司又解释说：

“有了铁路，就能通火车，那火车跑得飞一般快，您老这边一坐上，闭上眼再睁开眼，那边就到虞先生府上了。要是您老坐着火车去看儿子，要多方便就多方便哟。”

方氏听得还是一知半解，不过明白了火车是种行走如飞的车。她对于铁路的想象，自然是土路上铺一块长长的铁板，车在铁板上跑，当然要比在土路上快，这是显而易见的。琢磨过来这个理，方氏有些恍然，觉得不错，便对督司说：

“那你们就快点弄条铁路吧。”

督司巴不得她说这句话，便苦了脸，叹口气说：“虞先生要是不帮忙，咱们的铁路就弄不起啊！”

方氏这才明白了督司的意思，敢情还是要她的儿子出钱啊。出钱倒没有关系，只怪督司不该绕这么大的弯子。

当天晚上，方氏就修家书一封，嘱儿子尽快来家乡修铁路。信中写道：吾儿见字如面：

家乡欲修铁路，我已应允出资赞助。信达之日，望吾儿即行联络沪上大铁匠铺，铸造铁板，务必光滑洁净，便于跑车。

此次架路通车，便民利我，吾儿回家，瞬息往返。况督司力陈其好，乡里呼声甚高。此举造福一方，实乃我虞家之荣光也！

母言谨记，切切。

虞洽卿看得哭笑不得，不知老母又怎么关心起铁路来了。但“便民利我”几个字，说得情通理顺，不容违拗。

铁路是新生事物，虽比建学校、医院的花费要巨，却更能荣耀乡里，果真“乡里呼声甚高”的话，不妨一试。

于是差人去勘察了地形，着手投资筑路。龙山镇得以通上火车，真要感激虞洽卿的老母亲。

9月28日是虞方氏的六十大寿，地方政府亦早有准备。这回不仅龙山镇都司要出面承办典礼庆贺，连镇海县知县也提前几日就做了安排，商议把贺寿典礼并通车典礼一块办，均视为地方大事。

虞洽卿20日起程，24日抵达龙山镇。这次荣归故里非同寻常，他自己带着数十随从，前呼后拥，加上镇海县的知县人等早已候在岸上，自是说不尽的风光。

虞母的寿礼，亦不必说其盛况。上至京中的醇王、庆王等王公大臣，下至德国、俄国、荷兰、英国的驻沪领事，都一一寄来了贺电贺礼。至于上海绅商及地方政府的贺礼，更是隆重非常。

接下来是通车典礼。那年头，火车是个稀罕物件，许多人有着和虞家老母一样的观点，或者更玄，认为铁路就是灌满铁汁子的路，因此方圆十里八村的民众都赶来车站看热闹。二十炮响之后，火车呼啸而至。于是锣鼓喧天，彩旗飘扬。

掌声里，虞洽卿被拥上主席台。他轻轻挥一下手，即兴发表演讲：

“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甬江自古山水葱珑，物产丰富，奈何交通不便，致使阻碍建设。我阿德不才，但既为龙山儿女，自应为桑梓建设略尽绵薄之力。欲任天下事，必自本乡做起。凡我所能，概无不为之事。今水陆皆通，我龙山镇的棉花豆类等产品，出口有望矣……”

这篇即兴演讲洋洋洒洒千余言，令那些为富一方的乡绅和主持地方的官员，自愧自惭。不过，虞洽卿说的也是实情，他早在修筑这条轻便铁路之前，便在原来的渡口上开辟了一座轮埠，渡江涉水再不用乘坐划子了。龙山镇水陆两通并其他一些福利性的设施，无一不是他的功劳。

这次回乡，呆的时间最长，应酬也最多，前后达半个月之久，不是今天有人请他喝酒，就是明天有人请他吃饭，忙得不可开交。他亦借此机会对名下的那些学校、医院做了一番巡视。

10月20日，虞洽卿又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离乡赴沪。本来，他坐的是轮船的头等舱，票也由手下人去购，船票涨价的事是无法知道的。但他中途上了一次甲板，乘兴凭栏眺望海景，结果就听到一群乡下人乱发脾气，大骂英商坑人不轻。

虞洽卿细听了一会儿，知道原来是船票涨价了。他们现在所乘坐的，是英商办的太古公司的北京轮。虞洽卿随口问了一句：

“有这等事？”

“太有了。”一个生意人愤愤地说：“不仅北京轮如此，连立大轮、江天轮也全串通一气，票价都涨了。”

甲板上的人看虞洽卿衣着鲜亮，体态富贵，都围拢了过来，向他诉说端详，仿佛只有他能把涨上去的价再降下来似的。

甬沪之间的水路上，有三家轮船公司运航。除这艘北京轮外，还有东方轮船公司的立大轮，是法华合资经营，另外一艘是招商局的江天轮，名为清政府官办企业，实已落入盛宣怀之手，现在傅筱庵代为经营盛氏产业，因此，这艘船实际归在傅筱庵旗下。

三家公司原本不和，为竞争客源，票价定的时高时低，偶有涨价也是随行就市。但今年10月1日，这三个仇家不知怎么竟达成了协议，一起涨价。宁波与上海，中间只是一水相隔，朝发夕至，次日返回，票价一般是在五角上下浮动的。这次翻了一倍，全为一元了。至于货运费用，则涨至两倍或三倍。

路还是原来的路，船还是原来的船，平白无故涨了这么多，自然叫人不满意。特别是那些常年往返于水路的小生意人，赚得就是那么点辛苦钱，如今船票涨价，生意是没法做了。

财大气粗以后，爱管闲事已成为虞洽卿的一个习惯。何况从生意人的角度说，又不全是闲事，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三家公司同时涨价以及在民众中

所引起的不满，意味着一个新的机会，因此当着众人的面，立即宣布说：“我虞和德不办轮船则已，若是办了，断不会涨价赚乡亲的钱。”

见他这样说，又听说他便是大富商虞洽卿，众人便纷纷要求他尽快筹建一艘轮船，说即使涨价，也总比叫洋人把钱赚去了好。

回舱就责怪那个购票的手下，船票涨价的事怎么也不跟他说一声。那手下觉得很委屈，都百万富翁了，还在乎这一点票价。当然，他误会了虞洽卿的意思。

回到上海以后，虞洽卿先去荷兰银行打了个照面，又过问了一下自己公司的生意状况，即行召来洪雪帆等人议此事。但筹建轮船公司，不比别的投资项目，所需投资甚巨，一艘轮船至少也得五六十万，按三艘的规模计算，怎么也得要一百五六十万。资金一时成为问题。但众人人都知道，虞洽卿在生意场上是空手打天下的老手，因而都不把缺少资金看作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洪雪帆说：

“我们在甬沪间筹建轮船公司，可谓熟人熟地，当然比那三家公司有优势。至于资金一事，是否还可在‘便乡利民’这个题目上做些文章？”

这话说得含蓄，意思是不把主意说在虞洽卿前面。虞洽卿得此提醒，立即想到“造福桑梓”几个字，点点头说：“这就有了。”

独资财力不够，自然要借重旅沪同乡的力量。于是次日开始行动，先行找了叶澄衷、朱葆三等，没一个不为造福乡里而动情的，要他先行筹措，余者补足。

隔日，同乡会头领严筱舫、朱葆三等人一起，以造福桑梓为口号，发起了认股集资的募捐活动。每二十元为一股，多者不限。持续一个星期，共筹资金二十五万元。

叶澄衷、朱葆三二人分别出资五万，严筱舫一个人出资十万，傅筱庵出资二万。虞洽卿欣然拿出十八万，凑够六十五万元，这样，他就算最大的一个董事了。

在董事当中，傅筱庵出资最少，而且那两万元亦出得不大情愿。因此，虞洽卿自做主张，要去福州船政局购船，以江南招商局的船只不好为由，舍近求远。当然，如果李鸿章还活着，虞洽卿恐怕就不敢这么藐视招商局了。

此举可气坏了傅筱庵，也为二人日后翻脸埋下了种子。轮船虽还未买回来，董事们已忙着为公司起名字了。鉴于造福桑梓的这一初衷，大家建议命名为宁绍轮船公司，意为宁波、绍兴二地的自家船。虞洽卿倡议最早，又出资最多，因此当选为总经理。

傅筱庵更加头疼。在竞选总经理的会上，他曾提出：“总经理一职非同小可，一定要选举有经验的人承担。”言下之意，自然是要大家选他，因为他自己有个祥生船厂，当然是他最有经验。可大家却拥立了毫无经验的虞洽卿，他心里自然不快。

虞洽卿走马上任，年底亲自前往福州，购得一艘客货两用船。这时傅筱庵有撤股的意思，说：“既为轮船公司，至少也该有两三艘轮船才是，就这么孤零零的一艘，让人小瞧，倒不如搁置一段时间再开张的好。”

虞洽卿不介意地笑笑说：“先干起来再说。有了今天的一艘，就有明天的两艘，后天的三艘或四艘。而如果搁置不用，恐怕连这一艘也要朽了。”

傅筱庵给他抢白得没话说。

开航那天，是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六。

十六铺码头上，只见一艘崭新的轮船，挂着一船彩色的旗帜，停靠在那里。

新船自然引人注目，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桅杆上的一块牌子，上书几个道劲的大字：

“ 票价五角。 ”

因为是家乡船，票价又便宜，乘客并货物很快挤满了各舱各室。

另三家轮船还没卖出票的当儿，宁绍轮已经率先开航了。只见两股江水翻滚，如同梨花迸飞，宁绍轮一帆风顺抵达宁波。

早有宁波官绅闻风而至，举行盛大仪式欢迎宁绍轮。虞洽卿微笑着走下甲板，立即被众人推上一座临时搭起的台子，少不得又有一番“造福桑梓，义不容辞”的即兴演讲，煽动得码头上听者云集，人潮汹涌。

宁绍轮又一路顺风地返回上海。

这可苦了另三家轮船公司。因为凡渡江涉水者，多为宁绍人。宁绍人见有了“自家的”船，价格又实惠，都来乘宁绍轮，即使宁绍轮装不下客货了，也挨到下一天，拒绝乘坐英商的大古轮等船。

三家轮船公司自不肯善罢干休。几个经理一碰面，决定把票价定为三角，不为赚钱，就为煞煞宁绍轮的锐气。于是，宁绍轮满舱满座地得意了半个月后，大古轮、江天轮、立大轮这三条轮船的桅杆上，也赫然挂出一块醒目的牌子：

“ 票价三角。 ”

这四个大字，写在牌子的左边，旁边又有小字做注，云：“凡乘客者，老少无欺，一律收费三角，残人或小孩者，酌情优惠。并每人免费赠送毛巾、肥皂、茶缸等日用品。”

虞洽卿事后才知道，出面者虽是三家轮船公司的经理，但背后捣鼓出这个鬼点子的，却是傅筱庵。宁绍轮开航不久；资金有限，自然干不起这种亏本的买卖，一时竞争力大弱，有搁浅之险。

好在严筱航、叶澄衷等人气愤难平，组织发起了船票维持会，慨然相助。虞洽卿也豁出去了，索性将票价降至二角，并有各种小礼品相赠乘客。

亏本的买卖谁也做不得太久。四月底，三家公司的经理主动妥协，找到虞洽卿，商量票价一事。虞洽卿硬撑了几个月，也是苦不堪言，今见三家前来言和，心下欢喜，嘴上却不以为然地说：

“我知道贵三家的实力远大于虞某。但我宁绍同乡俱重情谊，宁可亏本也支持虞某，弄得虞某倒像是执意跟贵公司唱对台戏了。俗语云和睦生财，我等都是生意人，自然应当以和为贵。”

另三家皆唯唯喏喏，商定从明天一早起，一律把票价恢复为五角。

既然都是五角，当然还是要乘坐宁绍轮。宁绍一带的小生意人虽然势利，但同乡面子还是看的。因此，四艘轮船停靠在黄浦江头待客的时候，惟宁绍轮最先一个发出，又最早一个返回，回回都是舱满室盈，叫另三家轮船公司奈何不得。

## 第五章 山雨欲来急绸缪

审时度势，结交革命党，与陈其美杯酒订交...伺机而动，响应革命，劝降总督...虎去狼来，应诏北上会晤段祺瑞...按压上海五四风潮有功，委为淞沪商埠会办...

### 夜晤其美

公历 1908 年即光绪三十四年的 10 月，是个多事的月份。这个月的 22 日夜晚，光绪皇帝驾崩于瀛台的涵元殿，至死都没有摆脱太后的软禁，卒年三十八岁，消息传至中南海仪鸾殿慈禧那里时，慈禧也已病重不起，于次日下午崩逝，享年七十三岁。两宫生前的关系。一向微妙，如今又相继崩逝，显得越发微妙皇帝并太后死得蹊跷，出人意料。未出人意料，是醇王府果然又出了个皇上，这就是溥仪，继位时三岁，比光绪帝继位时年纪还小。他改明年为宣统元年。父以子贵，醇亲王载沣果然得以奉遗诏摄政，和儿子一同上朝，接受百官朝拜，当上了摄政王。

新皇登基，自然要大赦天下，否则不足以显示皇恩浩荡。只是苦了两宫时期的那班人马，因为历来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说法，所以人事变动很大。载沣掌权，其弟载涛首辅军机，大权归于醇王府邸，和载涛一道出访过外洋的端方，也跟着沾光，出镇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其实端方原也是两宫旧臣。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年，他任山西巡抚，借两宫逃往西安之际，大尽地主之谊。两宫念他接驾护驾有功劳，升调回京。端方这人极善殷勤巴结，不久靠上醇王府人，因此步步高升，宣统元年，调任南京。

两江为全国富地，上海又为两江富地，所以端方一上任，即来上海巡视，了解上海的厘金并关税等情况，目的是为警告上海道，别在这方面打他的马虎眼。

听说端方莅临上海，虞洽卿即行驱车抵达端方下榻的行辕，于当天晚上拜访了他这位“老相识”。端方虽然爱端架子，但一看是虞洽卿的帖子，立即传见。

一晃几年不见，各自当然有些话说。虞洽卿善拍马屁，端方则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子。听虞洽卿说他步步高升，官居显赫，越来越精神了，端方颇为得意，现出副慈眉笑眼的样子，谈话进行得很投机。

谈完了仕途，自然也要略叙及生意。虞洽卿是有目的来的，因此在谈到生意的当儿，做出欲言又止的样了。端方也很敏感，见他支吾，便关心地说：“怎么，虞先生生意方面有难处？”

虞洽卿说：“托大人的福，还算好。只是有一个想法，尚不大成熟，还诸大人拿主意。”

端方原来就说过有事可找他帮忙的话，这回出镇两江，大权在握，正好一试。因此催虞洽卿说：“有话不妨直说。”

虞洽卿的意思，是想兴办一个劝业会，然后通告全国各地，把其特产汇聚一处，进行一次商品大展销活动。当然，世界各国亦可参加。这样，各省

市产业可互相借鉴通气，便于货物交流，互通有无。因为当时南七北六十三省之间，彼此交通不便，办此劝业会也是大势所趋。但如此声势浩大的动作，一要选个中心地带做贸易展销，二要兴师动众，三要耗费大笔的资金，因此非官府出面而不可为。况且，别人也断难组织得起来。

端方听到后来，总算明白了虞洽卿的所谓叫他拿主意，实是让他拿钱。但此想法确实不错，一旦事成，可名利双收。自己刚出镇南洋通商大臣，也理应弄出点名堂，令世人刮目。思索片刻，说道：

“虞先生雄才大略，果然高瞻远瞩。但此举非同小可，恐耗资甚巨。待本官奏明朝廷，再做计议如何？”

虞洽卿怕他敷衍，又进一步阐明厉害说：“大人支持，实令虞某感激不尽。至于筹款一事，朝廷先拨一部分投资即可，大部分可从劝业会所得折扣。比如通告各地，凡参展者，应预先交纳经费。又比如凡在劝业会交易者，亦可收取薄税，上交朝廷。这样，既利国，又利民，大人坐收名利，又何乐不为？”

这几句话，把端方给煽动得激昂起来，如此沽名钓誉之机，岂肯轻易错过？于是诚恳地说：“虞先生见解精辟，所言极是。本官既为通商大臣，理当全力助之。请虞先生静候佳音。”

端方倒也说话算话。回到南京，即行着手写奏折，洋洋洒洒千余言，大谈劝业会的好处，并引经据典，言说西洋各国为了通商便利，纷纷兴办博览会、展销会等，因此，中国之兴办劝业会，理之存焉。

然清末的新政、变法、振兴实业等口号，自两宫期就喊得没多少诚意，摄政王载沣亦对西欧有抵触情绪。军机议事时，众说纷坛，贬褒不一，一时定不下方略。倒是小皇上溥仪说了一句孩子话：

“办会热闹，为什么不办会？”

溥仪了解不了解劝业会的意思，尚待两说。但皇帝金口玉言，又当着诸王公大臣的面说出来，摄政王不好不维持儿子一国之君的尊严，即交军机处批折拨银。

此折在宣统元年2月上奏，至次年2月才得以准奏。虽历时一年之久，但端方得旨后还是格外高兴，立即发电上海，着虞洽卿前来南京筹商劝业会事宜。

清末的诏兴新政之策，委实办了不少的实事，修铁路、办工厂、造轮船等大型项目，先后上马，各地均有所起色。那时的上海周围，铁路已通，乘坐火车半天可达南京。虞洽卿不敢耽搁，次日上午起程，下午即到了两江总督的衙门。

两人见面，自有一番感慨。这一久议未决的事情终于可以提到桌面上来，还是值得庆贺的。端方这次备了酒菜，专为虞洽卿此行接风。

端方是顽固守旧派，此次积极于劝业会，实是为个人名利着想。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见其捋着胡须，侃侃道来：

“劝业会事之准奏，足见吾皇耳聪目明，胸襟广阔。为示皇恩浩荡，又拨巨银五十万两，更见有恩宠本官之心。至于孙文等徒，胡言革命，必不能久，几次举事皆败，足见难成气候。我皇根基二百九十余载，岂是几个不法之徒所能动摇？所以孙文之辈，大逆不道，必将自生自灭，尔等不可受贼蛊惑，负我大清。”

这一番话，开头还算入题，可越说越远了，以致虞洽卿都弄不明白他的

意思，还以为他怀疑自己与中山先生有联系呢。后来才知他口口声声不离大清王朝，实是抬举自己，以朝廷的代言人自居。心中有些好笑，却在表面上点头称是。

既为沽名钓誉，端方自然要任职会长。但此事务必费心劳神，因此又得举虞洽卿为副会长，着办具体事宜。此外他还有保奏虞洽卿三品顶戴之意，但虞洽卿却婉言谢绝了。因为孙文几次举事虽皆失利，但现居香港，与日联盟，争取国际势力，大有东山再起之势。这大清王朝，几近危之亡，仕途断无顺利的道理。因此虞洽卿只言经商，不大热衷官场。

端方暗笑虞洽卿只一头钻进钱眼里，不知为官的好处。但保奏亦是难保准不准的事，他无此心，自己又是何苦？所以各自一笑了之，搁下不提。

总督衙门既在南京，劝业会的会地也就定在南京。会址以鼓楼为中心，四面延伸。因为此次活动系官府出面，所以农工商矿等部助理此事，函电各省及中国邻边的几个国家，通知劝业会会期及地点。另外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几大通商口岸设立劝业会分会，协赞支持南京的总会。

此次活动，动用人数万余众，耗资近百万。至次年夏天，即宣统三年六月，方始揭开帷幕。5月中下旬，已有各国各地的货物从水陆两路陆续运来，其中分农业、工业、商业、教育、中西医药、军械、机械等展览门类，盛况空前，不必细述。

值得一提的是，虞洽卿别出心裁，专为此会印了一批纪念卡，凡参展、观展者，人手一张。卡片上除印有劝业会会址、联系电话、主要展销物品外，还印有宣统皇帝、摄政王载沣、端方三人并他自己的照片，惹人赞叹称奇。

历时两个月的劝业会结束后，虞洽卿满载而归回到上海，把惠通银号扩大，改名为劝业银行。同时又和朱葆三、周金箴等人联手，成立了四明银行。

宣统三年即公历1911年10月，又是一个多事之秋。10月10日，被清廷视为不法之徒的孙文、黄兴等人，终在武昌举起义旗。辛亥革命爆发了。

南方几省督抚，向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习，皆乘此机会先后宣告独立。这举动帮了孙文的大忙，一路攻克汉口、西安、长沙等地，兵临杭州城下。

消息传到上海，人声鼎沸，大小官员无暇理政，各自设计后路。上海的革命力量潜伏已久，仅倾向或本身就是革命党人创办的大小报刊，就不下二十几家。其中声援最厉害的有《神州日报》、《民吁月报》、《民呼日报》、《民主报》及《东方杂志》等。

官员设计后路，商人也莫不如此。眼看清廷大势已去，虞洽卿自不肯坐以待毙。这天晚上，虞洽卿从手下那里获悉革命领袖之一的陈英士的行踪，立即乘黄包车来到马霍路的天保客栈。此行不坐轿车，也是他有所顾忌，怕招人耳目。

客栈集餐厅、澡堂、旅店于一体，是个声色场所。店中有女招待六七名，涂脂抹粉，骚首弄姿，见虞洽卿进来，一个个秋波闪闪地围拢他，要帮他按摩。

虞洽卿佯怒道：“没哪个要你按摩？如此不懂规矩，必坏店中生意。快叫你家的老板来，我要跟他理论。”

姑娘们喏喏退出，一会又有一人进来，脸红红地说：“我们先生在二楼等您。”

虞洽卿还余怒未息的样子，气昂昂上了二楼。看见一个三十余岁的年轻



人，十分精干，此刻正恭候在楼梯口，微笑着迎他，执手相让道：“先生请。”

虞洽卿料知此人必是陈英士了，却还装模做样地，一副气咻咻的样子。

陈英士笑道：“素闻虞先生擅长做戏，果不其然。只不知大驾光临，照顾不周，还望虞先生海涵。有话好说，请坐。”

虞洽卿见他如此，也和缓了脸色，说：“素闻陈先生机警过人，果然如此。虞某冒犯了！只是我未报家门，陈先生怎么就知道了？”

陈英士说：“只兴你刺探我革命军情报，就不许我掌握你的情报么？况且虞先生名扬四海，谁人不知。虞先生此来，决非只为洗澡，不妨慢慢赐教。”

两个人皆大笑起来，坐下相谈。原来二人虽未见过面，名字却早已熟悉的。陈英士十分客气，又着人端上酒菜，慢慢喝着，各自把话引入正题。

陈英士，亦名陈其美，籍贯于浙江湖州，光绪四年生人，是中华同盟会的主要组织发起者之一，被孙文誉为不可多得之人。1911年6月1日，受同盟会之命，由香港取道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7月6日，偕同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任职庶务。8月初，孙中山密电陈其美着手实施上海、南京两地的起义准备工作。孙中山之意是先攻南京，因此时杭州已经被围，由黄兴并蒋介石二人指挥，如果南京再行光复，上海介于杭州、南京之间，必成孤立，可不攻而自破。此外上海洋人颇众，商务最多，不便动枪动炮，只宜和平解决。陈英士的任务便是游说以商绅为主的上海名流。今虞洽卿不请自来，着实令他高兴。

虞洽卿既为刺探情报而来，当然不会反客为主，执意要听陈英士的见教。陈英士也不客气，执着酒杯说：

“虞先生在上海德高望重，陈某仰慕攀结之心久矣。我受托来上海举事，岂敢不倚重先生。自武昌一炮打响后，革命形势火爆，遍及湖南、山西、云南等地。实不相瞒，上海光复，亦近在咫尺。比如驻沪清军巡防营、沪上警察等敌对力量，皆被我说服，有倒戈起义之意。另外，留日军校的学生已回沪，皆愿为我用，可称之为骨干力量。中坚力量是各界工友们组成的敢死队。有此实力，上海大局可定。虞先生乃沪上名流，断不会与我为敌，所以陈某才但言相告，不妥之处，还请虞先生指教一二。”

陈英士所述，虞洽卿早有所闻。清廷败局已定，无可抗拒，如今不妨见机行事。因而欣然说道：

“虞某虽为一介商人，不大过问政事。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用着虞某的地方，不妨直言。”

陈其美握住虞洽卿的手，慨然道：“我闻虞先生深明大义，高瞻远瞩，今日一见，果然令陈某敬佩。”

虞洽卿笑道：“陈先生太客气了！虞某既来讨教，自有退随贵党之意。你看，我还带了一份薄礼。”

果然是有准备而来，说着就掏出十张千元的支票，递到陈英士面前。陈英士也不推辞，端起杯子说：“虞先生鼎力赞助，上海克复在望，请。”

两人碰杯，一饮而尽。虞洽卿平增许多豪气，乘着酒兴说：“陈先生年纪轻轻，却精明干练，所讲所析无不头头是道，鞭辟入里。有此雄才伟略，革命断无不成之理。今率先赞助一万元，不足挂齿，只求略表寸心。还有用着虞某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陈其美见他果断豁达，十分动心，有意委任他为革命军筹饷督办，却因刚收了他个人的钱，不好再开口，只劝他喝酒。

虞洽卿早看出了陈英士的心思，微笑道：“陈先生又拿虞某当外人了。凡举旗起事者，无不为金银财力所困。如贵党不嫌弃，我劝说工商两界，为先生筹饷如何？”

陈英士又一次握住虞洽卿的手，说：“此等重任，多烦先生代劳了。”

说完举杯，二人碰酒，彼此深有相见恨晚之意，直谈到夜半子时，二人皆不胜酒力，才握手作别。

## 胁迫总督

武昌起义的成功震惊中外，燎原之火迅速燃遍各地。一时皇亲国戚也皆乱了阵脚。其间，朝廷虽曾电令各地卫士保疆，但奏效者寥寥。

宣统三年初冬，皇宫后院起火。摄政王载沣眼看大势已去，被迫下了罪己诏，宣布解散内阁，撤除党禁。

军政大权交给袁世凯，试图有所转机。袁世凯本被光绪和慈禧先后重用，因此不讨摄政王的欢心，早有剪除之意。奈何袁世凯统率着华北军队，权重于主，动他不得。此次重用，实有把烂摊子推他收拾之意。况且，当时袁世凯举足轻重，非他不能回天。

虞洽卿在这个时候倒戈，也是情势使然。从陈其美处归来的第二天上午，即找到了朱葆三，商议为革命军筹饷一事。

凡商人行船，无不眼观六路，视风云变幻而审时度势。朱葆三等机警之人，早已看出腐败无能的清王朝覆灭乃天意难违，因此对虞洽卿此来，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有意听听他的见解。

虞洽卿便把昨晚夜晤陈其美的事和盘托出。朱葆三听了，沉吟良久，方才缓缓说道：

“虞先生只知其一，未必知其二，我也听说一个消息，清廷南京总督已电飭上海道：严守沪城，等候援兵，并令南京、淞江两地各进兵二万，如发现商团、工团等组织有叛逆的迹象，格杀勿论，就地正法。因此此举关乎身家性命，我等当三思而行。”

这个消息，虞洽卿着实不知道，略略有些吃惊。但自己已有支持革命军的行动，再回头怕已不可能，他来找朱葆三，实有找个陪伴搭档的意思，况且，没有朱这个工商界的头号领袖支持，自己的筹饷任务也断难完成，故又进言道：

“朱老所言，虞某虽不知晓，但想来亦在情理之中。历来江山易主，必有恶战。上海这一膏腴之地，清廷自无拱手相让的道理，所谓负隅顽抗是也。不过，据晚辈所知，清廷兵力重在华北，由袁世凯统领；长江沿岸，则防守虚空，恐袁也遥控不得。何况形势紊乱，士无战心，上海断难坚守。”

朱葆三悉心听着，早有所动，品了一会儿茶，又沉吟说道：“我等乃商人，是否以下介入政治为好？”

虞洽卿知他在端架子，不过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他朱葆三本人无意和清室翻脸的，只因了虞洽卿的再三邀请，方才盛情难却。心里暗笑了一下，再说：

“朱老久经风云，世事自比晚辈看得分明，官商虽是两艘船，但历来息息相关。此刻我商界若支持孙文，孙文得了天下，断不会薄待于我。官商互为依靠，相得益彰，朱老以为然否？”

话说到这份上，朱葆三不好再装样子，立即表态说：“虞先生一席话，

入木三分，使老夫豁然开朗。 时事既已如此，我商界不可坐视。这样吧，老夫已老朽，担不得大事，只可略尽余力。不妨以你我二人的名义，组织一个筹饷征募队，具体事项，你出面最宜。凡有难处，朱某定当尽力。”

虞洽卿要的就是他的名义，见已允诺，欢喜而去。于是就组成了一个革命军筹饷征募队，四处游说，奔走呼号，对所有业主商家皆晓以大义，陈说利害，募捐自然顺利。

上海敌对态度最坚决的，倒不是驻沪清军，而是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兵工厂，生产枪支弹药，因而军械充足，为中国最早的枪炮生产基地。况紧靠吴淞炮台，围墙高厚，铁门铁窗，故有据险死守之意。

因为制造局乃军械重地，所以被陈英士瞩目最早。若争取过来，革命军可大壮声威，不仅上海不攻自破，连东南半壁的河山亦可定局。因此在对制造局的劝降上，陈英士的用心最多，几近于绞尽脑汁。

作战讲策略，劝降也莫不如此。陈英士欲擒故纵，先从制造局周围入手，争取各方面力量，使其孤立，动摇其心。陈英士是这年初夏到上海的，到中秋，已先后争取了上海道杨士襄、巡警道汪端闾、淞沪巡防营统帅梁敦焯、上海知县宝子贯等人，使这些人或举起义旗，或保持中立。

这样，江南制造局便完全孤立了。陈英士这才出面，秘密联系局中的要人。时任江南制造局提调的，是一个叫李书平的年轻人，比较开通，同意陈英士的劝降要求。但他只是一个提调，策反还得依靠总办。总办闻讯，勃然大怒，立即撤了李书平的那个提调之职。

时任制造局总办的人，名叫张楚宝，字士衍，湖北籍人，是李鸿章的一个外甥。李鸿章死后，李氏势力大多归于盛宣怀手，张楚宝早有不平之意，正好借此机会死守捍卫，脱离盛氏的控制，独霸制造局，所以没有归降的道理。况且局内武器精良，工事坚固，防御力量强大，何怕革命军的土枪土炮？张楚宝撤了李书平的职，还不解气，召集士兵集合，宣令有再敢言降者，立即问斩；在援兵来前，凡杀敌守局有功者，视情晋官赏银。

既食君禄，理应忠君之事，一时士气大有回升，欲立功受赏者跃跃欲试。何况言降无路，不如忠烈战亡，局内斗志昂扬，加紧进行战前准备。

这样一来，陈英士试图和平克复上海的打算已是一厢情愿，不得已兵戎相见。是年11月3日，上海起义的枪声终于打响，先后焚烧了上海道并上海知县等官府衙门，城中局势大变。

江南制造局果然是一个劲敌，十分能打。革命军伤亡惨重，仍久攻不下。陈英士毕竟一介书生，纸上谈兵可以，真动起干戈来便捉襟见肘了。他大犯兵家禁忌，亲领敢死队围攻。敢死队员人本不众，时已剩下不足百名，再一分散围攻，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况且队员多持手枪土炮，奈何不了墙高门厚。所谓土炮，只是一种土炸弹，用装香烟的铁盒子或罐头筒塞上火药制成，哪里能跟制造局的精锐枪炮比？只几挺机枪，便把敢死队员逼得连连败退。

激战从下午到黄昏，敢死人员已所剩无几。陈英士打得两眼着火，亲携土炸弹轰门，墙虽然侥幸被轰塌了一角，但他本人却被俘过去。

当天晚上，张士衍重赏三军，一面着人严刑拷打陈其美，一面大摆庆功宴，闹至子夜才散。孰料蒋介石率领的浙江敢死队由杭州杀来，乘制造局人醉马乏之际，翻墙入内，大开铁门攻进局去。次日黎明，制造局易主，上海遂于1911年11月4日宣告光复。

上海失守，杭州不保，接着传来苏州克复的消息。苏北方面亦无心恋战，

先后有扬州、淞江、靖江、无锡等地，大开城门，相继归降。这样，整个长江下游几乎尽归革命军之手。惟南京始终不见动静。

11月6日，被营救出来的陈其美就任沪军总都督，召开庆功大会，犒赏三军。虞洽卿支持过革命军的饷源，功不可没，当然也被邀请到贵宾席中。

制造局留陈其美一命，有留做人质之意，不然早让他首身异处了。今虽得命回来，却遍体鳞伤，脸上亦有斑斑血痕，但他精神很好，谈笑自若，于各酒桌间殷勤劝酒。来到虞洽卿面前，亲自斟酒，举杯说道：

“虞先生仗义疏财，扶助革命，此次上海光复，全仰赖于虞先生后盾坚固。来，陈某敬先生一杯，愿我军商两界，同舟共济！”

一代表军政，一代表工商，两只杯子碰在一起，各自一饮而尽。虞洽卿最爱面子，如今陈都督这么抬举他，自然意气风发，当然要回敬一杯，也要言说几句。一时满厅名流，全把目光转向他们二人。

除去筹饷，虞洽卿还有一大功，就是靠过去的交情，劝降了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兴办劝业会期间，虞洽卿和此人有过交往。这次主动出马，凭三寸不烂之舌，没动一刀一枪，便把苏州克复。据说在劝降程德全期间，虞洽卿曾慷慨赠送程德全一百万两银子，程德全得银后，方才起义献城。

苏北一带已大多克复，只剩下了南京一座孤城。为表示追随革命的决心，虞洽卿又一次自告奋勇，要去前往劝降。陈英士欣然同意，要他快去快回，另外特别嘱咐他，南京守将不同别处，务必见机行事。

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是一品大员张人骏。宣统末年，端方调职后，就是此人接的缺。当时正值南京举办劝业会之际，因此虞洽卿和他打过多次交道，凭了这点老关系，虞洽卿以为此行必然顺利，一路上踌躇满志。

不料乘兴而来，却扫兴而归。虞洽卿到了部督府，投上贴子，等了好长时间才得到张人骏的接见。虞洽卿客气施礼，直接说明来意。张人骏敷衍地嗯嗯了两声，冷笑说：

“张某身居要职，不似虞先生那样随便，今天举绿旗，明天就可以换黑旗。虞先生八面玲珑，张某愧不能望先生项背矣。”

言下之意，是说虞洽卿乃墙头上的一棵草而已，哪边来风哪边倒，没有资格跟他对话。虞洽卿心里窝火，可又奈何不得，也冷了态度说：

“如今大兵压境，危城难守，虞某前来劝说，实为大人前程着想。如果大人执意决战，虞某到时也帮不上忙了。”

张人骏不屑地哼了一声，说：“谢谢虞先生的美意。张某公务繁忙，不能多陪，请虞先生趁早回去，不然万一手下人不识好歹，抓住虞先生问你叛国之罪，张某亦是帮忙不上的。”

话不投机。张人骏端茶送客，不屑之意，溢于言表，仿佛若不是看在老相识的面子上，非抓起来问罪不可。

虞洽卿悻悻而退。他不会知道，张人骏对他的不满由来已久。那次兴办劝业会，虞洽卿印的那张纪念卡，将他本人的像片印在上面，却没他这个新任两江总督的玉照，当然生气。因此此番打发虞洽卿，用尽了冷嘲热讽的手段。

虞洽卿在陈其美面前打过包票的，如今空手而归，自不甘心。当天返回上海的火车已发出，不得已投一客店住宿。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越想越不是滋味。后来坐不住，入夜又去了总督府求见。

一看又是虞洽卿的帖子，张人骏不由大动肝火，欲着人押绑起来，看他还不敢不啰嗦。当时江宁守将铁良也在总督府上，正在商良御敌对策。铁良虽是一员武将，但因为对虞洽卿没什么成见，所以思路比较活跃，劝阻总督大人慢行。他听说过虞洽卿为劝降江苏巡抚投降，不惜百万相赠的消息，因而密言张人骏，不妨如此这般。

很快得到接见，倒有点出乎虞洽卿意料。更出乎意料的，是张人骏的态度比白天的时候缓和了。互相施了礼，张人骏立即屏退左右，以示此事机密重大，然后才转过身来，拱手道：

“虞先生二番来见，足见诚意，张某感激不尽。只是白天里人多眼杂，故不敢直言，多有慢待，还请虞先生海涵。”

如此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虞洽卿哪知是计，觉得他的话也实在有些道理，宽容地一笑，说：

“大人过谦了。虞某正是虑及此处，才冒死复来进言。大人不拿我开罪已是万幸，岂敢怪罪大人？今室中只你我二人，大人有话，不妨吩咐。”

室中何止二人？虞洽卿不知，屏风后面，就有南京清军统领铁良将军。张人骏暗自好笑，脸上却扮一副苦相，沉吟了许久方说：“我料知虞先生今天回不得沪，所以才在白天送出府去。你这会儿不来，我亦要着人四处寻你了。如今革命军得势，清廷危在旦夕，何况小小一座金陵城？我乃一文官，兴兵打仗不是能事，更不愿让满城百姓涂炭。奈何我虽有中立之意，却有铁良将军要战。我当何去何从，还请虞先生指教一二。”

听此一番话，虞洽卿始有些放心，侃侃谈道：“杭州、上海、苏州三城一覆，江南大局已定。就拿贵城江宁而言，工厂停机，商号关门，狱中犯人亦蠢蠢欲动，俱有闹事之意。一旦革命军兵临城下，那时里应外合，金陵必不攻自破，岂是铁良将军守得住的？大人一向高瞻远瞩，大难临头之际，为何反而犹疑？”

这时屏风在灯影里动了一下，是铁良将军愤愤然按捺不住所致。虞洽卿一惊，立即警惕地望向张人骏。张人骏灵机一动，厉声喝道：

“妇道人家，不知规避，却来偷听，若是坏了我和虞先生的大事，唯你这婆娘是问。”

随即没了动静。张人骏复又陪笑道：“贱内早慌了手脚，劝我早做主张，免得两相开战，眷属不保，因此才会偷听先生的高论，还望先生原宥。来，用茶。”

此番虞洽卿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拿他的弥天大谎以为真。况且他早风闻过张人骏这人在外面做官，却要在家讨夫人的主意，所以不仅深信不疑，反还觉得有女眷偷听更是好事。女人是经不住吓唬和诱惑的，夜间大吹枕头风，有百利而无一害。故越发健谈起来，或晓之以理，或诱之以利，恩威并施，听得张人骏连连点头称是。

张人骏说：“先生一番话，开我蒙昧，只是我食君禄多年，一时难下决心。况城中有铁将军把守，我不夺其军权，议和谈判断难成功，更无倒戈起义的可能”。

见张人骏有此想法，虞洽卿大感兴趣，城中辫子兵号称四十万，虽有点虚张声势，但至少不下三十万余。如果将这么一支队伍拉拢过来，岂不是自己的首功一件。因此极言撺掇张人骏除掉铁良，率军起义。张人骏面有难色，说他跟铁将军的得力副将赵统领，本有一点私交的，另外还可以组织城中百

姓与铁良对敌，但时下金陵财政告急，军中粮饷匮乏，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虞洽卿听得明白，原是为了金银二字。劝降是需要条件的，千古一例，他既为革命军筹饷征募队长，手中自有重金在握，所以慨然允诺说：“张先生有弃暗投明之心，可喜可贺。封官晋爵之事，虞某虽不能做主，但保奏却是分内之事。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虞某的动员下，改任江苏军政府都督，想必大人已知道的，不必多言。至于这费用一事，是虞某能全权做主的。大人如有把握，我给你一百万如何？”

于是击掌成交。二人议定了举事日期和联络地点，虞洽卿次日即行返沪。待征得陈其美等人的同意后，虞洽卿立即从银行转款一百万元，命人送到张人骏手中。结果石沉大海，连个响声都没有。虞洽卿明白是上了当。

11月中旬，江浙两地组成革命联军，开始向金陵大举进攻。在围攻天保城一战中，张人骏又故技重演，举白旗诈降，说是当初之所以没有听虞洽卿先生的劝告，是因为铁良将军决意死战，自己奈何不得所致。革命军再次上当，当晚不加防备，以致受了暗算，伤亡极重。

虞洽卿原本就恼羞成怒，得此消息，更加火冒三丈。因此亲赴前线，守着一台电话机，随时向张人骏通报战况，意在折辱他。

再次攻围天保城，是在子夜时分开始的。战斗刚刚打响，虞洽卿便摇通张人骏的电话机，说守将全降，天保城的炮台已被革命军占领，目标转而对准了玄武门内的北极阁。

张人骏和铁良将军的总指挥所被虞洽卿昼夜不停的电话搅得不得安宁。次日黎明，天保城终于被攻克，炮弹果然落到北极阁中，院内一片硝烟。凡电话报告的都是坏消息，朝阳门、太平门皆告失守，这些电话有些是官兵打来的，不得不接，接过来一听却又是虞洽卿在辱骂。

11月15日，天刚蒙蒙亮，张人骏并铁良将军终于丢下满城百姓残兵，乘日本军舰潜逃。当然，走时没忘把电话机摔碎。

南京就此光复。

## 应诏进京

南京的光复，不只对革命军有利，对袁世凯莫不如此。是时袁在北京任内阁总理大臣，统揽一切军务。在威胁载沣辞去摄政王职以后，又开始逼迫宣统皇帝退位，压力直施到隆裕太后的头上。

1911年底，南方各省独立，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孙逸仙先生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次年使用民国纪年，1912年即为民国元年。

参加选举总统的，有十七省代表。选举在1911年12月29日进行，大会由浙江代表主持。当时最有竞争力的，除孙逸仙外，另外还有黄兴、陈英士、宋教仁等。但选举大会规定，须得票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才能当选，即这十七票中，至少要有十二票才行。孙逸仙当时已众望所归，独得十六票而当选。

与此同时，袁世凯逼迫宣统退位。小皇帝颁布了最后一道诏书，即“退位诏书”。

夹缝中的清王朝虽已寿终正寝，南北政府却对立起来。几次和谈，毫无

结果，原因主要是袁世凯没有诚意。

如此旷日持久地僵持下去，革命果实必致丧失。孙逸仙从大局出发，不愿再发生战乱，同意在辞去大总统职，让位给袁世凯的苛刻条件下进行南北和谈。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露出真面目，迫不及待地复辟称帝，被人视为窃国大盗。孙逸仙顿足懊悔，于是就有了第二次革命。

由于江南制造局被毁惨重，库存军械均已报废，况战乱连年，各地受创甚重，就连上海的工商两业也已凋蔽不堪，枪械和军饷就成了二次革命的大问题。于是导致二次革命准备不足。其间孙逸仙曾通过日本的驻沪总领事有吉，购得一批军火。其中有步枪一万四千支，子弹四千万发，另外机枪、大炮若干。孰料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又早支持北洋政府一批军火，数目和给孙逸仙的不相上下。日本的意思，是中国愈乱愈好，正好混水摸鱼，由满洲向关内推进。时革命军中已有厌战情绪，例如浙江都督朱瑞等兵权在握者，孙逸仙都调遣不动。

结果二次革命惨败，孙逸仙本人远渡东洋日本，余众溃散。袁世凯暂时得意，立即有趋炎附势的人献媚，宣称袁为世界上的第二个、中国第一个华盛顿。

袁世凯即已上台，自然要重组新的人事。时任上海都督兼司令部长的陈其美，立即被革职，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兼署上海。虞洽卿曾被陈其美任命为高级顾问官并阐北民政长等职，如今上海易主，当然也受牵连。

不过，程德全还是很重交情的。他原任江苏都督的时候，就是因了虞洽卿的说项方才归从革命，乃得今日种种显荣。现在身兼数职，原就忙不过来，又欲答谢虞洽卿，因此把上海的财政大权，交虞洽卿并史量才等人全权办理。后者以办报起家，有报业巨子之称。虞洽卿最看中的地方是江南制造局，程德全恩准，委他以江南制造局局长之职。

这样，江山虽几番易主，但虞洽卿还是步步高升。有了权柄，自然要办大事了。1914年秋天，虞洽卿脱离了宁绍轮船公司，辞去总经理职务，独资办起三北轮埠公司。

这又是一次大动作。一个人投资一百万余，以江南制造局局长的职权之便，以成本价从江南招商局一下子购得三艘大型的客货两用船，分别命名力镇北、慈北、姚北，故公司也叫三北轮埠公司。命名中还有一层意思，即他的老家龙山镇，地处慈溪、余姚、镇海三县之北方，故以三北之名寄托满怀乡情。

次年二月，一英国商人因急着回国，廉价出售他属下的鸿安轮船公司。虞洽卿正好趁火打劫，大肆讨价还价，竟以十万元买下。此公司有轮船两艘，在宁、沪两地均有码头地盘，虞洽卿几乎等于白捡了一个公司。以后改名为鸿安轮埠公司。

到1916年5月，因这两个公司的实力强，大大影响了同行的生意。终于有一家俄国人办的轮船公司支持不住，宣布破产，其间虞洽卿有意排挤，自然是情理中事。故又兼而并之，命名为宁兴轮埠公司。

这样，虞洽卿就有了三家轮船公司，因为洪雪帆在阐北的房地产公司干得顺手，抽调不开，故自任总裁。分别任命他的的大儿子顺恩、次子顺懋、三子顺慰，为三个分公司的经理。三子顺慰曾留学日本，颇有才干，最讨虞洽卿欢心，委任他为宁兴公司的总经理。这样的安排，叫老大老二不满。因

为宁兴公司虽然办得最晚，规模却最大，拥有五艘客货两用的大轮船。三个儿子分别为三房太太所生，彼此的手足情看得不大重，这叫虞洽卿大伤脑筋。

三家公司的分工各有不同。三北主航甬沪线及北洋各线，宁兴主航福州、广州线，鸿安则主航汉口、长沙线。一时间江河湖海里跑的，全都是虞洽卿家的船。

虞洽卿经营航运业，起步虽晚，但却后来居上。之所以不惜血本办这么三家公司，虞洽卿自有用心，主要是便于筹款融资。当时上海的各银行往外放款，均有担保一说。如今三北贷款，鸿安、宁兴二公司就可出面担保；鸿安贷款，则由宁兴、三北担保。依此类推，三家公司可以互为连环。筹款有路，再上马其他的项目，自然也容易了。

不过，虞洽卿最大的生意，也就是航运业了。他的码头货栈，不仅遍及中国各港口，同时远达香港、澳门以及东洋日本、南洋马来西亚等地。

就在这一年的5月18日夜，陈其美遇刺身亡。虞洽卿不胜痛惜，亲置厚礼前往吊唁。

是时孙逸仙远在日本，正四处游说，争取国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暂时不足以构成对袁世凯的威胁。陈其美的死讯，使袁世凯觉得又少了一个劲敌，心下暗自高兴。

不过好景不长，一个月后，即1916年的6月6日上午，袁世凯也猝然而死。可怜他从大总统而一跃成为洪宪皇帝，只在位八十三天，便在万民唾骂声中被迫取缔帝制。据说自那以后，袁世凯就神思恍惚起来。如今的猝死，实是郁闷而致。

于此开始有了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人的夺位之争。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与黎元洪双雄并立。段祺瑞此人工于心计，自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他千方百计拉拢各派势力，以稳固自己的地位，并借用张勋的力量赶走了心腹大患黎元洪。

黎元洪既已被赶走，京中势力最大的，当然就是张勋了。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张勋上演了一场“丁巳复辟”的闹剧。

这白送了段祺瑞一个和张勋反目的借口。段祺瑞打出“再造共和”的旗帜，血洗张勋的辫子兵。张勋不加防备，见大本营起火，知道不妙，仓皇逃出京城。段祺瑞坐捡江山，组阁临时执政府。

虞洽卿一听说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成立执政府，立即以个人并上海商界的名义，发了两封专电致贺。

可惜段祺瑞也是好景不长。1919年初，日本在满洲大屯其兵，趁北京执政府喘息未定之际，兴师进关，由大连兵分水陆两路，入侵山东，青岛、烟台等地相继不保。

南北议和尚无定论，日本又大举进犯，各界抗议之声甚高。因此未等五四青年运动爆发，段祺瑞即已敏感到了风云将至，赶忙电令各省督府选派代表进京。虞洽卿以江南制造局并上海财政总长的身份，入选其中。

4月20日，虞洽卿从上海起程，北上参加这次高级官员会晤。他和段祺瑞在上海有过一面之交，后来又有过电讯往来，所以此番进京踌躇满志，打算好好和段祺瑞聊聊，同时把孙中山先生委托他筹办交易所的事宜，陈与段知，力求得到段的同意和支持。



执政府不敢和日本人对敌，因此在山东沦陷后，与日本签订和约协议二十一条，规定日本不许再进犯别境，但在山东境内可保留驻军权和土地使用权。这跟当年满洲的情形大致雷同，为日本大举发动侵华战争埋下了又一个隐患。

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于天安门前集会，然后列成长队上街游行。学生们主张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反对执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他们高呼的口号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

次日上午，北京组织成立学生联合会，宣布罢课。到5月19日，学生愈聚愈众，打出了抵制日货并与日本经济绝交的旗帜，声势蔓延至全国。

北京政府虽不敢与日本为敌，但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却大动干戈。到6月上旬，已逮捕学生一千余名，伤亡者不计其数。6月5日，执政府再次严饬各地官府，禁止学生干政。

虞洽卿此时早已回沪。此番接到段祺瑞的个人密电，大受鼓舞。段祺瑞最怕两个地方：一是北京，再是上海。北京的学生运动虽然有越闹越大之势，但毕竟有他亲自督阵平息，大不了架机枪、大炮轰击。上海就不同了，那里洋人聚居，擅自动武必定遭各国列强的反对。因此段祺瑞视上海为心腹大患。

不料虞洽卿不以为然，他立即回电段祺瑞，云上海稳定系在他一人身上，请段总理放心：只要有他虞某人在，上海就翻不了天。

这样电来电往的，虽系公事，却加深了私交，虞、段居然成了好朋友，彼此间称兄道弟，密切之状，不必细言。

孰料五四之火烧到上海后立即升级，大有席卷一切之势。5月5日，不仅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集体罢课，连工商界也参与进去了。当天上午，上海第一、二、三棉纺厂的工人率先罢工，南京路上的大小商号关门罢市，积极声援学生运动。

罢工罢市的运动，虞洽卿十分熟悉。当年四明公所案并大闹公堂等案，他曾先后一手组织过几次这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因此他对此次平定风潮信心十足。

虞洽卿毕竟是个商人。他正要上街去制止风潮，洪雪帆却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日本的“仁丹丸”轮船公司有意出售转让。

虞洽卿立即坐下来，要洪雪帆诉说端详。原来近日抵制日货的呼声甚高，日本“仁丹丸”公司的生意极其萧条，大有破产倒闭之势。在洪雪帆得到这个消息以前，这家轮船公司曾先后几次联系过华商，意欲廉价转让。但此刻正在风头上，谁与日货有关，谁就有卖国贼的嫌疑，因此绅商们虽觉得价格实惠，却不敢做这种棘手的买卖。

机会难得，洪雪帆已有买下的意思，但这几年虞洽卿热衷于官场政治，他不知虞洽卿是什么意思，因此特来请示。他说，仁丹丸公司有船两艘，皆大型的客货两用船，开价十万，包括码头、堆栈等设施。如果再压压价，兴许八万就能到手。只是传扬出去，怕不大好听。

虞洽卿当机立断地说：“买下来！具体你去交涉吧。”

洪雪帆领命要走，虞洽卿又叫住他，嘱咐说：为了照顾影响，可把日本的轮船喷一遍漆，太阳旗务必撤掉是不必说了，此外还得另换一个公司的名字，略略思索了一下，建议把“仁丹丸”三字，改成“升平”二字。这样，

日货也就变成国货了，谁还能奈何？不过，虞洽卿又叮嘱道：“为慎重起见，与日商接洽要尽量机密。”

洪雪帆会意，点头说他会谨慎行事。

“还有一件事，我正要去找你的。”虞洽卿沉吟道，“近来风气不正，沪上全乱了套，罢工罢课罢市之潮屡禁不止。我有段总理重托在身，因而担心顺恩几个兄弟还年轻，平常没事时还好说，如今形势紊乱，也跟着起哄。你在管好闸北公司的同时，务必常去你兄弟的那几个公司看看，多联络，有事也好互相照应。”

洪雪帆一一记在心上，点头称是。

洪雪帆领计而出。他虽不像虞洽卿那样热衷于政治投机，但也很会趁火打劫的。当日夜晚，即找到“仁丹丸”公司的经理人，漫天砍价，终于以五万元成交。

三天以后，日本的“仁丹丸”轮船公司，正式易名为“升平”轮船公司。虞洽卿取这个名字的意思，也是用心良苦。因为时逢乱世，更思国泰民安，歌舞升平。

5月9日，虞洽卿串通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沈联芳等人，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致电北京执政府，建议由中国派员前往山东，与日本交涉归还青岛一事。

虞洽卿的本意，认为此系外交事务，理应由政府出面交涉，而罢工罢市等运动，非但干事无济，反还添乱。另外，他也想在最后不得已用武力压“五四”风潮之前，让人们知道，他也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主张日本归还青岛的。

不料此番苦心只是虞洽卿的一厢情愿，学工商各界并不领他的情。

上海商会组织繁多，除总商会以外，势力最大的当属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此会由六十一个商业团体组成，联合会董多达百余人，名望上虽略逊于总商会，但在地位上可和总商会平起平坐。总商会发出传电的次日，联合会致函总商会，严辞指责总商会致北京执政府的“传电”。5月11日，公团联合会又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同时致电北京执政府，批驳上海总商会的“传电”，说其独断专行，违背民意，根本代表不了上海商界的意见。

关于青岛一事，学、工、商各界又专门成立了一个联合会，一致认为青岛事件系国家内政，不需要与任何一国商议。上海总商会的“传电”，主张中国政府和日本方面交涉，实际上也就是承认日本拥有青岛主权，和执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如出一辙，亦是卖国。

到5月12日，总商会已四面树敌。在复旦大学、南洋公学等三十余所大中学校的联合呼号下，世界和平促进会、江北旅沪同乡维持会、江苏教育会、留日学生救国会、上海日报杂志联合会等团体纷纷出面，同声抗议总商会的“传电”内容，要求正副会长辞职，并再次致电要求执政府取缔二十一条。

5月13日，众组织推举商业公团联合会出面，协同总商会理事会，一定要查出“传电”的指使者是谁。

虞洽卿这一次没倒大霉，仅仅是因为侥幸。因为在起草“传电”内容时，他本要自己执笔的，但当时有严筱舫、朱葆三等前辈人物在场，其中以严年纪最大、资格最老，因此由他口授电文，副会长沈联芳笔录发出，当然签名落款者，是总商会的公章，正副会长的手迹。否则，虞洽卿也躲不过去责任的。

商业公团联合会受托发出通知，邀请上海总商会去他们那儿开会，议决处理传电风波。大家不知传电的真相，皆指责正副会长失职，违背商会原则，要求他们辞职的呼声甚高。因此朱葆三、沈联芳二人各自借口身体不爽，委托虞洽卿等人赴会。

联合会的主持人说：“今日敝会召请贵会各会董来此，也是各界之委托。我们虽无追究传电的意思，但各界责难之声甚高。出于对贵会的声誉考虑，应议出个补救的办法才是。”

话虽说得客气，但要究其责任的意思，还是很明显。总商会的会董们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做答。虞洽卿深怕冷场久了使对方恼怒，再刨根究底起来麻烦就大了，赶忙站起来说：

“联合会为总商会着想，我个人感激不尽，同时代表总商会向贵会表示谢意。至于传电之事，固然有些久，但绝无卖国之意，无非主张和平，各安其业而已。如果能够补救，我建议再发一电，订正上次电文中的错处。”

这一建议得到部分与会者的首肯，但不同意者还在多数。联合会的人又说：“如此轻描淡写，实有姑息迁就之意，就算我们通过，别人也未必同意，实在不足以服众。我们建议贵会做一些实际的行动。”

所谓实际的行动，当然是指追究“传电”的撰文者，以及正副会长二人。但主意本是虞洽卿出的，因此他不得不再一次站起来说话：

“现在，青岛一事未决，我等却互相攻讦起来，实是亲痛仇快之举。即便撤除正、副会长，甚至解体总商会，怕亦未必于青岛主权回归有益。恰恰相反，我们纠缠‘传电’，反叫日本人更加得意，笑话我等外患未除，却先闹起内讧来了。”

这一番话说得相当机智，让人反驳不得。

会议从上午8时开始，到中午12时方才结束。当场决定，暂行搁下要求正副会长辞职一事，先重拟电文，即行发往北京执政府，取消上海总商会5月9日发的电文。

但是，电文风波还在蔓延。国民大会、策进永久和平会等又先后出面，一致要求对总商会正副会长二职罢免重选。这一回，来势更凶猛，虞洽卿计穷，再也无力回天了。

5月30日，朱葆三并沈联芳二人抗不住各界的压力，终于宣布辞职。有关朱葆三辞职一事的史料保存得较完整，他在辞职书中说：

“经此一番波折，以后办事更难措手。若仍墨守陈规，必遭各界攻击；倘竟随声附和，窃恐多所妨碍。上无以对国家期望之殷，下无以对各业委托之重。然传电之是非，可征诸将来之事实。”云云。

这一篇职辞书略有顽固之嫌，因此学生们纷纷议论：如此迂腐的朽木合该罢免。但虞洽卿心里明白，朱葆三既知事已至此，不愿扩张事态，故此语气才这么淡漠，实有把一切责任全揽在他自己身上的意思。

这样，朱虞两人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起来。

虞洽卿的奉命弹压五四，表面看去没获得成功，实际上却歪打正着。因为总商会一发出5月9日的那道电文，所有的学生，工人，特别是商界，全纠缠起总商会来，所以官府方面的压力很小。而且有朱葆三、沈联芳两个替罪羊顶着，人们反把段祺瑞那个大头忽略不计了。因此，上海的五四运动虽势头最猛，但由于扑错了目标，成效却不理想。

虞洽卿不放过任何一个邀功的机会。五四风潮过后，他在给段祺瑞的信

件中说：“敝人略设小谋，便叫那帮学生不辨东西。”云云。

虽系私人信件，实为请功“奏折”。段祺瑞见上海告安，十分欢喜，立即回电说他颇为赏识虞洽卿的“声东击西”之计。

回电赞许还不算完，段祺瑞还要以政府的名义表扬他。不久，北京执政府电告天下，通令嘉奖虞洽卿。

奖章收到不久，段祺瑞又亲发一张委任状，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

## 第六章 借得东风上青云

受托于孙中山筹建交易所，初识蒋介石...老蒋落魄，难中相助...杜月笙曾任其保镖，介绍蒋投拜黄金荣...慧眼识人，老蒋受恩，他也竞选为商会会长...他的老朋友孙中山溘然长逝...

### 受托孙文

受孙逸仙之托筹办交易所，是 1916 年夏天的事。那时孙逸仙和宋庆龄女士新婚燕尔，度完蜜月由日本回国，惊悉陈其美遇刺噩讯，不胜哀痛，亲自赴沪补祭。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逸仙流亡国外，是时已争取到一些国内外支持，有义旗再举之意。但上次的教训告诉他，军费军械最关键。如今既已来沪，不妨会会上海的绅商。同行张静江等人说，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的革命军筹饷大队长是虞洽卿，他为两江等地的克复提供了足够的后援力量，是个人才。孙逸仙素好结纳天下贤士，闻言甚喜，立即着人去请。

虞洽卿既惊且喜，忙具衣冠赶来。当时孙逸仙下榻在一座小楼的二层楼上，除孙中山并宋庆龄一对新婚夫妇外，还有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一一见过礼后，孙夫人亲给虞洽卿沏了一杯龙井茶，含笑问好，让虞洽卿受宠若惊，感动非常，忙说：

“中山先生乃一代伟人，旷古奇才，虞某无时不在念中。今番幸会，不胜慰藉，不知先生有何差遣？”

孙逸仙平易近人，不仅亲迎虞洽卿上楼入室，此番又握住他的手道：“素闻虞先生大名，不胜仰慕。辛亥革命时期，虞先生为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克复积极筹饷，慷慨资助，逸仙虽不曾致谢，但心中实存感激。”

虞洽卿满面红润，内心无限激动，嘴上却谦逊说：“何等小事，敢劳先生挂齿，和德实在有愧。”

互相寒暄了几句，方才转入正题。孙逸仙找他有事，虞洽卿原本就想到的，只是一时弄不清孙的本意，因此他的话不多，只听孙逸仙缓缓说道：

“据逸仙所知，我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连东洋、西洋、南洋各国亦多甬商，当属天下商帮之首也。虞先生财资雄厚，才思敏捷，可为甬商之杰。此番相请，欲与先生共商大计。”

虞洽卿道：“先生有何吩咐，和德亦望请先生见教。”

孙逸仙道：“数年以来，逸仙游说欧美日本等国，每见交易所遍设各地，凡繁华商市莫不有之，且盈利甚丰，故心有所动。逸仙一向倡言，欲强我中华，必兴我实业。而交易所一事，实乃实业之首要。不相瞒虞先生，不日余将南下广州，欲义旗复举，共和再造。交易所若成，定可为革命聚财敛资，何愁大业不成？”

话说得体已知心，很叫虞洽卿受用。眼下虽时局未定，但人心归孙文已是无可更改。况且，孙文的为人是虞洽卿一生中唯一真正敬服的。听此一番话，赶忙表态说：

“中山先生献身革命大业，几十年如一日，实令和德敬仰。今蒙赐教交

易所一事，令和德蒙昧顿开。先生但有差遣，和德定当全力追随。”

孙逸仙闻言笑了，张静江等人也跟着笑起来。原来交易所一事，正是要整个儿交他全权办理。

此为虞洽卿受托孙文的过程。当晚，由蒋介石送虞洽卿回府。当时蒋介石尚在孙逸仙手下听差，还不是个很有名气的干将。但那一面的机缘，却为两人以后合作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是时为 1916 年 7 月 8 日。

一晃经年，政府不断改组，政治风云瞬息变幻。官员们或穷于应付局面，或忙于自保平安，根本没人理睬虞洽卿关于申办交易所的呈文。其间，孙逸仙曾数次来电询问此事，并建议虞洽卿不必等待官方的批准，先干起来再说。于是，1919 年 7 月，虞洽卿便开始悄悄地活动起来。

下这个决心，一是自觉有愧于孙逸仙的委托，二是近日日本人在上海办了一个“上海吸取所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类同于交易所，专事经营证券和物品交易，生意颇好。这对虞洽卿刺激甚大。

这次，虞洽卿联络了闻兰亭、李书平等人，联名向北京的农商部、江苏省实业厅等机关呈文申报。这一次的申请有遮人耳目之意：批下来更好，批不下来也没关系，因为招呼毕竟是打过了的。

闻兰亭乃纱行的头面人物，在上海拥有大小纱厂数十家，被人称为“海上三圣”之首。因为日本人的那家交易所除经营证券外，还大作棉花、棉纱等生意，抢了闻兰亭的买卖，所以他对日本那家交易所早就愤愤不平。一听说虞洽卿要办交易所挤日本人的生意，欣然同意出资参股。

李书平自又是一个知名人物，以报业起家，麾下有多种报刊，是上海日报会最大的董事之一。在陈其美执政上海时，他曾出任都督府民政部部长，与虞洽卿过从甚密。今虞洽卿找到他，又听说是孙逸仙先生的指示，自没有不踊跃的道理。

三个实力人物碰了头，交易所一事就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三人又分头行动，筹资集股，动员别的力量。

到 1919 年底，已筹集股款一百万元，并组成了理事会。理事会理事共有十七人，常务理事六人，其中有闻兰亭、李书平、周金箴、盛丕华等。另外，国民党人张静江、戴季陶二人为交易所监事，陈果夫为五十四号经纪人。

张静江，本名张人杰，字静江，以字行，浙江吴光南浔镇人，以丝绸起家，兼营生丝。发迹后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生意远达欧美各国。目前多致力于进出口贸易，系上海最早与外国通商的代表人物之一，拥资雄厚，被西方商人称之为“夸其莫多”。“夸其莫多”乃英国约克王朝时期的国工，足智多谋，雄才大略，后人视为一代枭雄。张静江追随革命多年，曾以巨资赞助孙逸仙，两人的私交甚好。后孙先生仙逝，又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搭档。北伐成功后曾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政府主席。张静江幼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致残，是个瘸子。一个残疾人取得如此成就，尤为不容易，故愈发受人敬重，在党内党外颇负盛名。虞洽卿和其在孙逸仙那儿聊过天，可谓惺惺相惜，谈话十分投机。

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亦多以字行，籍贯于四川广汉，光绪十五年秋天生人，曾留学日本、英国等地，学贯中西，思想新潮，追随革命多年，系孙逸仙的一个得力助手，曾在上海、香港等地分别创办并主编过《天锋报》、《民权报》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报刊，时任上海日报会副会长，被圈内人称

之为“报业巨子”。孙中山仙逝后，追随蒋介石反共，蒋视其为舆论界的一员干将。

陈果夫，出身革命世家，是陈其美先生的侄子，辛亥革命后，曾在叔父陈其美的都督府任沪军统领。陈其美遇难后，孙逸仙有意重用陈果夫，因此尽管陈果夫尚年轻，却已显出锋芒。

虞洽卿重用这三个人，主要是出于靠山方面的考虑，有政治投机的因素。他心里是希望孙逸仙这样的人执掌国家的，况孙又有共和再造之意，一旦革命胜利，自己无疑就有了政治资本。

当然，理事长兼总董事长之职，非虞洽卿莫属。因为一来这是孙先生的意思，二来他在各位理事中倡议最早，在和闻兰亭等人联名向北京政府申请前，就曾四处活动过。因此形式上虽经过选举这一关，但他的理事长一职是谁也动摇不得的。

这样，人事、款项渐备，只剩下一些细节尚待补充。到1920年6月，款已筹到一百三十余万元，可北京政府的审批仍没有消息。看大家皆跃跃欲试，虞洽卿自己亦箭在弦上，遂于6月底先后几次召开常务理事会、全体理事会，议决开张。

于是着人张贴海报，四处传播消息；李书平、戴季陶二人则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大肆张扬，辟专版预报。其他如《申报》等权威报刊亦做了连篇累牍的宣传。

交易所开张时间为1920年7月1日，地点在延安路与北四川路的交叉路口，中心设在厚士古德大楼。此处原来就是经济繁华地段，又因为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和新闻发布会，所以这一天的厚士古德大楼前热闹异常。典礼上，中外名流皆到场祝贺。远在广州的孙中山先生闻讯亦发来了贺电贺同。贺词为：“倡盛实业，兴吾中华”。

交易所命名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中国第一家正规的交易所，主要经营证券、布匹、棉花、生丝、粮油、金银等，为沟通各地物产，尤其是在中国同东洋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方面，架起了一座方便桥，因而颇受工商界的支持和欢迎。交易所刚一开办，生意便看好，开头的几个月，每天平均收取佣金三千余元，给了日商的那个“上海吸取所股份有限公司”以极大的打击，把相当一批投资者争取过来了。

为更好地和日商吸取所竞争，虞洽卿又忽然大力提倡起爱国心来，以此大做文章。他组织发起了一个“抑制日货并与日商断绝经济来往”的监督维持会，自任会长，闻兰亭等人任副会长。这样一来，日商吸取所日渐萧条冷清，交易所这边则愈发地门庭若市起来。到1920年底，日商吸取所出现严重亏损，又勉强维持了一年，终是回天乏术，遂于1923年夏天关门，宣布“自动清理”。

就在交易所财源广进的当儿，孙逸仙在广州的事业亦有所起色。这年12月1日，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这四大民国元老，发表了四总裁联合宣言，宣布即日成立军政府，通谕全国。虞洽卿知悉后，立即致电军政府，殷勤祝贺。同时，把筹办交易所的前前后后，又以公函报与孙逸仙知。实质上，交易所已成为当时国民党的一个财政机构。

除张静江、陈果夫这二位国民党要人外，交易所还卧着一条大虫，这人就是蒋介石。

## 老蒋落难

蒋介石投奔至虞洽卿的交易所，则在 1920 年秋天。那时交易所的生意正火爆，很多人都想挤进来，因此虞洽卿这个理事长把关甚严，轻易不大接受外来的人员。不过，蒋介石非同别人，他不能不破例。因为蒋介石来时，持有孙先生的一封引荐信，嘱其随意安插即可。

其实没有孙先生的信，虞洽卿也会安排蒋介石的，因为此前他和蒋介石曾有过几面之缘。考虑到其出身军人的身份，就把蒋介石引荐到经纪人陈果夫的旗下，做陈的经纪人助理。

虞洽卿第一次见蒋介石，是在前任沪军都督陈其美那里，当时上海并杭州两地才刚刚光复。那晚陈、虞二人正在喝上海光复的庆功酒，忽然进来一个年轻精干的军人，在陈其美面前“叭”地一个立正，敬礼后说：

“报告大哥，杭州已被我等攻下，浙江全面光复。”

尽管陈其美已知道此讯，可还是显得非常高兴，拉住年轻军人的手让其坐下，又命人添酒加筷，然后方说：“上海已克，杭州又复，东南半壁尽在握中，好好好，快坐下。”

三人坐定，陈其美又指着虞洽卿说道：“三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名闻遐迩的虞洽卿先生，上海商界领袖，为上海克复，立下了汗马功劳。虞先生也是我等的同乡，说起来还是前辈呢！”

年轻的军人认真听着，随后给虞洽卿也来了个立正敬礼，朗朗说道：“虞先生大名，如雷灌耳，晚辈仰慕已久。”

虞洽卿注目望去，只见这位军人生得精神抖擞，虽略显瘦，但却精干，颇有行如风、立如松、坐如钟的军人风度，气质不俗。

陈英士又指着年轻的军人对虞洽卿说：“这位是蒋志清先生，与我并黄郭先生结为兄弟，志清最小，是老三。此次克复上海、杭州等地，他统领敢死队奋勇当先，很有指挥才干。”

虞洽卿不由肃然起敬，赞叹道：“蒋先生初试身手便勇不可挡，可见前途不可限量。”

此时二十余岁的蒋志清，即后来统治中国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蒋介石。他是浙江奉化人，与陈、虞二人算是浙江同乡。志清是其学名，从幼时人私塾一直沿用到现在。1912 年，二次革命失败，蒋志清东渡日本，在那儿创办了一份《军声》杂志，经常撰写文章讨论军事，署名则为蒋介石，算是一个笔名。此名后来用得极广，一直沿用到老。在这中间，即 1918 年去广州投奔孙逸仙以后，又开始用蒋中正这个名字。后来这两个名字都比蒋志清的那个名字更广为人知。

为表彰蒋志清的先锋之功，陈其美当晚任命他为督军二师五团团长，同时让蒋志清捎回口信给老二黄郭，任命黄为督军二师的师长。

蒋志清又一个立正敬礼，说：“我代表二哥并小弟个人，谢大哥提携栽培。”

此为 1911 年 11 月间的事。

因为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尽管虞洽卿对蒋志清印象不错，但仍不是太深刻。加之当时又是夜间，略有了些许酒意，那个模糊的年轻军人的影子很快就淡忘了。以致第二次见面以后，虞洽卿只是觉他面熟，却记不起来在哪见过，不得不让蒋介石重做一番自我介绍。



第二次见面，还是在陈其美处。不过，那时的陈其美已被革除沪军都督之职，刚刚遇刺身亡。

陈其美的惨遭杀害，当然是袁世凯所为。其时袁世凯势力正强，气焰甚为嚣张，故陈其美虽暴尸街头，却无人敢上前收尸。虞洽卿得知后，毅然上街收尸，却发现陈尸已让人收敛走了。

于是急忙携厚礼赴往陈宅吊丧。虞洽卿去后方知，那个大胆收敛陈其美尸体的人，正是陈的结盟三弟蒋志清。

二人在灵堂前见了面，不过虞洽卿已经认不出这个一脸杀气的年轻人了，只见他又黑又瘦，眉宇间冷气逼人。

蒋志清是在昨夜秘密运回陈其美尸体的。当然，虞洽卿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亦在夜间前来吊唁。对遗体施完礼，又留下一匹黑纱并一笔款子，虞洽卿黯然退出。

那个黑瘦的年轻人却叫住了他，说：“虞先生！”

虞洽卿回过身来，在摇曳的烛光中迟疑了片刻，说：“你是？”

“我是蒋志清呀，虞先生，您认不出我来了么？”

虞洽卿“噢”了一声，直到对方又说了句“那次在都督府”，才恍然记起。上前执住蒋的手，止不住眼泪便淌了下来。

二人就在陈其美的灵前各自道了别后的情况。这次夜话，各自留下的印象颇深。虞洽卿从中知道，早在光绪三十二年，蒋志清就曾留学日本，在东京攻读日语。一年后回国，即行报考设在河北保定的通国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但此校是个速成班，所讲所授的内容，皆是走马观花，蒋志清甚觉不能满足，于是对校长讲师屡提意见，弄得师生关系十分难堪。为深入研习军事，蒋志清不久后毅然搁下保定的学业，再赴日本，入振武学校。此校颇负盛名，驰誉各国。入侵朝鲜和中国满洲，先后把俄、德战败的日本高级军官大都出于此校。这一年，是光绪三十四年，蒋志清是这所学校的第十一期学员。他后来创办《军声》杂志，就在此处。

辛亥革命爆发时期，各处用人，陈其美电召蒋志清回国，共图大计。稍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蒋志清再度流亡日本，精心钻研日本战史。此次回归，亦是应了陈其美之召，不期他刚刚赶到，陈就遭人暗算了。

蒋志清执意赴京刺杀袁世凯，拿袁大头祭奠亡兄的英灵。这倒把虞洽卿吓了一跳，好说歹说，才劝其打消这个念头。又问蒋还有无别的打算？言下之意，是眼下时逢乱世，不妨先找一个地方避避风头，比如到自己的某个公司学学做生意。但蒋志清志不在此，说陈其美既亡，只有去投奔孙逸仙了。

见他主意已定，虞洽卿便不再说什么，知他眼下落魄，随手掏出全部随身带的钱，留下给他做盘缠。当时的孙逸仙，兴许还远在日本。虞洽卿很欣赏蒋的韧劲和雄心志向，也算惺惺相惜吧！

当晚谈至深夜方散。这是1916年5月20日的事。

那以后不久，两人又见了一面。蒋介石果然找到了孙逸仙，并一起回国，陪他追祭陈其美亡灵。不过，看上去蒋还未得到孙的看重，只把他当普通的卫兵使唤。

这第三次面，就是在孙逸仙召见虞洽卿商讨创办交易所的时候。蒋介石感念虞洽卿的相助之恩，执意护送回府。

也并非孙逸仙不重用蒋介石，实是他自己也正泥菩萨过河，朝夕不保。孙先生当时算是个标准的流浪汉，今天日本，明天美国，终日身无定处，四

处奔走号召革命。

蒋介石心下明白，只要不打仗，不兴兵北伐，自己的军事才干和抱负就暂难施展。因此有意去别处转一转，侥幸打开一片天地也未可知。

蒋志清这时已改名蒋中正。他的野心，孙逸仙还是能看出些许的。但因为他颇有才干，仍算是瑕不掩瑜，这在孙先生自是心中有数。早欲将他琢磨成器，只是眼下没有时间。他这会儿要走，当然没必要挽留。因怕其堕志或混入别的组织，于将来调用时困难，所以打算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去处。欣闻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便给虞洽卿写了封推荐信，交给蒋中正带好。

去上海混事立足，当然也是蒋中正本人的意思，去上海找虞洽卿，更是正中下怀。因为陈其美既死，沪城已经没有依靠了，只有先投到虞洽卿处，再做计较。只是当年虞洽卿有意留过他，自己执意未从，今番主动上门，面子上有些别扭。不过有了孙逸仙的亲笔信在手，就少了许多口舌。于是径从羊城赴沪城来。

交易所当然也不是用武之地。虽然交易所日进斗金，奈何蒋中正对此一窍不通，钱没有赚到，反气走了许多客户。他是助理陈果夫的，老帮倒忙，陈言语间多有怪罪之意。

这就叫蒋中正难受了。从辈份上说，陈果夫既为陈其美的侄子，那也理应是蒋老三的侄子。叔父屈驾于侄子的旗下，原来就别扭，何况再施点脸色看，实在不是回事。到后来，陈果夫虽还口口声声地喊他三叔，但生意上的事皆不用他插手了，而且连商量也不和他商量，等于根本没他这个经纪助理。

叔侄关系处到这份上，自然不好再僵持。蒋中正不大服气，又找到虞洽卿，要求另换一件工作。虞洽卿当初安排他到陈果夫那里，自也用心良苦。他本知蒋中正是经不得商的，却又未必肯服输，若换了别处，肯定要跟别人干仗。而蒋、陈二人既为叔侄关系，生意上闹些别扭虽然难免，但一定干不起仗来。因此蒋中正此番回来找他，实不在他意料之中。

既然陈果夫都容不下他，别处更不用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虞洽卿心里笑笑，索性把蒋介石领到虞公馆，安排他住到洪雪帆原来住过的楼上后，对他说：

“蒋先生志在天下，必是大器晚成。经商小事，实不适于先生为之。虞某知你少年留洋，学贯中西，精研各国战史，深得军事精神。今局势未定，用兵之日尚多，先生何不屈驾寒舍，像中山先生著《孙文学说》一样，也潜心于学问，撰出《蒋氏军事》来。以先生的文韬武略，自可独树一帜，既有助于先生立世，亦可造福国民，定国安邦。远者如《孙子兵法》，近者则比《左文襄公》，莫不众望所归。蒋先生不妨扬长避短，于泼墨挥毫间部署万马千军。来日著作等身，功名盖世，虞某亦可跟着荣光。不知蒋先生意下如何？”

这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蒋介石为之心动。在晚清的文官武将中，虞洽卿最欣赏的是左侯宗棠，常对蒋介石提及。蒋介石知他所说的《左文襄公》就是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此书洋洋百万言，分《奏折》卷、《尺牘》卷等几十卷之巨，其中论及军务用兵的又占多数，详尽记述了他出镇闽浙、两广、陕甘等地平长毛、剿捻乱、战法俄的经历见闻，集天文、地理、军事之大成，亦早为蒋介石所推崇。

于是蒋介石就客居到虞公馆来，严然如贵宾。虞洽卿给他配了书童、使

女各一人，让其专心于军务研究。这样寄居于虞公馆，约有两个月之久。

虞洽卿收留落难的蒋介石在府，虽明里让他著书立说，实是看他眼下一无用处，不如闲养起来妥当，这于孙逸仙并蒋介石两方面都好交待。况他已看出那个蒋介石决非寂寞之人，过不多久即会另寻别的出路。

果不其然。1920年底的一天，蒋介石搁下书籍，来到虞洽卿的书房。是时两人已无话不谈，因此略略寒暄几句，蒋介石就照直说了他的想法道：

“数月来叨扰贵府，蒋某过意不去。虞先生虽慨然收留，殷勤款待，视鄙人如同兄弟，然内心越发不踏实，况如此也非长久之计。”

虞洽卿早料到这一说，故不以为然道：“蒋先生乃经天纬地、旷古稀有之才，屈驾寒舍，实是愚兄之幸。莫非有照顾不周之处，还望贤弟直言。”

继段祺瑞之后，虞洽卿又和蒋介石称兄道弟起来，实在是种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只见蒋介石摆摆手说道：

“愚弟在此，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哪有不周之理。只是形同废人，于心不甘。当然，另觅出路，亦要靠先生帮忙。”

虞洽卿“噢”了一声，说：“不知贤弟有何打算，欲往何处？”

蒋介石道：“今番来交易所，忙中添乱，虽当时不服，过后想想，实非经商之才，且中正之志亦不在此。目下时逢乱世，中正自忖有匡国扶民之志，否则枉为丈夫。思之良久，今即兴兵不得，不如先结地方豪杰，暗筑势力。近来研读晚清历史，惊觉各种民间力量以青红帮为最。远者如左侯宗棠，近者如吴佩孚、张宗昌等，莫不与此有联结。中山先生早年举旗，亦对帮会势力多有借重。中正闻知黄金荣蛰居滩上，门徒广众，势力颇雄。欲投黄门，却无人居中，还靠虞先生通融了。”

虞洽卿闻言，点头赞许。虞洽卿虽然与黄金荣只是数面之缘，但与帮会中人却早有往来，想来不成问题，立即答应下来。蒋介石自是感激不尽。

次日夜间，虞洽卿即行拜访了黄金荣。黄金荣其时正和杜月笙及他的夫人桂生姐等人搓麻将，听说有人投帖子，立即说不见。倒是杜月笙和桂生姐多了一个心眼，拿来帖子一看，见是虞洽卿的，赶忙对黄金荣说：“大哥，见吧，是赤脚财神的。”

赤脚财神非同别人，当然得见。黄金荣放倒牌，“噢”了一声说：“快去迎接。”同时着人收拾牌局，沏茶侍候。

杜月笙领命去迎。

虞洽卿与杜月笙结识，早在十多年以前。那时杜月笙还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小浪子，终日游荡街头，以营“抛顶宫”为生。所谓“抛顶宫”，即是趁行人不备，掠下人家头上的帽子，揣到怀里即走，然后拿到旧货摊或者当铺廉价出售。当然，帽子多为官吏富商的顶戴，否则不值钱，也没人买的。

光绪三十四年，上海的电车问世，从西藏路通往南京路，一直到外滩。第一家“上海电车公司”是英商办的，筹划投资于光绪三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五日发出第一辆电车。车身全是绿色，车壳也不像后来用铁皮做成，而是用麻栗做成的，非常厚重、坚固，两侧分别设有六扇大窗。

电车系新生事物，便有“乘车触电，触电必亡”的谣言。英商好笑，于三月五日那天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招集一批“高等华人”乘坐示范，免得市民再畏之如虎。应邀乘坐首车的有虞洽卿、朱藻三等名流。

这么一次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当然观者云集，名流荟萃，是“抛顶宫”的好时机，杜月笙岂肯错过，便邀了三五个弟兄，欣然而去。

乘乱做活，生意没有不顺利的。不一会工夫，杜月笙几个人就弄到了十几顶帽子。看见虞洽卿穿得花团锦簇在那里讲话，杜月笙便候在一旁，专等虞洽卿下台时揪走他的道台顶子。不料虞洽卿身后有保镖，他一伸手，帽子是揪到了手，而且飞快地揣到了烂上衣里，但他人却被保镖抓住了。

杜月笙想：这可惨了！帽子生意做不成不说，怕还要遭一顿打。果不其然，两个怒气冲冲的保镖一左一右地挟持着他来到虞洽卿面前，只要虞洽卿歪一歪嘴，他非遭殃不可。

因为没了帽子，虞洽卿早退到台后。看见抓来的这个年轻人，虽很狼狈，却全无惧色，而且生得方头大耳，眼中透出一股悍劲来，便笑笑摆一下手，吩咐保镖放了他，说帽子既已追回，就放他去吧。

杜月笙简直不敢相信虞洽卿会这么便宜地放过他，但闻言心里还是松弛了些。抬头看见虞洽卿慈眉善目的模样，心下忽有所动。他对虞洽卿说，他揪帽子这生意也做腻了，愿意追随虞先生讨口饭吃。

虞洽卿倒也爽快，觉得他还算机灵，不妨给他一条生路，便欣然答允：“那你跟我走吧。”

就这样，杜月笙做了虞公馆的保镖。但出入于虞公馆的都是些体面人物，即使另外那几个保镖，亦皆良家子弟，不像他那样吊儿郎当。因此干不一个月，觉得是一种约束，有别觅活路之意。听说虞洽卿与十六铺码头的大亨陈世昌有来往，就托虞洽卿疏通。虞洽卿想他这么个小混子，去找陈世昌那个大流氓，也算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就在虞公馆摆了酒席，请了陈世昌来，让他们认识结拜。当日，杜月笙便拜了陈世昌为师。陈世昌是青帮里“通”字辈的，杜月笙便成为青帮“悟”字辈子弟，然后随陈而去。

此为 1908 年即光绪三十四年间的事。

那以后，杜月笙的情况虞洽卿已不大知道。听说他在陈世昌那不久，又由陈世昌出面牵线，转投到黄金荣门下。听说主事黄家大权的，乃黄夫人桂生姐，杜月笙便竭力拉拢，深得桂生姐看重。杜月笙扶摇直上，到现在已跟黄金荣称兄道弟了。

杜月笙一看是虞洽卿的帖子，力主接见，亲迎出去。虞、杜二人虽早已脱离了旧日的主仆关系，但自有一段情在其中，见面好一番寒暄。黄金荣听得声近，也拱手而出，说：“不知虞先生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得罪得罪。”一边迎入客厅。

黄金荣原籍于浙江余姚，父亲那一辈迁往苏州，生于同治六年，比虞洽卿小一岁。他由做法租界巡捕出身，也由做巡捕起家。1901 年，任职法巡捕华人侦缉队领班。那以后，扶摇直上，势力达上海华洋各阶层，广收各地门徒 5000 余人，其中有头有脸的亦不下百余名。如法捕房的督察长金九龄、英捕房督察长陈连奎、上海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韦钟秀、浦东保卫团团总许宝铭、公安上海县分局局长张志清等人，莫不是他的得意门生。

帮会与商界，原来是两路，井水河水互不犯的。但近年形势变幻不定，各界皆乱了格局，互相间常发生纠纷，因此虞洽卿与黄金荣早也有所往来。早年孙中山闹辛亥革命，虞洽卿任革命军筹饷大队长时，也曾让黄金荣出面组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黄金荣有个门徒叫徐福生，孙中山曾给他写过一扇面，可见孙那时也有结交帮派之意。

因为相熟，便不需客气，虞洽卿开门见山说了蒋介石欲入帮追随的事，黄金荣略略沉吟便一口答应。

杜月笙在旁插嘴说：“据虞先生的说法，此位蒋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人，正好孙先生给我们的徐福生写过扇面，略有薄交，不妨叫徐福生出面居中，二位看如何？”

虞、黄二人皆说好。

虞洽卿索性好事做到底，又将蒋介石重重称赞了一番，复说：“此人入会，是黄先生给我面子，虞某不胜感激。下面的事，本不该我管的，只是我想再说一句：如果黄先生肯赏脸，建议把蒋做特殊人物对待，黄先生看如何？”

黄金荣又做沉吟。开门收徒，本重在礼仪一节上，虞洽卿说的“特殊对待”，当然是说不能拘泥太多。凡入黄金荣帮会的，分做两档：一为门徒，一为门生。所谓门徒，必是经过“开香堂”、拜过“老头子”的人，是较低的一档；而门生入会，则不用经过此关，只需通过某人的介绍引荐，投一个红帖子，附一份垫金即可。此类人物入会前一般地位比较高，或关系比较硬，否则黄金荣便不肯做此特殊处理。虞洽卿的意思，也就是要黄把蒋介石收为门生，而且礼仪上不可太讲究。

虞洽卿的面子，黄金荣当然看重，不然他不会在不知蒋介石为何许人的情况下就应允收徒。只是以蒋介石目前的身份地位，收做门生显然是不够资格。

杜月笙怕冷场，又机灵地说：“我大哥其实没别的意思，这上海滩上谁不看虞先生的面子？只怕别的人不服，才有此犹疑。不过，既然是虞先生荐来的人，想必不会错。黄大哥，就破这个例吧。”

这一番话，说得两边都有面子。既然杜月笙已这样说，黄金荣不好再端架子，欣然说道：“好吧，这事就定了。来，虞先生喝茶。”

事已谈妥，又闲扯了几句时势，虞洽卿方才起身告辞。

1921年元月1日，黄公馆举行吸纳蒋介石为门生的典礼。说是典礼，也很简单，因为虞洽卿有言在先的，不能太拘泥礼节，所以没怎么兴师动众。

前日，虞洽卿已着人制做了一份大红的帖子。帖子由上好宣纸精印封面在外，四周泥金镶边，居中竖写“兰德竹苞”四个大字，亦镀成金色。帖子的内文写道：

黄老夫子大人责台：

门生蒋中正百拜

（蒋中正，原名蒋志清，浙江奉化人，大清光绪十二年生，时年三十三岁）

传道师：徐福生

具保人：虞洽卿

中华民国九年冬

除此以外，内文里还有小字批注。如传道师并具保人所担负的责任义务等，也一并注在其内。至于垫金，当然也是虞洽卿替蒋介石出的。

拜师那天，黄金荣高坐太师椅上，蒋介石跪在棉垫上。本来应该问许多话的，比如“汝何欲入帮？”“帮里纪律森严，家法分明，汝能遵守否？”凡此种种，所盘所问的内容，无比繁琐。因为是“特殊对待”，这些繁文缛节也就免了。蒋介石给黄金荣磕了三个头，作了三个揖，焚上三柱香，然后投上帖子、垫金，就算正式加入青帮了。

于是三人皆大欢喜。虞洽卿请客，招待黄金荣、杜月笙、徐福生、蒋介

石去附近的一家青楼吃花酒，各自尽兴而散。

蒋介石入了黄金荣的青帮，自也要按帮中的规矩做帮中的事情。不过，他毕竟有头脑，不大屑于同那帮人为伍。故凡遇到打家劫舍的任务，总是能躲则躲，一般不直接出面。

因此黄金荣略有不满，认为他入帮的心意不诚，只是碍于虞洽卿的面子，不好开罪，暂时姑息迁就。后就让他领了几个人，维持一家赌场的秩序。

黄金荣不重用，蒋介石愈发不得意，性情变得乖张起来。因为在赌场任职，终日狂饮滥赌，夜晚就遍逛城中大小青楼，又染上眠花宿柳之癖。消息报到黄公馆，黄金荣勃然大怒，着人按帮中规矩处之。倒是杜月笙不大忍心，劝黄金荣说：

“此人不务工业，想是不得志之故。我先去虞洽卿那里一趟，看他怎么说。”

于是杜月笙克日来到虞公馆。因为虞洽卿把蒋介石送来的时候，对他说过请他照应的話，如今老大要处置蒋介石，当然不能看着不管。见了虞洽卿，也不隐瞒，一一说了，最后才道：

“曾听洽老说，此人有文韬武略之才。然自入会以来，只见其敷衍，总不尽职守责，致使赌场入不敷出，因此才让老大发火。小弟受先生之托，屡次劝谏，才使老大迁就他这么久。不知先生何以如此袒护他，还望明示。”

虞洽卿呷口茶，缓缓说道：

“这个蒋中正，实不同于你。你入帮会，如鱼得水，他则未必能行。而且，你们二人入帮的目的亦皆不同。说起来话就长了，我不便说，你心里有数即可。至于他何以乖戾，诚如贤弟所言，它是屡奋屡挫，不得志而致。我观蒋中正，决非久居人下之人士，将来即使做不成周公、唐宗，也必为秦皇、曹操，一代梟雄是也。况时势未定，此人不日必将脱颖而出，绝非你我二人所能比！”

社月笙虽已在蒋身上看出些端倪，但闻言还是吃了一惊，心想幸亏自己有所留心，不然黄金荣一怒之下，真敢断他一只手或脚的，万一得罪，将来自己怕也脱不了干系。因愧然道：

“洽老看人析事，入木三分，素为月笙敬服，只不知那蒋先生真能成就一代霸业？”

虞洽卿道：“今后之事，尚待两说。但拿你我二人来言，幼时梦想，不过拥资百万，甚至连百万都不敢想的。所以今天难图更大的发展，皆因目标志向太低之故。而这位蒋先生，虽然一文不名，却潜心军政，时刻怀着一统河山、匡扶社稷之心，岂是我等称王称霸上海滩的井蛙之见所能望其项背的？上海在他眼里，只是小小一枚棋子，如此而已。我平时跟他论及左侯用兵之妙，他虽附和，但仍指出不少破绽，言左侯若跟他对阵，未必就胜。这正谓时代造英雄。方今时逢乱世，天下动荡。究竟谁能重整河山，要看天数，我等只能姑妄论之。”

社月笙听了这番话，有后背发凉之感，赶忙拱手告别虞洽卿，回黄公馆去见黄金荣。

见了黄金荣，俱实禀报，唬得黄金荣亦半信半疑，不敢再造次。此后，尽管蒋介石把赌场的生意搞得一团糟，黄金荣也只睁只眼，闭只眼，随他胡乱折腾去。黄、杜二人合计，既然虞洽卿能闲养他那么久，他们也不在乎给他一碗饭吃。因此蒋介石在青帮中虽未受重用，但也没和黄、杜二人把关系

闹糟。

依社月笙的意思，是要提携蒋介石的，但黄金荣犹豫不决，老三张啸林则极力反对。言蒋介石初来乍到，况屡犯帮规，若是提到统领门徒的位置上，不足以服众且不说，实在不知他大权在握之后更要如何折腾！

三大亨决定不下，齐问桂生姐。桂生姐一边嗑瓜子，一边淡淡说到：

“我观此人城府太深，不易把握。他既志不在此，授以大任，实有老三所说之患。改日他另投他处，反拉走一批人马，岂不是赔本的买卖。不如顺其自然，尽由他去。间或给他一些小恩小惠，倒不失为上策。”

巾幗不让须眉。桂生姐语出，三大亨皆颌首称是。即议定由杜月笙出面，偶尔去那家赌场看看，施之以金银酒茶美女若干。

帮会中与蒋介石关系最密切的，算是杜月笙。杜月笙后来还给蒋介石荐过一位最得力的干将，那就是戴笠。见杜月笙如此善待自己，蒋介石才略略有些心动，有认真经营赌场之意。但他经营能力太差，况又心猿意马，因此收效不大。而就在这当儿，广州那边传来了石破天惊的消息。

消息当然是孙中山发出的。他在1920年12月1日成立军政府后，力量逐渐壮大。到1921年4月6日，又电告全国，聚集疏散的革命党人，召开了一次“非常国会”。参加此次国会的，有国会和参院首脑，共计八百四十二人。这届“非常国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非常总统”。4月8日，国会议决，正式通告选举结果，晓谕全国：

中华国民对内对外，皆不可一日无政府。故此，特于本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文、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规定，以得票总数之半上者，当选总统。现依此规定，于本日举出孙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奉闻。

这么大的事情，当然传播极快，当日就传到了上海。蒋介石听说了，欣喜若狂，一路雀跃着去了虞公馆，抖着几张报纸报告此特大喜讯。

孙文当选非常大总统的消息，虞洽卿当然也知道了，并且和蒋介石一样高兴，他问蒋可有新的打算，蒋也不隐瞒，据实说道。

“小弟决意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

虞洽卿笑道：“此番赴广州，不同往日，蒋贤弟此行，定有英雄用武之地了。想当初你来敝处，持着孙先生的亲笔信，今我亦当修书一封，对孙先生也算一个交待。”

说罢掏出一封信，只见墨迹未干。原来他早已料到蒋介石必有此行，故先写好了。蒋介石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见信中言他才智过人，大可重用，自又是说不尽的感动，道：

“虞先生料事如神，只是承先生谬奖了。”

4月9日上午，上海大亨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一同来到十六铺码头，送蒋介石南下广州。

船开走很远，蒋介石还频频向岸上挥手。

## 宝座轻登

1921年的蒋介石再投孙中山，的确非比寻常。蒋一去即被安排做警卫营的营长，并从此一路飞黄腾达。他跟虞洽卿时有信函来往，述说他在元帅府的得意之事。

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同年的7月23日，十三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在南湖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作为与会者之一，被委任为中共湖南省省委书记。蒋介石万万不会想到，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师专教员，会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成为他唯一的对手，并且将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把他这个军事科班出身的高材生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这当然都是后话。

此时的蒋介石还不认识毛泽东，而且他的事业正处于狂飚般的急剧上升时期，因此人也格外地意气风发。在给虞洽卿的信件中，蒋把他在广州得意的事说了又说。前封信刚说到他已升任了孙中山元帅府的参谋长，后一封信便说已出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之职了。

黄埔军校是中国最著名的一所军官学校，后来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大多毕业于此。这为蒋介石后来的统治中国奠定了一个巩固的基础。

蒋介石仕途得意，原本在虞洽卿的意料之中，因此不足为奇。蒋介石在信中常说，若没有虞洽卿的美言夸赞，他未必能这么快就深得孙先生的信任。然而，渐渐地这一层意思不大提了，信件也愈来愈少，只偶尔问起虞洽卿的生意状况。对于加入黄金荣的流氓帮会一节，蒋尤其避而不提。到1927年，蒋介石任职总司令挥师北伐时，黄金荣再不敢自称他的老头子。黄金荣悄悄地找到虞洽卿，把“门生蒋中正百拜”的帖子托虞原样退了回去。

蒋介石既不大来信，虞洽卿亦就少有信往。好在各人头上一方天，皆有要做的事。这一年是1924年，上海总商会要选举第五届会长，因此虞洽卿除了日常做生意以外，生活中又多了一项内容，即开始留心竞选情况，较之终日忙于军务、政务、校务的蒋介石，也同样是日理万机。

上海总商会的前身，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始建于光绪二十八年一月，由财政邮电大臣兼南洋通商大臣盛宣怀发起。原来的会长一衔，称为总理，先后由盛宣怀、严筱舫、叶澄衷等人出任。光绪三十年，清政府颁发《稟定商会简明章程》条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遵照条例规定，改名为上海商业总务会，简称上海总商会。此后的总理一职，改叫会长。

总商会会长每两年改选一次，隔年8月举行。但从事竞选活动的人，至少也要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忙碌。会长选举分两阶段进行，先由全体会员选出会董若干，再由会董选出正、副会长。

此届竞争会长实力最强的，有两个人。一为宋汉章，一为傅筱庵。二人半年前就开始纠结势力，明争暗斗。到8月中旬，会员、会董中，已明显地分为两大派，或拥宋，或拥傅，吵得不可开交。

在任会长宋汉章，经营钱庄起家，现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自是金融界头号人物。起初，他慑于傅筱庵的竞争实力，提出过辞职，但自有与傅为敌的人极力挽留，所以宋又宽得自己的后盾力量也不弱，决意竞选。此人既是现任，又有人拥护，所以连任的可能性极大。

傅筱庵已当选此届会董，名列众会董之首。是时，傅已出任招商局总办，同时在上海最大的通商银行出任行长，实力自不比宋汉章差。此外，他还与皖系军阀、驻军上海的护军使何丰林过从甚密。何丰林支持傅筱庵当会长，8月初即致电沪海道尹，表达了他对上海商会竞选一事的关心，嘱其务必“主持公道”。沪海道尹当然不是傻瓜，岂能不懂何丰林所谓公道的意思？有了军界、官方的后盾支持，傅筱庵荣任的可能性更大。

众望已归于这两个人，照理说，虞洽卿已没有必要再为谋取会长宝座动心思了，比起宋、傅两个人来，他的资历尚浅。但宋、傅两派势均力敌，会



上唇枪舌剑，会下又互相谩骂，直至吵到报纸上，以相互揭短为能事，因此几次会董会上，总议不出眉目。这就给了虞洽卿以可乘之机。

虞洽卿向以坐收渔利最为拿手，想想宋汉章既是现任会长，拥者甚众，当然应该首先扳倒他。

主意一定，即行着手行动。8月11日晚，只身去了朱公葆三的府邸。在朱府，他算是常客了，因此帖子都不用递，门房便径直把他领进客厅。

朱葆三担任总商会会长一职的时间最久，虽在五四时期被迫辞职，但在旅沪宁波同乡会中，仍是辈份最老、影响最大的人。而上海的总商会，从清末到整个民国年代，几乎全被宁波同乡会包揽，从会员到会董，从会长到总董，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宁波商帮里的人。现任总商会会长宋汉章，亦是浙江余姚籍。可以说总商会会长之争，实等于宁波同乡会的内部火并。朱葆三辞掉会长职后，仍被挽留为会董；他又是宁波同乡会会长，说出来的话自有九鼎之重。虞洽卿来找他，当然别有用心。

因为交往日久，少了许多礼仪。朱葆三知他是那种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略略寒暄了几句，便问他此番的来意。

虞洽卿也不隐晦，据实说道：“目前商会选举一事，吵得翻了天，不知朱老持何见解？”

上海总商会是朱葆三的一块伤疤，耿耿于怀了好多年。闻言有些不悦，佛然道：“老朽都要入土的人了，哪还顾得着凑这等热闹？”

此时朱葆三七十七又七，已是年逾古稀了，但因为平日极重养身之道，习拳舞剑，历年经岁，所以身板硬朗，鹤发童颜。虞洽卿知他不愿提及商会一节，故而笑道：

“朱老这话就不对了。古人尚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何况今人哉？依晚辈来看，您老精神健旺，体魄充沛，而且是众望所归，理当再度出山，收拾商会乱局。五四运动那年，虞某深愧有罪于朱老，这十数年来，晚辈耿耿不能释怀。拥戴朱老再镇商会，是晚辈心念已久的事。”

这一番话说得有情有理，完全掩盖住了虞洽卿此行的真实目的。但朱葆三早已无心，只是很感念虞洽卿尚存此心意。他笑意浮在脸上，捻须摇头道：

“老夫这一辈子，当了这长当那长，数职压肩，哪还喘得过气。随他们去闹吧，老夫只图清静二字。”

朱葆三的拒绝，自在虞洽卿的意料之中。他亦无意请朱葆三再次出山，只是话不得不这么说而已。于是就又激将道：“朱老不肯主持大局，实是既负众望，又让小人更加嚣张。尤其是那宋汉章，自以为是，常对人说总商会在其任职期间才有所起色。又说五四运动期间，总商会如在他手里，断不致卖国求荣，与民为敌。事实上您老最清楚，那时我等倡导和平稳定，亦是为国为民，何有卖国求荣一说？”

这真是一手送蜜糖，一手揭疮疤的办法。朱葆三毕竟年纪大了，闻言气得说不出话，一连声地咳嗽起来。秘书在一旁见了，赶忙上前替他捶背。虞洽卿亦上前端起朱葆三的茶杯，送到他手上，连声劝他息怒消气，不必跟那种得志的小人一般见识。

朱葆三的涵养功夫本来也颇到家的，只是近几年年纪愈大，愈爱听奉承的话，再加上虞洽卿这样哪壶不开提哪壶地一挑拨，闷在心里好多年的火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于是朱葆三和宋汉章较起劲来，吩咐虞洽卿并秘书等人搜集宋的丑事，

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声讨他。虞洽卿在秘书送他出朱府的时候，又嘱秘书代朱老写信给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秘书亦知军阀的力量最大，点头答应。

何丰林既为支持傅筱庵的一派，收到朱公葆三严辞攻击宋汉章的函电，当然要有所表示。他立即电话告知傅筱庵，要他酌情处置此函。傅筱庵要来电函，当晚复印若干份，着人分送到《申报》等几个报馆。舆论界最欢迎这类互相攻讦的消息，次日（8月14日）便各自以显要位置刊登出来。

这份秘书代笔写就的函件，述及宋汉章的种种丑行，当然水分颇多。不过，因为台头署名何丰林，落款署名朱葆三，一个是护军头领，一个是商界元老，这二人间往来的信函岂能是戏言？况朱公葆三的人品，素为人称道，因此公众皆深信不疑。宋汉章暗自叫苦不迭，但名声已经扫地，想挽回已是来不及了。

大患已除，傅筱庵当然高兴。但他大概不会料到，另一个劲敌已是胜算在握，准备向他挑战了。

15日上午，虞洽卿并朱葆三的秘书二人出面，在宁波同乡会的礼堂召开了一次总商会甬籍会员的茶话会。因为许多社交场合都是由秘书代朱出面，所以大家也就以他的意见为朱葆三的意见。

总商会中的甬籍会员占多数，而且一般身居要职，是一批中坚力量，若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则大局可定。虞洽卿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便以召集人的身份主持此次会议。众人皆静听他说道：

“虞某受朱公葆三之委托，今天特召诸位同乡来此，商议总商会选举一事。因为宋、傅二人皆为我等同乡，却为会长一职闹得我总商会并同乡会无宁日，实在令我众同乡心寒。大家都希望早日结束这种局面，虞某的心情与大家是一样的。”

这一番话，虽然说得不偏不倚，却将宋、傅二人各打了五十板子。大家想到“兄弟相煎”的典故，因此皆对宋、傅二人不满。虞洽卿又说：

“众所周知，总商会乃我甬人所创，没我甬人支撑，总商会便是个空架子。故此，虞某恳请诸位同乡议出一个办法，早日平息事态，调解纠纷，以期会长选举一事能顺利进行。”

事态其实已恶化不下去了，因为宋汉章已有退出竞选之意，只不过硬着头皮和傅筱庵僵持而已。但话不得不这么说，否则就会暴露了意图。虞洽卿接着又说道：

“日前舆论界出了一桩怪事，尤令虞某不平。这件事想必大家已有所知。朱公乃我商界元老，力陈己见，自然是情理中事。但有人却拿此大做文章，捅到了报上。如此用心，实在叵测。也许他达到了个人目的，但我们同乡会的家丑却已外扬。朱公听说，十分生气。虞某亦深感不安。”

朱葆三的秘书配合得很默契，立即证实说朱老听闻此事，大动肝火，险些气坏了身子，怒斥此乃小人计谋，借刀杀人。

这都是针对傅筱庵来的，因为众人都已听说是傅筱庵将朱公的信送到报馆去的。听了虞洽卿的话，众人都对傅产生了反感，认为他是个不惜牺牲同乡来达到个人目的的小人。并且，大家从虞洽卿和朱的秘书的话中，听出朱公已有摒弃宋、傅二人的意思。朱葆三对在座的各位同乡大都有过帮助或接济，因此众人都认为他最能代表旅沪同乡会的利益。于是就有人站起来说：

“总商会会长一职，理应是我等的楷模典范，非众人信服者不能胜任。虞先生在我众同乡中，最有才干，又最重乡情，我等皆多有仰仗，故敝人建

议，推举虞先生为总商会会长。”

此言一出，众人一片拥护之声。虞洽卿虽然资历不是很深，但他确实做过不少利乡利会的实在事，何况他深得朱公的信任。除开宋、傅二人，也只有他才具备当会长的资格。因此到会的百余名甬籍总商会会员，一致赞成推举虞洽卿来担任总商会会长。

虞洽卿虚情假义地客套了几句，表示感谢大家对他的信任。

8月21日，上海总商会投票选举会长。到会会董共三十五人，虞洽卿获多数票当选，傅筱庵则以十五票落选。

次日，总商会举行第五届会长就职典礼。孙中山、蒋介石等从广州发来贺电祝贺。北京的段祺瑞亦发来贺电。沪海道尹、江苏都督皆亲自到场祝贺。

## 巨星殒落

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方方面面莫不以上海为龙头，商贸方面尤其如此。上海的总商会是全国最大的商团组织，在各地商会中居于领袖地位，因此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职实在举足轻重。在上任后的第三天，虞洽卿便把荷兰银行大买办职位转给了大儿子顺恩，让他兼任。买办一衔是个肥缺，虞洽卿担任了二十余年。但如今已是会长了，再在外国人手下听差，怕影响不好。

荷兰银行的本部在荷兰国内，是直属荷兰政府管辖的金融机构。设在上海的分行，多年来通过经营国际汇兑，发行钞票，吸收低息存款等手段，获利甚丰，并大力地支持了荷兰国内的经济建设。荷兰银行行长等人十分看重虞洽卿，对他执意挽留。

在任职荷兰银行买办的同时，虞洽卿大做私人生意。但虞洽卿的名气愈大，带给荷兰银行的效益就愈大。这么一个得力的干将，岂肯轻易放行。故行长以人事变动要经国内总行及政府的同意为借口，要虞洽卿再缓些时日，并把他的薪水提了又提，希望他能放弃辞职的打算。

不料荷兰政府却善解人意，知道虞洽卿已荣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即来电祝贺，同时接受他的辞职。但有一个条件，虞洽卿作为荷兰银行的功臣，离职前应亲荐一个合适的人选继任。虞洽卿知道荷兰银行仍然要利用他总商会会长的关系，不过，这也是愿打愿挨的事。丢掉这一肥衔，虞洽卿又何尝不惋惜？因此建议荷兰银行让自己的儿子虞顺恩继任。

虞顺恩早年经营惠通银号，后改营惠通钱庄并劝业银行等，亦是金融行当里的一员骁将，名气不小。这些情况荷兰银行是清楚的，何况儿子还可借助父亲的名义，故欣然同意。

为表彰虞洽卿的功绩，这年的9月1日，荷兰政府并荷兰银行总行、上海分行三家出面，在上海举行了“纪念虞洽卿先生任职本行总经理二十周年庆典”活动，大设庆功酒宴。各国驻沪领事和租界当局亦皆致电致函或来人祝贺。为表示郑重之意，荷兰政府专派国内财务总长亲自赴沪，赠以由荷兰王宫收藏了220年之久的全金自鸣钟，并颁发了政府勋章。

次日，各家大报皆以显要位置报道了此事，《申报》是头版头条。

不过，所有这些都是表面文章。据说在老子离职，儿子赴职的那一天，老子指着银行行长的座椅，对儿子说了一句颇有意昧的话：

“自己的椅子坐稳了，再去坐别人的椅子。”

在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宝座上，虞洽卿坐了两年。上海乃膏腴之地，素有

中国金库之称，因此为兵家必争之地，二十年代中期的旧上海，军阀力量最强的有两大派系，即直系和皖系，直系即江苏军阀齐燮元及第四路军总司令孙传芳所统领的军队，皖系即浙江督军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所统领的军队。两系军阀屯兵在上海南北，互相对峙。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直系的势力较强。因为直系的总头领曹锟以贿选手段当上了北京政府总统，而皖系首领段祺瑞则被免职，无力反扑，所以皖系一派，有些心虚。

1924年8月31日，贿选总统曹锟电令孙传芳速进上海，赶走皖系，以绝后患。9月3日，齐燮元兴兵，卢永祥接仗，孙传芳出兵战护军使何丰林，火力僵持了三天。卢永祥、何丰林二人无心恋战，竟抛下司令部，弃军远遁，以致皖系大败。

于是上海易主。孙传芳的势力大增，着派副将张明华带兵进驻龙华，出任淞沪护军使。但就在直系犒赏三军之际，“北京政变”发生。1924年10月，段祺瑞率皖系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共讨直系曹锟、吴佩孚。其时，直系将领冯玉祥带兵入京，突然倒戈，曹锟未加防备，于是“北京政变”顺利成功，贿选总统曹锟倒台，吴佩孚率所部远逃。冯玉祥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暂时联合，共同推举皖系首领段祺瑞再次出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执政。

沉兮浮兮，段祺瑞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算是个不寻常的人物。段祺瑞即已执政，皖系的士气自然回升，尤其在上海表现的最为明显。皖系将领卢永祥并何丰林二人虽已败走，手下的几万兵将却还散布在上海四周，此刻组织起来，由一个叫宫邦铎的将军统领，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援助枪械弹药，再与孙传芳开战，收复失地。

士气如此，段祺瑞自然欢喜。但他知道，上个月的上海一战，皖系受创深重，孙传芳并齐燮元二人已巩固了地盘，故不主张马上开战。不过，上海作为厘金重地，当然最让他牵肠挂肚。因为一时奈何不了直系，拿不下直系将领张明华的淞沪护军使一职，故采取与之对峙的策略：电命皖系将领宫邦铎就地整编，屯军驻扎闸北，并任命他为上海镇守使。

这样，上海南有护军使，北有镇守使，各自拥兵，又派系不同，自然势同水火，上海随时都有可能陷于兵乱之中。市民多有怨言，租界当局也多次抗议，虞洽卿作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当然也格外紧张，因为他对维持市面稳定负有责任。

纯粹从私人的角度说，虞洽卿是倾向于皖系的。因为他和段祺瑞的关系亲密，段此番重新执政，当然会照顾他这个老朋友。但他也清楚段祺瑞的按兵不动和对峙政策，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对此深表理解。为维系市面稳定，他还是想到了一个互不得罪的办法，那就是保持上海的中立。

所谓中立，即是使上海成为非军事区。于是由上海总商会出面，打出“上海乃全国商业中心，为保护上海商民利益，军方不宜侵扰”的旗帜，召集各商会同乡会组织议决此案，并进而提出“废使、撤兵、移厂”的三项主张。

所谓废使，即是废除驻守龙华的直系将领张明华的淞沪护军使一职，以及驻守闸北的皖系将领宫邦铎的上海镇守使一职。因为两个军使并设，非但不能保民安市，反而因互相倾轧，扰乱市民民生。

所谓撤兵，当然是指将皖、直二系的所有军队撤出上海，以保持上海非军事区的中立地位。

移厂是将江南制造局等一些兵工厂迁离上海。因为这些兵工厂是枪械弹药的生产基地，直、皖二系军阀皆虎视眈眈，所以这些工厂留在上海，实在后患无穷。

“这三项方案受到上海各界的一致拥护。于是上海总商会联合各界联名致电北京段总执政，云：

“请钧座俯顺民意，于驻扎上海镇守使、护军使二职即行裁撤，所属部队另行屯扎，兵工厂亦移往别处相当地方为宜，以期上海中立，商贸昌盛为是。”

果然不出虞洽卿所料，段祺瑞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因为他既然遥控不了上海，赶不走直系，那么使上海成为非军事区，自是上策。段祺瑞立即回电批准，着虞洽卿全权处理上海市面，酌情实施“废使、撤军、移厂”三项方案，并电令军界和地方政府协办。

既为“酌情实施”，当然妙在“酌情”两个字上。虞洽卿深解其意，这是段祺瑞要他先行关闭兵工厂，但不要迁移，因为以后还要用。至于前面二条，可以立即执行。于是，虞洽卿以执行北京临时政府令的名义，会同地方官员并租界当局，宣布撤销二使，又电告直、皖两系的军队，不得进入上海市区及租界，以免引起市民恐慌和中外纠纷。

因为直、皖二系一时皆吃不掉对方，又有北京政府和洋人的压力，不得已只好暂行妥协，各自退军上海一百里之外。

至此，市面在军阀互争地盘的情势下，居然恢复了稳定和繁荣，此为虞洽卿荣任总商会会长不足四个月间，办得最漂亮的一件大事，因此深得华洋两界拥戴。

八面风光之际，也有不尽如人意处。从此和直系头子孙传芳结下了解不开的怨仇，就是其中一例。两年以后，孙传芳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防总司令，再度统辖上海时，便处处与虞洽卿为难。这是后话不提。

上海虽然暂时成了非军事区，但因为有虞洽卿在主持局面，所以厘金仍源源不断地输向北京执政府。1924年12月26日，为表彰虞洽卿，段祺瑞亲电嘉奖，并委托虞洽卿为善后会议的专门委员，邀其北上。善后会议由各路军阀参加，是个制定宪法，以便组织正式的政府机构的会议。

此次会议，自又是各地高级官员的一次会晤。虞洽卿非军非政，却被选为专门委员，足见段总执政对他这个老朋友的看重。这样，虞洽卿南有孙中山、蒋介石，北有段祺瑞，南北电来函往，过从皆密，真个是无往而不利。

所谓好戏连台，虞洽卿过了1925年的元旦节后，即行动身北上的当儿，北京政府又来电，任命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任命虞洽卿为会办（即上海市副市长）。孙宝琦曾出任过国务总理，故对督办一职根本不屑。虞洽卿曾在1919年五四学潮后出任过会办，后因段祺瑞倒台，他也跟着离职。此次，段祺瑞做如此人事安排，自然意味着将上海市政大权交归虞手。

虞洽卿于1925年元月6日就职后，把一切事务暂委托给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代理，于1月15日乘车起程，北上赴京出席会议，这是段祺瑞第二次邀请虞洽卿进京密谈。

17日上午，虞洽卿顺利抵达北京，当天下午，段祺瑞即在执政府接见了，并在府上亲设家宴招待。

孙中山早已应段祺瑞和冯玉祥之邀抵京，下榻北京饭店。北京方面的意思，意欲南北“议和”，谋求中国之统一。但孙中山不久知悉执政府还有一

个“善后会议”，实是分赃会议，显然表明北京当局不但“议和”没有诚意，而且还将继续执行卖国主义政策，因此郁闷成疾，再加上水土气候皆不适，故而一病不起。

虞洽卿知悉后，惦念旧情，前往北京饭店去看望孙先生。是时孙的身体已很虚弱，面色苍白，但看到老朋友来访，还是在宋庆龄的扶持下，挣扎着坐起身，与虞洽卿握手。虞洽卿既感动又痛惜，赶忙劝他少动，孙中山却笑道：

“他乡遇故知，我的病都好了一半呢！”

虞洽卿自又感动莫名，说：“孙先生一病，牵系国家民众，还望先生多保重才是！”

孙中山乐观地笑道：“我所恃以支撑此躯者，不是医药，而是我自身之精神。我今余勇可贾，故必战胜此疾。请虞先生尽管宽心。”

病到了汤水难进的份上，却还如此自信，这便是孙中山的精神。连奉系张作霖这么一个军阀头子都赞叹说：“中山，伟人也，名不虚传，张某自愧弗如。”

虞洽卿由衷地附和说：“孙先生之伟大革命精神，覆盖天地世间。先生不愈，我中华万民亦不会答应。”

这样谈了一会儿病，孙中山忽然话锋一转，问虞洽卿是不是来参加善后会议的。虞洽卿早知他特别反感这种坐地分赃式的善后会议，故支吾了几声，不好直言。段祺瑞曾派员看望过孙中山的病，孙中山厉声质问那个北京执政府的代表，说他在国内国外都拼命呼吁要求废除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北京执政府何以却表示要尊重那些条约？既然议和没有诚意，又何必邀他来京，假言议和？

那代表无话可说，悻悻而退。这段故事虞洽卿是听说过的，如今听孙中山复述一遍，尤有后背发凉之感。直到此刻，他才多少有所察觉，游刃于两家政府之间，虽可以明哲保身，左右逢源，但也会有尴尬甚至是危险。

虞洽卿心中惴惴，不敢再与孙先生谈下去，又说了几句保重身体之类的话，便告辞离去。此一别遂成永诀。

北京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的确是分赃会议。因各地军阀混战尚未停息，会议便因分赃不均而断断续续，一直拖了两三个月。虞洽卿虽不愿介入各派之间的矛盾中去，却又不便中途退场，只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想再去看看孙先生，却听说他病情已日甚一日，医生已不让他会客。

据说这年元月26日，孙中山先生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发现肝脏坚硬如石，肝癌已到了晚期。2月18日，孙先生出院，住进铁狮子胡同的一家私宅，状况已一日不如一日。3月12日上午，中华民国非常国会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

巨星殒落的消息由北京发往世界各地，天下哀痛。3月19日，孙中山先生的遗体从铁狮子胡同移至中央公园（后改名为中山公园）内，安放在社稷坛大殿，供各界人士凭吊。那天，虞洽卿送去了挽联花圈。他站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只见一副巨大的灵柩在前，左右有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于佑任、李大钊等人抬着灵柩，缓缓走过。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身著丧服，乘着索马皂车随后而行，泪水在她脸颊上流动。在场的人无不唏嘘一片，虞洽卿也不由潮湿了眼睛。孙中山的死，使虞洽卿十分悲痛。因为孙先生不仅和他有过交往，同时更是他此生除左侯宗棠外最为敬重的人。在那个乱糟糟

的年代里，为国为民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除去孙先生，还能有几？

凭吊期间，前往致祭哀悼的中外人士达七十五万余人次，花圈七千余只，挽联五万九千余幅，横幅五百余件，其他哀礼不计其数。

孙中山身后如此哀荣，让他的追随者略感些许慰藉，虞洽卿亦在其中。毕竟是一代伟人之崩逝，闻噩耗者无不断了肝肠。孙中山生前曾称虞洽卿为“老朋友”，这一荣誉让虞洽卿感念终生。

不久，于南北议和尚无眉目之际，一场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又爆发了。虞洽卿再也无心在京盘桓，于6月初匆忙起程，赶回上海。

## 第七章 煌煌大日照申城

出面调停五卅风潮，成为租界的华人董事...军阀混战，与孙传芳结怨，避走日本，为国人争主权...蒋介石重归上海报恩，他与三大亨密切配合“四·一二”大屠杀...七十大寿，富贵无双；上海陷落，逃往重庆，蒋任命他为中华民国总商会会长...抗战胜利，他也走到了终结...

### 五卅惨案

“五卅”运动的蓬勃兴起，早在1925年2月就已拉开了帷幕。青岛、上海两地日本纱厂的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同时举行罢工。

截止1925年，日本在中国营设的纱厂，共有四十一家，青岛、上海两地最多。仅上海一地，就有日本纱厂二十七家，雇用中国工人58000余人。这年的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召开，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因此此次罢工组织有方，势头凶猛，迫使日本人做了重大让步。

本来事情算是过去了，青岛、上海两地的工人已先后复工。但上海的日本纱厂却不甘心，于事后秘密调查起此次运动的领导策划者来。5月15日，日本人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激起众怒，工人们自发去与日本厂方论争。日本人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又打伤了十五位工人代表，同时逮捕了一批支持工人运动的学生，然后会同租界当局——主要是英国——出面，命令上海各报不准刊登与顾正红之死有关的各类消息。

这当然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的想法。这样的惨剧，即使不登报，又如何封锁得住？5月30日那天，二千余名学生罢课上街，在租界道路上散发传单、发表演说。租界当局迫使淞沪警察厅一同出警，大肆逮捕学生。于是触犯众怒，人愈聚愈多，纷纷涌向巡捕房，抗议他们的非法逮捕。英捕头见聚者不下万人，又驱赶不走，就下令开枪。便又有十三人当场中弹身死，伤者数十人，又逮捕十余人。

此为“五卅”惨案并“五卅”运动之始。6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宣布委任李立三、刘华为正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主任，发动全市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浪潮继而普及全国。6月7日，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委任林钧为主席，联系全国并世界各地的声援力量。

针对这些运动会团，虞洽卿在上海总商会内部专门成立了“五卅委员会”，旨在调解华洋双方的矛盾，促成早日开市。虞任委员长，其他委员由宋汉章、闻兰亭、傅筱庵等二十一位绅商组成。

无论是倾向于孙中山还是段祺瑞，虞洽卿对共产党无疑是反对的。对于共产党的“共产”二字，他讳莫如深，惟怕共产党得了天下，把他这个亿万富翁也给“共产”了去。因此无论是由于北京政府的委任，还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他都必定插手这次风潮，使之尽快平息下去。

但是，大火早有燎原之势，哪是说平息就平息得了的！6月9日，《国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意见，云：

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



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

凡中国国民，皆当负责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员，尤当努力以竟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

中国当局之政府，就是历史与运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窝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社会领袖之地位者，因有所畏惧，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这话说得不能再明白了：北京政府不行，上海巨商富绅又靠不住，只能靠工商学及各仁人志士联合起来，奋勇自救，一致对外。虞洽卿看了这篇文章，又有后背发凉之感。据悉，6月10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二十万人的市民大会，纷纷响应宋庆龄的号召，向北京政府和驻京公使馆示威游行。6月30日，北京五百余个团体又聚集于天安门广场，举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邀请有德国、土耳其、朝鲜、印度等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抱病出席，重申了她支持上海的学工商运动的意见，并号召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

继北京之后，广州、天津、济南、南京、武汉、青岛等地，纷纷开展“三罢”运动，前后达一千三百万人次，同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

孙夫人出面声援，虞洽卿有所警醒。他想孙夫人未必不知道站在运动最前列的是共产党，知道而仍支持，自是一种主张国共合作的态度。自己既然敬重孙先生，理应亦敬重孙夫人。因此对平息五卅风潮的态度，开始有所消极。

消极归消极，维持市面稳定仍是他这个淞沪商埠会办、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责。于是借“五卅委员会”的全体会员，去工商学联合会调停。6月11日，工商学联合会针对总商会的调停，召集了有二十二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明确提出了与租界当局交涉的十七项条件：

- 一、取消戒严令；
- 二、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商团及巡捕武装；
- 三、被捕华人一律放回；
- 四、恢复被封和被占领各学校原状；
- 五、惩凶，交出主使和开枪凶手论抵；
- 六、赔偿；
- 七、英日两国公使公开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 八、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 九、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
- 十、制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工人，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 十一、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
- 十二、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税、交易所领照案；
- 十三、制止越界筑路；
- 十四、收回公审公廨；
- 十五、华人有担任租界董事及纳税人代表之权；
- 十六、取消领事裁判权；
- 十七、永久撤退英日驻沪之海陆军。

这十七项条款态度坚决，一经公布，立即得到各地的响应和支持，各国

报纸均予刊载。但洋人虽四面竖敌，却也不愿就范，立即在报上策动舆论力量反唇相讥，云十七条毫无交涉的诚意。连素有国学大师之称的梁启超也在北京的《晨报》上发表文章说：“所提十七条，实在有些漫天要价，不买拉倒的态度”。云云。

十七条断不会被洋人接受，自在虞洽卿的意料之中，一时颇感棘手。但有了梁启超等人的批判态度，他才好做文章。立即以“五卅”委员会”的名义，引经据典，把十七条改为十三条，把其中的“永远撤退英日驻沪之海陆军”并“取消领事裁判权”等尖锐条款予以删除。为维护资本家的统治地位和利益，又把“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之自由”也删去了。另外也有所增加，例如“华人有担任租界董事及纳税人代表之权”等项，就添补得特别多，当然，其中有他个人的目的。经过他的修改，十三条的语气也不像十七条那样强硬了。

拟好十三条，知道会有反对意见，特全文电告北京政府，要求支持。段祺瑞看这十三条比那十七条委婉多了，估计洋人会应承，即行批准，并电令督办蔡廷干、外交部次长曾宗鉴、江苏省长郑谦、特派交涉员许沆并虞洽卿五人为中方谈判委员，同领事团交涉。

果不其然，社会各界强烈反对十三条，主张十七条为最低交涉条件，断无退让之余地。在这次风潮中脱颖而出的《公理日报》、《热血日报》、《血潮日刊》等报刊，都载文痛斥总商会的十三条。《公理日报》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主编，《热血日报》由翟秋白主编，《血潮日刊》由上海学联出版发行。在这几家报刊上，鲁迅、郭沫若等知名人士皆发表了批评文章。《热血日报》从6月14日起，连续一个星期发表社论，标题为《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是什么》，《全中国人都要受外人杀害了，上海总商会却要反对民众的团结》，《警告总商会》、《外交当局的欺人政策——商阀报阀的勾当——》等。

报位醒目，标题刺眼，字字句句皆是冲着总商会来的，叫虞洽卿好一阵心惊肉跳。于是他立即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辞掉官方交涉员一职，云：“立于商会会长之位，一经外交，反生障碍，于事无济矣！请钧座明察。”

棋瑞何尝看不清上海的局势，一旦虞洽卿身败名裂，没有他这个老搭档的配合活动，上海就真的遥控不得了，因此回电同意，并又追发了一封私人密电，嘱虞洽卿激流勇退后，务必发挥其调停人的作用。

台下活动当然比台上亮相自如多了，这亦是虞洽卿所期望的。十三条作为官方文件和洋人交涉，洋人已有让步的意思，但洋人怕十七条会卷土重来，故以中方“恐无交涉诚意”为由，主张改期另行谈判。

洋人知道，目前运动浪潮日甚一日，他们即使答应了十三条，怕也未见得奏效。

6月20日，虞洽卿找到了工人和学生联合会的领袖李立三等人，说从明天起，上海商界要先行开市。因为罢市一个多月了，商家承担不起长期休业闭户的经济损失，商界代表呼声甚高，各自诉苦，他作为会长，不能不体恤下情。

虞洽卿叹口气，又说：“你们工人罢工，薪水肯定要补发的，学生罢课，学校损失照补，被捕学生也势必要放还的。故请贵会格外开恩，先让我们补些损失，再支持罢市。”

这倒颇出乎李立三等人的意料，一时不好再愤然拒绝。当时会见虞洽卿

等人的，有李立三、林钧、邹志豪等几位代表，他们合计了一下，由李立三出面说：

“ 本会暂行议决：如果商界执意开市，我们可以考虑，但需有三个条件在先。 ”

闻言可以开市，虞洽卿窃喜，立即问哪三个条件，表示凡他可以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也没那么严重， ” 李立三说， “ 第一，请总商会登报声明宣布，继续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第二，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三，筹款援助罢工工人和学生。 ”

这三个条件，算不得苛刻，虞洽卿一口应承下来，说：“ 与洋人斗，必须旷日持久，否则难见成效。为支持工友罢工，争取中国主权，我商界筹款出资义不容辞，我虞某人亦当率先，我个人出资三万。 ”

于是双方议定商界 26 日开市。

次日，总商会按李立三的要求，于各报发表声明，署正、副会长名。

救援筹款一项，略费些心神，需要组织发动。但总商会会长已带头捐了三万，其他绅商不敢落后，也分别拿出一万二万不等。三日后捐募得款三百余万元，全数送交工会。虞洽卿的个人声誉至此回升了些许。

虞洽卿为进一步挽回面子，又以“ 五卅委员会 ” 名义，主动发起为“ 五卅 ” 被害人家属募捐活动，由商界集资。因为商界已经开市，店铺门一开，财源就会复来，绅商们心存感念，又踊跃出资。

五卅运动掀起后，虞洽卿最先想到的还是生意。

作为一个商人，虞洽卿任何时候都绷紧着一根经营谋利的弦。总罢市运动刚开始，他便把洪雪帆并三个儿子一一召来，吩咐他们停下房地产公司、劝业银行等部门的业务，调集所有的人员赴往三北、鸿安、升平等几个轮船公司去，全力经营航运业。

这样，虞洽卿市面上的生意虽停了，看上去像是以实际行动参加了罢市运动，但别人看不到的海面上，虞洽卿名下的几十艘船只却一齐开动。

虞洽卿所以丢下别业，全力以赴航运业，当然也有他的盘算，原来在历次华洋纠纷中，凡有罢工运动的，必有外国客货轮上的中国船员参与其内，因此外国的轮船自然被迫停航，一只一只地瘫在江头。这便给虞洽卿属下的轮船公司创造了独霸江海航运业的大好机会。

罢工的浪潮从 1925 年 5 月间始，一直持续到年底。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虞洽卿的船只下南洋、赴朝鲜，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大赚其钱。仅三北一家公司在长江一线的航务上，一个月所收水脚费就比平常一年所收的水脚费还多。半年下来，几家公司比去年一年还多创利一百二十余万。

商界于 6 月底先行开市以后，学生也于 7 月间陆续放假回家。因为事件首先发起于工人阶级，所以罢工运动仍然在坚持，大有旷日持久之势。

洋人已经挺不下去了。见总商会已做出了姿态，便于 7 月份做出妥协和让步。中方同租界当局达成的协议，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 一、工部局偿付给死者抚恤金；
- 二、无罪释被捕学生；
- 三、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自行辞职 ”。
- 四、以上海总商会担保，日本纱厂增加工人百分之十的工资。
- 五、纳税人会同意增设华人董事。

六、工人罢工期间工薪补发三分之二。

这些条款当然还有不尽人意处，总工会有些犹豫。但罢工也不是简单的事情，耗费之巨，是工薪阶层担负不了的。而且上海的地方政府及各路军阀也开始插手此事，各自施加压力。并且日本纱厂在偿付工人罢工期间的月薪时，因数额较大，约三十六万，所以不大情愿，提出待工人复工时偿清。

工人们断不答应。虞洽卿再次出面。他跟日本各纱厂协商，答应总商会先垫十万补薪，日本各纱厂付二十万补薪，剩余六万待工人复工后兑现。

总工会一时委决不下，主张复工和主张罢工的皆有之。人心浮动之际，虞洽卿再次找到李立三等，说罢工的目的归根到底是煞煞洋人的威风，提高我们华人地位。现洋方大做让步，我们也不好过分坚持。把洋人赶出中国，自然是每个人的心愿，但绝不是朝夕间事，不妨另图别计。

工会内部越发犹疑。虞洽卿又拿出杀手锏，云五卅风潮期间商界受创最重，就算有意支援罢工，也经不起这么先后数次的捐款募资。总商会的家底业已抖落干净，届时恐爱莫能助了。

没了商界的支持，罢工自然难以维持。总工会终于这年的八九月份，陆续安排复工。

这次贯穿夏秋两季的五卅运动，到此并没有真正结束。英日两国不大甘心，工人们亦不大甘心，互相间又发生过许多磨擦。一直到10月份，华洋双方又各自做了一番交涉后，才算告一段落。

五卅运动既已结束，洋人自然要逐步兑现条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是租界纳税人会吸纳华人董事。1926年1月1日，工部局向上海总商会发出三份华人董事委任状，虞洽卿自然名列其中。1月5日，上海纳税人代表大会成立，虞洽卿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

此为上海的第一届纳税人代表大会。

## 败走扶桑

孙传芳那年撤军淞江，实在不大甘心。眼看着上海的关税、厘金尽入北京政府，气得红眼。

奉军大帅张作霖赶走了曹錕、吴佩孚后，十分嚣张，说他与被孙传芳赶走的卢永祥将军是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声言要帮助卢永祥出兵，夺回地盘，把孙传芳赶出浙江。

那是1924年的12月，时卢永祥已东山再起，另拉起了一杆人马，被段祺瑞委任为苏皖抚使，亦口口声声要夺回地盘，再打浙江。奉系头子张作霖也不食言，果然派出张宗昌将军，率一袭人马赴津浦铁道，一路挥戈南下。

奉、皖二系来势凶猛，直逼江浙，叫孙传芳望而生畏。正好虞洽卿严厉推行“废使、撤军、移厂”的三项方针，电催他务必退兵，因为上海不属浙江管辖，孙无权过问并染指黄浦江南岸之事。

孙传芳大骂虞洽卿狐假虎威，狗仗人势，但为了保住好不容易打下的浙江地盘，只好退兵淞江东南。同时布置军马，准备迎战皖系卢永祥、奉系张宗昌的反攻。

但是，吴佩孚离京后亦不甘心，一面整编旧部，一面另募人马，终于1925年秋天赴京叫阵，张大帅亲自迎战，再开直奉战争。到了10月份，张作霖因北兵南调的缘故，内部空虚，前线开始吃紧，不得已电令驻扎在上海昆山的

张宗昌即日赴援，急速北撤。

孙传芳原小瞧过的顶头上司吴佩孚，此番却帮了他的大忙。江南奉军一往北撤，皖系势力自弱，孙传芳乘机出兵，打着“讨皖追奉”的旗帜，挥师北上。苏皖抚使卢永祥曾吃过孙传芳的败仗，此番接战，自然心虚。况又没了奉系为他的左右翼，所以不打自败，连连弃城北逃。孙传芳不费吹灰之力，迅速占领了南京、徐州等地，兵屯长江北岸。孙传芳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防总司令一职，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封的。上海远在长江以南，自然重归孙手。

孙传芳再度占据上海后，首先想到的一个人，就是虞洽卿。不过，北方的直奉战争尚无结果，虞洽卿的狐朋狗友段祺瑞还在台上，一时还不能有所动作。不过，来日方长，不怕他这个小赤脚佬还敢跟他为敌。

此番的直奉大战，虞洽卿同样很关心，心里早有不妙之感。果不其然，由于张宗昌的援军及时赶到背后，牵住了吴佩孚的人马，张作霖的部下士气大增。情势眼看好转，双方却忽然言归于好，各自收兵休战。

1926年初春，直系头子吴佩孚和奉系大胡子张作霖互相称兄道弟起来，终于商定两系联袂。二人各自兴兵，反扑京城。

段祺瑞挡不住直奉二军的两面夹击，顽抗数日，终于这年的4月9日再次下台。北京政府一垮，虞洽卿在上海的日子自不好过。他那个被段祺瑞委任了两回的淞沪商埠会办的职衔，又一次有名无实。好在他还算识趣，为给孙传芳一个面子，于4月11日自动宣布辞职。

孙传芳并不领情，执意要给虞洽卿一点颜色看。就在虞洽卿辞掉会办一职的第三天，三儿子顺慰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顺慰说：“阿爸，我们的船被扣了。”

所扣的船只有两艘，全是新的，是虞洽卿上个月刚从挪威买进的三千吨客货两用轮，用都还没有用过。这天下午，这两艘轮船一进吴淞口，即被一群士兵给截住了，说要征为军用。

虞洽卿已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上海滩上，敢来他头上动土的，也就只有军阀了，这必是孙传芳所为。尽管心知肚明，还是不甘心地问了一句：“既是军事急需征用，那扣没扣别家的船？”

顺慰摇了摇头，说他也曾跟那群士兵这么理论过。但他们说全黄浦江上，就这两艘船的机器先进，设备好，航速快，又是新的，当然最堪军用，所以只扣这两艘。

再也不用打听什么了，孙传芳目标明确，就是对准他虞洽卿来的，因此纵然气得咬牙切齿，一时也奈何不了。这时顺慰又小心地说了一句：“他们好像事前听到了消息，船一到，马上就忽拉一下围了上来。”

虞洽卿也觉得奇怪，从挪威新买来的船，孙传芳怎么就知道了呢？立即电话告与洪雪帆知，派他查访此事。洪雪帆因为虞洽卿的缘故，早也家大业大，不同以往。他手下有一帮小喽啰，专为他刺探各种情报，然后再服务于虞洽卿。

当晚，洪雪帆赶来虞公馆，说孙传芳自霸占上海后，有两个人和他走得较亲近，一为杜月笙，另一个是傅筱庵。

准给孙传芳送的情报，至此一目了然。虞洽卿之于流氓头子杜月笙，非但无仇，反还多少有过恩的，自然不会拆他的台，何况那年自蒋介石南下广州后，两人各忙其事，来往得并不密切，断不会知道他从挪威购轮船的事。

后者傅筱庵，大大地脱不了干系。自前年竞选会长失败后，虞、傅二人的关系便开始紧张起来。但这次走漏消息，实是怪不了别的人，只怪虞洽卿自己。他为了炫耀从挪威买的船，未等船到岸就在总商会里吹嘘上了，结果叫傅筱庵钻了空子。

明知道傅筱庵暗传情报，就像明知孙传芳扣船一样，可一时也奈何不得。据洪雪帆说，日前，遥居南通的实业派领袖张謇过七十大寿，孙传芳也去祝寿了。但南通远在长江对岸，傅筱庵知悉后，立即从招商局弄来一条最好的客船，专送孙传芳来回。那以后，孙、傅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过从甚密。

有这两个人做对，虞洽卿丢失两艘轮船还算小事，更大的麻烦在后头。不过，既然杜月笙也和孙传芳走的密切，也许这两条船尚可失而复得。洪雪帆要主动去找杜月笙，但让虞洽卿拦住了，说：

“杜月笙这人很要面子，还是我去吧。”

次日上午，虞洽卿即去了华格泉路的杜公馆。此刻的杜月笙，不仅早已从黄金荣的府邸里搬出，而且在上海滩的三大亨名序排列中，已经位居第一了。对于这三大亨的认识，人们的见解分别是：“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

虞洽卿尚从未到过杜公馆，此番来访，当然很受杜月笙的礼遇，又是备酒又是献茶。待虞洽卿说明来意，杜月笙笑笑，说他已有所知，并直接点明要害说，孙传芳的所为，恐是前年虞洽卿逼他撤军之报。

虞洽卿面露难色。这二人之间毕竟是有过几天的主仆关系的，杜月笙赶忙打圆场说：“其实那也怪不得洽老，只怪北京段祺瑞。您老放心，我会把这层意思代为转达的。”

闻此一说，虞洽卿有些放心，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递过去，说：“不成意思，给手下兄弟买点酒喝吧。”

杜月笙连忙推回，说：“洽老何必见外！”虞洽卿不好坚持，颇有些难为情地收回。至此，两人的主仆关系算扯平。杜月笙一口应承，说他一定尽力。

约定后日回话。第二天晚上，杜月笙便回访虞公馆，说孙传芳是故意的，不好对付。军事急需征用的话既已说出，身为五省司令，一言九鼎，如同泼出去的水，哪能随便收回？

一听这话，虞洽卿的心凉了半截。不过，杜月笙又告诉他，孙传芳多少还是给了一点面子，答应放回这两只大型新船，只是有一个条件。

原来是杜月笙卖关子。虞洽卿的心倏忽间又急切起来，赶忙问什么条件。

杜月笙说：“他说小弟去做说客，不能不给面子。但扣了又放，他总司令就没了面子。所以想请您老送两只小而旧的船只去遮遮耳目，换那两条大船新船，待他征用一段时间后，便会归还。洽老您看呢？”

杜月笙的意思是，如果虞洽卿不同意这个条件，他还可再去和孙传芳交涉，但虞洽卿没有不同意的道理。那两艘船的价格十倍百倍于别的船，能这样失而复得已很不错了，当即答应下来。此事便告一段落不提。

1926年4月14日，上海总商会收到日本商会的一封邀请函。由于虞洽卿在去年平定五卅运动中功绩卓著，日本又有意缓和同中国的商贸关系，故邀请他组织中国实业代表团，参加将在大阪举行的电气博览会。

出访东洋，又系公差，何乐而不为。因为此函是寄给他个人的，便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名义，致电各地商会，要求他们于5月10日前选出代表赴沪

聚集。这样，虞洽卿伊然算是中国商界领袖了。

促使虞洽卿积极操持此事的，还有一重隐私。他表面上欢天喜地，私下里却有逃遁的心理。因为到了这年的8月，他的第五届会长一职的任期就要满了，竞选第六届会长的事业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眼下孙传芳统治上海，他连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5月4日，护军使署翻修一新。此署坐落在上海南郊的龙华中部，俨然帝王之府。这天五省总司令孙传芳，身着大礼服，由一帮将军簇拥着，昂然步入大厅。上海各界举行了庆祝仪式，虞洽卿亦在其内鼓掌。孙传芳郑重宣布：“自即日起，淞沪商埠督办办公署正式成立。”

孙传芳自任督办，并宣布了总办等人的任命，这等于把虞洽卿已辞掉的会办一职又当众撤了一次。但虞洽卿没奈何，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他还得以即将不保的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向孙传芳亲任督办致贺词。

会长一职的行将不保，虞洽卿早看出些端倪。洪雪帆和杜月笙也说，孙传芳的扣船，算是没占多大便宜，自然不会善罢干休，况傅筱庵为竞选第六届会长，早就四处出动，实不如顺其自然的好。所以虞洽卿决定暂时避开上海滩这一是非之地，好坏由他们去。

5月20日，一支来自电气、纺织、航运、机器、银行、钢铁等二十余个行业的参观团，终告组成。代表们分别有汉口、无锡、北京、沈阳、太原、芜湖等地的富商厂主，共计五十八人，虞洽卿自任团长。这五十八位代表，因虞洽卿事先要求过，所以一个个皆仪表堂堂，统一身着西装，于清晨六时，顺次登上“上海丸”海轮，驶往日本。

次日驶入太平洋海域，很快抵达日本首站长崎。22日又抵神户。日本人很讲礼仪，对此次来访十分看重，在沿途各地设置了大小不等的欢迎宴会等仪式。身为团长，虞洽卿自是出尽风头，对赴往大阪一路上的日本记者及地方官商团体的问题，都做了礼貌得体的回答，使双方互相感到友善和好的气氛。

在神户的欢迎宴会上，虞洽卿的答谢辞更是娓娓动听：“今日一抵神户，中国实业代表团即受到了神户政府暨工商各界同仁的欢迎，本人代表全团深表谢意。我团此次应邀访日，工作主要有两项，一为做好实业方面的观摩，二为促进两国邦交。中日两团同文同种，睦邻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以后还要扩大合作领域，我本人对此持乐观的态度。中日两国人民向为友好。往昔贵国地震，正值我国抵货强烈之时，一闻电讯，立即暂止抵货，急谋赈灾措施。又如去年五卅事件，我等力劝罢工工人上工，致使贵国纱商得免损失，此有海关可证。凡此种种，均为我人增进亲善之诚意。”

中国参观访问团的这一类话，次日即在神户、东京、大阪等地的大报刊登载，使日本一方深感慰藉。可说虞洽卿的“友好发言”，正中日方下怀。因为五卅惨案以来，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难以驱散的阴影，日方急欲摆脱这一不利的局面，故试图通过实业界的“亲善”交往，改变其丑恶形象，清除中方的心理障碍，顺利促进对华经济输出的目的。因此虞洽卿的几番话叫日本人欢喜，沿途各地的欢迎宴会搞得愈发隆重。

能在异域风光，虞洽卿自是得意非凡。但此后的几件事却使他的亲日态度急转直下，终于与日本针锋相对起来。

5月23日，虞洽卿一行顺利抵达大阪。大败商业会议所总董事长稻田畑胜太郎，亲率所部于岸上恭迎，其中仅礼仪小姐就有一百余名，仪式十分隆

重。

24日黄昏，虞洽卿和几个团员上街闲逛。正于街上蹀躞的当儿，忽看见日本警察手持警棍，踢打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虞洽卿看到那人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又听到他急切间用汉语说：

“老总老总，我是合法经营的啊。”

这无疑是个中国人，虞洽卿立即上前，挡住了那个日本警察，告诉他有理讲理，不可随便打人。警察看他衣着不凡，不敢造次，正欲说些什么，陪同的日本翻译上前，与警察咕嘟了几句，把警察喝斥走了。

遭打的中年男人，自然业已看出虞洽卿是来自中国的官员，“扑通”一声跪下，声泪俱下地说：“谢大人相救之恩。”

此人行的尚是晚清时节的礼节，虞洽卿赶忙扶起来，问他怎么回事。原来他是个山东人，名叫王凡林，于二十年前来日做苦力，后经营了一个中国餐馆。附近的路警或巡警因欺他是中国人，常来店里白吃白喝，摔盘子砸碗更是常事。今天的这个警察，是吃了喝了一通后，又要收他的治安费，他不肯拿，结果就遭了这一顿打骂。

翻译情知是警察欺人，赶忙满脸陪笑，说他定会奏知本地警署将其严惩。但王凡林说，此处的警察大多只会说一句话，那就是“小支那猪”。

虞洽卿等人的脸色颇难看，各自给这位同胞留下一些钱，愤愤而去。次日晚上，几位当地的华侨领袖来寓所求见，他们早已从报上知道了中国实业代表团的消息。

异域遇乡人，当然是一大快事。虞洽卿等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殷勤款以茶酒。知道了谁是虞洽卿后，就有一个名叫李三江的老年人站起来，声音哽咽地说：

“虞先生大名，誉载四海，我旅日本华侨莫不如雷灌耳。从上海及江浙一带来的朋友，每每提及四明公所案、周生有案、大闹公堂案，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并五卅惨案等，无不赞叹虞先生敢做敢为，仗义执言，我等仰慕久矣。此次率团访日，我辈华民莫不翘首以盼，万望虞先生明察侨情，多说几句公道话。我等皆身陷异邦，万苦不能诉其一矣。”

说到伤心处，李三江不由泪如泉涌。他今年才五十八岁，还不如虞洽卿年长，可形容相貌却比虞洽卿苍老多了。这时其他几位也唏嘘一片，虞洽卿悲悯不已，劝慰他们放宽心，并保证说他绝对以民族利益为重。

既知日本人欺侮同胞，用心叵测，自然不能再一团和气。次日上午，正好又收到国内中华国货维持会等二十一家团体的集体来电，要求他访日期间务必维持主权，并提醒他有关关税不平等等项，望其力促日本当局撤除荷税。其实此类情况，虞洽卿业已熟知。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商贸采用的是关税壁垒的政策，而日本的工业品却源源不断地输出，借以换取中国原料，不合理之极。

虞洽卿有所警醒，迅速改变了访日初衷。因为他是中方代表团的主角，自有许多公开发言的机会。自24日以后，虞洽卿的谈话已不只限于“亲善友好”一类的话了，而是偏转到中日交往理应平等互惠方面去。

这一亲一疏，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弄得大阪官商各界十分尴尬。各地记者的追踪报道由渲染而变得节制，措辞模糊闪烁起来。因为虞洽卿一行突然间态度坚决，言辞激烈，就迫使日方不得不亮出了底牌了。

5月25日晚，大阪商业会议所在电气博览会上，举行隆重的欢宴晚会。



总董事长稻田畑胜太郎举起杯子，公然于祝酒辞中说：

“举凡世界，各国欲谋富强，必借他国之力量。中国欲盛，亦需此行。我大日本帝国不仅称雄亚洲，即在世界亦列强国之首，故靠我日本经济援助，实是中国实业振兴的必由之路。”

这一番话，其盛气凌人之势溢于言表，日本人鼓掌叫好，但中国代表团却不堪其辱，气氛一下子冷了许多。虞洽卿是要致谢辞的，这时忽地站起来，负气饮下那杯酒，凛然道：

“对于贵国政府并工商各界的多方款待，我代表中国会团谨致谢意。但对稻田畑胜太郎先生的善意，虞某本人并全国代表俱不敢妄加苟同。我堂堂中华，民国日盛，既有推翻清室之举，自有取消各国列强强加于我不平等条约之志，凡我国民，莫不力主平等互惠，我虞和德个人，亦以此志铭心。为维护我中华民国主权，只要一息尚存，必义无反顾。”

日方的摊牌，早在虞洽卿的意料之中，因而此番的反戈回击，自是准备已久。稍停，他又接着说道：

“下列五点，凡我国民，万难容忍：

一、本国境内可容他国海军自由上岸否？则日军权为国家之保障，不可也；

二、本国境内可容领事裁判权否？则司法独立为一国之神圣，更不可也；

三、本国境内可容他国租界否？则领土主权为立国要素，万不可也；

四、本国内河可容他国自由行驶否？则航权攸关交通主权，绝对不可也；

五、本国关税可受人束缚否？则关税主权绝对自主也！”

虞洽卿的这五项主张，可说是有的放矢，以致在座者都有石破天惊之感。中国代表团掌声雷动，随行记者亦奋笔疾书，气氛一时十分踊跃。参加此次宴会的舆论界人士，不仅有中日两国的追踪记者，亦有英、美、德、俄等国的记者，因此虞洽卿的这五条主张立即刊载世界各地报纸。

晚宴变成了舌战，日本一方很尴尬。大阪地方政府为照顾国际影响，斥退稻田畑胜太郎，由官员亲自陪笑敬酒，再三致歉。但中国代表团一方仍冷眼相向，所以欢迎宴会难以持续，最终不欢而散。

虞洽卿的态度如此敌对，自然叫日本人失望。因为邀请中方赴日观摩的本意，原是缓和关系，如今适得其反，倒更紧张起来，故不大甘心。为力图缓和感情，日方在大阪电气博览会结束以后，又坚请代表赴各地观赏岛国风光并参观各类工厂企业，处处给予优待，声明暂时不提国事。

5月28日，代表团一行抵达日本首都东京车站，由日本外相币原重喜郎并日华实业协会会长涩泽荣一为首的欢迎队伍，早已恭候在车站上。其他政商两界元老及日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高级官员济济一堂，有一千余众。其规格礼仪如同接待外国总统。

因直接洽谈贸易会收效甚微，日方换了另一种方式，改为恳谈会的形式，以互相交流意见为主。同时以清除误会，增进友善，恢复健康的中日关系为借口，要求代表团多在日本逗留些时间。于是由日本政府在幕后总策划，先后由大阪朝日新闻社、明治大学和东京实业团体、日本实业团体举行了四次恳谈会。但虞洽卿一行主意已定，再三坚持日方撤除在中国的不平等特权。

访日最后的一站，实也是此次访日的高潮，是由日本外相币原重喜郎主持，日本首相槻礼次郎出席的恳谈晚宴会。日本首脑和虞洽卿亲切握手，表示希望日中两国的关系以睦邻友好为基础，日臻亲密，达到大和民族和中华

民族共存共荣的目的。

首相并外相与虞洽卿亲切寒暄之间，各国记者纷纷抢拍镜头，飞速笔记。虞洽卿说了几句答谢的客套话后，侃侃谈道：

“中日两国睦邻友好，相互提携亲善，亦我国人民之心愿。然共存共荣，理当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但贵国屯兵我满洲三省，又进驻山东，实无平等可言。至于北洋政府，屡犯民意，是非法政府，所以他们的意见代表不了我广大中华民族的意见。贵国果有亲善合作之诚意，宜在我国民意民情方面多下功夫。据我所知，贵国来华货物，只缴纳百分之五之轻税，而我国货物来日，却收取百分之百之重税。窃以为此乃贵国商民之所为，天皇陛下及外相阁下未必亦知。故我中国代表团极力呼吁，宜由贵国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并请督促贵国政府立予实行，全力支持。果然如此，我中日两国合作前景无限矣！”

翻译将虞洽卿的话翻译过去，首相并外相二人皆惊，但又不好反唇相讥，因为虞洽卿的这番话，逻辑缜密，着实也不好反驳。相视一笑，由外相币原重喜郎出面，提出一个可以称之为“悬案”的方案：会后，可由中日两国的实业家碰头，组织一个“恳请机关”，继续调停双方商务交易中涉及的纷争。

把有关两国政治的利害并军事的冲突，缩小到“商务交易中涉及的纷争”的范围，自可看出日本当局避重就轻的本意。所以中国代表团在虞洽卿的领导下，并不买帐领情。虞洽卿让一个代言人出面答复说：“恳请机关固然可设，但此事超出了我们此行赴日的范畴，故需待回国取得各方的意见后，才能计议。”

实质上也是婉言回绝。因为日方明显没有撤除不平等条约的诚意，建立起这么一个有名无实的机关，自是形同虚设，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时值春夏之交，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故日方又多做挽留，陪着赏花观岛，又逗留了些时日。直到6月15日，虞洽卿一行才从东京起航，班师回国。其间，有许多日本商人敬重虞洽卿，私下里和他交往得比较密切，他也就由此交上了几个日本朋友。这一天，大家都来码头和他握手道别，互相说后会期。

## 商会沉浮

不出所料，就在虞洽卿出访日本的当儿，傅筱庵已四下活动好，由孙传芳下令提前竞选总商会会长一职。这一年的6月底，结果公布于众，上海道尹亲自宣布：原任会长虞洽卿先生落选，会董傅筱庵先生即任。

不过，傅筱庵也没得意多久。同年9月7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北伐总司令。9月下旬，北伐军和直系开战，一举歼灭吴佩孚在两湖一带的实力。

孙传芳原来就对广州革命军心虚。总头子吴佩孚尚不能敌，何况是他？1926年10月，北伐军叫阵孙传芳，可怜他一个五省总司令，节节败退，终于失了要塞南昌。11月中旬，蒋介石又挥师东进，直扑上海而来。

外患未了，内忧又起。1927年3月21日，国共合作，由总工会发起全部罢工、罢市、罢课的运动，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工学商共八十万，同时动手，分别由各警署、兵营、官府等地发动总进攻，终于23日子夜时分全面占领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搜罗金银细软，率余部逃离沪总署。

此次国共合作的武装起义，是为迎接革命军北伐。孙传芳既走，傅筱庵自是惶惶难安。虞洽卿立即行动，乘机组织了个上海商业联合会，试图取代总商会。

3月24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顺利进军上海，布告安民，宣告成立上海市特别临时政府，虞洽卿及汪寿华（共产党员）、白崇禧（国民党员）等国共两党党员并资本家十九人当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试图建设民主共和的政权，反对军阀专政。

3月26日，蒋介石不费吹灰之力，进驻上海。当晚，虞洽卿和傅筱庵二人先后来到枫林桥交涉公署，拜见蒋介石。蒋介石对他们二人的关系早已知悉，故一口一声地“洽老”，却对傅筱庵不屑一理。傅筱庵被晾在一边，识趣告辞。蒋介石不耐烦地摆摆手，让他把礼物又原样拿了回去。虞洽卿这才觉得出了一口恶气，感到蒋介石这人很讲交情。当晚，二人叙起旧事，畅谈良久。

虞洽卿和蒋介石的交情，至此又有所加深。因为一个需要靠山，另一个则需要军饷，故一拍即合。谈到后来，蒋介石忽然问及黄金荣的情况，希望“洽老”能与他一起再去拜访，“洽老”欣然答应。

此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始。

上海易入蒋手，本是工人的武装起义所促成，但蒋介石却容不下共产党人。4月9日，蒋介石为脱干系，离上海去了南京。待一切准备就绪后，蒋密电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实行清党”。白崇禧又把总司令的命令发到三大亨那里。11日夜间，杜月笙整装出发，诱骗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秘密杀害。

4月12日凌晨，三大亨的数千名门徒，臂缠白布黑“工”字袖章，冒充工人纠察队，分几处同时进攻工人纠察队驻地。虞洽卿早年所创办的那个“中华体操队”，此刻也派上了用场，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一千八百余条枪支。工会内部不知就里，待没了武器，方才察觉上当。三大亨的门徒大肆扫射，当场打死五百余人，上海总工会也被占领。

在整个“四·一二”事件中，虞洽卿并三大亨同住一室，密切合作，共同在杜公馆二楼上操纵手下，各人守着一台电话机，随时发布命令。虞洽卿的武装商团虽只是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没直接参与屠杀，但他除此以外，还给此次行动支付了二百万元的经济援助，以至于事隔十年以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起“清党纪念宴”的庆祝活动，坐在五大“功臣”席位上的首先就是虞洽卿。另外四位，依次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村以及特务头子杨虎。

4月13日，真相大白，上海三十万工人举行罢工和集会游行。这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已暴露，他命戒严司令白崇禧调集部队，于宝山路架机枪拦截工人和市民，当场打死一百余人，伤残者不计其数，宝山路变成血路。

清党成功后，蒋介石为表彰虞洽卿在“四·一二”事件中的“卓越功勋”，有意任命他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部次长。虞洽卿认为国家初创之时财政部长不会是肥缺，便以“在商者言商，一品老百姓不愿弃商从政”为由，婉言谢绝。蒋介石知道他是舍不得上海那块根据地，因此就委任他为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参事，及中央银行监事二职。这二职皆是荣誉职务，虞洽卿当然乐于从命。

因为二人自称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今蒋介石位居显赫，当然要共荣华，委虞洽卿那二职，即是此意。这还不算，为提高虞洽卿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的

地位，蒋介石又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的名义，下令解散上海总商会，会长及会董全体解职。可怜傅筱庵只做了不足一年的会长，即狼狈下台。

5月10日，蒋介石看虞洽卿有致傅筱庵于死地的意思，立即下令通缉傅筱庵。通缉令上说：“上海总商会现任会长傅宗耀，助逆扰乱，挟会营私。前经结合私人，以非法选举之手段把持总商会，借以献媚军阀。迫本军北伐之时，傅逆又以多数金钱供献敌响，并将众商血本组织之招商局轮船多数供孙逆运输军用，妄图阻挠义师。本军抵沪，傅逆阳奉阴违，现证据确凿，实属反动，如不严缉惩处，无以服众并昭垂炯戒。”

通缉令发出，傅筱庵是狼狈透了，吓得整天龟缩在租界里不敢出面。自知在上海除了虞洽卿，没几个人能真正跟蒋介石说上话的，而此刻去和虞洽卿说好话，等于自讨没趣，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了。但躲下去也不是办法，遂于5月13日夜携妻带着，乔装打扮一番，乘日本轮船逃亡大连。那时的东北地带尚是奉系张作霖的天下，孙传芳吃了败仗以后，也投奔奉系去了。二人一前一后投到张作霖的地盘上，感慨之余，又做伺机而动的准备不提。

赶走了孙传芳，又赶走傅筱庵，虞洽卿在上海的华洋两界自然成了首屈一指的人物。1927年的7月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等二十一个商业团体举行盛大宴会，宴请蒋介石并黄郛二人。黄郛与陈其美、蒋介石三人结拜过异姓兄弟，排行老二，如今被蒋介石委托为上海特别市市长。

蒋介石有意抬高虞洽卿的身份，把他捧到商界的至高地位。宴会期间，蒋介石请虞洽卿做主要发言。仪式完毕，蒋介石挽着虞洽卿并肩入席，还与他亲亲热热地连连碰杯，一口一声“洽老”地敬酒，任凭各路记者拍照，大肆渲染。

安顿好上海，蒋介石又挥师北上，和冯玉祥、阎锡山等路军阀大战于中原一带。到1928年底，东北的劲敌张学良将军同意改旗易帜。这样，国民党就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只剩下四川一带尚有少数军阀据险盘踞，既不反蒋，亦不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过，这些军阀系直、皖、奉等系的残余，互相间难以并存，因此互相争夺地盘的混战或内战时有发生。

蜀地难入。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中原通往四川的路途，不仅山道奇险，还多云多雾，白天里也迷濛一片。蒋介石一时进军不得，就有意让他们各自混战，自己则腾出时间，把精力暂时转移到巩固蒋家王朝的统治上来。

1929年初，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令的名义晓谕天下，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要“以党治国”了。政府令特别指出：“在训政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上海厘金重地，当然要特别看护，所以又发出了“统一商运”的号令。

所谓统一商运，就是解散以上海总商会为主的所有商团组织，一切权力并资产，一律移交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这个“商整会”，当然是国民党出面发起的。虞洽卿虽被指派为“商整会”的委员，但他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也无例外地接到了国民党的“接收移交”命令，因此心怀不满，抵制情绪甚重。

抱抵制情绪的，不仅虞洽卿的商业联合会一家，其他如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等团体，亦不肯轻易放手。因为各会成立至今，虽屡受各路军阀盘剥欺压，但还从未有过哪路军阀下过“取缔”之类的命令的，一时不满国民党的怨言随处可见。

1929年7月，“商整会”动用武装士兵，强行闯入上海县商会办公室，殴打抗令不遵的商会负责人，毁坏器具，收缴文件。上海县商会不服，联合上海总商会的孙少山、林康侯等人，投诉各界。但国民党的司法部门根本不予受理，报刊也拒不刊登。由于孙少山的敌对态度顽固，结果遭到通缉。

蒋介石的本意，就是用“商整会”这类的御用工具替代各商团组织，以便于直接控制。虞洽卿有所警醒，知道蒋介石不拿他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开刀，已算给了他面子，故自动宣布解散联合会。但是对蒋介石委任他的“商整会”委员一职，十分淡漠，递上辞职书云：“请收回成命，另委贤能。”

此为虞洽卿和蒋介石的第一次小摩擦。虞以辞职而示抗议：不准商界有丝毫的独立性，那还当这个委员何用。因此，在上海特别市“商整会”终于完成“一统”大业时，虞洽卿以十分消极的态度出席庆祝会。

那是1930年的7月7日，此时虞洽卿递委员辞职书已久，但商整会的人都知道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觉得缺他不可，便三番几次相邀。

此番是带着情绪来的，别人尚不知，以为他好歹答应了，就请他讲话。虞洽卿也不客气，登上主席台说：

“敝人之不入商会，缘于年迈事繁。虞某旅沪经商五十年余，当说也做过不少公益事业，也出任过不少这职那职了。但年来敝人精神不佳，以致懒惰成习。旁人有种种揣测之词，实是不知其里，故今日复向诸位说明。”

言罢离席，连句祝贺的话都不说，即行拂袖而去。虞洽卿乃“党国”财神爷，故“商整会”也拿他奈何不得。

不日，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蒋苦笑了一阵，却什么话也没说。他知道虞洽卿近来的日子也着实不好过。因为在“统一商运”以后，还要出台一个新的政策，即“整理金融”。这一回，恐怕连虞洽卿的证券物品交易所也要跟着受牵连了。

这年8月，国民政府果然颁布了交易所诸条例。规定每一个地区只准成立一个有价证券交易所，其他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隔日，上海特别市成立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又故技重演，委任虞洽卿为理事，实是要他交出他的证券物品交易所。

因为有“统一商运”雷厉风行在前，上海各家交易所不敢违抗，经营多年的自家生意皆拱手交出。虞洽卿此番是伤心透了，愤然投书于国民党实业部，云：“民国八年与先总统组织此所，屡经挫折，方始草创，诚不敢谓革命中心之业肇基于此，而本党同志所赖以将护者，何可胜计？”

言下之意，是孙中山也好，蒋介石也好，国民政府主席张静江、蒋介石的得力干将陈果夫、智囊戴季陶等人也好，谁不是从这个所里走出去的？历次征的筹募，哪一回又不是多亏了交易所？实业部不敢做主，把信转达蒋介石处。由于虞洽卿信中末尾说得非常绝决，云：“一息尚存，誓必忠于孙文先生遗托，竭力保全，任何牺牲皆不计也。”蒋介石于是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责饬上海“整理金融”委员会，只暂行接受虞洽卿的交易所的证券部分，准予保留一个金银部。

这有慢慢吞并的意思，虞洽卿如何会不清楚？盛怒之下，又以“年来精神不佳”为由，拒绝接受政府交易所理事的委任，同时解散剩下的金银部。他在解散声明中说：“国军莅沪以来，我商民正处憔悴呻吟状态，乃始而垫款，继而库券，竭我等之全力，以供绞脑沥血之金钱，意图无非促进政治，指望当局力挽狂澜。然自清党以来，前辙依然。革命已经成功，商业希望却

不过如此。训政固然需其日月，责备未可过苛，然人寿究几何？枯鱼已先入市。”

虞洽卿简直有些绝望了。蒋介石看起来确似有“网开一面”之惠顾，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政策原则的改变。虞对蒋的失望日甚一日。

商业联合会解体，交易所又被吞并，航运业也莫不如此。原来自“四·一二”清党后，蒋介石和冯、桂、阎大战期间，早把虞洽卿的百余艘轮船充做军用了。如今归还，那些轮船破的破，损的损。炸沉者六十余艘，剩余者亦不堪再用。万贯家业凋蔽至此，虞洽卿真有万念俱灰之感。恰在这时祸患又起。日本一家巨商眼见三北轮埠公司气短，要出资买下。

消息是洪雪帆告诉他的。虞洽卿勃然大怒，第一次把洪大骂一通，洪雪帆情知虞洽卿近来窝火，没敢申辩。只是他追随虞洽卿大半辈子，尚未如此挨过训，面子上有些过不去，转身欲走。

时虞洽卿正在和梦兰二姐温存，这是他晚年遇到的一位名妓。早年虞洽卿和梦兰二姐有染，后来梦兰二姐歇了业，两人分手。六十五岁生日那天，也即是两个月前，心灰意懒的虞洽卿巧遇她，看她三十有余，四十不到的样子，顿觉她姿色不减当年，所以力劝其重树艳帜。

梦兰二姐听从劝告，便在会乐里觅了两座小楼，重操旧业。她对于虞洽卿，自是悉心侍候。虞洽卿老来不得志，便整日泡在会乐里，不理世外喧嚣。今听日本人也要趁火打他的劫，岂能不恼？

不过，恼归恼，还是意识到自己之于洪雪帆的态度有失和气，赶忙叫住洪雪帆说：“你先等会儿，我们一起走。”

于是搁下梦兰二姐，随洪雪帆来到外间，叫了酒菜，坐下后小声说：“你不知这骚货的脾气，可大了。”言下之意说他刚才发火，是做给梦兰二姐看的。洪雪帆不介意地笑笑，问虞洽卿到底该怎么办？眼下资金困难，轮船动不得，转让固然不是本意，但也总得想个办法。

虞洽卿笑道：“来，先喝酒，总会想出来办法的，反正公司是不能卖的。”

洪雪帆给虞洽卿斟上酒，缓缓说道：“办法倒有一个，只是也有些困难。我来时想，既然不卖船，就得买船，否则过不去这个难关。因为面临经济危机的不只我们一家，所以有好多公司要卖船。咱们公司的船都不堪用了，我想另买两艘美商的船，价格一艘五万，买来后可装饰一新，以便向银行抵押借贷。”

虞洽卿说：“此计甚好。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先从船员身上着手。先叫他们交点押金，可从月薪里扣，算是保证金吧。”

翁婿的这两个办法，都是绝妙的好主意。虞洽卿的后一个办法，名为大家共渡难关，事实上每艘船上至少有船员100名左右，一人出三四百元的保证金，即是三四万元，自可暂时缓和一下资金的紧张。眼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如此。

敲定了方案，洪雪帆领命去实施。虞洽卿这边即挥毫泼墨，起草了一封致国民政府财政部书，申请轮船充做军用的补偿，这是蒋介石在征用前曾信誓旦旦地保证过的。

不料事情暗中潜伏着玄机。就在虞洽卿致财政部书发出的当儿，蒋介石专事从南京来了一封亲笔函，云：

虞洽卿兄鉴：

洽密。

前事商整会并交易所二项悉，知洽老精躯欠安，中正不胜惦念。此训政草创初期，未可万善。然洽老爱国种种，军民莫不尽知，故一经调整阶段，稍息太平，定酌洽老复出，中流砥柱为盼。

中正事务压身，不能赴沪探视甚愧。恳请洽老保重，远瞩高瞻，大计尚多有仰仗矣。

蒋中正

民国十八年秋顿首

接到此函，困难重重中的虞洽卿有柳暗花明之感，对于国民政府的不满也就消解了许多。虽是一纸空函，但面子上却有了荣光，觉得蒋介石好歹没有忘记他。

不日，财政部将虞洽卿的索赔函转到蒋介石处。是时，全国的商业都因战乱而凋蔽，蒋自然知道虞洽卿说的也是实情。于是亲笔批示，责成国民政府批准虞洽卿的三北轮埠公司以国债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发行债券，同时财政部及上海市党部拨出专款，连本加利，陆续归还三北公司充做军事征用时的费用。至于所毁所损及炸沉船只，当然也高价赔偿。

这样，至1930年底，国民政府共偿付虞洽卿九千四百余万的巨款。因此，虞洽卿名下的三北轮埠公司，在别的轮船公司次第倒闭的情况下，又二次复兴起来。

因为虞洽卿漫天要价，蒋介石也有意报答，故商业联合会、交易所两项的损失，也在此次赔款中得到补偿。蒋介石信中所说要他老人家“远瞩高瞻”的意思，也就在于此。度过了难关，又找回了便宜和面子，虞洽卿当然欢喜。再去泡会乐里的梦兰二姐，就不是排愁解闷，实有寻欢做乐的意思了。虞洽卿和梦兰二姐保持这种晚年相好的关系，一直到他七十五岁那年离沪赴渝。此系后话不提。

遣趣抒情之际，自然不敢忘记蒋介石。故在1930年10月给蒋介石的回信上说：“适前不适，实是小有流感，不足以劳总司令挂心。司令之于敝，错爱有加，敝一生无憾矣。只是奔走于革命者三十年，疲敝于商业者五十年，今革命成功，对蒋司令殷殷，对商业希望殷殷矣。”

有了这函来信往的过从，芥蒂全消。蒋、虞二人从此保持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死。虞洽卿信中的两个“殷殷”，实是有复出之意。他何曾是能耐住寂寞的人？蒋介石当然会意，知道封住他这个商界领袖的口，实是明智之举。因为“训政”伊始，就他牢骚最大，意见最多，还三番五次地领人来南京“请命”，弄得他见也不是，不见也不是。今番他自己终于回过头来，当然求之不得。

于是，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委任状下达，聘请虞洽卿为中国政府交通部船政股主任，统揽航运大权。

1930年12月23日，老家传来噩耗，老母方氏急病去世。素有孝子之称的虞洽卿哪敢耽搁，立即赶赴镇海老家奔丧。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特别照顾，于报上刊发了“讣告”。

虞家老母的葬礼当然十分隆重。亲赴镇海吊祭或电祭信祭的中外要人不下万余。盛况不必细述。赴完丧，虞洽卿即回上海荣任交通部船政股主任一职。

回到上海，洪雪帆业已把美商公司里的两艘轮船买回，重新粉漆一新，分别取名为“吴兴号”和“富阳号”。

原来虞洽卿要开辟的，是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的航线。四川尚有军阀割据，时有争战，无故扣压轮船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时蜀道与外面的交通隔绝。而运力既然吃紧，营利自然也就最丰。因此虞洽卿决定铤而走险，深入川境腹地去。当时蜀地只洋船敢入，华船算虞洽卿是首家。

深入川境腹地，自然也是蒋介石的意思。此刻军阀据险把守，进兵等于送死，故通商入蜀倒不失为上策，因此和虞洽卿一拍即合，云虞洽卿的船员若遇险，均按将士抚恤，并另给了许多别的优惠照顾。1931年初，虞洽卿船驶蜀道，船身上特意漆了“大中国”三个醒目的大字，沿途宣告云：“吾公司之不挂洋族，实为长我中国人志气。此番通商，以收费低廉为宗旨，将对四川有百利无一害，故请各路军队护送为盼。”

军阀盘踞川地，供应不足，自然盼着货运通畅，因此不予留难。半个月后，虞洽卿即差人绘了一张川地军阀各路据点的地图，这为蒋介石深入川地帮了大忙。

### 公馆笙歌

蒋介石在南京称雄，虞洽卿在上海得意，自不必细述。转眼到了1936年。这一年的6月19日，是虞洽卿赤脚闯荡上海滩五十五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他的七十岁寿辰。

因为虞洽卿是上海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趋前逢迎的人，老早就做好了准备。庆典纪念会分五日举行，从6月17日始，到21日结束。第一天，由已恢复的上海总商会、宁波旅沪同乡会及四明公所三家出面，于上海商埠总署大厅举行宴会，算是暖寿。第二天，又在旅沪同乡会设宴，纪念虞洽卿旅沪五十五周年，同时也算暖寿。

到第四日，上海市政府亲自组织贺寿活动，在市政大厅举行宴会。时任上海市长的，是一个名叫吴铁城的人，他虽然和虞洽卿没多少私交，但却惧怕蒋介石，所以也殷勤出面。市长给虞洽卿祝寿，仿佛已是上海市的一种不成文的规矩。自北伐成功后，无论是白崇禧还是黄郛，莫不如此，年年6月给虞洽卿祝寿。市长轮到吴铁城头上，岂肯破此惯例，早早就开始张罗。

光举行宴会还不算，吴铁城又别出心裁，由市政府出资，提前半年就开始在南京路筹建了一所规模较大的建筑，已于日前竣工。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所建筑的名堂，直到这天的庆典宴会上，吴铁城才道出真相，原来是作为生日礼物，献给虞洽卿的“洽卿医院”。

一语道破，众人大哗。虞洽卿的生日能闹出如此动静，足见他在国民党中的重要地位。上海市政府如此，旅沪宁波同乡会也不甘居后，于慈溪、镇海、余姚三县交界点上，塑立起一尊虞洽卿铜像。

贺寿典礼继续进行。按照议定的日程，第五天该为租界工部局主持寿礼宴会了。洋人和虞洽卿的关系一直就那么回事，谁离开谁好像也不行，因此洋人也跟着凑热闹。

不过，这都是一些外人承办的庆典。最热闹的，当属第三天。因为第三天是6月19日，是真正的生日，所以这一日他哪里也不去，在虞公馆自家设宴。这一天，海宁路整条街都张灯结彩，各类人等纷至沓来，仅送的贺联就挂满了虞公馆的三栋楼。蒋介石亦从南京亲自赴沪，当场委任虞洽卿为国民政府荣誉主席。虞公馆上下欢腾，自是觥筹交错，笙乐达旦不提。



因为上海市政府有“洽卿医院”之赠，旅沪宁波同乡会又有“虞洽卿铜像”之贺，租界当局除了一场宴会外，却没什么实质性的礼物，所以多少显得有点寒酸。寒酸倒还在其次，主要是看上去没多少致贺的诚意。因此事情虽然过去了，洋人仍还有点不大甘心。虞洽卿是租界工部局的最早的一位华人董事，为调解历次华洋纠纷多有贡献，而且目下势重威高，实不好慢怠的。

正不知该如何表示之际，忽然收到一份提议，云可将虞公馆所在地的海宁路更名为虞洽卿路。

这份提议，是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首先倡导的。第一特区也即公共租界区，他们以租界内各国 120 万市民的名义，倡言此举，并报请租界工部局批准。

此提议正中工部局下怀，立即召请董事会讨论。与此同时，工部局内部的华人董事江一平也提出此议，他说：“法租界有一条以朱葆三命名的路，公共租界也不应例外。虞洽卿老的声望和对租界的贡献不在朱下，建议有路以洽老命名，谨表功绩。”他的建议，一唱百和，得到时任公部局总董事的杰斯塔布的首肯。

这个江一平，是虞洽卿的女婿。据说女儿名叫文秀，为大太太奚氏所生，姿色颇为出众。此女曾嫁盛宣怀的后代盛冠中为妻，后盛氏家族没落，才又改嫁江一平。江曾留学日本等国攻读法学，回国后以律师为业，在国民党中任过要职，时为上海司法机关的头面人物。至于他何以讨一个有夫之妇为妻，史料上的记载颇不具体，一说二人因偷情成婚，一说因文秀与盛冠中情感不和。至于虞洽卿有没有参与其事，全无凭据。

江一平建议此举，当然是已听到了风声，想让工部局早下决心支持。总董事杰斯塔布第一个响应，也是事出有因。他是五卅惨案后才升任工部局总书记一职，前任总书记鲁和被虞洽卿的“十三条”逼迫不得以辞职，他才正好捡了这个肥缺，因此对虞洽卿，另有一份特殊的私交在内。

总书记杰斯塔布点头，别的董事没有不同意的。但在将哪条路改名上，意见却不那么一致。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提议的，是虞公馆所在地的海宁路，而江一平主张的则是西藏路，因为西藏路比较宽阔，也繁华。大家都知道江一平是虞洽卿的女婿，他这么主张，想必虞洽卿也有此意。另外，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会址也设在西藏路，于是大家投其所好，议决将西藏路更名为虞洽卿路。

于是由公共租界发起，组织了个以上海各界名人为成员的命名典礼筹备会。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王晓籁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命名前的筹备工作。决定于 1936 年的 10 月 1 日着手实施。

所以虞洽卿这年的七十华诞实在不同凡响，径直从 6 月过到 10 月，持续了长达半年的时间。租界当局曾特别声明，此番命名虞洽卿路，不仅是为了表彰虞洽卿先生几十年来的功绩，更为补送一份生日礼物。

虞洽卿路命名典礼结束后，与筹备委员会相对应的，又成立了一个庆祝委员会。王晓籁仍任委员会主席，其他华洋两界名流共 25 人组成委员会，议定每年的 10 月 1 日，都要举办一次虞洽卿路命名日的庆祝纪念活动。

但是，正所谓“世事不由人”，昔日的风光盛况不再。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华洋各界皆笼罩在战乱烟云中，纪念会不得已缩小规模，由几个委员碰碰头了事，寄希望于明年。

孰料明年的情况，比这年更糟。1938 年元旦节前，国民党军队从上海

全线撤退，上海沦陷，租界亦成孤岛。至于南京，业已在去年12月13日失守。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在武汉过渡一段时间，不得已再迁重庆。

上海不保，市政官员均携妻带着弃城远遁。连流氓头子杜月笙等人也望风而逃，于去年11月26日赴港。总商会会长王晓籁离沪时，顾及旧情，邀虞洽卿一起走。虞洽卿因为刚出面组织起“抗敌后援委员会”、“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等团体，并且自任会长，又不舍撒下上海的产业，故有些犹豫。王晓籁苦劝不听，无心再劝，遂妆扮成普通市民模样，化名黎柳堂，与钱新之等人乘法国军舰星夜奔赴香港，后抵重庆。

虞洽卿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发起于中日大战于上海期间，成立于租界区内。副会长由英国商人麦克登诺担任，秘书长由另一华商巨头袁履登担任，算是华洋双方的一个公益组织。自去年8月13日本人打响进军上海的枪声后，市民百姓流离失所，没来得及逃往他乡的，纷纷挤进租界，达八十万之众。这些避难者衣食无着，全靠救济协会供给。

此刻的虞洽卿，委实成了个乐善好施的老者，被难民视为救星。虞洽卿名下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在租界各处设立收养机构共四十余所，分直接收养和间接受养两种。直接收养即设收容难民的救济机构，供应难民生活所需；间接受养即由其他社会慈善机构收容难民，由总救济协会按期支付养金。至1938年春天，救济协会已收养难民十二万余人，发放了一百余期救济金，累计达一千三百一十五万元。

虞洽卿对日本人向无好感，1926年的日本之行让他耿耿于怀到今日，因此竭尽全力支援抗日。孰料形势日见紧张，上海失守后，日军加强了港口和海面的封锁，运输不通，粮食随即告急。

值此国难当头之际，粮商屯积居奇，哄抬粮价。虞洽卿不平，又出面组织了一个“上海平崇委员会”，意欲稳定价格。各大米行本有牟取暴利的意思，但惧于虞洽卿的势力，不得已降回平价。不过，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意见，说如此压价，会使库存不多的粮食被抢购一空，米价势必更涨。虞洽卿摆手笑笑说，粮食运输及寻找货源的事，他全包了。

这样的危急关头，包揽粮食的运输和货源，实在有点狮子大开口。因为日本侵占上海后，不仅中国船只不准随便出入，连英、法、美等国的航运业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和约束。不过，尽管封锁重重，也仍有突破口的。虞洽卿知道意大利是日本的同盟国，因此意大利的航运陆运，均不受日军盘查。虞洽卿于是找到一个叫泰米那齐的意大利商人，与他合伙开了一家中意轮船公司。

说是合伙办公司，其实也只是一个遮人耳目的招牌，实质上是虞洽卿拿出一部分股金，买了意大利的几面国旗，如此而已。但就是这些意大利旗帜帮了虞洽卿的大忙。虞洽卿出动十余艘四千吨级的大货船，往来行驶上海至南洋、印度支那、越南西贡等地，一路上畅通无阻，少了许多麻烦。因他手中的轮船有好几艘是从挪威购进的，挪威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也不错，故在桅杆上也悬挂挪威旗帜。

从1938年夏天到1941年初，虞洽卿的中意轮船公司共运米三千二百九十余万包，均按市价七折出售，差额由捐款补贴。平崇米一共办了一百二十余期，既稳定了人心，也保证了上海百万人口的基本生活。

上海成立日伪政权后，虞洽卿的日子越发不好过。因为曾遭蒋介石通缉的傅筱庵在大连窝居数年后，此番竟与日本人勾结起来，出任敌伪上海特别

市市长。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不知谁会混到哪一步去。

虞洽卿乃海上重要闻人，日本当局自也不会放过他，三番五次要他出任伪职，均遭到虞洽卿婉言谢绝。日本人为达目的，又特从国内请来一位年逾八旬的老翁，出面劝说虞洽卿合作。此人是虞洽卿当年访日期间结交的一个老朋友，亦是不得已受命来华。虞洽卿见日本人用心如此良苦，深以为患。

果然，虞洽卿才费尽唇舌打发走日本老翁，设在沪西七十六号的汪记特务头子吴世宝又登上门来，以两项要求相逼，一是合作，二是献款，倒也干脆利落。虞洽卿知道此人杀人如麻，眼都不眨，因此不敢硬顶，答应考虑并筹谋。

当时活动在上海滩的，不仅有汪伪特务，更有重庆方面的军统特务，暗杀绑架案时常发生。就算日本人和汪伪都放过他，冤家对头傅筱庵也不会放过他，虞洽卿不免有些紧张。恰在此时，先后传来张啸林、傅筱庵等人遇刺身亡的消息。

张啸林曾被蒋介石视为“四·一二”政变的五大功臣之一，委任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等职。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没和杜月笙一道出逃，被日伪重用，差点儿当上了日伪浙江省主席。张啸林曾遭国民党军统局刺杀三次，前两次侥幸逃脱，后来轻易不肯离家半步。但军统局还是收买了他的一个保镖，于1940年8月14日将他刺死在家中。

蒋介石那年没能通缉到傅筱庵，本已不放在心上了，不料他却当上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替日本人供应军粮军饷。蒋介石于是亲写手谕于军统局：“务必除傅”。戴笠接令，忙亲电上海行动组组长陈默：“即日除傅”。

陈默接到戴笠的命令，自不敢怠慢，于1940年10月9日子夜时分孤身潜入傅筱庵防卫森严的府邸，将傅刺杀于他的卧室之中。听到傅筱庵的死讯，虞洽卿亦喜亦忧。喜的是毕竟少了一个冤家对头，忧的是日本人和汪伪汉奸未必肯轻易放过自己。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恰在此时，已赴重庆的女婿江一平来电，称：“上海沦陷后，委座惦念，屡次问及先生何日启程，走哪条路线，请先生告之，以便派人照料。”另外，蒋介石亦通过其他渠道派人送来两封密电，一劝他去内地从事工商业，一问他何日启程。

虞洽卿不敢再耽搁，草草收拾安顿了家产事业，匆匆逃往香港，又由香港转道赴往渝城重庆。这是1942年春天的事，虞洽卿时年七十五岁。

蒋介石和虞洽卿的关系，还是以互相利用为基础。当时的大后方受日军封锁，各类物资极其匮乏。虞洽卿途经香港时，一下子买了一百二十辆福特牌卡车，作为送蒋的见面礼，蒋介石自然十分欢喜。考虑到在解决前方后方的物资供应问题上正需要虞洽卿的商业经验和实力，蒋介石即任命他为中华民国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欣然从命。

1942年6月，虞洽卿与王晓籁合作，组织了一个“三民陆路运输公司”。王晓籁基本上没有出资，白捡了一个总经理当。虞洽卿所以用他，一是在上海有故交，二是因他和时任交通部长的张公权系儿女亲家。但股份讲得分明，虞洽卿分八成，王晓籁分二成。

公司一经成立，即开始运营。虞、王利用二人在各处的关系，运来大宗的布匹、粮食等日用百货，既缓解了后方的物资匮乏，也很赚了一笔钱。王晓籁后来觉他出力不少，分红却不多，故有些不满，时有怨言。

虞洽卿觉得犯不着为这种事闹翻，故请钱新之等人出面调解，意欲让他自动辞职。王晓籁没奈何，在拿到一大笔钱之后，退股辞职而去。虞洽卿随

即电令上海的三儿子顺慰来沪，抽出一部分车辆，组成“川光运输公司”。“三民运输公司”遂告解散。

1942年底，日本加紧封锁各交通要道，虞洽卿再想从尚未沦陷的地区运货，已很难办到。故把“川光公司”搁给三儿子一人，自己全线考察了通往南洋各地的滇缅公路。此路始建于1936年至1937年间，是早在抗战初期的事。英国人颇有先知之明，料到日本人会封锁住航运港口，故在日本人打到云南之前，与缅甸当局共同修筑了这第一条崎岖不平的公路。路虽简易，此刻却成了援华物资的大动脉。

除英国和英国的附属国缅甸以外，还有一个为此路筑通出过大力的人，即云南财阀缪云台。缪云台出生于昆明，时年三十九岁，有“云南的宋子文”之称。

鉴于滇缅公路属云南军阀龙云的势力范围，虞洽卿带上蒋介石的亲笔信，亲往昆明与龙云接洽。在龙云承诺为运输车辆提供保护后，虞洽卿又找到财阀缪云台，商定合资运输。于是二人各出卡车近百辆，专事从事滇缅公路上的物资运输。蒋介石为其亲签手谕，云：

“虞氏运输公司所运货物，均系军事之急需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俱有保护之义，概不准留难。”

虞洽卿的车辆就凭着这张特别通行证，往返于缅甸及重庆之间。

1945年终于来了。这一年的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可惜虞洽卿却没有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1945年4月21日，虞洽卿接到蒋介石颁发给他的委任状，委任他为云南省副省长兼昆明市市长。虞洽卿欣喜莫名。次日即订好了赴往昆明的飞机票，票期是26日。但22日那天晚上，正在张静江、杜月笙、江一平、钱新之等人为他设宴饯行的当儿，他的急性淋巴腺炎症突发。至原订的26日启程之期，竟溘然长逝。

虞洽卿死得很不甘心，久久不曾瞑目。是三儿子顺慰替他合上双眼的。

直至到死，虞洽卿仍和蒋介石关系密切，逝前曾提出捐献千两黄金，用以支持抗战。蒋介石亲赴灵堂吊祭，挽文洋洋有千余言。其中云：“……创兴实业，开发交通；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于历次革命运动中，援后支前，耆期爱国，曾不后人……”又以国民政府名义，送巨型匾额一幅，上书“输财报国”四个大字。国民党常委会命国史馆立传，记虞洽卿生平事迹。

抗战胜利后，上海总商会、总工会、教育协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等二十余个团体议决，共同发起对虞洽卿的追悼活动。1945年11月24日上午9时，奉迎虞洽卿的灵柩车辆从渝城抵沪，下午2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虞洽卿一生积财无数，因此遗产甚丰不足为奇。堪称奇的，是他那三个儿子。老子尸骨未寒之际，三人便已反目。这三人向来不和，只是慑于老子在世，不敢真刀实枪地大动干戈，如今好不容易等到老子闭了眼，自然要兄弟相煎。为了多分点遗产，三人翻脸成仇，又有儿媳、女儿女婿等搅和进来，闹得不可开交。

或许，这也是虞洽卿死不瞑目的一个因由吧。

